



艳尼庵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章 洛阳有个尼姑庵

九朝故都，是名震天下的洛阳。

在洛阳，有牡丹花会。

牡丹花会是文人墨客开的先河，他们看到了花，便想到了美人，想到了那一点儿风流事儿，便在牡丹花丛下生出种种故事来。

先是在牡丹花会上出现了夜游的士子学人，再就是有了“天下第一花”的花会争胜，花会成了富豪侠士、名流阔少的流连场所，夜色下多的是旖旎情景，到了秋色满目，花落枝残时，花丛下就多出一个个啼哭不已的婴儿。

婴儿被一个老尼收养，她在那花丛下一个个抱起婴儿，口称罪过，把那婴孩儿抱去庙内，用些米汤来喂。再过几年，花丛渐多，在城外的十里丘坡上，全是牡丹花香。

但那些婴儿呢，哪里去了？

不知何时，在牡丹丛外，有一座尼姑庵新落，庵是小庵，只有那么十几间屋，成一个小小的院落。外来云游的士子学人雅兴不浅，看到牡丹花丛外有此奇处，便来叩门求访。

可奇的是，无论你怎么叩门，绝不会有人来给你开门。庵虽是小，但那门却很结实，你再叩也无人，只好扫兴而去。

一来二去，有了十几届的牡丹花会，有了那么十几年的风流盛事。

尼姑庵也大了，说是那个从来只会对人叩头的老尼姑从天下各处求来的银子，悄悄修成了无数的庵堂。远远看去，那一片庵堂起起落落，足有上百间，也听得在那牡丹花丛外，有清清楚楚的梵唱，听得那些来艳花丛里访胜的男人心动。只听那清清楚唱，便

知道是一些好女人，他们心痒不已，一心去求叩庵堂。但无一人能进得庵堂，那老尼姑任你百般求恳，她也是不动心，只是一手持槌，直敲那木鱼，一句句念那“南无阿弥陀佛”。

求来庵里一观的男人便不得入。他们只好在高墙外走上一圈儿，在高墙外，他们听得有脆铃一般的笑声。那笑声叫人想起女人的美妙处，想起那高高耸起的胸乳、细细的蜂腰、浑圆的鸭臀来。男人的心痒了，便有人想跃进那大墙。

有一回是七个人。当先的一个能入得墙去，他看那几丈高的大墙不在眼里，身子一纵，便跳入去。墙外的人等他有艳遇再归，待了一会儿，竟是无声无息。再待一会儿，听得墙内扑通一声，便再无声。

第二人的本事也不弱，喝道：“莫非是龙潭虎穴不成？”他说罢，也跳了入去。

众人便在那庵外等。

直等到日薄西山，也不见有人出来，五人等得急了，便来到了前门，看看那个老尼姑仍是坐在庵堂上，看着那木鱼，一下下敲。

五个人进来，对着老尼姑施礼，说道：“师太，我们七个人来，有两个进了你庵内，再也不曾出来。我们进去找一找。”

老师太睁开了眼，看得出这眼光不亮，她对五人道：“我守在门前，何曾看到过人？”

一个道：“他是从墙上跳过去的。”

老师太冷冷：“莫对出家人欺诳，你等五个人，莫非也能跳得过那高墙？”

一个比那四人更郑重些，对老师太施礼，说：“师太莫怪，那两个兄弟真的进了此庵，我们久等他也不曾出来。师太能不能进去叫他们出来？”

更有一人十分莽撞，他叫道：“老师太，快让他两人出来，不然我们冲进去，你这一庵可就要鸡犬不宁了！”

老师太见得多了，人便十分镇定：“我出家人不打诳语，你们说他两人进去了，我

看未必，这高墙只有鸟儿才飞得过去，他们怎么能跳得进庵内？”

五人见她说，以为她真个从来不曾见识，便有一个拍胸说道：“好，我今儿个便叫你见识见识我的手段！”

这人说罢，手一理长襟，人身子一纵，卖弄手段，向那高墙上直飞过去。本来他心意是想也跳过高墙，一纵入庵，让老师太看看他的手段。但他到了最高处，正欲向下落时，忽觉得膝下的环跳穴一麻，竟是身子再也提不起气来，直垂而落他叫一声“不好”，原来他落下处正是一片尖桩，庵里用来防贼的尖桩。他如是落在上面，非戳得透心不可。

几个人惊叫，大声叫道：“不好！”

那人也知道不好，但他气滞，人在下沉，再想挪动分寸，却也是难。他自知是有人对他施了手脚，他怒道：“娘的，狗东西想要我？！”

忽地像有人在扯他，一跌而落，摔在墙外。

老师太低头顺眉，叫一声：“阿弥陀佛！”便再也无声。

这几个人也不好惹，他们是潼关七虎，在那一带最是有名，净干些杀人放火勾当，此时一见在老师太面前出了丑，一个怒道：“一个尼姑庵，我们兄弟就不能闯进去？”

闯！

五个人一齐闯。

当先的是一个虬须大汉，他不知何时手里竟握了一把刀，那刀闪闪发亮，显是精钢好刀。他叫道：“小小尼姑庵，还想在我潼关七虎眼前逞凶？！”

第二个人的手里一把抓勾，这抓勾很厉害，当面十步，一抓丢魂。他叫道：“看看有没有俊俏的小尼姑，我潼关七虎也有好处！”

第三个是矮子，他乐呵呵道：“要是小尼姑生得漂亮，我便叫她还俗！给她戴上首饰，给她梳上头发，让她成我的床上人！”

第四个叫了一声：“冲啊，此时不冲，更待何时？！”

他们五个人冲进了院子。

这时，他们忽地听到了一阵阵梵唱。

后来的人都不知道潼关七虎的下落。

只有一个人，在那一天的日暮时分，遇到一件让后人百思不解的事儿——

他是洛阳的二水子。

二水子是洛阳城最有名的混混儿，他这一日到了牡丹花丛里，是来找一朵最大最大的花儿。因为他喝得醉了，饮酒时人打赌，说他找不出牡丹花丛里最大最好的花朵。他才到这里找。

牡丹正艳。

二水子正趴在花丛里找，忽地看到花丛里冒出了一个人，是一个血人。那人很怪，身上的衣服一点儿也没有了，他的眼睛血红血红，瞪着眼睛看着二水子，说道：“你……是不是……人……你是……人？”

血糊糊的人体，却没有衣服，哪里像是个人？

他喃喃说：“庵，庵……都是光头，都是光头，一个个都一样……杀，杀……”

他跌倒在地。

二水子一扳他，见他的头上汨汨冒血，已是无救。

二水子大声叫，颤脚跳：“不好了！不好了！死了人啦！死了人啦！”

二水子跑了很远，以为再也不会看到死人，才喃喃念道：“什么人？什么人？是鬼是人？”

突兀眼前，再冒出一人。

这是一个眼珠子从眼眶里冒出来的人，他两只眼珠子都吊在眼眶外，那眼珠子还在淌血，血滴未干，在眼前滴嗒。

“啊！”

二水子想转身，但腿不好使，他走不动。

他看到了那死人的眼睛，眼珠子吊在胸前，还会动，一摇一摇的。

他大声叫，像畏死的人在惨叫。

再跑，他还能跑动。

他终于跑出了几百米远，他的心快跳出来，他气喘得不行，在那牡丹花丛下大喘。

他倒下了，嘟哝道：“再莫撞见死人，神啊佛啊，保佑我……”

当二水子再起来时，他差不多已经忘了刚才的遭遇。

他是二水子，二水子看过的事儿很多，死人在他眼里也不少见，要是他看到死人，便受了惊吓，岂不是早死了十个八个二水子？

二水子决心唱一曲儿，压压惊。

他便唱。

“一朵牡丹鲜艳艳，

采来给我四姑看。

四姑说我差了辈儿，

早先她抱我看旱船！”

二水子站住了。

夕阳正西下时。

他的腿哆嗦了，他的身子像被人一下子抽干了，舌头在紧巴巴地往肚里缩。他想叫，但叫不出声来，他看到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那人腿骨在脖子上挂着，一走哗哗响，看得出他的腿没有肉，只有一副骨头。他一边走，一边咧着大嘴对二水子笑。

二水子厉声叫：“别过来！”

那鬼东西仍是对直了二水子走。

手里如果有武器，二水子会对着他扔过去，但他没有，眼前只有大片大片儿的牡丹花他折了一枝，扔过去，叫道：“王八蛋，别过来！”

那鬼东西把他脖子上挂着的腿骨头冲着二水子扔过来！

哗哗直响。

落在地上，看得出那腿骨是人的腿骨，也看得出那腿骨上有鲜血，有没扯净的肉。

二水子不想看那腿骨，偏偏那腿骨会蹦，一蹦蹦到了二水子的怀里。

二水子哇哇地直吐出来。

二水子吐得很苦，他弯下腰，吐了半天，像要把他肚里喝的那些酒都吐出来，他再抬头，又看到了一个“鬼”。

他看到的鬼是一个大头鬼，那大头鬼的头上挂满了兵器，有一把抓勾，那抓勾直抓透了他的胸，从他的后背透出去。

有一把小刀，刀直插在他的心上。从那心窝往下滴血。还有一柄剑，从他的头颅上直贯下来，从他的肚腹透出，人受了这么几下子，成鬼时也冤。

他竟能动，一步步对着二水子走。

那鬼东西对着二水子说了一句话：“庵……庵……红的，红红的…”

他扑通倒地。

剑和那小刀，还有那一把抓勾都忽然像是纸做的，叭叭直折，一直折成了一片片儿落地。

二水子眼睛从来不曾瞪得这般圆，他吼叫了一声，这一声让所有的大胆人听了，都会吓上一跳，因为这不是人发出的声音。

二水子奔跑如箭。

从来不曾有人跑得像二水子这般快。

二水子在喘，他直跑了二十里路，到了洛阳城的“红花楼”。二水子上了楼，他看

到了那二十三个等他采来那一朵天下最大的牡丹花的人，他急得直喘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

一人说：“二水子，是不是找花找花了眼，没找到？”

另一人说：“二水子，你没带花来？对了，我想到了，二水子一定是带来了一个女人。妙，妙，我刚才也想到了，如果二水子带来了一个最胖也好看的女人，也不能算是二水子输了……”

听了这人的话，二水子的赌家都伸直了脖子，对着二水子的后面看，想看看二水子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女人。

没有女人。

二水子说出一句话：“红的，红的，都是血，都是血……”

他们都笑，笑二水子傻。

二水子的脸面在抽搐，他的脸抽搐得难看极了，他们也看得出，水子定是遇上了怪事。

有三人冲了来，他们想问一个究竟。

但他们晚了，刚到了二水子的面前，看到了一件怪事，让他们一生也不能忘怀的怪事。

——二水子化了。

他们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看到过一个人会“化”。他们这一回看到了：二水子的眼睛先是化成了一团血水，从他的眼眶里吊出来。再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化了，露出了白骨，最后是他身上的衣服化了，变成了一片片儿碎片儿，飞在眼前，像是片片蝴蝶，直飘落下去。

最后，“扑通”一声，倒地的再也不是二水子，只是一滩血水。

第二章 血谜

当场看见的有二十四人，除了那二十三个与二水子打赌的人外，还有一个店主稚忠。

二十四人眼看着二水子“化”了，他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从前不曾看到过人“化”掉，这一回看到，当场恶心呕吐的就有五人，还有三个人吐也吐不出。

他们头一回看到人可以一块块烂掉、一下子“化掉”。

这二十三人都不曾吐声。

二水子在他们眼前没了。

本来这是一桩无头案，这些人也无甚话说，只是心内畏惧罢了。但这些人里偏偏有三个人，这三个人一在场，所有的人眼光都盯在他们三人身上。

这三人是捕疯于大头、捕痴林岚、捕呆神胖子。

三个人都是六扇门的高手。

他们三个人看到这件事，就必会有一个结果，正像是一个病得很厉害的人被扁鹊看到了了一样。

他们必是会找出一个答案。

捕疯于大头是一个疯子，他在捕人的时候不愿意吃饭，只是喝酒，一连喝下许多的酒。但人都说，他只要三天便能捉到那个逃犯，如果三天后他捉不到逃犯，他必是会饿死。因为于大头有一种病，那种病是一饿起来，便要犯疯的大毛病。

之所以于大头不曾犯病饿死，是因为于大头一旦要捉谁，那人不出三天，必然会落在他的手上。

捕痴林岚是一个痴人，他向来不痴的事儿便是捕人，平时他与人相交，真是痴得厉害。他老岳父问他：“要是你妻子有病很重，家里脱不开身，你还去不去捕人？”他痴

痴看着老岳父，说道：“我妻子没病。”老岳父大怒道：“我问你，她有病你顾是不顾？”捕痴林岚看着老岳父，悠悠说道：“我得捕人。”那老岳父一怒之下，再也不许他的妻子回家，从此他妻子成了娘家的老女儿。

捕呆神胖子人很呆，有一回到了人家，他要捕的那个人正在成亲。他看看，就笑，也陪人家喝酒，也陪人家吃饭。到了后来，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又哭又笑？”他说道：“我看他成亲，娶的媳妇很好看，他也很像个好人，我就笑。可我来干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

人说不知道。

神胖子大恸：“我是来捕他的，我要抓他进监狱。”说完不等那新人哭，他便大哭不已。

这三人是六扇门少见的高手，正巧他们都在酒楼上。

三个人的反应也不相同。

神胖子看着那二水子“化”成一团水，他的眼睛瞪得很圆，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像是看到了他最怕的鬼一般。当场在一边看到他的人，都担心他会昏死过去。

他双腿蹬得很有劲儿，但他没能站起来。让神胖子站不起来的事儿，天下能有几件？

于大头斜着眼睛于大头的眼睛有一点儿毛病，古时的人不知道眼睛看不清叫近视，只知道看不清他的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看着那二水子“化”掉。

没人知道于大头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

至于那个林岚，他只是跳起来，一跃想跃到那二水子的面前，抓他一把。但听得人一喝，他立时止住了，脚屹立不动。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去抓二水子，他只是想看得清楚些，看二水子是怎么“化”掉的。

三个六扇门的高手眼看着二水子“化”掉了。

二十三个人再也不说那牡丹，忘了叫二水子去找最大的牡丹花这件事儿，他们眼睛

瞪得很圆，看着二水子没了。

二十三人早早晚晚都回了家。

神胖子坐在家里，他有二十口人的大家，他这一天的脾气最好。从板门房拎回来了一块好肉，再沽了二斤酒，他坐在桌旁，看看家里的人吃肉，突然脸上的肌肉抽搐，一抖抖的。

他老婆问：“出了什么事儿？”

“死了人。”

对于神胖子这人来说，他天天打交道的常有死人，死人有什么稀罕？一定是有不平常的事儿发生，不然他不会这么郑重其事。

他老婆是江湖上有名的魔针魏知知，她看着神胖子，说道：“你有点儿心绪不宁。”

神胖子苦笑：“你要是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化掉，眨眼间便化成一滩血水，再一会儿便化成了一滩血粉。你会怎么想？”

魔针也不是平常之辈，她对神胖子道：“江湖上能有此神通的，怕只有川蜀唐门的人，还有七星岛的那些散人，可他们不会轻易到中原来。”

神胖子一叹，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得去查这个案子。”

同是这一夜晚，在洛阳城外的白马寺，有一个人夜里叩见长老。

寺里的长老是一个颧高眼突的老人，他的头长得尖尖，头上没有一点儿发根，真个是秃也秃成了和尚。他坐在云床上，眼也不睁，不看来人。

便有一段对话。

“你见没见过这东西？”

他手心一扬，一些粉尘状的东西飘飘而落。

长老看他手心飘落的东西，忽地叫了一声“咦”，显然是对他丢下的东西很是震惊。

“有血腥气.....”

“就是人血。”

“为什么毒成这样子？”

“从来我看到人死，被毒死的都血水发黑，人的脸面也很可怕。这一回我看到的人.....”

“他被毒死成什么样子？”

“他没有样子。”

“不可能，只要死了，总有踪迹可寻，细看看他的尸体.....”

“没有尸体了。只在众人眼前，他的身子慢慢‘化掉’了，先是双眼掉了出来.....”

“四川唐门的‘双瞳恨’？”

“再后来，他脸上开始一块块掉肉，掉肉的地方，马上便看得到那儿的骨头。我办案这么多年，从来不曾看到这么狠毒的毒药.....”

“七星岛的‘三尸虫’？”

“他后来便身子渐渐化掉，连他的骨头也化掉了我听得人说，毒死人时连骨头也化掉的毒药最毒，骨头先是咯咯响，再后来人才颓倒在地。可他的骨头一下也没响，便倒在地上，死了，人也没了。很快.....”

长老不声响了，他的眼睛盯着地上的那粉尘，慢慢说道：“我从来不曾听说过这种毒，这不是四川唐门，也不是七星岛的人做下的，又是谁？”

那求见长老的人分明有一点儿失望，他看着长老，说道：“我从前破的三十七桩案子，其中有三十桩都先被你说破。我不服你也不成。莫非大师这一回不肯帮我？”

长老笑笑，他一笑脸色更苦，脸上的皱纹更多，他对来人道：“我不知道，还会有人知道。你认不认得狗屠许服？”

来人道：“认得。”

长老笑道：“你去问他。”

来人长揖道：“多谢长老教我。”

他身子一退，便欲出去了。

长老叫住了他，叹道：“人说你痴，你对着我三十一次，哪一次都是先退再走，你从来不把空门对着我……”

来人止住了，他虽未回头，后背对着那长老，但他的全身很是紧张。长老悠然问：“你不放心我，何必来找我问我？”

来人一笑：“我知道你会告诉我，但我不知道这一回不能得到答案。”

长老笑笑，说道：“我叫住你，是叫你带走地上的这些血，佛门胜地，总不能血污。”

这白马寺相传是唐代高僧取经所乘白马着落处，自是很重要，从前的皇家宗室都对白马寺很是关切，一代代一朝朝的帝王都敕修白马寺，使它越来越恢宏，越来越金碧辉煌。

如今长老所居的白马寺，早成了天下的一大寺观。

来人叹口气，说道：“好。”

他转身，一伸手出来，手向前伸，越来越长，竟是比较平常之人伸得更长些。

那长老说道：“十三猿臂？”

来人笑笑，他的手伸向地上。

那些血粉虽是风干的，但洒在地上，却不容易收取。

长老看那来人，他的肚腹突然鼓出，吐一口气，再吸一下，地上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那些血粉便悄然不见。

长老愕然道：“大血祭？”

来人再转身，他突然觉出，后背那儿犹如芒针刺身，很不舒服。他知道长老的气在鼓荡，正对着他后背。

他说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我出手，所以我一直防备着。”

长老一笑，说道：“罪过罪过，我不会在白马寺对你出手，但在别处，你可要小心。”

他笑笑：“我知道你有二十几年不曾出过白马寺。”

长老说道：“我会出去，只要出得去，我就会出去。”

他身后的力道忽在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走出去了，他再也不对那长老说话，虽然他知道有许多话可以对长老说，直把那个长老说得哑口无言。

捕疯于大头走出了酒楼，他直去了一处地方，那是洛阳最有名的去处，叫做“万人乐”。

“万人乐”是一家暗窑子。

他到了那家暗窑子，一待坐下，便有两个刚刚成人的小姑娘来给他捶背、拿捏。捏得于大头的嘴里哼哼出声来，才有人轻轻问了一句：“于爷来，有什么贵干？”

“大茶壶。”

便滚进来了大茶壶。

大茶壶是一个人，一个身子胖得滚圆的人，他的眼睛挤得剩下了一条缝儿，对着于大头连连作揖：“于爷有什么吩咐，我去办好了。”

“你常去上庙么？”

“常去，常去。有些姑娘喜欢送子娘娘，有些姑娘喜欢五道通神，有的喜欢拜观音，有的喜欢拜夫子，不一样，不一样，她们喜欢的男人也不一样……嘻嘻……”

大茶壶笑得很卑琐。

于大头一声干咳，止住了他的笑。

“笑什么，你去没去过尼姑庵？”

“没有。”

“你该去拜拜尼姑庵，很灵的。你说是不是？”

“不知道于爷说的是哪一家庵子？”

“洛阳有个尼姑庵.....”

进来了三个姑娘，这三个姑娘脸上有脂粉，她们面上带笑，冲着于大头一阵浪笑：

“于爷，你怎么总不来？我们想你想得紧，你是不是捕人捕得疯了？人家都说你是疯子，你能不能在床上疯一疯？”

于大头看来也是一个好色之徒，一看到那三个姑娘，再也不来理那大茶壶了他对着三个姑娘笑，说着浪话，手也乱动，人也笑咪咪，直是一副色相。

原来捕疯也是一个色鬼。

大茶壶走出来了，他的胸仍是那么伛偻着，他的眼睛仍是那么眯着，他走到了那“万人乐”的门厅前，在风里倒地大睡。他从来就是这么睡的，是“万人乐”的老鸨看他老实可怜，才给他这一个地方混吃喝的。

他一会儿便睡着了。

捕痴林岚走到了巷里，听到一阵阵狗叫声，他毫不犹豫，直走进那巷子里去。唸地一声，便从巷子里扑出几条大狗。

黑夜里，那狗的舌头抖出一团热气，直扑咬他。

他的手指伸出去，“咯”地一声响，再弹出去，又是“咯”地一声响。

有人说话了：“你再弹一下，我和我的手下就得一连三天吃狗肉了。”

林岚冷冷道：“你不喊住它们，全都一死！”

暗夜里一声呼哨，那些狗都夹着尾巴逃走了。

林岚走进巷子。

巷子很深，但有许多的闲汉都坐在墙根，他们的后背靠在墙上，眼睛发亮，虽是夜深，但他们没有一丝倦意。

林岚道：“我有事儿找你。”

对面是一个脏汉，他的身子很单薄，他对着林岚笑，说道：“你未必知道有事儿找我。”

林岚说道：“我去过白马寺。”

狗屠许服笑笑，他说道：“只有那老和尚知道我，你找我做什么？”

林岚再一伸出袖子，他的手里拈一把血粉，干干的血粉，慢慢洒落地上。

“什么人能把人血弄成血粉？”

第三章 送子娘娘

洛阳城外，还有一个好去处。这地方的庙宇叫做观音堂。这观音堂从前还不太有名，有一次是个二十年不育的女人来堂上烧香，对观音说下誓愿：如果她烧香后能有儿子，她便再来堂前，做牛做马心甘，一辈子给观音堂做事；如果她没有儿子，她便要来冒犯观音，把这庙宇拆了。

发下宏愿后，果然第二年她生下儿子，她就天天坐在观音堂前，对来来去去的善男信女说她的愿灵，观音菩萨让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从此观音堂的香火很旺。

这一天正是春末，日子很好，那些坐在家里很是无聊的女人便都来到观音堂上香。果然是一个女人世界，看去熙熙攘攘的，都是绿衣红裙，很是扎眼。女人一个个香气扑鼻，进了观音堂，把平生积蓄都丢给观音菩萨，让她保自己事事如意。

男人也来观音堂，原来观音堂从来不禁男人出入，此处便真是成了男人饱餐秀色的好地方。平素你要看一个女人也看不到，要好好与一个女人搭讪，你也寻不着。人家闺女在绣阁里呆着，你怎么上去搭言？这一回可得了大便宜，人跟着，挤挤撞撞，挤在女

人身后，还可以乘机占上一点儿便宜。

一个天姿国色的美女一走进了观音堂，便有七八十双眼睛盯着她。

这女人是洛阳秀才年子风的女儿。

说起洛阳秀才年子风，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洛阳的才子，说起来也该有千儿八百的，但真个能说得上，顶数年子风。他才高八斗，立马倚言，一挥而就，真是少见的奇才。

但因为他从来不愿意结交高官，他便只是一个秀才，连进士也不曾得中。

年子风不第三回，便信了他妻子的话，心知他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再也不进那考场，受人的白眼之辱，他娶了妻子，妻贤女孝，也是其乐融融。

他女儿是天下少见的美人。

年纸儿一进了观音堂，便引来了一阵议论。

“看人家长的，看哪，看哪。”

“真俊，我看菩萨也偏心，像她那么好看，男人喜欢也喜欢不够。我怎么没长她那一副美人胚子？”

“你？老公天天搂你搂不够，你再长她那模样，你老公岂不是得累死？”

“打死你，狗嘴……”

便有人跟着年纸儿，她看那么多的人跟着她，心里也知道是惹了眼，便低下头，跟着她的乳娘一齐到庙里。人家看到了她，都给她闪路，让她先进。

年纸儿跪下，向观音许愿。

她低下了头，默默念祝。

人都说，在神佛前许愿心时，你不能大声说出，你大声说出来，便给人家听见了，人家都听得见，神佛怎么能单为你办此事？但你又不能一声也不吭，你不吐出声来，就是神佛知道你的心事，他也不会替你办。你连吐口都不愿，神佛怎么会允你愿心？

所以姑娘年纸儿便轻轻说话。

她发下三个誓愿：

一愿爹爹快乐，长寿。

二愿母亲欢颜永驻。

三愿有一个如爹爹一般的男人，对她很好，很好。

按说年纸儿跪在那里，没人看得见，也没有人能听得见她的喃喃语句。但她刚刚祝罢，便听得有人轻声说：“年纸儿，年纸儿，你有大难了。”

年纸儿一抬头，猛地看到了那观音娘娘的脸。

血红血红的脸！

年纸儿哇地一声便吓昏过去。

观音堂里的人都是来求善的，对年纸儿当然格外关切，她们呼喊来男人，叫了女人，让男人去喊轿子，喊年纸儿的乳娘。女人大力的，便抬着年纸儿，一齐出了观音堂。

一直把年纸儿抬进了她的家。

家里人也乱成一团，请来了大夫，他说是没事，只是昏厥，一会儿便会好。到了众人散去，刚刚点灯时，年纸儿真个悠悠醒来。

年子风问道：“我儿看到了什么，那么惊恐？”

她咬牙不答，只是垂泪，脸色苍白如纸。

母亲问：“是不是有事儿不能向爹爹说，你对我说也可啊。”

母亲支使走爹爹，让她吐口。

年纸儿只是垂泪。

她不愿意对她的爹娘实话。

这一晚上，她看着母亲，欲言又止，等得她母亲回了房，她便慢慢起身，来到了她的闺房桌前。她的桌上有笔有墨，有一座观音娘娘送百子的座像。她跪下，对着那观音

跪下。

有一个男人要威胁她，她该怎么办？

她求问观音娘娘。

她怎么办？

门蓦地开了。

从门外走进了一个人，他是一个男人，对着年纸儿狞笑，他说：“我不愿意杀你，我只是要娶你。但你得在今年的花会上先当上花王。如果你做了花王，你便能成我的妻子。如果你做不成花王，我宰了你！”

年纸儿一抖，说道：“我不愿意做什么花王。”

那男人狞笑：“你愿意不愿意，有什么用？”

那男人正过来，扳住年纸儿的下颏，要好好轻薄一番，忽听得有人厉声叫道：“你是谁？怎么敢擅闯人家闺女的房间？”

那男人回过头来，样子狰狞，让年子风夫妻也吓了一跳。他二人心下道：怎么这人这等丑恶？他二人心下便有些惧意。只听得那男人说道：“年子风，我也不是什么善人，我告诉你，今年的花会，让你的女儿去，如果她争上了花王，我便娶她。”

年子风是一介书生，自是不能忍下那气，他怒道：“我的女儿，自是听我。我不让她去什么花会，你是休想！”

那男人忽地狞笑，他身子一纵，忽地纵到了年子风妻子面前，他一扯，竟把那年子风的妻子的上衣扯碎，露出一点点嫩嫩的胸乳来，他恶声道：“你愿意不愿意？”

他的手一抖，像是一把钢刀，嘶嘶几声，便把一个年子风妻子的衣服抖得破了。再做下去，年子风的妻子便会不忍其辱。

年子风大叫道：“混蛋，住手！”

那男人看着年纸儿，说道：“我老婆说叫我住手，我便住手。”

年纸儿此时早已经抖做了一团，她颤声道：“你……快……快住手！”

那人道：“我告诉你们，我在洛阳是一霸，你愿意去找谁，我也不怕，我只是告诉你，让你女儿去做花王。如果她做上了花王，我便来娶她，你们夫妻便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她要是做不上花王，你们全家就惨了……你们全家都是一死！”

年纸儿此时见她的母亲在那男人手上，她泣声道：“好，你要我去做花王，我便做花王好了，放了我母亲……”

那男人道：“你告诉别人，我便宰了你们全家！”

年子风叫道：“你杀死我全家，我也不会听你！”

那男人狞笑：“是么？”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绢来，念道：“洛阳城内，有年家八族，有年子风，年子信，有年成龙，还有一家龙氏，是你的妻族。在信阳城，还有你年家三族，在河中府，还有你年家两族。你要是叛我，我让你年家再无一人。”

年子风的脸色苍白，叫道：“天哪，还有没有王法？”

那男人轻轻放了年妻，对年子风道：“你说什么是王法，我便是王法，你信不信？”

年子风说道：“你是谁？”

“四湖龙王。”

年子风不是江湖人，便不知道这四湖龙王在江湖上很有名声，他是天下三十七路水路梟雄的头领，他想出一回风头，把一个年纸儿举做这一年的花王。

这在他四湖龙王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他恶声道：“年子风，我知道你家教甚严，可你要是告诉你女儿不听我的，你全族都得一死。我告诉我的弟兄们，要他们宰了你年家全族，那很容易。”

年子风不语了，他不敢再说。

年家一族，本多豪俊，但他们多是读书人，没有一个江湖客。他问：“你……何必要

夺什么花王？”

男人大笑：“我要夺的是花王，我的女人必是花王。就是你年子风不愿意也不行，你女儿在我夺得了花王后死了也不要紧，但她得先做我的妻子，然后再死。”

年子风是一个果决的人，他看着年纸儿，他的声音也颤抖：“纸儿，爹……”

年纸儿看着她爹，再看看她娘，头一回知道还有比那考场更凶恶的地方，她说道：“我懂爹的意思，我便应了他好了。”

那男人大喜道：“你愿意做我的妻子？”

“不愿意。”

男人的声音很沉：“你想唬弄我？”

年纸儿一笑，笑得很苦，但就是她的苦笑，也足以夺人心魄：“我嫁与你，只要我做了花王，我便一死。你也算是一个男人，你必是不会说了不算。那时你不能害我家人！”

男人哈哈大笑：“好，果然是好女人，我看你一定会做得花王。我的心愿可达，好，好！”

男人一冲，夺窗而去。

一家人相对而泣。

年子风是一个文人，他只能泣哭道：“苍天不公，苍天不公，我年子风做过什么对不起苍天的事儿，竟让我受此横祸？！”

妻子性格也孱弱，只是陪着哭，拿不出一点儿主意来。

年纸儿说道：“爹爹，娘，我看事儿也不那么容易顺着他，他愿意让我做花王，我便做那个花王好了。就是我做上花王，他便真能娶了我么？洛阳城如此之大，未必人人都听他的，如果有人能替得我主事儿，我们年家便不至于受殃了。就是他真个害了我，我便死在他家里便了，决不会给咱年家丢脸！”

年纸儿一番话说完，更是惹得年妻大哭，她哭得悲悲泣泣，竟使年子风大是恼火。他心道：我做官不得，只是一介秀才，如今竟是连妻子女儿也保不住，我还做得什么人？不如我今夜里乘妻子女儿睡熟，自尽便了。

到了夜深，看看妻子睡熟，年子风便来到了女儿房间外，对着女儿的房间，深深一祝道：“女儿，老爹做人不成，做官也不得，使你受此大苦大灾，还活个什么劲头儿？不如我先自尽，也省得看你受苦……”

年子风便自寻了一节绳头儿，把它丢在那梁上，自语道：“但愿神明看得见，早晚惩处那个恶棍！”

年子风把他的绳头丢在梁上，一会儿便系了一个绳扣，他往上一吊，那绳扣儿不牢，他的身子“哐”地落在地上。

他又不敢声张，一摔在地上，身子跌得极疼，呲牙咧嘴不敢出声，他心道：我年子风倒霉，连上吊都得再来一回。

他爬上去，把那绳子系在颈上，再身子往下一沉。

这一回该是吊死了，但他一吊，脖子一紧，竟是绳子又“吧”地一声折了，他再跌在地上。

他再爬起来，看看那条绳子也落在他眼前。

看看绳子，他心里恍悟：那绳子齐齐而断，根本就不是他身子太沉扯断了它，而有人用利器割断的。

年子风叫道：“谁，是谁？”

他连叫两声，没有人理。

年子风心道：是我多疑，看来是命不好，连死也得折腾几回，我就再吊死算了。

正要再系绳，忽听得耳边有人声，那是女人的声音：

“你知道不知道世间有送子娘娘？”

年子风一愣，他不知道是谁对他说话，再回头看，哪里有人？

“是谁？别吓我……”

年子风就真看到了一个人，这人是一个尼姑，她年纪不大，隐隐看得出人也很美，她对着年子风一礼，说道：“观世音普渡众生，你这般寻死，殊非佛心。”

年子风此时也是迷惑了，他从来不相信神佛，但此时见了尼姑，却像是见了亲人一般，跪下对那尼姑叩头，说道：“我是一个好好的读书人，从来不曾做过恶事，那个叫做四湖龙王的人竟来威胁我，要杀我年家全家望神佛救我，神佛救我！”

尼姑笑一笑，她说道：“你相信不相信神佛？”

年子风猛地怔住，他从前确是不相信神佛，此时见问，怎么答她？

尼姑道：“你看！”

那尼姑遥遥伸出指来，看得出是一对玉葱般的指尖，无缚鸡之力的指尖。她用那指尖对着年子风手里的绳头一剪一剪，奇的是他手里的绳头扑扑剪碎，落在地上。

年子风扑地跪倒，大声道：“菩萨救我！菩萨救我！”

第四章 捕疯于大头

于大头来到了洛阳城外，他想看看那个二水子遇到鬼的地方。

这地方的牡丹正艳，漫坡都是人，有男人有女人。

到这地方的人都是怪人，男人看女人时，那眼色像是看一块肥肉；女人看男人时，也是眼色匆匆，她们心跳得厉害。要是不想那种桑间濮上的事儿，谁会到这里来？

每一年这里都热热闹闹，每一年这里都花香漫漫。

说是到了夜里，这里的男人都拥着女人，躺在花丛里，做那些男女苟合的勾当。

奇的是，看来那牡丹丛里很寒，人躺在那里，夜里却有些微暖意，男人抱着女人，便思淫欲之乐，他们在那花丛里恣意做些旖旎乐事。

于大头的眼睛不看那些男女。

他在找那能让二水子害怕的鬼。

二水子在最后面对二十四个人，只说出了那么几个字，他说得结结巴巴，人们只能得知他是在花丛里遇到了不常的事儿，但谁也不知道是遇上了什么鬼。

于大头看看花丛里，正有一对儿在戏蜂惹蝶。他看得恶心，便叫了一声。

两人却不怕，说也奇怪，在平时别处，这两个人相拥相抱，若是一听了于大头的问话，岂不是吓得要死？但此时看了于大头，两人竟是毫不在意，男人回过头来，对他说道：“你是不是人？”

于大头当然是人。

那男人怒吼道：“你要是男人，就该知道男人这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一件事儿！你来这里做什么？你要找女人别处找去，她是我的！”

于大头当然不想找女人，他乐呵呵地对那人说道：“你看没看到鬼？”

那女人尖叫一声，马上拥到那男人怀里去了。

那男人凶恶恶地问：“什么鬼？”

于大头的脸上突然有了笑意，他愿意让这个男人受一点儿苦：“我看到过鬼，就在这里……”

那男人突地慌了，他叫道：“胡说！在哪里？在哪里？”

于大头笑了，他一呲牙：“有鬼，你知道鬼怎么喝人血的？他喝时吱儿吱儿地喝，有声有响的。喝过血的人，你知道是什么样儿？”

男人慌得不行，盯着于大头的眼睛：“怎么样儿？”

“人没了，血化成了干的粉，血粉……”

“哇！”那男人扯着女人，大叫着跑了。

于大头很满意他自己，他叹了一口气，他愿意再找一找，如果他找到了那个鬼，他一定不会叫，也不会跑，他得对那个鬼问上几句话。

他看到了花丛下，有无数的男男女女。

他走到了一丛花下，像是听到了一处有人叫声，那叫声只比刚才那男人女人的叫声更惨。

于大头的身子急行，疾射而去。

他看到了一道血光！

像是有刀，也像是剑刺，“哗”一声巨响，便听得那男人的吼叫。

于大头来的正是时候，他看到了那个男人正摇摇欲坠要倒下，他扶住了那男人。

于大头急问：“你怎么了？看见什么了？”

那男人正对着于大头，于大头扶着他，他感到很好受，但于大头再看看那人的脸，也不禁大叫一声。

于大头后来很后悔，但他当时不可能不叫。

他看到了那男人的脸，他看到的脸上正在一块块往下掉肉！

于大头忽然放开了手，他看到那男人倒下去了，他听得那男人一声声闷喝，再一声声闷喝，一直到再也无声。他也看到地上再也没有了男人，只是一具尸骨。再过了一会儿，那尸骨也没了。

只有风吹声，有一地的牡丹花香。

于大头明白，再过一会儿，那男人只会剩下一些血粉，随着风，刮向牡丹花丛，浇灌那些花儿。

那个与这男人嬉戏的女人呢？她在哪里？

于大头没看到那个女人，他只是看到死去的，像二水子一般“化”掉的男人。

于大头的头确实是有些大，他想他应该好好找一找，如果他找到了那个女人，岂不是还可以问她几句？

他找到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正在牡丹花下吃吃地痴笑。

“你是谁？”

“我不告诉你。”

女人正在品味刚才那梦一般的快乐，此时看着于大头，仍在吃吃地笑。

她的脸绯红，就是在夜色月下，也看得出那羞涩，她悄然道：“你来……是来……找我的么？”

于大头说道：“你与谁在一起？”

“我与……谁……不知道。”她吃吃笑，知道于大头不会相信她，但她就是要于大头不相信她。她此时自己也知道，她自己也不会相信她自己。

“你看没看见有一个男人？刚才你是与那个男人在一起的么？”

她斜着头的模样很好看：“他长什么样儿？”

于大头说出了那男人的模样。

女人很羞涩，声儿悄悄：“他长得很好看，是不是？”

“他跟谁走了？”

“尼……”

于大头正看着她，正聚精会神听她说出那个跟着男人一起走的女人是谁，但突然他看到了一段刀尖！

一段正在滴血的刀尖。

那一段刀尖正在那女人的胸乳间透出，从她的怀里穿出来。

可她一点儿也不疼，她正在对着于大头笑，笑得很甜。

“他跟她走……走了……我愿意……”

扑通！

这女人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

于大头跪在地上，看那女人。那女人的尸体不化，他看到了那女人死时的神情，她一点儿也不痛苦，只是在笑，在想着她与那个男人的缱绻一夜，想着她与那男人的男欢女爱，她心里很甜。

她死了。

于大头跳起来，他大声吼叫道：“你个王八蛋！你个血腥鬼！你出来！你出来！”

于大头一叫，叫出来了无数的头。

男人女人的头攒动，但无一个是鬼。

他们怒骂着，出来打于大头！

许多拳头打在于大头的头上！

于大头的头很大，便成了他们攻打的目标。于大头叫着跑着，冲出了他们的拳头网。

他来到了牡丹花丛的另一处。

他看到了奇景。

一群女孩子，正在牡丹花丛下，在那里脱下衣服，你看我，我看你。她们都是头一回，便看得羞涩，看得神秘。她们正在看自己，看别的女孩子。忽听得有人笑道：“牡丹花下，牡丹一般的好年华，看如做什么，只是寻乐便是。”

便在花下出来了一个男人。

于大头一看这男人，他的头便真的大了，他真的能叫个于大头了。

这个男人叫做米离。

鬼才知道他是什么人，从前的人说，他是前辈大侠鱼漂儿的男人，这男人后来听说入了地狱，但不知为什么竟又出来了。他远远看到了于大头，竟是笑嘻嘻地叫他。

“于大头，你也来看风景么？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

米离放声大笑。

于大头看到米离正拥着一个女人，那女人很媚，样子像足了一个风尘女人。他不禁心下一动：传说中的米离并非是浪荡公子，他来这牡丹花丛下，必有深意。

但此时的米离，早已是醉意十足，就是再有十个吸血鬼在他身旁出现，他也不会发现。

于大头冷冷道：“米大侠，你好自为之，可莫叫鬼把你叼了去。”

他再去别处寻找。

忽地眼睛一亮，花丛下有一个女人。

于大头从前也听得人说，女人是花，但此时他看花下的这女人，才知道什么是花，才知道世人为什么把女人叫做花了。这女人生得真个是花容月貌，坐在花丛下，像是在沉思，也像是在等一个心中的情人。她的乌发一黑如漆，她的眼睛明亮如镜，她的面目如花般俊俏，她的手像是玉石般凝润。

花是人面，人面如花。

于大头走到她面前。

她对于大头嫣然一笑。

于大头不是没见到过女人，但她一笑，于大头的心不由得咚咚地乱跳，心要扑出腔子了。

“你来了？”她像是招呼一个老友。

“你是谁？”

“你不认得？”

当然不认得。

“我是你的人，我在这里等你。”

“你认得我？”

“不认得，我只是在等一个男人，一个好男人。你知道到这牡丹花丛来的，都是成双成对。只我一个人……”

“你没找男人？”

“我没有男人。”

于大头再看看她，确是美艳绝伦。他再问：“你找的就是我么？”

“你只是头大了一点儿，我远远就看到你了，你有男人的气。”

她很会说话。对男人说话，你说他有男人气，远比说他漂亮更让他快活。

于大头真的很快活，他笑了。

于大头也是男人，是一个很会玩的男人。他见了女人这么说，便躺下来。他躺下来的时候小心翼翼，因为他的身上带着不少的罗嗦他轻轻抚摸着女人的头发，只觉柔软似缎。

于大头后来不知道怎么对人说他此时的心境，他忽然心变得迷蒙起来，像是到了梦境。

是中了吗？

还是中了邪？

或是他受了那女人的诱惑？

他说不清。

正在这时，他看到了女人的乳，他看到了一对白白嫩嫩的乳，像是两只鸽子，扑扑地从那女人的怀里跳出来。

他正盯着那两只乳，忽地闻到了一股血腥！

做六扇门的人做得太久了，所以他闻到了血腥。血腥气还未来，他便先闻到了。

这算不算是一种能为？

他的手先伸出去，他的手摸在那女人的头上，此时他的另一只手在那女人玄机、锁

心穴上。

这一下救了他的命。

于大头看到了那女人变了，像是头上的头发都炸飞，一齐变成数千根疾箭，射向他全身！

于大头不图自救，他急急出手，点向那女人的胸前！

他得先毙敌，再自救。

于大头一出手，那女人的头上一亮。（她是不是没有头发？或许是她只是对于大头使出她的一个伎俩？）

所有的头发都在于大头随手拍出一掌下纷飞，于大头只觉他身下一空，那女人的身子飘忽而起，直落下向那牡丹花丛！

一剑，两剑，一直三刺！

于大头的身上有许多零碎儿，他先是从怀里弄出一只小椎来，小椎对着那剑，叭叭叭三击。那剑刺无功，便退回去。

唰！

是一只小小的网儿，从于大头的头上飞过，于大头的怀里又炸出一蓬烟来，一蓬绿烟，一直散向那网！

女人本来一击得手，但她不得不顾忌那烟雾的厉害。如果她待得网落，烟可能把她先是熏倒。她身子疾退，那一片网便又无功。

于大头的手再一掏，他的怀里似有无数零七八碎，他再一亮，是一只筒子。

于大头的筒子一亮，那女人一见眼里顿见惧意。于大头的“大头针”在武林也颇有名气，蓬针若是出手，人多半不敌。

于大头的手在流血，那血糊了筒子，对他发射“大头针”会不会有影响？

那女人的身子疾闪，于大头想得错了，他以为那女人见他针筒在手，她一畏惧，便

想逃走。他身子一趁，直扑过去，还吼了一声：“哪里走？！”

哗！于大头想不到，他身后身前的那些牡丹花丛都飞起来，所有的花丛都化成了一片疾雨，直落向他！

所有的牡丹花丛都有一股浓浓的血腥气！

于大头怒吼一声，疾忙出掌，向那牡丹花丛拍去，但他也知道，他这一掌定是无济于事。

他听到了沙沙的声音，那使他想到血化成了血粉时的声音！

第五章 水汪汪的一双桃花眼

米离正与那女人亲热，他很投入，周遭的一切都不再能入他心神。

蓦地他听得一声轻叱。这轻叱声像是有人在打斗，又听得有人低低地呼喝一声。

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米离是一个风流人物，便知这声音绝不是男人与女人在一起快乐时发出的声音。他蓦地起身，身子一趁，人便在那牡丹花丛上飘飞，直落向那发出声音处。

没有人，只有一个女人，她的头发乌黑如漆，她的眼神如饥似渴，她的身体在蛇一般律动，她在呼唤男人，她在寻求男人。她的身子在急急地律动着，她太焦渴，她看到了米离。(米离是一个好男人，他的身子很好看，他的眼睛很大，虽是脸儿显得不那么柔和，却正是一种女人渴求的那种男人)

女人显然是在呼唤米离，看到了米离，她的身子动得更厉害。

米离凑上去。

她是谁？她的头发怎么那么黑？比寻常的女人都黑，她的头发也很长，委迤在地，

像是牡丹花株的秀根。

她的手慢慢伸出来，一直伸到米离的眼前，那手也在呼唤米离。

米离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便倒下了。

他开始抚摸女人，其实男人与女人亲热，大都是那么一回事儿。

忽地，米离的手触到了一片沙土。

他从前曾死过一回，那一回他在地下死了几十年，再醒来时，他才能知道躺在地下是什么滋味。他如今一触到那沙土，立时心里一激灵：这不是土……

他闻到了一股血腥！

米离的手抬起来。

他一抬手，忽地激起那女人的全身哆嗦，那女人急急抓住米离的手，说道：“别动！”米离便看到那女人的身后。

但他晚了！

女人身后的一束牡丹花株在慢慢拔起，直射向米离！

所有的花株都有一股血腥味儿，直扑向米离！

于大头醒了，他看到了一双眼，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那一双眼睛盯住了他，在看他。于大头一声叹气，他知道他这人命里犯不得桃花，见了女人必定倒霉。

“这是什么地方？”

“地狱。”

“地狱在哪里？”

女人粲然一笑：“地下。”

果然是在地下，于大头看着那女人，那女人扯着他的手说道：“你随我来。”

甬道很长，像有些明珠在暗处闪，于大头跟着那女人，他嗅到了那女人身上的香气，

心里笃定不少：她要是鬼，不会中衣有缝，不会身上有一种玫瑰香气。

女鬼像是知道他的心思，说道：“地狱里与人间也没什么不同，你来这里久了，就知道这里与人间一样。”

于大头心道：至少有一处不一样，我来地狱，再也不是什么捕疯了。

便看到了鬼殿。

坐在上面的是一个很美的女鬼，她的眼睛很大，大得像是两盏灯。她的眼睛鬼火荧荧般闪烁，对于大头说道：“你信不信鬼？”

于大头说道：“不信。”

那鬼说道：“你不信，死在这里岂不是冤枉？”

于大头的身子发冷，看看女鬼，仍是衣服有缝，身影有形，他暗道：白日见鬼了，我于大头是捕疯，今天便来斗一斗你这个女鬼！

于大头凑上去，他刚要说话，便被那女鬼的眼睛盯住。

于大头看着她那双眼睛，心内暗暗叫苦。他从来不曾看过这种眼神：那眼睛像是鬼眼，荧荧烁烁，一直看到他的心底里。于大头暗自吃惊，强摄心神，但那一双眼睛太大了，太过迷人，他怎么也躲闪不开。

仍是一双眼睛。

只有一双眼睛。

“你信不信有鬼？”

于大头心里高呼：“不信！不信！”但他的嘴里却说一个字：“信！”

于大头对面的那双眼睛笑了，笑得很迷人，那一双眼睛盯住了于大头在笑，她的声音也很迷人：“你既是相信，何不放弃你自己？”

于大头便觉得那女人的眼睛变了，变得恶恶狞狞，那一张口变成了血盆大口。那女鬼说罢，便从一边走过来两个女鬼，两个身上的穿着都很少，屁股一摇一摇。

两鬼上来，揪住了于大头，把他的衣服扯碎。(奇怪的是，她们扯衣服，也有阳世间那扯撕的声音)再把于大头的穴位点住。于大头的心里一动，他知道阳世人受制时要被点穴，却不知道阴世间的人也要点穴。

两人脱下了于大头的衣服，推他坐在那一圈周围的十一个女鬼中间。

一个女鬼赤身坐下，瓠犀羞处隐隐可见，她笑咪咪对于大头一笑，那笑竟有十二分的妩媚。于大头看得呆了，浑然忘了早与人世是幽冥相隔，他痴痴呆呆看那女鬼，见她把一只瘦瘦小手来拿他腕脉。(怎么阴世间也能捉人脉穴，制人于有形么?)

另一个女鬼一摸于大头的胸，笑笑，说道：“身子倒不瘦。”(鬼也计较人的瘦胖么?)

有一个女鬼吃吃笑着，来于大头的身上乱摸。另一个女鬼对她斥道：“摸什么，左不过是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女鬼说道：“由她摸，她还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样儿呢。”

于大头便觉得下身火热，原来那身下阳物正被那一个女鬼拿在手里胡乱摸弄。于大头心内生羞，怪的是下身并无反应。他心内生惧：男人也做不成了，还有什么可说?

一个女鬼对于大头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有阴世地狱?”

于大头点头。那女鬼再道：“你进了地狱，再也没有求生的机会了。”

赤身的于大头在众女鬼间，看看女鬼都那么漂亮，心道：原来鬼都这么好看，我看她们除了那一头头发有红有绿，再也无甚怕处……

那女鬼像是看明了于大头的心思，她咯咯笑道：“让你知道知道地狱的厉害!”

十几个女鬼一齐出手，有的按在了于大头的胸乳上，有的伸手来摸于大头的腕脉于大头像是被放在火中熬煎，顿感身子一阵冷一阵热。

女鬼的声音像在梦里：“你在找什么?”

“找血粉，一种血粉。”

“找它做什么?”

“它很怪。”

“是不是这一种？”

那女鬼都齐齐伸出手来，她们雪白雪白的手上有一种暗红色的东西，就是人被鬼吸干后留下的血粉。

于大头心内一喜，但他随之心内也是黯然，他在地狱里，就是找到了那血粉，又能怎么样？

他是捕疯，便与常人不同，看到那血粉，仍有兴致，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弄的？”

那女鬼阴森森：“鬼，只要鬼一吸附在人身上，便会把人弄成了干尸，再一会儿，那人便骨蚀肉消，只剩一地的血粉。”（为什么只剩下了血粉？）

女鬼像是看透了于大头的心思，她幽幽说道：“鬼不喜欢血，鬼只喜欢人身上的肉与骨。你知道不知道？”

于大头不知道，从前听人说，鬼只喜欢人身上的血，她怎么说鬼不喜欢人身上的血？

所有的女鬼看样子都喜欢赤身，她们赤着上身，看去那乳便十分明显，有的赤裸着小乳，小乳尖尖，生得小巧而美；有的乳长大，拖拖垂垂，直垂下去，像是挂在身上的口袋。

她们并不很羞涩，仿佛面对着的于大头并不是男人。

（于大头也不知道他此时还算不算是男人）

一个女鬼拿着一包血粉，对着于大头说道：“你愿不愿做鬼？”

于大头说不出来。

（也许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做鬼，难道入了地狱的男人还有别的选择么？）

那女鬼笑笑，说道：“要是愿意做鬼，你把这一包血粉喝下去！”

于大头不知道他要不要喝。

那个最美的女鬼对他说道：“你喝好了，只要你喝一回，一定愿意再喝。”

（什么好东西，难道是美酒？于大头很喜欢美酒，甚于喜欢美女）

于大头正在犹豫，忽然看到那女鬼的手轻轻过来，香香的手便依在他的唇边，示意他喝下去。于大头便再也不能推辞，他喝下了那些血粉！

于大头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感受，他的身子忽地像是烧着了火，旺火烧着他的身子，他忽地被烧毁了。

他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于大头了。

他看到他的身子了，他像是看到了一具骷髅，那具骷髅还是他自己。他的腿先没了，只剩下了一段腿骨。那一段腿骨很干，像是有血渍。看去很瘦，瘦得干干巴巴的。他的肚腹也变了，只有肚子，没有躯干。胸也没了，只有干干巴巴的锁骨……

于大头再是果敢，他也受不住这一吓，他哇地吐了。秽物吐了一地。

地上有什么？

于大头看看那些鬼女，看得出她们的目光像是看一个死人，很是悲悯，很是可怜。她们可怜他，因为他是一个鬼，一个没有身子的瘦鬼，一个只有一段段骨头的可怜鬼。

那女鬼问道：“你还问不问案了？”

于大头的声音如呓：“我不问了，我再也不问了。”

像是在众鬼的身后，突地升起了一阵鬼啸。

这鬼啸声功力非常，在洞里石壁间回荡不已。

众女鬼本来对于大头有说有笑，(是不是因为于大头此时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鬼，她们对他才这般好？)但蓦地听到了那鬼啸，便全都肃然。

那鬼渐渐像是到了眼前，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在众鬼身后疾闪，一直射到于大头的身上。

于大头的心咚咚乱跳。

(怪，鬼怎么还有心？)

“你是谁？”

那巨大的鬼影是不是鬼殿里的鬼王？他是男是女？鬼影笑笑，那笑声很尖。（是因为她是女鬼，还是因为他是鬼，才笑声尖尖？）

鬼的手搭在于大头的头上，他知道有一股凉气在他的身上走，一直走失没了，从那鬼王的手里流失。他感到恐怖，也无奈，因为他无法动手，他的手抬也抬不起来。

鬼王道：“你是捕疯，为什么人家叫你捕疯？”

于大头心里告诉他自己，不能回答他的问话但他的心偏偏不由自己，答道：“我见了恶人，非得捕他不可，就是因为捕他，我饿得三天不吃不睡，变成疯子，也非得捉住罪犯。”

鬼王笑笑，说道：“你说的罪犯是什么人？”

“那些坏蛋。”

鬼王伸出手来，让于大头看他手里那血粉。

“看到了么？”

“看到了。”

“如果你再吃下一点儿，你再也不会饿了。你可以一连几天不吃饭，也不会变疯。”

血粉真有那么神奇的效用？

鬼王说道：“你吃下了血粉，再看这些鬼，是不是觉得她们比刚才更可亲些？”

于大头看看那些鬼，她们一个比一个妖娆，一个比一个俊俏。世上的鬼都这么俊俏，他就喜欢鬼好了，再也不用喜欢人了。

“她们.....很可爱。”

他尤其喜欢刚才那个大胆摸他阳物的女鬼，她样子很妩媚，人也显得很小说。

鬼王看着他，一字一句说道：“于大头，我要你记住，你今后得听我的，你是阴间的鬼了，你也得捕人。但你再在阳世捕人，把他们一个个投到阴间。我要你捕捉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坏蛋。”

于大头似信非信，但他的脑袋像是被酒灌迷糊了，他问：“我去捕谁？”

“我要你捕谁你便捕谁，我是阴间至高无上的阎王。”

他的话音太冷了，他的影子太大了，直压得于大头喘不过气来。

第六章 服毒 不服也是死

捕痴林岚来到了酒店。

洛阳的酒店分三种，一种是就花饮酒，门前也摆几十盆牡丹，来饮酒的客人看着牡丹，品酒算其次，看牡丹才算风雅。

再有一种是在花亭饮宴，这种人多半是酒里的雅客，他们聚在店内的花亭，一边饮酒，一边赏花，酒意多在花中。

这种饮酒人多是有钱人。

还有一种，是那些专门去既无花、也无亭的去处，只奔着一件事，就是喝酒。

捕痴不想看花，便到了一家酒楼上坐坐，他想听听人家说城里的新鲜事儿。

他拣了一副干净的座位坐了，叫了一壶酒，慢慢地啜。

听得邻座的人说：“那地方很怪，说是有鬼，但人偏都愿意去，隔邻的余三是个硬汉，这几日也去得勤了，不知那里有什么古怪。”

另一人道：“什么古怪，听说是美艳的妓女在那里弄鬼，原来在平康里，想是生意不行了，便弄出些古怪来，不过是希图人家光顾。”

再有一人道：“不简单，你去没去过？我去过一回，见那女人个个美貌，看那排场，不像是很平稳的人家。就是做皮肉生意的，也不会像她那么张势。我.....”

几个人笑：“王老大也知道那女人惹不得么？从来没听说王老大怯过场。”

那叫王老大的声音更低，他低声说，让林岚也不得不用心去听：“我看过一个女人，那女人从未经过男人，这我还看不出来？只是蹊跷，奇怪，奇怪……”

众人头攒到一处：“有什么怪处？”

王老大低声道：“她从未经过男人，哪里有那么好的软磨功夫？我看她做事，十分老练，像是久熟的惯家一般。这里定有古怪。”

林岚正听得热乎，忽听得那王老大叫一声：“店家，来酒，来酒！”

林岚不知道他何以忽然噤声，再一抬头，看到来了两个女人。

这两个女人进来，直冲着林岚而来。她们是两个尼姑，算不上是绝色，却也容貌俊美，青青头巾，一身素缁，慢慢对林岚施礼：“林捕头，我是尼庵小尼拾心，这是我师妹拾意，我二人来，是想请林捕头。我庵内近日许多古怪，想请林捕头看看，不知林捕头肯不肯移步前去？”

林岚本来想再听听那王老大说话，听听他对那些青楼女人有什么看破处。但一来了这尼姑，听声也听不成了，只好索性站起来，对着那两个尼姑一笑，说道：“好，我去，我去。”

他走过去，对着王老大：“你想说什么？”

王老大一见他单刀直入，自是害怕，不肯多事，他推诿道：“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

林岚悄声道：“我是捕痴林岚，你认不认得捕痴？”

王老大苦丧着脸：“久闻林捕头的大名。”

林岚把王老大叫至一边，悄声道：“王老大，你刚才要说什么，告诉我……”

林岚笑了，王老大告诉了他几个字。这几个字很平常，但在林岚的心头，不啻是敲开了金门。他笑了，笑得满面春风。他拍拍王老大的肩头，对他乐道：“好好玩。”

女尼带着林岚走出酒楼，街上有一轿，他上了轿，轿抬起如飞，转眼便到了一条花

街。

林岚知道这里是花街，他一眼望去，只见远处正有一串花灯，花灯下有三个通红大字：雪红院。

这雪红院据说是从前诗仙太白曾驻足处，太白曾誓言，不为那妓家写诗题字。他到了中都洛阳，就住在雪红院的对面客店。那客店老板与雪红院的老鸨有一手，两人计议，算计诗仙李太白。乘太白醉酒，叫他写两副匾额。一副是他的客房叫做“雪山庄院”，一个是他的酒楼叫做“红花楼”。李太白喝下了老板的酒，酒兴湍飞间，自是答应。他写下这两处名联，却不料竟让老板与老鸨算计，在两家后再刻出一匾，这妓馆名就叫做“雪红院”了。

雪白是不红，但名是李太白所书，世人皆知的，这里便很有名。

林岚不知何以尼姑要带他进入“雪红院”。

一间很神秘的房间。

里屋有个蒙面客。

她也像是一个女人，身材窈窕，对着林岚，说道：“林捕头是衙门里的人，我找你来，是有要事，想请林捕头帮忙。”

林岚看她，却是不熟，心道：我连你是谁也不知，我如何能帮你？

那女人道：“听说林捕头在忙那血粉一案？”

林岚笑笑，算做回答。

女人对林岚道：“林捕头是个明白人，我想请林捕头帮忙，这一点儿东西算做酬劳。”

门轰然而开，从门外走进来了一个小小女孩儿，她对着林岚一笑。她的头发太好了，乌黑乌黑。她的手里捧着一只金盘子，盘子里装着三件东西。

林岚很惊讶。

她很了解林岚，至少她很经过一番准备，真知道林岚需要什么。

一件是皇上赏赐的龙牌。

第二件是一瓶药粉。

第三件是一部书。

龙牌是皇上赐与天下名捕的龙牌，上一回林岚在捕捉潼关七虎时丢失的，虽是皇上不曾怪罪他，但林岚的心里却没有一天安宁过，他总想把这面龙牌找回来。

这女人怎么知道他龙牌丢失？

第二件是一瓶药粉，林岚从前曾得罪过一个女人，那女人在他的儿子过百日的那一天来了，送与他儿子一件玩物，这玩物是七巧书生的干面猴，儿子正玩着，忽地口吐白沫，再不能言，如今已经七岁了，还不能对爹娘说话。

这一瓶药是儿子急需的解药。

第二件是一部兵书。别人看那一本书犹可，在林岚的眼里，这一部书是至宝。因为他的祖父是当年名震天下的大侠林渊，这部兵书是他的“心剑剑法”。

祖传至宝，自是得回为好。

林岚是捕痴，自是不傻，他知道人家绝不肯把这三件东西白白送他。

“要我做什么？”

“杀人。”

“杀谁？”

“所有想知道那一包血粉的人。”

林岚看看那一金盘，如果他说一声不，那笑盈盈的女孩儿会不会把金盘子再端回去？

林岚看看那女孩子，他突然乐了，他对女人笑道：“我能不能摸摸这丫头的脸蛋……”

那女人看看林岚，蓦地说道：“你的祖先是林渊么？”

林岚笑笑：“你知道？”

女人话语如冰：“听说林渊也是一个色鬼。”

林岚不为所动，他摸了摸那丫头的脸蛋。真个是滑腻如玉脂，甜美如羚乳。

林岚大大得意，他笑道：“好，好个女孩儿家！”

谁也不曾看过，他摸女孩儿的脸时，他也顺手轻轻摸了那女孩儿的头发一回。

“你答应不答应？”

林岚像是不急：“答应如何，不答应又如何？”

女人素手如玉，在林岚的眼前摆动：“要是答应，你便可以把这些都带回家，你要是不答应，你的命便没了。”

女人的身后，过来了一个女孩儿，她是尼姑打扮，手里托着一只鸟儿。那鸟儿是八哥，看着林岚，莺莺声声：“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林岚笑笑，对着那八哥道：“什么行不得？”

女人笑笑：“这事儿行不得。”

她把手里的血粉慢慢洒在那一只八哥的身上。

林岚眼看着八哥。

(这一会儿，他既不说话，也不动，只是呆呆看着那八哥)

八哥忽地惨叫一声，它的羽毛蓦地飞散了一地，它的身子忽地变了，变成了一只没有一丝羽毛的鸟儿。它悲啼声声：“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八哥的头忽地缺了一半，再看它的头，竟慢慢“化”没了，只有半片儿嘴巴，它兀自在啼叫：“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哥.....”

再看它时，一丝也没了，先是看到了它的骨头，再就是看到它的毛羽，地上的毛羽也化了，最后什么也看不到了，眼前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一只八哥。

林岚看明白了。

他如今知道了二水子为什么“化”掉了，化成了一些血粉。

八哥也变成一些血粉。

女人的声音像有魔力：“如果是人尸骨化成血粉，人再吃，便没有多少药力。但如果是鸟儿的，又不同了。是兽的，更有劲儿些。人变兽，兽再变成人，九九大变后的血粉，便成天下第一毒了……”

女人问：“林捕头，你愿意不愿意为我做事？”

林岚这一回答得很快：“不愿意。”

女人说道：“这三件东西交与你，你也不愿意么？”

林岚说道：“不愿意。”

他刚说完，便知道他说错了。

他看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哑儿子。

妻子对着他悲凄地笑，哑儿子对着他比比划划。

儿子的脸上是笑，比划告诉他：“我们来了，她们说能看到你，我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你了。”

林岚看着那女人，他突然觉得他的心跳得厉害，浑身无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女人偏偏不肯放过他：“你愿意不愿意要这三件东西？”

林岚看着儿子，他走过去，抱着儿子，看着他的妻子，问道：“你们怎么来了？”

妻子一指那个尼姑。林岚明白了，如果一个尼姑告诉妻子，林岚找她，她一定会跟来。

那女人说道：“你可能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一包血粉有多大劲儿，只要我把它放在你妻子头上，她的头慢慢会脱下一层皮，一层很薄很薄的头皮，再慢慢脱下肉来。你再也看不到她的头了。我想让她不死，只没了一层头皮。再在你的儿子的脚上洒一层血粉。他的脚变得只有一截骨头，像是一个没腿肉的活鬼。你看好不好？”

林岚蹲下身子，他受不了，他实在受不住。

他大声吼道：“我看出来了，你们的头发都是假的，我刚才摸过了，她头发是假的，她的头发太黑了，她也是一个尼姑……”

所有的女人看着他，她们慢慢都摘下了她们头上的头发，她们的头上都很亮。

面对着林岚的女人也摘下了她的面纱，她长得很美，一个很漂亮俊美的的女人，但她的声音冷若冰霜：“好，你知道了，那更好。”

林岚是大侠林渊的后代，他知道他得维护正义，但此时妻子儿子都在人手，他怎么做？

(如果他一刀出手，能不能先把那个女人击杀？或许那女人手一抖，便把那一包血粉丢在了他妻子的头上。那时他悔也不及)

女人道：“她们两个的穴道都点过了，你最好不动。”

捕痴林岚头一回知道他束手无策了，他看着那个女人，说道：“你要我做什么？”

女人粲然一笑：“你把这一包血粉喝下去。你要是喝下了这一包血粉，便可以对你再说我的打算了。”

他要不要喝下这一包血粉？

如果喝下了这一包血粉，说不定他的妻子与儿子更无出路。但他要是不喝下这一包血粉，他的妻子与儿子会马上死在眼前。

女人的声音慢悠悠，但很有情：“你的儿子从来没叫过爸爸，是不是？”

他看着女人把那一瓶药拿过去，从那药瓶里倒出了一粒药，蹲在儿子面前，喂他，说道：“乖孩子，你吃啊，吃下它，你就会说话了，吃啊。”

儿子看看娘，娘不说话。

儿子对他笑笑：“老爹，我要不要吃它啊？”

儿子一比划，顿时叫他泪下，看着儿子，哽咽道：“你吃吧，吃啊，吃下这一粒药，

你就会叫爹了！”

儿子果然迟迟疑疑吃下那粒药。

他也看着儿子。

(如果那一粒药是假的，他一定出手，一击对准那个曾经面蒙面纱的女人，她是这几个尼姑的头儿，杀死她，使她们群龙无首。如果这一粒药是真的呢，他出手不出手？)

儿子的眼睛睁得很大，他看着老爹，再看看娘，慢慢对着他，说一声：“爹爹！”

林岚哭了，泪如雨下。

第七章 行不得也哥哥

洛阳城里最近多了一个疯子。

这疯子疯得很怪，他只是喊一句话，无论对谁，无论何时，他都是喊一句话：“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叫声凄惨。

街上的人都认得他，有人能叫得出他的名字，他叫做林岚，是很有名的捕头。

他说什么事儿行不得，他为什么疯了？

洛阳城的人不知道。

在洛阳城里，他疯也似地跑，街头上，有人叫他：“林捕头，你从前曾经捕过我，你记得不记得？”

他呆呆痴痴看那人：“我捕你干什么？”

那人恨恨：“你拿我下过监。”

他呆呆道：“那你也拿我下监好了。”

那人恨恨：“我不拿你下监，我只是揍你一顿！”

便冲上来五个人，对他拳脚相加。

他起先还能还手，但他出手很慢，像是头脑不清醒，人家打他头，他偏去护胸。人家打他的胸，他再去抱头。一会儿，他便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那几个人打得太起劲儿了，他们不顾那些看热闹的人，只顾低头打人。

打着打着，不对，怎么那些起哄的声音没了。

抬起了头，看到一个人，那人是神胖子。

捕呆神胖子。

几个人不自在，他们再也打不下去了。

捕呆神胖子只是抱着肩，冷冷看他们打人。

一个人嗫嚅道：“神捕头，我们……”

神胖子笑笑：“我看到了，打啊，别住手！”

几个人哪里还敢再打下去？他们再看看那捕痴林岚，脸面青肿，确也给他们打得狼狽。

神胖子来了，他们怎敢再动手？

神胖子是三捕头里最凶的一个。

看见疯子，就跑；看见痴子，就逃；看见呆子，认栽算好。人都这么说。

神胖子大声道：“打啊，打啊，王八蛋，不打的话，我要你们的命！”

只好再打。

但所有的拳脚打在林岚身上，像是挠痒痒。

神胖子大怒：“这么打，你会不会？”

叭地一拳，打在那人的鼻子上，血便飞溅。

那人不敢忤他，真打那林岚一下。但他不敢真个像神胖子那么打，他只是轻轻地打

一下。

神胖子对着另一个人打了一拳，一拳打在那人的胸前，叭叭叭三响，他的肋骨眼见得是折了。

“狠一点儿，听见没有？”

那人再在林岚的身上，像挠痒痒一般打了一下。

叭！

神胖子再给第三人一个耳光！

这一耳光打得那人的牙掉落了三颗。

神胖子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三个人给我滚出洛阳城，记没记住？要是让我再看见你们，我拿你们下大狱！”

三个连连点头。

他们滚了，滚得很快。

神胖子看着林岚，他们是在无人处。

神胖子扯着林岚的手，叫道：“痴子，痴子，你说话，你说话呀！”

林岚看他，痴痴地傻笑，他的嘴角流下了涎水。

(是不是他真的傻了，他再也不能做什么捕痴了，他只是一个痴人，一个真正的痴子？)

神胖子听得林岚说话了，但他心又一凉。

林岚说的是：“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听说他一连多少天，在洛阳城里的街头巷尾都是说这一句疯话。

神胖子说道：“我去看了那个地方，但后来不知道是谁把我弄得胡涂了，我什么也没找到。”

他扯着林岚说：“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告诉我！”

林岚看着他，不明所以，林岚对着他笑，一门儿傻笑，只是说：“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林岚跌倒了。

神胖子扯直了他。

叭叭叭一连打了他七个耳光。

林岚的脸颊出血，他的牙边有血流出，他的眼睛很亮，但他仍是在说：“行不……得……也……哥哥……”

神胖子扯直了他，扯到路边，让他看着那马粪，叫道：

“傻子，痴子，你看没看见这玩艺儿？”

林岚的声音很痴，仍在痴笑：“看见了。”

神胖子看着他，说道：“那是‘红花楼’的点心，你吃下一块，好不好？”

街上的人都指着神胖子，恨他。

但神胖子不为所动，他看着林岚，看那林岚仍在叫着，叫着那一句“行不得也哥哥”，直去抓起一块马粪，吞下肚去。

神胖子的脸灰了，他急急回头，再也不看林岚，走了。

在当街的小巷口，有一条很暗的胡同，胡同里有一家赌馆。在灰暗的街灯下，有一个人慢慢踱进了那赌馆。

那人进了赌馆，坐在灯下。

扑！

他一弹指，那桌上的一粒骰子击入烛心，灯灭了。屋内一片黑暗。

“怎么样？”

“看样子是真的。”

“不会。”

“为什么不会？他连马粪都肯吃。”

“他妻子与儿子都没了。他妻子本来回了 he 丈人家，但没了。他的哑儿子本来寄养在一家亲属家里，也没了。”

神胖子的眼睛亮了亮，但他的手握成了拳。

“他说什么？”

“行不得也哥哥。”

什么意思？

(是他在说胡话，还是真个劝神胖子不得莽撞？)

“听说捕疯也没了。”

“只剩下了你自己，你得小心。”

怎么小心？

“你告诉知知，让她带着家人去找蜀中唐门，让她们先在那里躲一躲。”

“知知不肯。”

(知知以为她那三十六口魔针能制得人，但如果她遇上了那该死的血粉，她能奈其何？)

但愿不让知知遇上那血粉。

魏知知笑嘻嘻地走在街上，她摇摇晃晃走进了一家小铺。

这是一家卖古玩的小铺。

知知在笑，她长得很好看，人长得很清秀，像神胖子那种粗鲁的汉子，怎么会娶上这种女人？

店家一看到了她，马上眼睛亮了。他喝令那个小小童儿去关门。他看着知知，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激动：“我不想你会来，你来了好，好，真好……”

(他除了说好，还会说些什么？)

知知说：“我有难了，血粉，你知道不知道人可以一倒地便化了，成了一堆骨头，再连骨头也没了，只剩下一堆血粉，干干的血粉？”

那男人的脸很严肃：“我不知道。或许童儿知道。”

站在她身后的那童儿说道：“我也不知，我们七星岛从来没有这种毒。”

连名震天下的蜀中唐门的唐岐也不知道的毒是什么？连七星岛的“七星鱼”（小童儿）也不知道的毒会是什么？

小童儿问：“你见过那血粉？”

她把一点儿血粉放在桌上。

三个人头凑得很近，那男人的气喘得有些粗。

（因为他喜欢这女人，她叫魔针魏知知，他喜欢她，为了她，一直不回蜀中）

小童儿看看，说道：“血粉无味，无色，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这种毒也叫轮回毒。”

铺子里一阵子乱。

三人不语了。

进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大家茶壶。

他看着魏知知，说道：“我知道神捕头办事，多半靠的是夫人。”

魏知知的脸色一沉，她喝道：“你有什么事儿，说好了，何必多嘴多舌？”

一旁的男人心一沉：她不喜欢人家说神胖子不好，她喜欢神胖子，即使神胖子真的不如她，她也不愿意人家说他。

这男人的心里涌上来一阵阵嫉妒。

“捕风哪去了？”

“失踪。”

“几天？”

“五天。”

“或许他会去办案，过几天再回来。”

“他从来不会五天没消息。”

“你是说他出事了？”

“我没说，我只是说，他从来不曾五天没消息。”

“他告诉过你什么？”

“他说，洛阳有个尼姑庵。”

洛阳有个尼姑庵？

“我去过了，洛阳有三家尼姑庵，一家在城里，有十来个老尼，她们天天诵经，没有什么新事儿。还有一家是在洛阳城西，我看了，那里的尼姑庵……”

魏知知是一个急性子人，她急道：“说！”

“那个庵子里的尼姑勾搭男人。”

还有一家呢？

“城外有一家，在牡丹花丛，在那花会近处，那庵子近年来大了，足有上百个房间。从前有人见过，潼关七虎曾在那里逗留，但没见人踪。后来那个二水子也是在那里死掉的。”

大茶壶是捕疯的人，他待在那里等捕疯，没等到人。

捕疯失踪。

大茶壶对他们笑了笑，说道：“我知道你们是谁。”

唐岐沉声道：“你知道我是谁？”

“唐岐。”

(他连江湖失踪几年的唐岐也知道？那么他一定也知道七星岛的“七星鱼”)

唐岐的脸色有点儿不好。

大茶壶忙道：“是捕疯告诉我的。他说，如果他没了，让我来找你们。”

(唐岐的眼睛亮了一亮，捕疯很看重他)

大茶壶走了，只剩下了他三个人。

魏知知看着唐岐，她的样子仍很妩媚，像唐岐在那小街上头一回看见她的样子，她在笑着，笑得很天真。

“我有家小，唐岐，能不能请你帮我一回？”

(帮她什么，如果帮错了，唐岐就再也不复看得见明日的朝阳，只能化成一堆血粉，他愿意帮么？她怎么能说得求出他帮忙？)

唐岐不说话，他走过去，从一只雨过天青的瓶子里掏，掏出一双鹿皮手套，再掏出一只已经破绽了的革囊，他把那鹿皮手套戴好，把革囊小心地佩在身上。

小童儿突地说出来：“你不能去，你没有解药，你会死在那血粉下！”

魏知知也看他，突地满眼都是泪水，她哽咽道：“唐岐哥，你不必去，还是我去的好。”

唐岐看着小童儿，说道：“你不必跟着我了，还是回七星岛去好了。”

他再也不看魏知知，大步走出了小店。

(他是不是不敢再看魏知知，生怕他的眼泪让魏知知知道了的心事？还是他不愿意让魏知知再想着他，他情愿一死，以酬魏知知这个知己？)

天仍很暗，唐岐走到街上。

他到哪里去找那血粉？去哪里找那些尼姑？

他是蜀中唐门的最好高手，他喜欢那个魏知知。本来蜀中唐门因为魏知知杀死了他们的一个本家弟子，要他来杀了魏知知的。他杀人从来不眨眼，杀死一个叫做魔针的女人，对于他来说是易如反掌。他到了洛阳，走在街上，一眼看到了魏知知，他的心碎了，他不能出手。

他喜欢魏知知。

唐门的本家叔叔唐三好来了，他问唐歧：“你为什么不动手？”

“唐门不必杀她，因为我知道是唐崽儿先对她轻薄，她才出手的。再说她也不知道唐崽儿是蜀中唐门的人。”

不知者不罪。

但这原因也不那么让人信服。

他再对唐三好说：“不光是我，谁对她出手，我便要杀谁！”

唐三好冷笑笑：“也包括你三叔我？”

唐歧看看唐三好，说道：“不错，三叔，你最好走开。”

唐三好看看唐歧，他冷冷一笑，走开了。

不是唐三好不愿意再杀死魔针魏知知，而是唐家的掌门人唐大奶奶有令：别惹这疯子！

如今唐歧成了唐门的弃子，他终日在街头上流荡，他不是唐门的人了，他就是死在那血粉下，唐门也不会有人替他复仇。

看来就是魏知知也不会替他复仇，他只能像一条狗一般死在街头上。

唐歧的嘴角有一丝笑意，一丝极冷极冷的笑意。

唐歧知道如何去找那些尼姑。

他明白，最好不去那尼姑庵惹事，但他也知道，他要找那些尼姑，最好是去那个尼姑庵。

唐歧直奔那尼姑庵而去。

他无甚留恋，如果他死了，魏知知会不会为他流下些泪水？如果她流了泪，心里反复后悔让唐歧去那尼姑庵，他是不是在地下也会心里好过一点儿？

他飞快地走，直奔城外的尼姑庵！

他很心急，急着去死。

第八章 你毒我也毒

唐岐到了尼姑庵。

(就是这个庵子，有许多神秘莫测的尼姑么？就是这个庵子，有许多人失踪在它的周遭么？它有什么怪处？看来无甚怪处，只是比城里的庵子更大些罢了，它平静得很，没有一点儿凶气戾气。)

唐岐走到庵前。

庵门大开。

自从那个二水子当场“化没了”的故事过后，再也不曾有人胆敢来找庵里的麻烦。

庵堂上，一个老师太一丝不苟地敲木鱼。

(如果那个老师太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来了，她一定会感到唐岐身上的杀气。如果唐岐想知道她是不是会武功，他一定很失望，因为那老师太连头也不抬，她没有一丝防备。)

她是不是没看见唐岐？

唐岐看着她，说道：“我是唐岐。”

如果她是武林中人，这一句话足以使她变色。

但她的脸色不变，只是抬头看看唐岐，说道：“施主想布施小庵么？”

唐岐看人，从不曾看错，就是在空中过了一只蚊子，他也看得出那是一只什么样儿的蚊子，是母蚊子，还是公蚊子。如今他看到了，那师太的眉毛抖了三下。

这三下让唐岐认定了一件事，她一定听说过唐岐这个名字。

“我是唐岐。”

他再说一遍，那老师太便记得住么？

老师太说道：“老尼虽是眼有一点儿花，但耳朵不聋，施主有话说好了。”

唐岐上去，手慢慢伸出来。这是一只足以使武林中许多高手脸色一变的手，他的手很白，但在伸向那木鱼时，他的手变了三次。

先是变黑，黑在一眨眼间。

再是变绿，绿得像是鬼火。

最后是变灰，灰得像是死败的树叶。

唐岐的手触到了木鱼，他对老师太笑一笑，说道：“师太，别光敲木鱼，我有事儿要找庵主。”

老师太如果再敲木鱼，她的手便会中毒，她的身体内也会中毒，直至她的全身七经八脉都会中一种很毒的毒药。

那毒叫做“三来回”。

当然不是在街头上走三个来回。

老师太是看破了唐岐的手段，还是不再愿意敲那木鱼了？她对着唐岐施礼，说道：“既是公子要找我庵主，老尼给施主带路。”

看不出有什么怪异。

很平常的房间，很平常的尼姑，但走过一间间的房间，唐岐便觉得有些呼吸不畅。

他想想，心里便明白了：那些尼姑太过于漂亮了，她们虽是剃去了三千烦恼丝，却不像是没了烦恼。一个个看见来了唐岐，都抬头看他。有的脸上还有笑模样。

唐岐知道那笑意。他虽是心里惦念着魏知知，但他也总是去平康里。

平康里的姑娘对唐岐的笑，便是这种笑。

唐岐更明白了这尼姑庵的秘密。

终于看到了庵主。

一个脸色很白的女人，她样子足有三十岁，对着唐岐说道：“公子来我庵，有什么见教？莫非也是来随缘的么？”

“不知庵里要人随什么缘？”

庵主一笑：“欢喜缘，善财缘，前生缘，来世缘，男女缘，贪欢缘，随施主喜欢，随意便是了。”

唐岐不善说话，他的话在手里毒器下。

他慢慢抬起了手。

他的手上不知何时早就戴好了一双鹿皮手套。

他慢慢说道：“我是来结缘的，我来与庵主结生死缘！”

庵主慢慢站起身来，她的脸上仍是笑，但那笑已经不那么自信了。她是不是也知道能躲过唐岐的一次暗器不那么容易？

她对唐岐道：“你是唐门的人？”

她一定知道武林掌故，她一定是一个江湖人，她的脸上虽是仍笑，但她的心理一定在讥笑唐岐，世上知道唐岐的人都在讥笑唐岐，讥笑他不成器，偎在一个女人的裙前，还够不上那个女人。

那女人的眼光突地变得锐厉起来。她看着唐岐，说道：“唐公子，我劝你还是回去的好，让魏知知自己来，岂不最好？”

唐岐知道了一件事，他对这一个女人出手，决不会错。

他的手里握着三件暗器。

(他的手有一点儿潮湿，他是害怕了，还是他不愿意对一个女人施出暗器？)

只要唐门的暗器一出，唐岐也无法控制。

那女人叹了一口气，她说道：“唐岐，我想告诉你，你手里的那三只相思刺，根本

伤不了我.....”

(她怎么知道他手里握的是相思刺？而不是欢乐蝴蝶，肿胖子瓜，路倒虫，鬼针？)

那女人的手慢慢伸出来，唐岐看得出，她不想对他出手，是想让他看看她手里的东西。她手里的东西亮晶晶、光闪闪的，是什么东西？

女人叹了一口气，说道：“唐岐，你是不是还不曾回去？你知道不知道小蜀山上，又盖了三栋房？你知道不知道这种暗器是什么？它叫‘玲珑心’！”

玲珑心？！

从前他离开蜀中的时候，大哥唐杰正在研制一种暗器，叫做玲珑心。莫非她手里真是蜀中的暗器？

他心里一惊，但他旋即又笑了：“你别吓我，你要是拿着‘玲珑心’，怎么敢不戴鹿皮手套？”

那女人一叹，说道：“你真的离家太久了，莫非不知道‘玲珑心’的好处么？”

他真的不知道“玲珑心”有什么好处。

女人幽幽道：“唐岐，你是蜀中唐门的嫡系子弟，怎么不知道蜀中唐门的大秘密？我告诉你，这是蜀中唐门最近研制出来的‘玲珑心’，为了这一种暗器，你大哥唐杰他失明了。”

“什么，大哥他.....他失明了？”

关心则乱。他失措了，此时他露出了一个空门，一个让人足以懊悔一生的空门。

但那女人只是一笑，她不在乎，她要找唐岐的空门，随时都会找得到，岂在乎他的一个失措？

(大哥会失明么？蜀中唐门的人，他最惦念的就是他大哥唐杰，唐杰从小就聪明过人，他制的暗器使唐家在江湖上名声大震，他的聪明才智在蜀中唐家的任何一个子弟之上，他怎么会失明？)

女人看出了他的心思，说道：“你大哥在研制‘玲珑心’时，最后悟出了一个道理，他的心太过于巧思了，所以研制不出它来，他最后失明了，也厌倦了，终于研制出来了这种暗器。”

就是它么，一只像是小小蚊蚋一般的东西？它有什么威力，能使江湖人闻之色变？

女人道：“有人如果沾上了它，立时便死。因为它用的是唐门的不解之毒。”

他知道，唐门的解药都在唐大奶奶的手里，她天天数那些解药，天天念叨：“能救不少人，能救不少人呢。”如果你以为她会拿这些解药去救人，你就错了，她是说她能救人，但她决不救人。

但她不是唐门的人，她会使这种暗器么？

女人笑吟吟看他，说道：“唐岐，为何不试一试？”

何不一试？

唐岐的暗器功夫，在蜀中唐门也是一流的，就是如今的三叔唐三好，与那称暗器第一的大哥唐杰在，他们也会称赞唐岐的暗器功夫。

唐岐决心一死。

(他之所以下了决心，其实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一个人，一个使他日日夜夜睡不好觉的人)

唐岐出手了！

有人形容唐岐的暗器，说他是飘沓如殒星，行云似流水，看来这形容远远不够，只见他的手一扬，手里的三枚相思刺便飞了起来。

相思刺，它飞起来有一种声音，一种幽幽怨怨的声音。

它们还不飞直线，它们飞得很邪，慢慢的一支，快快的一支，还有一支是不疾不徐的。那女人咯咯笑了，她一笑起来，让唐岐的心一怔，她的声音怎么这么清脆？怎么能像铜铃一般的声音？她的声音很

好听，一阵阵在唐歧的耳边响过。

她的手也飞得很快。

而且她的手法也让唐歧大惊。

她一定是唐门的人，她一定是蜀中唐门的人，不然她的手法怎么那么眼熟？

他再怔了一怔。

这一刻很贵重。

他的手不动了，他知道他不能伤蜀中唐门的人，他是蜀中唐门的罪人，蜀中唐门的人来了，他不能伤害她们。

那女人的手动了，一阵子疾雨都落在唐歧的身上。

他觉得出麻木来了，她的暗器有毒。他也觉得出死神正一步步靠近了他。

他听得见那女人的声音：“你以为这真是‘玲珑心’？你真是一个傻子。”

他抬起了头，他看到了那女人的狞笑。

他想起了，她根本不是蜀中唐门的人，只是她怎么会蜀中唐门的暗器手法？

她对着他笑，说道：“我这里有一个你的熟人，你愿意不愿意意见见他？”

是谁？

是.....谁？

他看到了那个人，他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他是唐杰，是他的大哥唐杰，他此时宁可自己死了，他也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人是他的大哥唐杰。

“大哥，是你.....”

“是我。”

唐杰伸出了他的手，他来按唐歧的腕脉，他是来看一看唐歧什么时候才死，还是来对唐歧说上一句话的？

唐杰说什么？

“她手里拿的不是什么‘玲珑心’，‘玲珑心’很灵，它不会伤害自己人。”

是么，但她用的是什么，轻易就伤害了他唐岐？

唐杰低下了头，说道：“你是蜀中唐门的人，你仍心在唐门，她看出了你的心思，才能伤得了你。”

唐岐在失去知觉前，他真想问一问大哥唐杰，他为什么在这里？他在这里做什么？他还想问一问，那女人说，我们唐家的小蜀山上，是不是又盖了三栋房？

他在笑着，他笑着对唐杰说道：“我很高兴，她说了谎话，你的眼睛很好……”

他死过去了。

唐杰的泪水哗哗流。

那女人抚着唐杰的肩头，她幽幽怨怨地说：“唐杰，看得出你与他的情感好，何不救他一救？”

唐杰的声音很涩：“怎么救他？”

“告诉我，你那‘玲珑心’如何制，为我制几百枚‘玲珑心’。”

唐杰苦笑，说道：“你以为那是药丸么？你以为那东西好制么？我费了十几年的功夫，只制成了十三枚，如今它们都在唐门的掌门人唐大奶奶手里，你何不对她说去？”

她们虽是有本事，但要她们直闯入唐门，去对唐大奶奶说项，怕还不能。

女人笑笑，脸色一变，叭叭给了唐杰几个耳光，她怒声道：“唐杰，你已经是我的阶下囚了，还有什么神气的？你早早晚晚会看到，你唐门一家都跪在我脚下求饶！”

唐杰笑笑，他的嘴角有血，他慢声道：“我们蜀中唐门在江湖上立足几百年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门派能把唐门灭掉，你试试看吧。”

他跪下一条腿，抱起了唐岐，他对唐岐说道：“三弟，你随我来，我与你只有一个地方可待。”

他趑趄趑趄，抱着唐岐而去。

女人胥气以待，她气得脸通红。

她看着那地上的相思刺，拣起它来，说道：“有人说，唐门的相思刺一扎入人体，不死不休，有那么厉害么？”

唐歧相思的是谁？

女人笑了，她看着那相思刺，像是看到了一个人，她乐道：“我告诉她，你说她得不得来？”

她笑得很毒。

第九章 大罗三刀

魏知知走在大街上。

她很快乐，因为她知道唐歧一出马，定会对她有些好处。她喜欢唐歧，是那种对于小狗小猫般的喜欢。

她看到了神胖子。神胖子站在当街上，对她严辞厉色：“你上哪里去了？”

如果先时还是风和日丽的话，此时她的心情就糟透了，她不愿意看到神胖子，她不愿意看到神胖子的原因，她也不愿说出口，因为她怕神胖子。

她不愿意说她怕神胖子。

本来她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她是七星岛上的人，她到了中原，心情好极了。但有一回，她正在最最尴尬时，遇上了神胖子，使她不得不嫁与神胖子。

而且最倒霉的是，她从此对神胖子又惧又怕。

偏偏在街上遇上了神胖子，她心里不得不认倒霉。

她脸上在笑：“我去街上走一走。”神胖子对她这一套早就明白不过，他说道：“你

又是去找人了，对不对？”

如果她是去找人，她一定会去那个破旧的古玩店，她一定会去找那个唐门子弟。

神胖子脸皱起来了，他的脸像是一只苦瓜。

神胖子很会吃醋，他看着魏知知。

知知像很体谅他，对他道：“我也没做什么，我只是做一件对你对你家都有好处的
事儿。”

神胖子像中了她的魔针一般：“你叫唐歧去了那庵，去了那尼姑庵？”

魏知知仰头，她很得意：“他去了，我一说他就去了，他去看看那庵有什么古怪。
说不定明天那庵便没了，你再也不用沽酒回来闷喝了。”

神胖子一听，如飞般地直奔城外而去。

魏知知也有些吃惊，她这些年从来不曾看到神胖子这么急，他是一个很稳的人。他
急什么？莫非那唐歧有什么不便么？

她也急急如飞，直奔那城外的尼姑庵。

尼姑庵里，仍是那一个老师太在敲木鱼，不知她的木鱼能敲到什么时候。

神胖子看着老师太，对她说道：“请问师太，看没看见有一个年轻人进了庵？”

(他管唐歧叫年轻人，不知他是何居心？)

魏知知也问：“他是唐门的人，你看没看见他？”

老师太看看他们两人，不理他们。

神胖子很不耐烦，他忽地觉得他像是很受气，很窝火，他想打那个老师太一顿。

他身后突然吹来了一阵香气，一阵叫人一下子再也没气了的香气。

一个女尼，一个很好看，实在不该做尼姑的女尼站在他身后，轻声柔语：“施主要找
什么人，在这庵里能找得到的尽是女尼，可没有施主说的什么年轻人。”

神胖子慢慢回头，他看到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尼。

她的眼睛很亮，她的功夫一定很高，她的眼神，显得很深邃。

神胖子突然很后悔，他不该轻易来此。

如果他与魏知知都陷在此地，他怎么办？

(他先想到他一大家子人，他有足足二十余口人的家，他的一大家子人都靠他与魏知知两人，如果他两人失陷在此，他全家都完了。)

他对那尼姑笑笑，说道：“我找一个人，我找一个年轻人，他早先说他来这尼姑庵随喜，但他没回去你庵里是不是有他？”

那尼姑对神胖子说道：“庵里从来没有男人在这里久呆。施主要找的人，恐怕不在这里吧？”

神胖子与魏知知随着那尼姑在庵内走，他们也看到了那些年轻的尼姑，他们看那尼姑的眼神，也像那唐岐一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知道，这些年轻尼姑绝不会青灯孤守，她们的心一定不会放在佛祖清规上。

没有人，他们找不到唐岐。

那年轻的尼姑问：“你们两位找的人，是不是去别处随喜去了？听说城里的庵子里有人喜欢……”

那尼姑说起此事来，竟真正的脸面一红，她像是不愿意说起此事，但当着他两人面儿，又不得不说。

神胖子笑笑，她以为那唐岐是一个登徒子么？他只是喜欢一个女人，他只喜欢魏知知，他是一个痴心人。

两人慢慢走出来。

庵里的老师太仍在那里默默念叨经文，木鱼在咯咯直响。

庵内，那个小小的地牢里，有两个人听着那脚步声。

他们听得那两人走了。

一个道：“是神胖子，他也不曾看破这庵里的秘密。”

另一个叹道：“不一定，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

这人说：“我当然不如你了解他。”

那人一叹，他了解神胖子，他起先曾经动过一百次念头，想杀死神胖子，因为神胖子占了一个女人，一个他喜欢不尽的女人。

但他打消了那主意，他庆幸他打消了那主意。

“他没看透，他不看透，再没有人会看透这庵里的秘密了。”

“有一个人……”

“他是谁？”

没有人回答，因为他们两个都知道，他们在庵里已经是失去自由的人了，说话得小心才行。

神胖子与魏知知走在街上。

魏知知说道：“我看出了她们的秘密，她们那墙……”

神胖子突地叫了一声：“住嘴！”

他眼看着对面来了三个人，那三个人太奇怪了，他们挑着柴担子，那柴担子太轻了，轻得他们挑着走，那颤那悠都好看极了。

神胖子叫声：“闪开！”

轰！轰！轰！

一连三响。

神胖子扯着魏知知，她的脸早就吓得白了，她不知道那柴担子何以变成了炸药，她跟着神胖子窜到了路边，再一飞，飞到了一棵树上。

柴枝都变成了刀剑，在炸响中飞上天去！

炸药飞过，那三个人掣出钢刀，来搠神胖子！

一个男人飞刀直挑魏知知！

他们的刀泼风一般快，一连十七刀，刀刀咬肉！

唰唰唰，一连十七刀，神胖子连他怀里的家什也不曾掏出，便落在下风。

他怒喝道：“知知，走开！”

一个丑男人叫道：“神胖子，你全家都完了，你再也没家了，你家的二十一口人都死光了！哈哈哈！”

神胖子一声怒吼，他的掌直推向那男人！

男人也知道神胖子的掌厉害，躲过了，叫道：“看刀！”

刀光直闪，人在刀后，刀在人前！

刀光滚过，那人吼叫道：“别放过神胖子，叫他也随他家人一齐去见阎王！”

神胖子看魏知知在掏魔针，他叫道：“知知，快！快去，快去！”

魏知知与神胖子是多年夫妻，自是知道他心里惦念家人，她飞身而起，斜斜一招“风雨不须归”，射出三根魔针！

那两人也知道她魔针厉害，吼道：“小贱人，你不用魔针，我一刀便剁了你！”

魏知知飞身而去，叫道：“胖子，我走了，小心你的一身肥肉！”

她闪身而去。

那两人刚要追她，忽听得这人一声怒喝：“顾她做什么？先解决神胖子！”

三人三刀，围住了神胖子。

神胖子看他三人，说道：“大罗三刀？”

一人沉声道：“你既知道大罗三刀，还不放手？”

神胖子说道：“是你们三个狗才杀了我家人？”

那人道：“好教你死得明白，有另外五个人去杀你一家，他们比起我们来，更厉害得多了。”

一人道：“神胖子，他们是洛阳五皮。”

神胖子的心在咚咚乱跳，他怕的就是这事儿，洛阳五皮是地痞，他们最恨神胖子，他们如能杀得神胖子的全家，一定不会轻易放过。

“啊！”神胖子怒吼了，他一定得杀了大罗三刀！

刀光，掌影。

神胖子的身形很快，他的胖身影在那三人的眼前晃，他太快了，那刀光在赶着他，刀光在他的肩头，在他的胸前乱飞！

“啊！”一声吼叫，神胖子的肩头迸血！

一掌击在一个刀手的头上，他晃晃悠悠，对那使刀的老大道：“老大，他的掌，掌……”他颓然倒地。

另一个刀手大吼一声，刀砍向神胖子！他的刀太快了，神胖子本来该躲过这一刀，但他不躲，反而对着这刀直冲过去！

那人想不到神胖子会冲着刀光而来，他吼叫道：“神胖子，你死吧！”

血光里，神胖子一声闷喝，他的身上再溅血，血光在空中划出弧线，一串串，在空中闪光！

神胖子的掌击在那刀手的胸前。

哇！那刀手吐出一口血，他本来想憋住的，但他忍不住，一口吐出，便哇哇地吐个不停。

神胖子抢刀在手，一刀直插入他的肚子。那刀手大叫一声，双手抓住了刀背，他的眼珠子是红的，绝望地看着神胖子，嘴里吐出血沫子，叫道：“神胖子，你个……狗娘养的货！”

他的肚子里突地涌出血水，像流泉。

他拔出刀来，砍向神胖子，那刀很有劲儿，但神胖子看着他，不动。

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那人也死了。

只剩下了老大。

大罗三刀的老大手里仍是握着钢刀，但他的手在抖。

神胖子说道：“我得把那一把刀搯在你的肚子里，我得在你的肚子里搅上几搅，让你哭几声，叫你叫几声，我再在头上刮几下，让你也知道我神胖子的刀功。”

他伸出了掌。

大罗三刀的老大一声怒吼，他突地飞起刀来！

好刀！

一连七刀！

一刀是“千刀刮树”，两刀是“刀推云岳”，三刀是一招“虎门摇松”，四刀“开门杀羊”，五刀是“望人说路”，六刀是“铁刀劈山”，七刀是“刮骨刀法”！

七招是老大的毕生招数。

他想一拼，如果他拼不得，便死在神胖子手下，也是无憾。

他一招出手，便觉得一滞，神胖子不等他出刀，一手早在那里等他，像是知道他会用一招“千刀刮树”似的。他再一招，神胖子的手轻轻一敲，那刀背便是一斜。这一斜不要紧，轻轻刮过去，刮了他的肩头一下，便使他肩头也血流如注。他再出一刀，那信心便小得多了，他能不能再制得住神胖子？他不是神胖子的对手，是不是得逃？

但他们三人是大罗三刀，两个死了，他一个人活着，在江湖上怎么立足？

他第三刀劈出去，那神胖子的手突地快了，他一出手，便抓住老大的刀背！

看得出神胖子也是急了，他的手立时流出血来。他的手也不是钢浇铁铸的，怎么能不怕利刃？

血糊住了那刀！

神胖子急着做什么，他是着急去看看他的家人么？家人的安危让他心焦么？

刀抓在了神胖子的手里。

那大罗三刀老大心怒，难不成神胖子的手有天生神力，能抓得过他么？

他怒声一夺，那刀纹丝不动！

他再一劈，那刀忽地咔咔响了，刀炸碎了，在神胖子的手下变成了两片儿碎片儿！

大罗三刀的老大知道他们算计错了，他们千算万算，不曾算计到神胖子的功夫很好，他们只是知道魔针魏知知很厉害，她的魔针很有一点儿邪劲儿，神胖子全赖她才能成事儿。

他们不知道神胖子的手更厉害。

刀一折，神胖子的手扼住了大罗三刀老大的脖子！

一声咯响，那脖子变了方向。

大罗三刀的老大第一回清清楚楚看到了身后的东西。他看到了远处的房子。

他再听得一声响，只觉一声咯响，他的脖子便离开了他的身体！

神胖子丢下了那大罗三刀的尸体，他急急疾奔，他的身形在街上看不清，只听得一阵迅风，直奔他家去，他心里叫道：“天啊，救救我！”

第十章 赶尽杀绝

神胖子全家正在受苦。

老爹坐在瓮上，那个泼皮正在数落老爹：“你生个什么杂种？叫个神胖子，他是什么东西？”

老爹闭着眼睛不出声。那泼皮正把他往一个瓮里装，他很辛苦，那瓮很小，但他得

把老爹装入瓮里。他气得大叫：“你长这么大干什么？”

一刀把那老爹的胳膊砍去，血在流淌。

再一刀，又把另一条胳膊也砍去！

他再把老爹往瓮里装。

但那瓮还是比老爹的身子小。

泼皮对老爹道：“再砍你的身子，你可就活不成了，你恨不恨你儿子？”

老爹气得破口大骂：“王八蛋，我恨不能砍死你们！”

一旁的赖皮正把那神胖子的女儿点住了穴，一口一口地抱着她亲嘴。他觉得那滋味儿很好受。那女孩儿左挣右挣，但她受不住那赖皮的亲吻，她也慢慢咂出滋味儿来了，竟再不推拒。

那赖皮来了劲头，竟当着那老爹与全家人的面儿，与那女孩子亲热。

女孩儿太小，忍受不住，她大声叫起来。

赖皮叫道：“别叫，别叫，你一叫，人家以为你受了什么苦，其实你不过是在享福，你可是比他们都强了，是不是啊？”

女儿的身子本来是挣着的，但后来竟慢慢发出呻吟来，那是快乐的声音！

老爹叫道：“天哪，天哪，你宰了他们这些混蛋吧！”

一旁的地皮笑道：“你以为你那儿子能宰了咱们？他现在早就被人家宰了！”

五皮都笑，他们笑得很得意。

地皮对赖皮说道：“赖皮，你弄够了，一旁去好了，我来试一试，看神胖子的女儿能不能受得住我的‘销魂三曲’吧？”

便换了由地皮来弄。

地皮更是大逞精神，他弄得那女儿更是大声，更是使全家人心胆欲碎。

只有天皮坐在那里，一个个看，他看着一个老人，这是神胖子的舅舅，他说声：“杀

了他!”

一旁的豆皮一刀便宰了神胖子的舅舅!

天皮再看看一个女人，说道：“你们这一家人真是麻烦，有这么多的人，要杀也得杀一气儿，一刀刀都砍了算了!”

豆皮嘻嘻笑：“一刀刀，一刀刀，都宰了算了。”

那地皮道：“不行，还有那么几个女人，得好好玩一玩，你看这玩得多有劲儿!”

老爹叫道：“王八蛋! 王法何在? 王法何在? 天理何在?”

天皮笑道：“你儿子从前告诉我，他就是王法。我告诉过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不信。你说是不是? 我看今天我就是王法，我要杀就杀!”

杀，杀，杀!

再杀死三个人。

天皮抓住一个小孩儿，这是神胖子的儿子，他问：“我要宰了你，你怕不怕?”

小孩儿叫道：“不怕不怕! 我长大了要杀死你，给我家人报仇!”

天皮一掼，叫道：“小崽子，你还想长大?” 他一掌击在那孩子的头上，击得他脑浆迸溅!

天皮竟把那孩子溅在他手上的脑浆放在嘴边舔，他一边舔一边狞笑：“神胖子，你完了，你一家都完了!”

他怒吼那地皮：“玩够了，把她宰了!”

地皮叫道：“没玩够，我没玩够!”

那女儿正呻吟，那呻吟声扎在她一家人的心里。

杀，杀，杀!

再杀死三人。

洛阳五皮是洛阳城里的有名无赖。他们从前有惧怕的人，如今他们谁也不怕了，他

他们是洛阳城里最大的大爷，他们从前怕的是神胖子、于大头、还有那个林岚。

可于大头没了，林岚疯了，神胖子也得死在那大罗三刀刀下！

从此他们在洛阳城里可以肆无忌惮了。

天皮大叫道：“杀啊，杀死了神胖子一家，我们可得去‘红花楼’好好喝一杯！”

地皮叫道：“玩够了，我再去，我非得好好玩一玩才行啊。”

他弄得那女儿不忍其苦，大声呻吟。地皮怒斥道：“你好好扭啊，你扭身子，老子才玩得快乐，你不动，像一只死猪，我怎么乐啊？快，快！”

女孩儿想不动，但忍不住，她的身子慢慢又动了起来。

地皮大叫道：“好啊，神胖子的家里也有一个肯听我话的，我先不杀她好了。”

杀，杀，杀！

再杀三个人。

神胖子的老爹头耷在那瓮前，他已经昏死过去。

神胖子的娘已经碰在瓮前，她的头破了，她的血流得差不多尽了。她怒叫道：“你别叫，混蛋！”

她是恨那神胖子的女儿，竟受不住那地皮的辱弄，发出那快意的声音来，让她觉得羞辱。

她举刀奔去，一刀砍向那女儿！

她要杀了她的孙女儿，不让她再发出那刺心的声音！

地皮一搅，那刀直砍在她的额头上，那刀砍得很深，直砍在她的头上，她双眼瞪着，看着那女孩儿，眼不能闭。

地皮叫道：“混蛋，弄得我好扫兴！”

地皮上去，把刀掬在她的羞处。

杀，杀，杀！

再杀死三个人。

这一回是吊死在屋梁上。

天皮笑笑，对他们说道：“你们是神胖子的家人，你们一去地狱，如果阎王问你们，你们就说是冤有头，债有主，是神胖子害了你们，记得不记得？”

被吊的人死不瞑目，他们睁眼看着天皮，恨恨而亡。

天皮看着那剩下的人，说道：“你们谁肯说神胖子是一个王八蛋，我就放他！”

没人肯应声。

天皮大笑，怒声道：“好，神胖子，算你有种，我让你家破人亡！”

他看着那剩下的人，说道：“好啊，你们都死好了，明年你们再来这里，与你们的神胖子一齐享受香火！”

杀，杀，杀！

魏知知知道她的时间不多，如果她能飞回家，她或许还有机会，她最怕的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有十岁，如果他们害了她.....

她不敢再想，她急着飞身回家，只要她到了家里，便无事了。

迎面来了两个尼姑，她的心里一沉，只要是尼姑，便没有好事。

果然她们两个仗剑而恃。

一个说道：“拾心、拾意恭候魔针！”

魏知知不搭话，她一连射出五根魔针！

五根魔针滋滋响着，直奔那两个尼姑而去！

那两个尼姑像是早就知道魏知知的本事，她两人仗剑，只是离魏知知很远，看她一扬手，便举起剑来。

剑划了一道弧光！

魏知知的魔针无功！

她心也慌，不如平时那么有准头，此时心里惦念着家里，恨不能立时插翅飞回家中，哪里有兴头与那两个尼姑一斗？

那尼姑拾心看她来针，一剑划飞，便动了真力，把那针击飞，慌乱中，也不知那针飞向何处。

魏知知大叫道：“挡我者死！”

她的手剑是一柄小剑，一柄像徐夫人匕首一般的小剑。

这小剑锋利，确非寻常兵器可比。她一剑刺去，竟是咝咝有声！

两个尼姑见她拼命，也不与她硬斗，两人游走不已，只是慢慢缠她。

魏知知不想她的家里还可，一想到那大罗三刀的话，心里反是生乱，她恨声道：“挡我者死！”再一剑刺去！

那尼姑的剑刚挡住了她的小剑，忽地那小剑一刺，竟是生生从她的怀旁一击，破了她的剑网，一直刺在尼姑肩头！

顿时血涌！

拾心看她，说道：“疯婆子，你去收尸好了！”

两个尼姑走了，她们退走时，竟是不慌不忙。

魏知知也不追，她着忙回家。

天皮大声道：“杀，杀，一个也不留！”

豆皮便一刀刀宰人。

豆皮的手满是血，血粘粘的，糊住了他的刀，他丢了一把刀，再去拿了一把，再来砍人！

只听得刀砍在骨头上的声音！

只听得一声声惨叫。

只剩下了那老爹与神胖子的女儿，她看着老爹，叫道：“爷爷，爷爷！”

老爹说一句：“告诉你爹……告诉他……我……”

老爹的头一歪，便伏在那瓮上死了。

天皮看着那地皮道：“起来，起来，弄死她算了。”

地皮说道：“她满好玩的，我带着她，叫那神胖子也不敢出手。”

天皮说道：“神胖子死了，你知道不知道大罗三刀去宰他了？”

地皮笑笑，他笑得很委琐：“大罗三刀能玩得过神胖子么？还有一个魔针呢。”

天皮想想，也知有理，那女儿看看满地血腥，竟是话也不会说了，只是哼哼地哭了几声，再也无气哭了。那地皮抱着她的身子，也是下身血糊糊的。地皮说道：“好，我带她先走！”

他刚向屋门走，便慢慢站住了。

他看到了一个人，那人正是神胖子。

神胖子看到了满地血腥，他不愿意看满地血腥。他从未想到过他的家人能在满地血腥里躺着，他们一个个死得极惨，个个血尸模糊。

神胖子两眼发花。

他险些倒下。

老爹怎么了，他怎么能被装入那瓮子里？天哪，他的身子是不是也没了，他怎么受得了？还有老娘，她死在那一把刀下，那把刀正插在神胖子出生的地方……

神胖子怒吼了，他像是一只受惊的野兽声声怒吼！

他一抓，直抓向那天皮！

“慢！”

天皮叫道：“神胖子，你要不要你的女儿了？”

神胖子大吼道：“不要，我只要你的命！”

他怒冲向那五皮，他得宰了这五皮，他得为他的家人报仇！

天皮叫道：“神胖子，你再也没家了，你只有一个女儿，可她也被我们弟兄们受用够了！你看你看！”

他笑咪咪指着那地皮，地皮正在吻那女儿。

那女儿看到了神胖子，她的神志清醒了一些，她此时见那地皮来亲她，她大口一张，把那地皮的舌头咬住，咬得那地皮的舌头再也缩不回去了，咔地一口，生生咬下一段舌尖来！

地皮大叫道：“王八蛋，贱货！”

扑一声，一柄刀直插在女儿的胸前。

她的胸尚未发育成熟，溅血喷了地皮一脸。

神胖子大吼一声，他冲了过来！

他的气已经满了，他非得把这五皮撕成碎片不可！

他看着天皮，叫道：“我宰了你们，我宰了你们，我非得把你们一齐杀死！”

天皮大乐，说道：“看哪，神胖子像只疯狗！”

嚓，一刀砍在神胖子的肩头！

血涌如注。

神胖子倒下了，他心力交瘁，他再也不能爬起了么？他突地怒吼，像是一只再也无能的野兽，他大叫道：“我宰了你！”

五皮的刀、剑齐奔神胖子，他们有把握，神胖子心力交瘁，一定会死在他们的刀剑下！

那时他们便完了此事。

但那刀剑突地变得慢了。只因为神胖子的掌飞了起来。

叭，叭！两掌正击在地皮的胸前，地皮的胸突然变得很难看了，他的胸再也没了，一齐塌下去了。血浸了出来，漫漫地浸在他脸上。他看着天皮，说道：“大哥，好在还

玩.....玩了他.....丫头养的.....”

地皮一倒，便是气绝。

神胖子仰头大呼：“啊！”

他一心拼命，他决心与四个泼皮同归于尽！

第十一章 放眼天下胜者谁？

洛阳是天下名都，也是天下武林人关注的地方。

洛阳六扇门的三大高手没了，人们再也不知道洛阳会怎么样，那些与艳庵作对的人没了。

洛阳的人再说话时，多在嘴边说出一声“艳庵”来，大家都知道说她，是说了惹祸根苗，便说时匆匆，说毕碌碌，再也无声。

天下武林便都知道有一个艳庵。

七星岛的岛主听得人说，艳庵害了他岛上的魔针魏知知，便派人来了洛阳。据说这人是七星岛上百年来最好的高手。

中原武林听说了洛阳的事儿，便也来了一些风云人物：丐帮来了帮主肖乞儿，少林来了无心大师，武当来了恨意道长，还有其他各门各派，都暗中明里派人来洛阳。

他们奔的是一个目标——艳庵！

天下武林再也不平静了，他们知道来了大乱，武林浩劫就在眼前那些少年侠士也都赶来洛阳，他们血热剑利，也想来管管天下的不平事儿。

洛阳的客店贵了。

胜记老店里有一个少年侠士来住，他口称要来管一管艳庵的事儿。他在那店内喝下

了两瓶酒，便开始说起那艳庵来。他说道：“听说这洛阳的三大高手都死的死，疯的疯了，我看那三大高手也不算是什么高手，不然怎么会死在疯在那几个娇滴滴的女尼手下？”

住店的人不吱声，他们不敢插言。

那少年侠士大声道：“你们说，我说得对不对？”

他的剑是金鞘镶玉，果然是一柄好剑。但他那傲物凌人的神气，却让一些在店内住的江湖人看不惯。

但看不惯归看不惯，还是没人应声。

那少年道：“果然是没人敢出声，这般正气不行，洛阳还有什么好人物在？”

他正说着，忽听得店内一阵子嚷，有人叫道：“林捕头来了！林捕头来了！”

看看真的冲来一个人，那人是一个疯子，发长到腹，一直冲着店内住店人傻笑，他逢人便说一句话：“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那傻子看着少年侠士，看看他的剑，忽然说道：“你这玩艺儿，是不是剑？”

少年喟叹道：“难为你还认得剑。”

那林岚本来是疯了的，看见了剑，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看着剑，说道：“我从前像是看见过，它是干什么用的？”

少年侠士笑笑，说道：“不干什么用，它只是用来切肉的，看！”

少年果然拿那一把镶金嵌玉的宝剑切肉，一边切肉一边大笑，唱道：

“拿来宝剑切肉，

舍却一切作疯；

霸王也有瘦马，

刘邦也占当亭！”

他一边笑，一边切肉。那林岚看他，竟是笑笑，傻笑不已，拍手大乐道：“我能不

能也切肉吃？”

那少年认真看看他，见他那傻傻的样子，很是可惜，便说道：“好，你切好了！”

林岚也拿那宝剑切肉，他切的却比那少年还快，只是他切的块大也不好受用。那少年看他，喟叹道：“可惜，可惜啊！”

疯子问道：“你说什么可惜？”

那人说道：“我知道你有一块牌牌，你有没有？”

疯子想了一想，说道：“我有。”

他摸了半天，果然在他的怀里摸出一块牌牌来，他看着那牌牌，对少年道：“你说我有牌牌，是不是这一块啊？”

那少年看他，眼睛眨也不眨，看了半天，才说道：“对啊，就是它，你拿它有什么用？”

疯子林岚不知道那块牌牌有什么用，他想了半天，竟是再也想不起来，他只是瞪着眼看少年，问他：“我这块牌牌有什么用？”

那少年心道：看来他真是疯了，拿那皇上赐的金牌也不当一回事儿了。只是我怎么拿走他的金牌才好？他想到洛阳城里的人一提艳庵，都是噤若寒蝉，竟是连林岚怀里的金牌也不敢来占，心里不禁大生感触。他问道：“疯子，你愿意不愿意拿这一块金牌牌换肉吃？”

那林岚此时哪里知道什么金牌不金牌？他大喜过望，说道：“好，好，就换肉吃！”

他顺手把那一块金牌递与少年，再也不看他，就蹲在桌凳上大嚼起来。

少年先看看那块金牌，再看看周围的人。

那些人对他都是看不顺眼，见他把一块皇上赐的金牌揣入怀里，也都是惊讶。要知道艳庵的人如今正在得势，他拿这一块金牌，只能给他自己添烦。

但他看样子却是不怕，只是两手抱头，看着那林岚吃肉。看过了，他对林岚问：“林

老兄，你说，这洛阳城如今最厉害的人是谁啊？”

林岗说话居然不走板儿，他瞪圆了眼睛，看着那少年，说道：“你说谁最厉害？”

少年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我只听得人家说洛阳的尼姑厉害，你说是不是？”

那林岗看他，眼睛里突地升起了一股惧意，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突地蹦起来，大声叫道：“不行啊，不行啊，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林岗起身跑了。

少年起来，对着店主说道：“算账！”

店主也不敢惹事，看着他一进来，便对着店内的人说西道东，心里正怕呢。此时见他居然肯算账走开，心里再是欢喜不过，急急来说：“客官要走么？”

少年道：“我今天到那艳庵去住，这里怕没有那里舒服吧？”

那店主心道：原来又是一个与艳庵一路的，亏得刚才他说话，我等不曾搭言。要是与他搭言，一个不好，说不定会掉了脑袋。他急急推让，也不敢收那少年的店钱，只是客客气气把那少年送出了店。

一到了店前，那少年说道：“我姓独孤，你记得不记得住我？”

店主知他难惹，一连声说道：“记得记得。”

少年笑道：“记得就好！”

他一回手，连头也不曾回，一扬手，叭地把一块银子正打在那客店的正房的铜字铛上。

只听得当地一声，那铛里深深嵌入了一块银子！

少年走了，坐在店房的一个老和尚也匆匆走了，他跟着那少年，匆匆去了艳庵。

店主愁眉苦脸，说道：“如今的事儿真是新鲜，连和尚也知道赶着去尼姑庵了，世事真的变了不少啊。”

他看着那银子，看银子正深深嵌入铜字里，忙叫伙计来用刀往外挖。

少年到了城外，他走得很慢，走走停停，后来索性坐在地上不走了。

因为他的身后跟着三个人。

一个身穿大红衣服的少女，这少女的眼睛很大，像是满脸都是眼睛，一双大眼睛太大了，大得令人吃惊。她头上顶着一只篮子，腰一扭一扭地走路。

她不像是会武功的人。

再看她的后面，有一个和尚，那和尚的年纪很老，长寿眉在下颌下搭着，样子很滑稽，他低着头，连走路时也是低着头。人都奇怪，他走路时什么也不看，能走得明白么？偏偏他就能走得飞快，他是从小练的功夫么？

再后来还有一个人，那人走路的时候，样子很平常，像是无精打彩的，还像是赌输了的赌徒，没一点儿神彩。他的背上背着两个大字：没钱。

这三个人在少年的身后走，使他停了下来。

先过来的自然是那个少女。

她的额头上有细细的茸毛，看样子是一个未开脸的少女，她看着少年，对他抿着嘴笑了笑。

少年看着她，没想明白他是不是要对那少女笑。突然那少女说道：“我看你也是想去那地方的人吧？”

少年问：“去什么地方？”

少女说道：“艳庵啊。你没看我们这儿么？我们这里的男人都去那里了，他们去那里有许多快乐。我不懂，只知道他们去一回，就像是被勾了魂似的，天天往那里跑。再过一些日子，他们便得了一种病，天天消瘦，再也爬不起来了。你们男人就是怪，明明知道那地方有些古怪，可就是愿意去，今天他去，明天你去，一来二去的，这里的男人就快去光了，只剩下了一些老人孩子……”

少女正说着话，后来的那老和尚也到了，他看到了少年与少女正在说话，便也不走

了，在道当中正正坐下，坐在那里，像是要入睡。

后面来的那个无精打彩的人一上来，看着他们三个，竟是突然大大地打了一个哈欠，也坐在地上，转眼间便打起了呼噜。

少年笑了，他看得出来，后来的那两人都是高手。

那老和尚是不是少林寺的无心大师？

后来的那个没精打彩的人是不是丐帮的帮主肖乞儿？

少年笑了，就是他们是无心大师，是肖乞儿，又能怎样？他得去艳庵，他得独闯艳庵。

他笑笑，对着那少女笑笑，说道：“你说，那地方既是那么好，你怎么不去？”

少女的脸上升起了一片天真：“你说我去得？”她跳了起来。

少年笑道：“去得，去得。你要是愿意去，我带你去看看，好不好？”

那少女先时还满脸是乐，后来便满脸都是警惕了，她问道：“我听得村里的老人说，那里的人都不是好人，尤其是那里的女人，人人都是生着一副贱骨头。你说说，什么人才能生着贱骨头？”

少年笑笑，像女孩子这样的天真人儿，怎么能知道女人为什么叫做贱骨头？

少年对她说道：“你要看一看那里的贱骨头，何不跟着我一齐去看看？”

少女笑了，笑出了两只小老虎牙，她说道：“我不愿意去看。你知道不知道，村里的人都说，那里的女人吃人不吐骨头呢。”

少年说道：“我带你去看，我保你还能回得村去，你去不去？”

少女的主意拿不定，她看着少年，说道：“你不骗我？你要骗我，我怎么办？”

少年突然大笑，说道：“我带你去，保你能回来！”

他上去扯住了那少女的手，他突地觉得这女孩儿很傻，但她也很好看，她有一双让人忘也忘不掉的大眼睛。

他两人一走，坐在地上的那老和尚也睁开了眼睛，他也跟着走。那个打呼噜的懒散汉子也睁开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跟着走。

他们都到了艳庵。

果然好地方，满山漫坡都是牡丹。

牡丹花下，有许多的男人，他们都拥着抱着女人，躺在那牡丹花下。他们有的已经骨瘦如柴，看着那来人，说话也有气无力，道：“来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

少年看也不看那些男人，他看着那些女人，什么时候起这么多的女人都成了艳庵的尼姑？他们怎么都成了光头？看她们有的那一脸贱相，便知道只是世间的淫荡奸妇，她们怎么都成了艳庵的人？是不是天下所有地方的贱女人，都来了艳庵，做这风流尼姑了？

少年走到了艳庵的大门前。

他的身后远远跟着老和尚与那懒懒的人。

他们看他站住了，也远远地站住。

少年大声道：“开门，开门！”

艳庵的人是不是仍在春睡未醒，她们不曾听得少年的叫门声？

有人无精打彩地说道：“你叫门做什么？艳庵的大门从来不开。你要进去，走那旁边的小门，左边的是‘春光门’了，右面的，是‘姹女门’，你去好了。门里可是有好风景啊，只怕你受不了！”

少年不动，他只是站在那里，对着那大门说道：“好，真个不开大门？我看她开是不开？”

他站在那里，双臂一振，只听得“咯嚓”一声巨响，那门便被震得片片裂飞。

他大声一啸，叫道：“艳庵的人听着，七星岛的独孤石来了！”

他一句话说完，那女孩子的手一抖。

少年回头，不忘了安慰她，说道：“你放心，我不会让她们伤你！”

后面的老和尚听得他报字号，眼睛一亮，但随即又低下了头。那个懒散的汉子反是静静地坐下了，坐在一棵牡丹花下。

他盘腿大坐。

艳庵的人怎么还不出来？

第十二章 七星岛人

艳庵的门久久不开，艳庵的人可不是久久无备。

听得有啸声，艳庵的人便来开门。

这一啸足以使艳庵的人刮目相看。

便听得一声吱扭响过，艳庵的大门便开了，从那门里慢慢踱出来十几个艳庵的尼姑。

看看她们的穿戴，也足以使世人一惧，她们的身上穿得太火爆了：红红的衣裙，大绿的披肩，还有那缀饰流苏的佩玉，足以使人咋舌。看她们的一身装束，你也猜不出她们是僧是道，是尼是俗。

一排站两边的，都是艳庵的女人。

再从艳庵里走出来，是艳庵的另一排女人，这一排女人比起刚才那一排来，更是有些不同。她们的眉眼都很俊俏，慢慢扭动着腰肢，像是她们走出来，只是为了让人另眼看的。她们一扭一扭走到众人面前，再站成一排，却在那一排女人的前面站着。

最后走出来三个女人。

她们捧着一面令旗，两柄宝剑。

这三个女人美艳动人，但她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只是瞪眼看着对面的人。

那独孤石瞅着来人，嘿嘿冷笑。他看着那当中的女人，问道：“你便是艳庵的庵主么？”

那女人笑笑，俏笑声很脆：“凭你那一点儿本事，能看得见庵主么？”

独孤石说道：“我是七星岛的人，我来艳庵，只是问你，魏知知是不是你艳庵杀的？”

那女人看来也不愿树敌过多，她对着那少年笑，说道：“哎呀，原来你是七星岛上的人，多多得罪了。”她笑咪咪道：“你说的那个魏知知，是不是神胖子的妻子？”

少年的脸无端地红了，他说道：“是。”

那女人笑道：“七星岛人的是高人，只是不知少侠来做什么？”

少年看看那女人，像是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蓦地想起一事，说道：“有人看见，是你艳庵的人杀死神胖子全家，我师姐是神胖子的妻子，她一定是死在你艳庵人手中。”

女人说道：“是么？我听得人说，洛阳的三大捕头都死在艳庵的手下，只是谁见到来？”

“我！”

在众人后面，慢慢走出来一个小童儿。

这是七星岛的“七星鱼”，他看着少年，恨道：“独孤师兄，我看到了，师姐一家就是被她们杀的！”

女人看着小小的童子，不由色变，她对着童子仍笑，但那笑分明不如刚才那般自信：“小小孩儿，你大可不必对人说谎啊。”

那小小童子大声道：“我也是七星岛的人，我叫七星鱼。我看到她们杀害师姐……”

众人都看着这小小童子，七星岛的名头很大，七星鱼也名声不弱，谁知道竟是这么一个小孩儿？

七星鱼说道：“我看到神胖子全家都被杀害，杀害他全家的人便是那洛阳五皮！”

那独孤石问道：“什么洛阳五皮？”

小童儿哭着掉泪，说道：“就是洛阳的五皮，泼皮、天皮、地皮、豆皮，还有一个是赖皮。那一回他们杀害师姐全家，只死了一个地皮。”

独孤石问道：“那五皮现在哪里？”

小童儿说道：“在洛阳街头。”

独孤石想了一想，他蹲下身子，对着小童儿笑道：“小师弟，我看你也不必哭了，我与你去杀死那四个泼皮，提着他们的头再来，好不好？”

小童儿笑了，他拍手叫道：“好，好！”

那独孤石大笑三声，再大哭三声，对那艳庵的女人们说道：“冤也有头，债也有主，我去找那些泼皮算账，再来找你们！”

他抱起那小童儿，身子飒沓如飞，一忽儿便不见。

洛阳街头，四大泼皮已经醉了三天三夜，他们太开心了，他们杀死了神胖子的全家，再把那神胖子与他的妻子魏知知抓住，送去了艳庵。洛阳城里再也无人敢惹他们，他们现在是洛阳城里的霸王。

他们呆在“红花楼”里，令三个妓女陪酒陪乐，他们已经饮得再也站不起来。

他们正在开心，忽然听得楼梯咯咯一阵子响。

天皮大骂起来：“王八蛋，不是告诉你们，不叫你们，不许再上来么？你知道不知道老子正开心，不要人看见？”

豆皮笑：“让他们.....知道.....知道洛阳五皮的厉害就行了！”

他叭地把一只碗掷过去。那只碗掷得颇劲，一直奔那上来人的头上！

那人不动，这只碗竟是有些古怪，到了那人的头前，再也飞不动，慢慢悠悠落下来，叭地碎在楼梯前。

那人冷冷看他四人，声音如冰：“洛阳五皮？”

豆皮大声叫道：“妈的，就是洛阳五皮，你能怎么样？”天皮看着那人背着一柄剑，便大声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也背着一柄剑？你来刺老子一剑，老子要是动上一动，不算好汉！”

看那少年的身后跟上来一个小童儿，天皮以为他是一个酒楼的伙计，大叫道：“伙计王八蛋，快叫你们店主来，放这么个混蛋上来，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这少年的脸色十分憎恶，他皱眉道：“原来真有这种凶恶家伙！”他回头对小童儿道：“小弟，你说他们怎么杀死神胖子一家？”

小童儿未说话，那天皮竟是哈哈大笑起来。他指着那少年笑道：“王八蛋，原来你是想替神胖子收尸的？好，好，来！”

天皮的武功不弱，他冲过去，冲着那人便是一拳。

扑，一拳正打在那人的胸前！

天皮暗喜，以为这一拳至少也会把那人打得趴下，他那一拳是七伤拳，此时功力运足了，也足有七八成劲道。

那人不躲不动，岂不是自寻死路？

可那少年不动。

天皮晃晃脑袋，他有一点儿酒醉了，怎么回事？竟是打不死那人？

他叫道：“上啊，先杀了他再说！”

四皮齐出！

天皮一拳再打向那少年，他此时比刚才更是攒足劲头，一拳打出去，扑地一声，又是无声无息。那豆皮把他的手放在底下，想弄出一点儿鬼怪，不料得那手突地像是被钉子咬了一般。细看看，原来那童子在一边给他一下，他的手上钉满六枚蚊虫针！

是七星岛的蚊虫针！

那虫皮运足劲头，大叫一声：“七星岛！”

赖皮的手捉着一柄刀，他正用这一把刀砍向少年！忽地听到了一声叫喊：“七星岛！”，他忙把那刀砍向桌角，叭地一声，那桌角没了。

泼皮的手正在掏暗器，想对那少年出暗器。但听得一声，马上再也不动了。

四个赖皮再也不动，他们瞪着那少年看，眼里满是恐怖！

少年施施然坐下，对着四个赖皮说道：“听说是你们五个把我师姐的家人杀得光光？”

那天皮暗暗叫苦，他看看四周，恨自己：干嘛找这么一个地方享乐子，这楼上也无法逃得出去，跳窗子也不成，只要能逃得，便逃，但逃不得，怎么办？

他知道，洛阳五皮远不是七星岛人的对手。

他嘻嘻笑道：“你少侠听我说……”

唰，一声响，那天皮的大手指没了，因为他的手指正指着前面，那一截手指带着血滚落地上。

少年冷冷道：“你能不能说得清楚点儿？”

天皮咬咬牙，说道：“冤也有头，债也有主，我们不是冤头，是艳庵叫我们去杀人的，我们不能不听。”

少年仿佛不经意，问道：“你们杀死了神胖子一家多少人？”

天皮的舌头像不会动，他嗫嚅着：“就……就二十来人……”

少年听着，他的脸变成铁一般的颜色，他看着天皮，说道：“好，好！”

天皮听得他说好，唿哨一声，抢身而上！

泼皮也飞身上去，他扑向那少年的腰！豆皮奔那少年的双眼！这天皮的手更不消闲，他再一回对着那少年的心窝打去！

运足了劲儿的一拳！

赖皮看他们三个出拳出手，他拿过一条板凳，直砸向那少年的腿！

四人一齐发招，直如风驰电掣！

最先看出苗头的是泼皮，他看那小童儿站在一旁笑嘻嘻地不动，他心里一念：不好！

咚地一声，凳子正砸在那泼皮的头上，脑浆随着凳子的落地声而出。泼皮说声：“怎么砸我？”一语未竟，人便倒地。

天皮的拳头正打在那少年的心窝，他恶声道：“送你也上西天！”

他没料到，那少年正瞪眼看他，竟是动也不动分毫，他也不知道不妙，想回头再跑。

他的手被那少年一抄抓住。他觉得出浑身的劲道一点点儿正在消失。他大声叫道：“快，快！”

赖皮也是狠劲儿，正把那凳子砸出，一看泼皮的头出了脑浆子，不由大慌，他起身便跑，“扑”地一声，一根筷子直插在他的脚上。

“啊”地一声大叫，他的左脚被钉在那地上。

他哪里顾得他的左脚？他再抬起他的右脚，再迈步出去，“扑”地一声，他的右脚也被一根筷子钉在地板上！

赖皮不敢动了。他知道再动，飞来的决不会只是筷子。

那天皮看看一拳打在那人心窝，不由得精神一震，叫了一声，可再一看，不对，那少年行若无事。

他回头寻路。那少年一闪身，回头一抓，一手如抓朽木，“扑”地一声直抓入天皮的肩头肉内！

天皮大吼一声，疼痛欲死。

那少年说道：“看你的凶样，不知平时害多少人？”

少年一扯，那天皮的肩肉突地像是一张薄纸，一扯便扯开，哗地扯去了一大片肉去。那天皮一跳，疼痛难忍，大声吼叫着，扑地便倒。

豆皮看看心惊，转身想走。那少年突喝了一声：“去哪里？”

叭地一只碗便扣在那豆皮的头上。这一只碗扣得很正，正把他的脸扣得严严实实，他想看外面也看不着了。

豆皮心道：你一只碗也想留住我？他用两只手去扒那碗。只是一扒，他便杀猪也似地叫起来。原来那一只碗正扣入他的脑袋肉里，再也扒扯不开，他一扯，便是一阵撕心裂肝般的疼痛。

少年看着天皮，叫道：“说，你把我师姐害死，她的尸体现在哪里？”

天皮也知道他的师姐是魏知知，他厉声道：“她在艳庵，根本不曾死，你拿我做什么？”

那少年一乐，他再抓了抓紧，问道：“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天皮叫道：“是真，是真。”

小童看着少年，说道：“他们把神胖子的老爹放在一只瓮子里，把他的胳膊都砍了.....”

独孤石大叫道：“来人！”

他这里一折腾，酒楼里的人都知他是来治那洛阳五皮的，无不拍手称快。听得他叫，便来了一个胆大的伙计。

独孤石说道：“你店里有酒瓮么？”

当然有，便拿来了一只。

天皮大骂道：“王八蛋，你拿大爷怎么着？你有本事把大爷杀了，我也不怕，你敢把大爷怎么样？”

少年理也不理他，只是问道：“是这样么？”

那小童儿眼里有泪，想着那一天的惨状，心里犹自不忍。

少年说道：“也是麻烦些！”

那天皮大骂道：“嫌麻烦，你小子就给老子快一点儿！”

他知道不能免死，便索性想大骂几声，使那少年快点儿下手，免得受苦。

但那少年不理他，只是问道：“怎么装的？”

他一手挥下，那天皮的手臂突地没了。天皮一阵子裂心疼痛，大叫一声，血流不止。

少年的脸也不变，他只是皱皱眉，说道：“这种丧心病狂的家伙，弄起来真是费事儿。”

他再砍一下，把天皮的另一条手臂也砍下来，看看差不多了，才把那天皮装入了瓮子里。他笑笑道：“果然还行，就请君入瓮好了。”

天皮在瓮子里先还大骂，但越来血越是流得多，便昏死过去了。

少年说道：“他们还干了什么？”

小童儿的泪水更多了，他说道：“他们还祸害了师姐的女儿……”

少年的眉头更是皱得紧了，他怒声道：“是谁？”

小童儿指着那赖皮说道：“有他一个！”

少年的眼光看着赖皮，把他看得身子哆嗦不止，他只会说：“我……我……我……”

他吓得说不出话来。

第十三章 挑战艳庵

少年的眼光一逼住赖皮，眼光冰冰冷，让那赖皮心下乱跳，他吓得身子直抖，看着少年，躲个不迭。

少年一提，便抓鸡似地抓过他，把他放在怀里，说道：“你喜欢淫人家女孩儿？”

那赖皮急道：“不喜欢，不喜欢。”

少年道：“不喜欢还干，更是可恶！”

赖皮听得他说，再急急说：“喜欢，喜欢。”

少年道：“你这种人还有脸皮，真是叫我不懂。”他“叭”地一点穴，那赖皮便呆若木鸡，他从怀里掏出一支小小刀来，冲着赖皮道：“我从七星岛来，你知道我在岛上最拿手的是做什么？”

赖皮答不出。

他大笑：“剥皮啊，我能生生把一条鱼从头到尾都剥得好好的，那鱼还活蹦乱跳，能在水里游。你要不要试一试？”

赖皮以为他是唬人，可也吓得魂飞魄散，一劲个儿求饶。但少年不动声色，只是“唰”地一声，便把那一刀下在赖皮的脸上！

这一刀飞快。

接着再一刀一刀下，一刀比一刀快，那少年的话儿也快极：“我告诉你一个法儿，你剥皮时千万不能手软，你一手软，那皮便剥不完整了。你得快，唯一的诀窍就是快，不等他的脸皮渗出血来，你已经剥完了。”

也不知道他一连出了几刀，只见那赖皮的脸已经没了脸皮，只剩下血糊糊的肉。

赖皮一阵子哀嚎。

天皮与豆皮都吓得魂飞魄散，天皮在那瓮里悠悠醒来，看着那少年，说道：“算你.....狠.....你杀死我们好了。”

少年说道：“你们害死我师姐一家人，我得好好摆布你们。”

他过来，坐在瓮边，对天皮道：“你还有两条腿，我想先把你的两条腿也截去，那样你便成了一个人彘。从前我看古书，说是那吕雉把皇帝的宠妃弄成了一个人彘，我从来不曾看到过人彘，你就做一回人彘，好不好？”

看来少年的心极狠，看得那小童儿也吓得背过身去，腿也在抖，但那少年仍是行若

无事。

因为他是七星岛上的高手，因为他在七星岛上干的就是这种杀人宰鱼的勾当。

他杀死这几个人，岂不是如同儿戏？

天皮说话声是有气无力：“你杀死我，我感你恩，我到了阴世间，也给你念经。”

少年笑笑：“我不要你念经，你要念经，我一定头疼。”

那豆皮说道：“你.....想怎么样？”

少年冷冷一语：“还没轮到你。”

赖皮在地上爬，此时他早已忘了他的脚已经被钉在地上，蹦扯了几下，筷子早已脱出。他的脸面没有了皮，血肉模糊，一步一蹭，血糊满地，惨不忍睹，叫道：“你杀死我，你杀死我.....”

他凑上来，扯住了那少年的腿。

少年一踢便把他踢开，声色不动，说道：“豆皮，你想怎么死？”

豆皮一横心，大骂道：“王八蛋，我自己杀死自己便是了！”他一抓那刀，横过来抹向自家脖子，颈血溅出，一腔横溅在墙上，顿时飞一墙血花！

少年笑道：“好，反是这个豆皮有种，你们两个怎么不早早就死？你一见我是七星岛的人，求死就是，晚了岂不是得大受其苦？”

他很惋惜，为那天皮与赖皮惋惜。

天皮再流了一阵子血，也昏过去了，他再过一会儿，人便会死，脸色苍白，因为失血过多。赖皮的模样更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少年说道：“你们两个自裁好了，我不愿再染血腥。”

那小童儿看看忍不过，便来对天皮说道：“我帮你死，好不好？”

天皮强打起精神来，说道：“谢.....谢.....”

小童儿也不愧是七星岛的人，他帮那天皮操起了刀，天皮的手满是鲜血，他的手提

不动，不能杀死自己。那小童儿偏瞪大眼睛，说道：“你自己拿住刀，可不是我杀你啊？”

天皮强说：“不是。”

小童儿一用劲儿，“扑”地一声，那刀插在天皮的脖颈上。

天皮便死了。

赖皮对小童儿说道：“快，快帮帮我！”

小童儿看他，悠悠道：“我不帮你，我不想杀你，你自己杀死自己好了。”

赖皮从来只想杀人，虽是脸皮已没，但还不愿死，他磨磨蹭蹭。那少年一叹，说道：“这等贪生怕死之辈，也出来江湖上混，岂不是笑死人？”

他抓起桌上的一根筷子，“扑”地一声直插入那赖皮的眼窝中！

一连两下，赖皮气绝。

少年对小童儿说道：“我们去那个艳庵，找一找师姐，你看好不好？”

小童儿说好，两人便下了楼，直去艳庵。

艳庵仍是那么平静。

门前的女人仍是排着那两排，那三个女人仍站在那里，静静等着他到来。

少年独孤石冷冷长啸，长声而笑，对那些艳庵女人道：“你们听着，快把我师姐交出来，不然把你艳庵砸个粉碎！”

女人看他，屹立不动。

他拔剑出鞘，道：“艳庵能掩得住洛阳的英雄气，却掩不住我七星岛的人！”

他的剑直扔出去，如电掣风行，唰唰直射向那艳庵门上，在那门上有一块石星龔龔，剑直插入石上，竟能刺入三寸许。

艳庵的女人也都微微色变。

七星岛的人武功超凡，但能如这独孤石的人却是不常见，众艳庵的人见他功夫如此深厚，却是艳庵的强敌，一个个也大有忧色。

独孤石叫道：“我的剑插在艳庵的门上，我与艳庵便成了大仇敌！你们要不交出我师姐，我要你艳庵血流成河！”

那三个女人中有一个出来，对着独孤石说道：“艳庵的人并无意与你七星岛作对，只是少侠听得错了，才有那艳庵与七星岛的人作对的说法，我们艳庵并不曾捉过你的师姐。还望少侠能体查艳庵的苦衷。”

独孤石大笑：“天皮五泼皮命在旦夕时说出的话，让人怎能不信？”

小童儿在一边说道：“师姐确是在你们艳庵，不交出她来，你们艳庵再无生路！”

那女人笑笑，她也看得明白，在那少年独孤石的后面，坐在那里呆傻傻地笑着的女孩子生着一双大眼睛，她那模样呆呆怔怔，像是一个不谙武林艰险的丫头，但那边一个瘦瘦弱弱的老和尚可就不那么简单了。还有那个无精打彩的汉子坐在那石狮上，正在那里看热闹。

那两个都是非同小可。

听说武当也派了人来，少林也派了人来，他两个像是丐帮的帮主与少林的和尚，那武当的那老道士在哪里？

一剑插在艳庵的大门上，明摆着这七星岛的人要与艳庵势不两立，她们怎么对付这少年狂人？

那女人对少年说道：“艳庵上上下下也不过有百十来间房儿，少侠若是不信，便来庵里看看，看里面有没有你那师姐，岂不是比听信人家的闲言更好？”

少年一听得她说，竟是激昂起来，他笑道：“人都说从未有人进得庵去，我偏要看看你庵里有什么古怪。”

他再回头对那小童儿说道：“我进庵去，你在这里等着，要是过了三个时辰，我再不出来，你便回七星岛去。”

小童儿急急道：“我随你一齐去。”

少年愀然不乐，说道：“我去办正经事，你休来烦我。”

他昂然而入。

那老僧听他如此说话，也是心内钦佩他，便低头不语。那远处的汉子只是笑看他，像是十二分的赞许。

独孤石昂然而入。

庵内有百十处房间，独孤石进了庵内，便大大吃了一惊。他看到庵内处处庵堂，皆有数十尼姑，她们跪在那里静静诵经。一个个缁衣光头，都是年轻貌美。他心道：看来这里真个有些古怪，不然哪里找来这许多年轻貌美的尼姑？

带路的尼姑对着少年笑，说道：“施主愿意看，随便看好了。”

说罢竟是对着独孤石一揖，人便飘飘而去。

独孤石心内暗暗纳闷，她们既是有鬼，当然是怕外人来庵内看了，但听得这个尼姑说话，似又不怕人家看她庵内，岂不是怪事？

他走到一间庵堂，看看这一间庵堂与一般的庵堂大是不同，庵里只有一个尼姑在那里诵经。

他慢慢走进去，看着那尼姑诵经。

那尼姑实在生得好，她的脸面静如满月，人也很清秀俊美，看看真个是脱了俗世，没了媚气，俨然一个大家女子，却没一丁点儿的佛门忧郁。

独孤石看着她，突然问一句：“敢问小师太尊号？”

那尼姑笑了一笑。说道：“看施主来意，莫非对本庵有气？我看施主进庵，竟是面带杀机，是不是本庵有得罪施主处？”

少年对这尼姑心怀好感，他说道：“不知道师太知道不知道，人家说艳庵是一个凶险之地，师太以为这说法如何？”

那尼姑笑笑，说道：“我自小便在艳庵，艳庵是不是凶险，我当然知道。”

尼姑看少年，说道：“看施主来意，莫非想找什么？”

少年一顿，说道：“我的师姐，她失陷在艳庵。”

尼姑愣了一愣，说道：“我是知道有一处有几个女人在那里关着，听得庵里的同门说过，那几个人是在外面不规矩的弟子，却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师姐。”

少年喜道：“想必那里便有在下的师姐了，但求得小师太帮我一帮，带我去看看。”

尼姑慨然允诺，她起身带着少年进过了几间经堂，一直向里去。

且喜一路无人。

那尼姑对少年道：“小尼叫拾泥，泥土的泥，自是师父给起的法名，但愿下一回施主得见，能记得小尼才好。”

这独孤石一叹，说道：“在下从七星岛来，说起女人，也不知曾见识过多少，但能得小师太这般才貌的，却是千里也难寻一二。”

小尼姑见他如此说，脸色一喜，顿时脸色绯红，默默说道：“多谢施主夸奖，只是施主这般说笑，让小尼也心内惶愧了。”

两人说说，便来到一间大殿，看着那大殿，那小尼突说道：“施主自去好了，但愿得施主小心在意，别走错了路才好。”

少年昂然而入。

大殿上果然有人，有十数个女人在那佛像前捆着，这独孤石看着那里面一个向隅而坐的人正是他的师姐。不由得大是欢喜，叫道：“师姐，师姐！”

他直过去，想扶起那个女人。

蓦地一声响亮，一旁闪出两个女人，一边一个叼住了他的手腕！

他双臂一振，那两个女尼便震得飞开了！

他已经扑到了师姐的面前，伸出手去，抓住了他师姐的手，说道：“师姐。我们走！”

那女人蓦地回头，他吃了一惊。

这正是刚才带他进殿来的那个拾泥，她怎么会在这里？她不是刚刚走么？她咯咯艳笑道：“叫你小心，你偏不听，这有你什么好处？”

她伸出手来，风快地叼住了少年的手腕！

他看到了一种很怪很怪的现象：他的手臂上有一线血肉都变了，变得苍白，再看上面，有一溜血粉在手臂上洒着，那种人听人惧的血粉！

外面的人在等，他们像是在等那少年出来。

老和尚有一点儿不耐烦了，那个懒散的汉子在懒洋洋地打哈欠。

只有那个像是村姑的大眼睛丫头对着那小童儿招手，她说道：“小孩儿，我知道你是一个傻子……”

小童儿不高兴了：“你才是傻子。”

她说道：“我们村里的男人都喜欢进艳庵，他们一进艳庵的时候，人人都挺直着腰。但他们出来的时候，人人都没劲儿了。他们在那里干了好重好重的活儿，是不是？”

小童儿大乐，心道：你这个村里的傻丫头，不懂得人家那叫个采阳补阴。这一点儿都不懂，还胡说些什么？

那老和尚对着小童儿招手，那小童儿和村姑一齐慢慢悠悠地过去了。

老和尚道：“小孩儿，你那七星岛的人没了，失陷在庵里，你说是不是？你是进去看看，还是快回你的七星岛去搬兵？”

小童儿看他，再看看那个懒洋洋的汉子，说道：“我？当然是进去看看。”

那村姑扯住了他的手，怯怯地说道：“我……能不能与你一齐进去看看？”

小童儿叫道：“进去，进去，一齐进去看看！”

老和尚、小童儿、村姑。还有那个懒洋洋的汉子都进了艳庵。

偏偏门口的那两排尼姑都不拦他们。

第十四章 老和尚的女儿

四个人进了艳庵。

小童儿走在前面，那老和尚一想：艳庵如是像传说中那么可怕，让他一个小小人儿走在前面，岂不有失？

他对小童儿说道：“小施主，还是让我先走，好不好？”

小童儿虽是小，但他是七星岛的人，自是明白那老和尚的心思，他笑道：“好，你愿意走在前面，你就走在前面好了。”

他们走进艳庵。

迎面碰上艳庵的十几个尼姑，当头拦住了去路。

一个尼姑说道：“小尼拾花，请众位在此稍待一待。”

那老和尚说道：“在下是一个随喜之人，听得人说艳庵香火大盛，也想一观盛景。”

那懒汉说道：“在下是一个随便的人，也来看看，听说艳庵有许多神秘，便来看看。”

那小童儿说：“我来找我师兄，我师兄是七星岛的人，他叫独孤石。”

那村姑却看看那些尼姑，一时脸色绯红，慌道：“我只是村里的人，我听得人说艳庵里是男人的好玩处，村里的男人都来过，我只想看看……”

尼姑也不答语，听他们一一说明来意。

一个尼姑道：“你们既是来意不同，便须分手，一人去一处地方，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那老和尚看看众人，说道：“好！”

真个是有道高僧，看来他定是少林寺的高僧无心大师。

那汉子忽地不懒了，他说道：“这样最好。”

莫非他也愿意一个人独自探幽寻胜？

那小童儿竟也是一个不怕事儿的，他说道：“你只要叫我见到我师兄，自己去就自己去。”

他毕竟是七星岛的人，他能怕么？

众人看着那村姑，他们盼着她说一句退话。

但众人看她，见她脸色一会儿一红，憋了好久方才说道：“我.....我也要看看.....”

既是众人都要看艳庵，那尼姑再也无话可说。

她对众人一挥手，来了一个尼姑，对老和尚说道：“大师请！”

老呼尚随她走进去了。但见她带着老和尚入了东首的一扇小门。

一转眼便不见了她两人。

(不知道老和尚入了那一扇小门，是吉是凶？)

那尼姑再对汉子说道：“请！”一个尼姑带着那汉子入了西首的一扇小门。这一扇小门很是隐蔽，要不是认真看它，决看不出来。那汉子打了一个哈欠，跟着那尼姑走进门去。(不知道这汉子进了那门后，是不是仍像刚才那般懒懒洋洋？)

小童儿看着那村姑，说道：“你别去了，这里一点儿也不好玩。”

村姑很感动，她轻轻说：“村里的大牛哥也来了，他已经三天没回去.....”

(她是惦念那三天不回家的浪子，他此时是不是仍在庵里的哪一个地方，与一个尼姑亲热？)

她要寻找大牛哥，能寻得到他，把他带回家么？

尼姑不语，一个小尼姑带着她走了，她们一齐走入了南边的那一个小小角门。

(她能不能找得到她的大牛哥？她是不是会说服她的大牛哥回家？)

紧后只剩下了那小童儿，那美貌如花的尼姑拾花对他说道：“小兄弟，我亲自带你进去，看看你能不能找得到你的师兄。”

小童儿昂然道：“你说能让我找得到他，你不能说了不算。”

拾花也笑，扯着他的手，说道：“好，好！”

走进东门的是少林寺的老和尚。

进了一间小小屋子。

屋子里有一个尼姑，这尼姑也是一个年轻貌美的人，她低头看着眼前的木鱼，正在凝思。

老和尚看她正拿着木槌，却不敲那木鱼，便说：“无心于磬，何必有磬？”

那年轻的尼姑应声而答：“有心者，偏说他无心；无心者，何必再说他有心？”

老和尚的脸一红，那尼姑是刺他本来有心探庵，却偏偏叫做无心大师，岂不是表里不一？

那尼姑看着老和尚，说道：“原来是少林寺的无心大师到了！”说罢，她抬手，对着大师便是一礼。

无心看她施礼，便也答她一答，不料一抬手，便觉有一股劲道从她那里传来，像有千斤巨石压向他眼前。他大吃一惊，拿出七分力道，方才能与那尼姑扳成平手。

尼姑笑笑，说道：“大师从来不曾入俗，如今方才入俗，不知道是不是该受一劫？”

老和尚是一个有道高僧，他此次前来，是受了少林寺方丈之命，查那艳庵害人的事儿的。此时听得那尼姑说话，竟像是一个参禅极深的得道高人，不由心下一动：我来此处，是不是对？

他这里正在沉思，听得那尼姑说道：“大师听经，也知道佛祖曾以身饲鹰，我等在此，也是度化有缘的人。大师难道不知么？”

老和尚一愣，说道：“愿闻其详。”

尼姑便说出一事，她说道：“十六年前，曾有一个少林寺的得道高僧，来了洛阳，想来他是一个有道之人，不会染上这色戒。但他在街上听得人都上了洛阳牡丹花会处，他便动了凡心，要去看一看那牡丹花会的处所。他那一夜去了，他是头一回到那卿卿我

我的地方.....”

大师的心一动，他的脸色变了，他看着那尼姑，她只有十五六岁，怎么会知道那一件往事？

他很震惊，但他不能不让那尼姑讲叙以往，只要是去日的债，总得一还。

“那位大师一见这地方，正是佛祖所说的污秽之处，他看一看，心下明了，便对自己道：‘佛祖度人，也不在乎哪一处地污秽不污秽，只要心如明镜，哪里得染尘埃？在这里度一夜便就度一夜好了。’”

那无心大师听得她说，脸上有一丝痛苦神色，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道：“罪过，罪过！”

那尼姑笑笑，说道：“佛心不坚，方是罪过。大师说是也不是？”

无心大师坐下，坐在一块蒲团上，他闭上了眼睛，像是入定。

便只有那尼姑的讲述在响。

“大师在那里呆着，耳边听得那男男女女在牡丹花下的淫欲之声，心里却在念着佛祖传下的《金刚经》。到了午夜，忽听得他的身边多了一对男女。这一对男女却也是怪，他们在大师的身边，像是故意要对大师说他们的喁喁情话，一句句偏往大师的耳边灌。大师想不听也不成了.....”

这无心大师虽是闭上了眼睛，但那一幕往事，却是一段情伤，在他的心头上刻下了伤痕。他想忘却，又怎生能够？

只见他的眉头像被刀刻，一块块紧紧皱在一处，他的脸色苍白，像是受了极刑。

但那尼姑像是不觉，她仍在慢慢说，而且那说话声分外柔和，像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一般：“那两个男女说的情话，怕是大师从来也不曾听得过，他听着，心内犹自在念经，但过了一会儿，便满耳都是那两人的情话。更糟的是，那两个此时已经入了港。男人女人弄到了一处，还会有什么分辩？只是一起说着疯话，说着胡话就是了。这大师

听着他们两个说话，心下有些乱。他大声念经，偏偏让那两个听见了。他们来讥讽大师，对大师说些淫秽话语。那男人道：‘丫儿，偏是今天好玩，看这地方也来一个和尚。你能不能玩一玩这个老和尚？’那女人道一声：‘呸，说什么老，他不老。’男人大笑，说道：‘好，还真看上了，你要是能玩得了这老和尚，哥明儿个给你扯条布裙！’……”

老和尚的身子一震，他像是入了魔。

那尼姑在笑，她笑得狰狞，对老和尚道：“后来那女人便舍了男人，来凑老和尚了。她呢呢软语，来偎老和尚，他却只是不动。那男人气道：‘丫儿，他不行事，做不得吹火面杖，还是我来亲你，让他看好了。’两人便当场弄事儿，给老和尚看。后来，后来……”

老和尚的脸上竟流出了两行清泪。

他是恨还是悔？

尼姑再也不说了。

老和尚说道：“既是小师太这般明白彼时情境，想必小师太已经得知那老和尚便是无心了。”

尼姑道：“和尚说是无心，我偏说是有意，你能分辩得了么？”

老和尚一叹道：“佛祖也知，无心之失，总该罪不及它，你也休拿它来罪过我。”

尼姑笑笑，回头来看他，说道：“你说是无心之失？你何不看看我，你再看看我，你便知道是不是有心之失了！”

尼姑把手里的一件暗器打向那灯盏，只听得“唵”地一声，那灯盏便点得亮了。

室内便更明亮。

老和尚不明白尼姑何以要打亮那一盏灯。

他看那尼姑，看那尼姑的眉，似曾熟悉，他再看，忽地身子哆嗦不住，看着那尼姑，说道：“你……你……你……你是谁？”

尼姑说道：“你也看得明白了？原来你并非无心，无心人能将你污辱的人记得如此

清么？”

老和尚的魂也像是从脚下溜走，他看尼姑，说道：“你是她？！”

尼姑笑笑：“你看错了，我不是她，我只是你与她生下的女儿……是她把我丢在那牡丹花丛里的。”

老和尚再也无话可说，他在静夜里，总是忐忑不安，他怕那一场冤孽留下后果，果然，果然……

他还说什么？

那尼姑苦笑，说道：“要说佛祖前，你与我同是一条性命，像鹰与蛇一般。但在佛祖眼里，也算是有前因后果。有你才会有我，我不知佛祖会不会对你格外垂顾……”

尼姑说话，果然有力，她的声音也慢慢低下去。

老和尚知道，他的性命已经操在这尼姑的手里，他再也不会顾及少林寺的司命。他对尼姑道：“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自尽，我便死在你面前便了。”

尼姑说道：“我与你是亲人，你就不会顾我一顾么？”

老和尚从来不曾有欲，但此时看她双目垂泪，那神态很是可怜，心道：我生下了她，却让她一天也没有好日子过。人家有父有母，那日子何等快乐？她一生下，便丢在了艳庵附近，看来是我的大罪过了。我怎么能再负她？

他问道：“你……你要我做什么？”

尼姑道：“我要你休与艳庵为敌……”

老和尚不语。

他知道他落入了难境。

如果他与艳庵为敌，便拂了他的女儿的心意，他在阳世间走一回，留下了一个骨肉，这也算是天意。他能拂悖天意么？

但要他拂悖少林寺，他怎么能够？

无心大师是一代有道高僧，他说道：“我会对你艳庵有一个交待。”

尼姑看他，一双桃花眼里有泪，泪水包着一双艳眼儿，媚媚的。他不禁心动，当年的女人也生就这一副艳眼儿，才弄得他最后失了心性。

女儿像娘。

她娘在哪里？

她幽幽说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小被丢在这里，再也不曾走出去过，我从小便做尼姑。”

她呜呜地哭起来。

人们看到艳庵的大门开了，从那大门里走出了一个人。

那人是少林寺的无心大师。

其实江湖上的许多人认得他，他们看着无心大师对着少林寺的方向跪下，满面是泪。

他输了么？他是输与艳庵的高手了么？他们怎么一斗的？是他失手败在了艳庵人手下么？

无心大师看着那众人，说道：“有丐帮的弟子么？”

一个有胡子的中年人上来，对大师一礼道：“丐帮弟子胡不为叩见大师！”

无心大师笑笑，说道：“我有一封信，烦你交与少林掌门。拜托拜托！”

那胡不为很是佩服无心大师，再说无心大师也曾多次帮过丐帮，他对无心大师说道：“在下就是把命丢了，也决不会丢了这一封信。”

无心大师大笑，向少林寺方向跪下，说道：“师尊，弟子有罪了！”

无心大师一掌正拍在他自己的头上！

第十五章 采阳补阴

那懒洋洋的男人随着尼姑进了庵内。

他再也不懒了，当他看到了庵内有十个尼姑摆布成一个阵势，团团围坐在一处时，他面色微变。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谁？”

尼姑一笑：“天下懒人，唯有恨意。”

恨意道长，他是武当的名师恨意，是当代最负盛名的一代剑客。他的眼里放出毫光来，他再也不是懒散的人了，他对着尼姑说道：“既知我是恨意，便当拿出一个交待来！”

尼姑笑笑，说道：“看看她们，那里摆的是十女姹英阵，你若是能出得了那阵，你便可以让艳庵给你一个满意答复。”

恨意道长大声狂笑，说道：“好，好！”

唰，一声响，软剑从他腰里拔出来。

那十个姹女一动不动。

一个道：“有名的剑客，用一柄软剑，便不具大家风范。恨意道长以为然否？”

另一个道：“用一柄软剑，已是示弱；再先出剑，更是弱行。”再一个道：“剑已出，便是示弱，恨意道长，你已经输了三次。”

恨意也是暗暗吃惊，他先拔剑，确是失着，但他不先出剑，也看得出这十女姹英阵决非易与。

他绝不能落人下风。

十个女人不动。

一个尼姑道：“恨意道长，从前黄帝曾问男女之事于玄女，再问男女情事于素女，以黄帝之尊，何必以此事问人，又问两女？”

恨意道：“事小不屑于知。”

一个尼姑道：“恨意道长，你错了，不知强说知，你便万劫不复。”

另一个尼姑道：“黄帝不懂男女之道，方才问那素女与玄女。恨意道长冰雪聪明，难道不懂得此事？”

恨意道长的脚下在走，他步入了那十女所布的姹女阵里。

只见十女一个个极尽妖娆，他看那十女个个都是媚态十足。

要知道恨意道长所修的道家全真功夫，却是不避那些阴阳相合之说，此时见那十女的模样，竟是大大心折。心道：我一生看见的素女甚多，但没有一次能像这一回，如此多的美貌女人，竟都是有才有识之士，若能真个有阴阳双修的缘份，便能羽化成真仙了。

他一入那非分之想，便入了十女的姹英阵里了。看看他心旌摇摇，那神态像是入了迷。一女道：“恨意道长，不知道你恨什么？”

“恨意人不能守道，恨意人不能入道。”

另一女微嗔道：“错了，错了。你是恨意，你该恨意你自己不能人道。”

恨意的神态像是入醉：“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人道？”

他眼里的十女都是那般媚人，看那神态，像要讨足了他的好处。他心道：我从来不曾有过十个女人一齐看顾我，就是她们此时把我这个人杀死，弄成一团血肉，又能怎样？偏我在此时入道，得成双修，那才是正道。他便说道：“黄帝从素女问，真是讨教？焉知他不是寻悦于素女？岂闻人家只是讨教，却从来不真正尝试？你说是不是？”

看那恨意道长的神态，像是他已经迫不及待。

从那羽衣里，渐渐看出女人的丰满来，渐渐看出女人的风流来，渐渐再看出女人的迫切来。恨意道长的气便喘得粗了，他的眼睛也不够用了。他能看出那平常人所看不出的女人秘处，他能看得出女人那不寻常的求偶动作，他也看得出那十个女人的些微不同来。

他探剑出去，那剑使一招“比翼双飞”。

不是杀气，而是缠绵。

一个尼姑应了一招“老树抱藤”。

这两招使出，那尼姑便笑，她的身子够到了恨意道长，虽是一闪而过，但恨意道长的
心思，她看得清清楚楚。

男人的心思好猜。

看那八卦图，恨意道长的眼里已经看到了阴气在飘，在他的眼前飘荡，像是那十个
女人的眼睛，在他眼前飘来荡去，像是十双迷人的八卦图。

恨意长长呻吟，他大声道：“我恨世人不如意……”

一尼姑道：“但把春光当儿戏……”

另一尼姑道：“只说春阳日祁祁……”

还有一尼姑应声道：“有人悲叹有人泣。”

三个尼姑与恨意道长的身体交错而过。

恨意道长的身体在哆嗦，在抖。

他知道他自己的心在那十个尼姑的身上。

她们什么时候能把他的身体连同他的恨意一齐消融在她们的淫情里？

剑再递出去，但剑里再也没有一点儿杀机，只是一种缠绵，看见过用剑表述心境的
么？恨意的剑便是如此。

从来不曾看到过有人像十个尼姑一般，看到了恨意的剑在动，她们竟一个个把身子
来迎，迎得曲尽其妙，迎得如同生平便总是合奏一支曲子一般，恰到好处。如同是一个
身子的两肢，一齐动作，看去十分和谐美妙。

十个姹女的动作越来越大，她们的身子越来越热，在她们的身上散出一种女人的香
气，一种处子的幽香。剑便缠在那处子的幽香中。人便沉在那处子的缠绕中。

越缠越紧，越缠越近。

已经看不见恨意了，已经看不见那剑了，没有剑光，也没有血光，更没有一丝死亡之光。

恨意道长的圈子越来越小了，他如果此时清醒的话，便可以看得出，他的身子已经在那十个女尼的包围中，她们一伸手一投足，皆可以制他于死命。

她们为什么不杀死他，她们在等什么？

有人问：“恨意，恨意，你说你究竟恨什么？”

恨意道长说道：“不如意。”

那人说道：“我能不能让你如意？”

恨意迷迷怔怔地回过头来，他看到了一个赤身的女人，这是一个女人，她不是女尼。

“她是谁？”

十个女尼一齐笑道：“她是阴，她是色，你何必当她是人？她只是阴，你只是阳；她只是色，你只是欲。你修行多年，连这些都不懂得么？”

恨意道长的剑垂下了，再也无力举剑。

那女人的头发很长，她低下了头，垂在恨意道长的怀里的，是黑得长长的亮亮的头发。

“你是谁？”

“恨心。”

“恨谁的心？”

“恨你的。你不如意，你能如我意，我便不会恨你。”

“我怎么如你的意？”

“抱我。”

一种清清的奶香气飘起。

那女人拿起了剑，她的手里有一支剑。

这是恨意道长的剑。

“你抱着我，你还拿不拿剑？”

两手抱着人，怎么能拿剑？

“不要剑了，我不要剑。”

他看到了那十个尼姑笑吟吟的笑意。

他像是看到了武当山的的那秀峰。从前他看那秀峰，总看它像是女人的乳，如今他看得明白了，真的像是乳，真的像是女人的乳。

女人的舌尖度在恨意道长的嘴里，他知道那滋味儿无穷。

女人的手像是很软的藤，一点点儿缠他。

像是有女人在动他，但他的身子已经飘飘然，不知所之了。那十个姪女都在抚摸他。

男人像是暴烈的野兽，一旦让你抚摸他，他再也凶不起来了。

恨意道长的眼睛也闭上了。

唰，唰！

一连出了两刀，两刀直逼向那恨意道长的前胸！

恨意道长的眼睛突地睁开了，他大吼一声，张开嘴，把刀咬在他口里！

另一把正刺向他胸前，被他拿手一拗，那刀“叭”地折了，断在他的眼前。女人的笑意来了，对着他笑，那笑是甜的，不像是刀。

“恨意道长的功夫过人，看来十女姪英阵也奈何不了你了！”

十个女人突地一齐动手，她们一齐拿住了恨意道长的穴！

一个人平生很少会遇上这种险恶。

但恨意道长遇上了，他的浑身至少有二十几道穴被人拿住。他应该像是一头猪，而且像是一头死猪一般，再也不能动。但恨意道长的身体还能动，而且动得颇不雅观，

那姿势让所有的女尼都脸红。

(奇怪的是，她们都知道脸红，她们做下的事儿并不能使她们脸红，但恨意的那种动作真使她们脸红) 恨意居然在她们中间站起身来，他对着十个姘女说道：“我看你们也休再闹了，这种本事，我看也不比那些里巷女人强上多少。”

女人们怒了，她们的手都冲着恨意，使出至少有十几种狠毒功夫来！

小擒拿手！

(想扭断恨意道长的手臂，一点儿也没有怜香惜玉的劲头儿) 大摔碑手！

(这就不光是想扭断手臂的事儿了，她奔的是恨意道长的脖子，扭他的脖子，那劲头儿可不温柔) 双勾！

(双勾直突恨意道长的双肋，那双勾亮晶晶的，是精钢所铸。那用意很明显，她想的是拿下恨意的腰间肉来，最好是“哗”地扯下一长条血淋淋的肉！) 双锤直突他的太阳穴！

(她不想抚摸恨意，只是她也想亲近亲近他，这一亲近让恨意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双腿直踢恨意的下身！

(恨意虽是道人，但他毕竟是男人，那女人先想的一条，便是让恨意再也不是男人。这一踢踢得狠毒。) 一脚直踩恨意的双脚！

(这女尼是飞身而起的，再重重地落下去，身子全落在恨意的脚上。那时恨意至少要发出一声惨惨的叫声让他的双脚脚骨全都废了，他再也不能平平正正地走路。) 还有一个女尼，她恨恨意的那一头短发，她的手直劈削恨意的头上！

(如果让她削上，削掉的不光是恨意的头发，连恨意的一层层头皮也没了，他会再也不生头发，只能疤着头皮，十分狼狈。) 一个女人、十个女尼一齐对恨意下手！

恨意道长的脸上有笑意，看到了有人对他凶狠，他反是没有恨意了。世人本该如此，假做很热心肠的样子，让他反是生出恨意。

他吼叫了一声，出拳，出腿，出肘，出臂！

也不能说恨意的功夫差，他一出手，那十一个女人都是无功了。但她们全都退出去，她们全都用一种眼光看着恨意。

如果恨意是一只兔子，她们这么看恨意，恨意不会恨。如果恨意是一只垂死的兔子，她们如此看恨意，恨意也不会恨。

恨意道长看她们那眼神很怪，她们为什么不动手了？他吼道：“来啊，动手啊！”

他冲过去，拾起了剑。

她们难道不知道恨意只要拿起他的剑，他便成了一只虎么？她们难道不知道只要恨意拿起了剑，她们十一个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么？

她们为什么只是呆呆看着他，像要死的不是她们，而是恨意？他大声吼叫道：“我是武当的恨意，人见人惧的恨意！你们知道不知道？！”

看来她们不知道。

他突然觉有点儿不对了，他喊声那么大，怎么没有声音？

他看到了他的手，他的手像是血糊成的。奇怪，怎么像血，但不是血。

只是一种干干的血粉！

第十六章 村姑变尼姑

村姑走进艳庵，那眼里都是惊奇。

她看这里也新鲜，看那里也特别。

她还不停地问。

她问得那尼姑不耐烦了，便叫她自己看。她看到了艳庵里有一间堂子，里面有许多

的生辰年号牌子，她便天真地问：“这是神牌么？”

那尼姑随口应她，让她自己看。

只见那些牌子写着许多人的生辰，看去都像是一年生的，有的是在丙辰年秋月十九，有的是在丙辰年秋月二十日。看来那些人的生辰都是在秋月里，差上差下也不过有二十多天。

都是在十五六年前。

“这是什么？”

尼姑道：“这是上天送与艳庵的人，上天要艳庵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

尼姑说时，竟然脸色凄惨，那神情让人生怜。

尼姑带着村姑进了一间庵堂。

这里有许多的男人，他们正在享乐，抱着几个尼姑，看那些尼姑，却一个个不像是尼姑了，都有长长的假发，个个极尽妖娆。

村姑傻傻地问：“他们都抱着女人，不回家么？”

尼姑笑道：“正是。”

村姑傻道：“这就不对了，他们在家里也有女人，抱着就是，何苦来这里抱女人？”

尼姑道：“这里女人的滋味儿，又是不同。”

村姑嘟哝道：“都是女人，有什么不同？”

看那男人里，有没有她心里惦念的大牛哥哥，她一个个看去，却是没有。她村里的人一个也无，都是武林江湖上的汉子，一个也不认得。她哭道：“大牛哥哥没了，大牛哥哥没了。”

那尼姑笑对她说道：“说不定你的大牛哥哥没在这里，你不必哭。”

村姑立时乐了，破涕为笑，说道：“还是你说得对，说不准大牛哥哥去了别处，他从前曾说过要去邻村赚钱，给我买布做衣服。”

尼姑笑笑，说道：“不错，他是去邻村了，这下你该放心了。”

在艳庵里，有一间庵堂，一个老尼姑在那里敲木鱼，念着经，她一天天在诵经，天天无休无止地念。

进来了一个尼姑，她对着老尼行了一礼，说道：“师太，来了一个村姑，是找她的大牛哥哥的，要不要杀死她？”

老尼冷冷：“村姑会来艳庵？”

尼姑说道：“杀死她？”

老尼说道：“且慢，你看看她是不是村姑，如是，就免她一死，让她入艳庵。”

那尼姑应声，转身出去。

尼姑把那村姑带入庵内，看那庵堂内的壁画。在这一间庵室内，有无数壁画，那壁画画些男女交媾之事，直看得人血脉贲张，欲罢不能。

村姑看着那画，说道：“这是些啥，这是些啥？”

她眼也眊斜，人也低头，看看气也喘得粗了，人也变得忸怩。

那尼姑道：“人活世上，总得快乐。你大牛哥哥说不定正在哪里快乐，你何不也学他快活？”

村姑看那些画图，心里头正像是揣了小鹿，跳得咚咚直响，只听得蚊蚋一般小小的声音：“我怎么能寻快乐？”

尼姑盼她来问，听得一问，便道：“你要寻长快活，还是寻短快活？”

这村姑自是不明白长快活是怎样，短快活是怎样，便问那尼姑。

尼姑道：“你要寻短快活，你便可以在这里寻一个男人，苦苦熬他。我艳庵便是女人的快活处。你想天天玩那男人，也能够做到。你要寻长快活，你便得在艳庵剃度，便是一个尼姑，那时天天有说不尽的快乐。你愿意怎么做？”

村姑却不懂得她说的长快乐是怎么回事，便再问：“你说的长快乐不是同一个男人？”

艳庵就是大，也没法儿讨那许多男人。”

尼姑大笑：“真是村姑见识！我这艳庵是天下最快乐的地方，怎么只让你有一个男人？譬如吃菜，你只吃一种菜，吃得太久，也是腻了。你常换男人，时常新鲜……”

那村姑眼睛瞪得铜铃也似的大，看着尼姑，说道：“你还说，人家不说我是坏女人？眼睛看一个男人久了，爷爷还不让，何况常换男人？”

尼姑让她看那些图，说道：“男人久了，也无乐趣，女人常了，也生出腻心，不如时常换些男人。你做艳庵女尼，便有此等好处。你愿意与多少男人乐一乐，他们怎么敢吐出一个不字？”

村姑看那尼姑，媚气十足，连她的那眉眼间，都有一种妖冶，男人看了她，岂能不醉？她说道：“我这模样，怎么能讨得男人欢心？我不会对男人笑，我要一笑，爷爷都说我傻……”

尼姑笑笑，说道：“你来看！”

她带着那村姑到了一间庵室，看到那里正有一些男女在亲吻，在亲热。村姑看那男人女人亲热得到了极浓处，竟是情不能禁，她的脸也臊红，人也热胀，看得血脉也热起来。

她说道：“我不看，我不看了，我不看了……”说时竟是带着哭腔，她对尼姑说道：“原来男人那么欺负女人，我不要做这种事儿。”

尼姑笑她傻呆，对她说道：“你不知道，女人原是情愿让男人欺负的哩。”

村姑想想，也知道她说得或许有理，她低下头，说道：“那我也愿意。”

尼姑暗暗欢喜，问她：“你愿意常在这里，还是愿意短快乐？”

她声音更低，说道：“我愿意……常……”

尼姑更是放心，大笑道：“谁也知道要长快乐哩，只是我得告诉你，你要寻长快乐，就得在庵里做尼姑，做了尼姑，方才能长快乐。”

村姑听得做尼姑，竟是有些不舍，说道：“我头发长，也好看，大牛哥说他爱看。”

尼姑笑道：“你愿意做庵里的尼姑，什么样的男人不能见到？哪里在乎一个什么大牛哥？”她心里暗笑这村姑见识短，但也知道，凭她一个村姑，自是不能知道那风云快意的好处，对她再说，也是白说。

村姑问：“我来庵里，也行，只是哪里来那么多的男人，要是没有男人，我……”

尼姑说道：“庵里男人不缺，要是缺了，庵里的‘血魂粉’也炼不成了。”

村姑傻傻地问：“什么‘血魂粉’？”

那尼姑说得嘴滑，此时也知道不能再说，只是看着她，不耐烦道：“你放心好了，庵里得时常找一些男人，得先把那些男人的身子熬干了，没有多少精血，才好用他们。不愁没有男人的。”

村姑说道：“那就好了，我回家去给爷爷说说，爷爷一愿意，我便来。”

她说罢便走，那尼姑当头拦住了她，狞笑道：“果然不是好人，我以为你是诚心投艳庵的，谁知道是一个奸人？”

她一出手，“叭”地抓住那村姑。

她出手的姿势十分曼妙，一击击向那村姑的肩骨间。那里有斩命、捉命等大穴，如被她击实，村姑哪里还有命在？一时如电如风，那村姑兀自在怔怔看尼姑，动也不敢动，她瞪大眼睛，只是嚷：“你干什么？”

村姑吓得要哭，突兀间，那尼姑的手变了势，变抓为拍，慢慢拍在村姑的肩上，说道：“你不能回家去了，你家在哪里，庵里自会派人去，对你爷爷说。”

村姑要哭，说道：“我要回家，我想家哩。”

尼姑笑道：“你要想家，日后你快活了，还有时机回去看。”

村姑想想也是，她破涕为笑，说道：“要能那样，岂不最好？”

尼姑想带她去那里间快活，但村姑紧紧抓住她的手，说道：“别别……我先看，我先

看.....”

尼姑知道她心里羞涩,但时久日长,她哪里还会有什么羞涩?尼姑暗笑,说道:“好,好,你愿意,便先看好了。”

尼姑说道:“要不要我带你别处去看看?你得先剃度了,再能快活玩乐。”那村姑说竟哭起来:“我的头发好哩,我的头发好哩。”

那尼姑对着她说道:“人生三千烦恼丝,你不剃去了它,怎么能寻快乐?”

她呜呜哭起来。

老尼仍是正襟危坐,仍在一下一下敲那木鱼。

年轻尼姑进来了,对老尼姑道:“师太,那丫头愿意留在艳庵。”老尼冷冷道:“怎么知道她愿意?”

“她说她愿意留下,她愿意做尼姑,只是可惜她那一头秀发。”

老尼冷冷道:“不舍得那一头头发,她怎么舍得离开她那村子?”

年轻尼姑不敢回声。

老尼说道:“你派人去过那村子么?她是不是那一村的人?”

小尼说道:“是,我派人去过,她是那村子的人,那村里确是有一老头儿带着一个村姑,她叫秀姑,曾经喜欢过本村的一个年轻人。”

老尼理也不理她的话,只是慢慢说道:“杀了她!”

小尼不明白老尼的话。

老尼说道:“她一定问你许多话了,像什么也不懂?”

小尼说道:“师太,她确是什么也不懂,她什么都问,她甚至连与男人风流也不懂。”

老尼道声:“哦,她说什么?”

“她说她要先看看,然后再.....”

老尼不语。

艳庵到今天这一步，实在不易，但艳庵如今也不易在江湖上立足，她得提防明枪暗箭。

老尼看着小尼，说道：“你没有功夫看着她，让她在庵里来来去去，又太危险。杀了她，把她埋在后园里。”

小尼看看师太，她心里不忍，师太再不言语，只是说道：“去！”

小尼去了。

杀死一个村姑，对于她来说，那是易如反掌。但她若出手杀死一个村姑，岂不是丧尽天良？

师太说过，她们是艳庵的人，她们该恨毒天下的男人，因为天下没有什么好男人。但这个秀姑却是一个村姑，她有什么罪过？

师太一句话，要杀死她。

只要一掌拍实在她的头上，那村姑便是一死。

她喜欢这艳庵，她愿意在艳庵与男人嬉戏，她愿意做艳庵的尼姑。

但她不愿意舍却一头秀发，不愿意舍却她的一头秀发，她就得一死。

小尼走进了那庵室。

“秀姑，秀姑，你在哪里？”

“我在这儿。”

回声很羞涩。

她在做什么，她是不是躺在床上，一心想着与男人那旖旎时光？

小尼的手掌聚起了七分功力，她走向床边，猛地一掀，那床幔揭开了！

她正欲伸出击一猛掌，击向那床上的女孩儿。忽地，她的手顿住了！

她看到了什么？

那村姑的头发短短的，她正流着泪，对着小尼流泪，呜呜咽咽说道：“我剪了头发，

自己剪的.....呜呜呜.....”

小尼呆呆看她，她那么俏，那么白净，真个是艳庵的宝贝，一剃了头，仍是那么好看，又俊俏又招人怜。

小尼心一动，猛地把剪去头发的村姑搂在怀里！

小尼与这村姑亲热。

她有些忘情了，她呻吟着，她的眼睛很亮，亲吻着村姑，说道：“我差一点儿杀了你，我差一点儿杀了你.....”

村姑先是啾啾说着，不情愿，但后来她也忘情了，她伏在小尼的怀里，渐渐也同她亲热起来。她说：“我好喜欢，我好喜欢.....”

看来她对于女人间的亲热比同男人更喜欢。

老尼慢慢抬起了头，对那小尼说道：“她怎么样？”

小尼说道：“她自己剪了头发.....”

“哦，是么？她剪下的头发，你看了没有？”

“看了。”

“那些头发剪得很齐整，还是很凌乱？她把剪下的头发随意一丢，还是齐齐整整放在一处？”

小尼想一想，那些头发是很齐整，还是很凌乱，她也说不清。

老尼说道：“拾意，拾意，你还是那么粗心，难道不怕有人把你吞吃了？”

她再慢慢举起了木槌，笃笃地敲起了木鱼。

声音很清脆。

第十七章 七大掌门登门来

少林寺门前的宽敞场坪，来了一群客人。

这是艳庵的一群女人，她们个个年在十五六岁，全都笑盈盈而立。当先的是一个叫拾空的尼姑，对着那看门的监寺说道：“天下寺庵，本是一家，我们是中州洛阳艳庵的人，来少林有书信要投。”

监寺也对艳庵耳熟能详，他一揖说道：“请小师太稍待片刻，我去报与掌门师叔知道。”

过了一会儿，只听得少林寺的钟声响了，那大钟嗡嗡直敲，敲得寺内一阵阵脚步声杂沓而起，便见那少林寺的中门直开，从那门内走出一群人来。

当先的是身穿少林掌门袈裟的无欲大师。

少林众僧燕翅儿排开，静静肃立。

无欲大师道：“洛阳与少林不远，但艳庵与我少林久无往来，不知道小师太有何事要说？”

拾空说道：“少林与艳庵本是一家，天下佛门，都归一宗。我与少林有缘，能来投少林无心大师的一封信，还望无欲大师不怪罪唐突。”

无欲心里一惊，看看她说话神态，像是无事，但心下甚是挂念无心大师，便说：“不知道艳庵同门能送来无心师弟的一封信，多谢了。”

拾空阴沉脸色，把那一封信递上去。她再回头，对后面的同门一指道：“这里有一包遗蜕，是贵门的无心大师，还望少林能收下得好。”

一句话说罢，少林所有和尚顿时色变，要知道无心大师曾做少林达摩堂首座，对寺内弟子甚好，极有人缘。此时听得他已死，全都哗然。

达摩堂的几十僧人皆怒，有人喝道：“你们艳庵害死我师叔，还来这里寻事，莫非

少林怕你艳庵不成？”

一声喝叱，少林和尚便有几入直奔艳庵的拾空而来！

他们要拳脚相加，对拾空出手！

拾空看着少林掌门，冷道：“莫非我得死在少林寺么？听得人说少林贵为天下武林领袖，名门正派，自是风范不同。但此时看少林作为，却是不像。”

无欲大师沉声道：“你说少林什么，也不打紧，只是你艳庵把我无心师弟害了，总得有一个交待。”

拾空的手不动，看着少林寺的和尚竟是有几个人拳脚逼在她身上，只要掌门一声呼喝，她便得倒地。

后面的那同门也欲动手，拾空大喝一声：“住手！你不知道少林寺是天下武林宗主么？休得无礼！”

拾空再对无欲大师道：“方丈何不看看无心大师的信，再做道理？”

少林寺的和尚个个义愤填膺，他们心恨道：你艳庵做事，天下人皆知，无心大师丧在你艳庵，我少林寺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无欲大师便扯信来看。

无欲大师的脸色变了。

少林寺的群僧不知道掌门人何故不语，只见掌门对着拾空说道：“你等远来送我师弟遗蜕，足感盛情。只是天下之大，何处不埋一架臭皮囊？无心师弟，你用心之苦，我也知道了。”

无欲大师对着那拾空一揖，然后再捧过那无心的骨灰来，对着少林寺的众僧说道：“少林诸弟子听着，我少林寺与艳庵无往来，无仇隙，如今有无心师弟的一封信，我少林便与艳庵更无往来。艳庵行她自己的事儿，一切与我少林无关。凡我少林弟子皆得听着，再不与艳庵为敌。只要艳庵不再犯我，我也不犯艳庵！”

拾空仍阴沉着脸，她的模样，与无心有些相像。

天下第一大派少林寺不与艳庵为敌，这事儿可不算小。

武当派也在几日后接待了艳庵的来人。他们看了艳庵人带来的东西，掌门人雪风道长再无言语。他送走了那艳庵来的十几个弟子，便再召集诸弟子到真武殿，对他们道：

“艳庵做事，天下共愤，但我武当派与艳庵无甚过节，我们无须管他们的事。这其中缘委，也一时说不清楚。只是我武当弟子，从此再不与艳庵为敌，她不来惹我，我便也不去惹她。”

武当弟子大哗，他们想上前与掌门说项，劝说掌门人在江湖上行侠仗义。

雪风道长一喝道：“我有真武宝剑，如你们不服，武当法规行事！”

武当弟子皆噤声。

天下武林皆是噤若寒蝉，武当派与少林寺不再与艳庵作对，还有谁愿意惹艳庵？

洛阳城外的牡丹更艳了，艳庵的花会也该到时了。不知道今年牡丹花会的花王是谁？

少林的俗家七大弟子到了一起，他们齐上少林，问讯掌门人，不知道少林何以有此举止，竟能不顾江湖安危，不管武林祸福。但他们七大弟子上了少林，在少林的达摩堂呆了一整天，全都垂头叹气，走下少室山，分手而归，从此再也不管艳庵的事儿。

艳庵也宣称，今年的牡丹花会，她们艳庵将出人争夺天下花王，那时将由花王领袖群芳，一压百花。

看来艳庵的势头不可挡，只是艳庵能称雄天下么？

这一日，忽地传来了少林的铁禅令，传武当派的掌门雪风道长，传天下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在少林寺议事。

七大门派齐聚在少林寺，密议了三天三夜，然后再也不知他们去向。

只知道七大掌门都不在本派，他们去了哪里？

洛阳城外有一个小小土庙，在土屋后，有一个静静小巷，小巷里有几栋破房子，破房子里有几户居户。这是洛阳城外的花户，养牡丹出名的花户张就住在这里。

花户张正与一个男人喝酒。

花户张是一个老人，他的胡子白里有黑，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他看着那人喝酒，总忘了自家呷酒。似乎看那人喝酒，便是他最大的乐趣。

两人一起先还是一递一杯地喝，后来便只是那个人坐在桌边一杯杯喝酒，花户张怔怔看他。

那人喝酒，一声不响。

花户张道：“从前听得人说，你喝酒时最有张势，一喝就唱，再喝就醉。如今你喝也喝不醉，也不再唱。你这人没脾气了？”

那人笑道：“你可是错了，你要是一喝酒就唱，是因为你心虚；你一喝就醉，是因为你心里有事儿。如今我心也不虚，心里也没事儿，我怎么会醉？怎么能唱？”

花户老张看他，那眼里满是敬佩。

忽听得有人说道：“你心不虚，躲在这里喝什么酒？”

“噍”地一声响，一根筷子直插在他的酒瓶里！

那筷子却插得怪，一直插在那酒瓶的瓶颈口上，位置却是不高不低，要是插得低，满瓶的酒岂不洒得精光？要是插得高，哪里显得出险来？

这喝酒的人看着那瓶子，忽然一叹，说道：“有人愿意出声，有人愿意显摆，这种人我可不愿与他说话。”

那人声如洪钟：“你不愿意看我，我却愿意看你！”

来人走到了他面前，那人虎背熊腰，个子极大，站在这人面前，挡住了他的视线。

“淮阳门掌门洪恕？”

那人笑道：“不是洪恕是谁？”

再有人笑：“偏他愿意弄这些东西，你知道世上再也没人能与米离比喝酒。你再显摆，也是一个输。”

进来的人是一个道长，看他那精精瘦瘦的样子，决没有人想得到他便是名扬天下的武当掌门雪风道长。

后面还进来了一个人，那人的个子也矮，但世人看到了他，却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他的头光光的，对着坐在桌前的米离一揖，说道：“上次蒙米大侠援手，救得少林急难，老衲还不曾谢过。”

再看后面，一个细细高高的人，是点苍的哑剑胡削，那笑眯眯的老师太是峨嵋的好心师太，最后并肩走进来的是两人，一个是西岳华山派的岳子松，一个是恒山的土二爷。

米离一见他们七个人来了，马上想溜，他对老花户说道：“不好了，不好了，快走快走！”

老花户也是江湖上的散仙，他笑对米离道：“从来不曾听得米离怕过谁，你怎么怕起他们来了？他们七个从来自诩他们是名门正派，你怕什么？”

米离大笑：“你不知道他们么？他们七个人一齐来了，找我米离，会有什么好事？我看他们说不定会给我一个难堪，我得快走……”少林寺的无欲大师对着米离一礼，说道：“米施主，你一生一死，一死一生，早已经看破了世情，老衲与几位武林好友都有难处，才来向你请教。”

米离大声道：“不行，不行，你可别对我说什么江湖武林的事儿，我一听就头大，你说一点儿风趣的故事来听，好不好？”

少林寺的方丈无欲大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一听得米离这般说话，便十分为难。本来七大门派一齐来找米离，众人要他对米离先说出他们来意的。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讲出什么风趣的事儿来听，只好怔怔地看着米离。

听得有人笑，那是点苍的哑剑胡削，他对着米离说道：“我愿意给你讲故事，你听

不听？”

米离大笑，说道：“好，好，我们今天就只谈风月，不谈风云。”

依米离想法，七大门派的掌门一齐来找他，决不是什么好事，岂能让他们说出来意？只要他们来与他扯闲，便不怕他们能有什么事儿找他米离了。想当初他与鱼漂儿在江湖闯下那么大的名头，后来他一死了之，鱼漂儿承继他的寂寞剑，再行了几十年。他再有机会重生，再出江湖，毁了流花女人谷，名声仍是大振。但谷里的女人没了，流花女人谷也没了，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在江湖上行走。有人说，他曾与那流花女人谷的谷主小袖儿相聚，但此时他眼前没了小袖儿。是不是小袖儿嫌他破了流花女人谷，再不愿与他相伴？

哑剑说道：“好，我便来与你谈风月。”

米离看哑剑坐下，心里暗暗好笑，要谈风月，这些自称名门正派的掌门人哪一个能胜得了他米离？

他笑道：“好，你谈得好，我连喝十杯酒；你谈得不好，你连喝十杯！”

武当派的掌门雪风道长却是一笑，他坐下，对米离道：“哑剑兄说得好，我们都看你喝，哑剑兄说得不好，我们七个人一齐喝下十杯酒！”

米离大快，他大乐道：“好，好，我知道天下有七大门派，但我从来不知道七大门派的掌门人都善酒！”

只不知哑剑会说什么风月？

哑倒道：“十六七年前，在东都洛阳，有一些天下名人学士，他们乐于玩赏，喜欢花下漫吟，做些风流韵事，便在洛阳城外弄出一个花会来。”

众人都坐下，听他来说。

米离举杯，对着那哑剑一举，饮下一杯。

既说花会，便是谈风月了。

“花会有了十五六年，每年都是春末牡丹花开，漫坡皆是牡丹，但到了秋后，便见牡丹花丛下，有一些小小的弃婴。那些弃婴都是女孩儿。想必是那些家人知道，生下男人犹可费心养大，教他耕种养家，生下女孩儿却有何用？便把那些女孩儿弃在花下，从此再不来管……”

七大掌门都是肃然，少林无欲大师一合什道：“罪过，罪过！”

米离大声道：“我知道那事儿，我曾去过那牡丹花会处，确有些妙处，有些妙处。”

哑剑肃然道：“妙虽是妙，但到了十五六年后，可就不那么妙了，听得人说，曾有一个老师太收养过那些女孩儿，一个个把她们养大，要她习武诵经。”

米离说道：“好，人有一点儿慈心，天地皆知。”

哑剑笑得苦：“她在那里教了十五六年。如今在江湖上出了一个艳庵，她那艳庵出了许多高手，人莫能敌。”

米离大笑道：“好，好，当年风流债，如今得偿还了，只是苦了牡丹花会，今年的牡丹花会怕是更热闹了。”

哑剑说道：“艳庵的人杀死了洛阳的三大名捕，有人说三大名捕有的死了，有的成了她们艳庵的‘血花珠’。不知道是真是假……”

米离问道：“什么是‘血花珠’？”

哑剑道：“不知道，只是听得丐帮的徐长老说过，那艳庵有许多当年的江湖高手，他们只听命于艳庵。”

米离听得他说，叫道：“不好，不好，只说是风月故事，却怎么说来说去，又成了江湖争执？不愿意听，不愿意听。”

无欲大师说道：“米大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这事儿终须烦你办一办。”

米离瞪大了眼睛，对着无欲大师吼：“我为什么要替你办一办？我不去，上一次去了流花女人谷，就是那老头儿要我办的，办来办去，办出我一腔伤心。你们谁要我去，

我也不去，我只是喝酒。”

淮阳门掌门洪恕说道：“好，久听得你米离能酒，我们七个人便陪你喝，我们是不死不放杯，你要是能喝得过我们，便放过你，你喝不过，便听我们的！”

米离朗笑，他长身而起，说道：“洪恕，说起别的事儿来，或许我米离不如你但论起喝酒来，除了酒掌严释再活转来，你们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第十八章 喝死也不去艳庵

一间小小的破房，竟有八个人坐下，拼命喝酒。

米离看他七大掌门，心道：就是你以内功与我拼酒，我也不怕，我的内功难道不比你们更强么？但看看那哑剑胡削竟是一口一杯，连那少林寺方丈无欲大师也是一口口啜酒，似乎喝下的不是酒，只是一杯杯清水。他不由得大惊。

再细看地上，无一点儿湿痕。

武当掌门雪风道长笑声朗朗，道：“米离，你不必看地上，我七个人早就说好的，真与你拼酒，我们就是喝死了，也不会怪你。”

米离更是吃惊，他七大掌门此次来，是一心与他米离过不去的了，他怎么办？

米离默默看酒杯，自从他在江湖上行走，成为天下无敌的寂寞剑，便终日与酒为伴，他一生以酒为妻，以酒为友，这七大门派的掌门怎么能喝得过他？

老花户似乎也喜欢看他们拼酒，他胡须一掀，鹰扬而笑：“好，好，天下多寂寞，如今好不容易能看到一场好拼，我保你们有二十年也喝不尽的好花酒。”

牡丹花酒，清醇可口，只是后劲儿极大，极易醉人。

老花户拿来几十坛酒，坐在一旁看他八人斗酒。

看老花户那神情，似乎他早就知道这七大掌门要来。

米离大声一叹，说道：“徐长老，徐长老，你做丐帮长老久了，还来做什么花户老张？你勾搭他们七个害我，岂不是要我的命？”

那花户老张哈哈大笑，说道：“米离，你中了他们的计了，就是喝死，他们也不会放过你。”

米离暗暗心惊，他对少林方丈无欲大师说道：“少林武威冠天下，少林要是出头，怕艳庵什么？”

无欲大师说道：“敝派出头与艳庵斗，实有许多不便。我师弟无心大师曾有书信来寺里，告诫寺内，不得与艳庵为敌。”

米离恍然道：“这我便明白了，既是艳庵多行不义，你少林便该出头，这中间委曲，说不清么？”

无欲大师一手端杯，一手推出一纸，那纸飘飘而出，直推向米离。看那一张纸，若有若无，一飘向他面前。

米离一手接住，竟是手指一捻一抖，那纸便打开，米离看信。

这是无心大师的绝笔。

米离看罢，半天不响。

无欲大师叹道：“师弟于少林颇多护心，我等只能听他一句，再也不去扰那艳庵了。”

米离再喝下一杯，看他七人中，只有那淮阳门的洪恕脸色通红，一脸酒气。哑剑反是无事，少林方丈一向不善饮酒，此时犹自一杯杯陪喝。再看武当掌门雪风，把杯子一倾一倾，只是往口里倒。

一旁的那土二爷闷闷道：“喝不痛快，喝不痛快。我从前听得人说，有一个善喝酒的米离，是天下少有的大侠，今天一看，怎么像是缩头乌龟？”

峨嵋老师太好心也居然一杯杯不落人后，那岳子松仍是不改他那潇洒神态，两指捏

杯，一杯杯慢啜。

米离大叫道：“你们这些怪物，来这里想气死我么？我只愿喝酒，不愿管你们的闲事！”

武当派掌门雪风道长笑笑，说道：“我们也是慕米离大名，才来与你拼酒。我们一想江湖无事，天下太平，活着也无甚意思。如果人说，天下七大派的掌门与大侠米离一拼酒力，最后死在大侠米离面前，那也算不得丑，强似死在一些狐群狗党手里！”

武当掌门火气极大，一口饮干了杯里的酒，一饮太急，竟是呛得直咳。

米离问他：“你武当派也不曾有人在那艳庵有亲情骨肉，怎么也缩手缩脚？”

雪风道长见问，眼里顿时有泪，他说道：“我师叔恨意虽是年轻，但他长我一辈，在武当派里也甚有威名。他上次去探艳庵，居然一去不返。我听得人说，那艳庵里一种毒，毒性最是强烈，那是一种血粉……”

米离说道：“我看到过艳庵杀死的人，但我没看到凶手。”

峨嵋的好心师太一叹，大声道：“阿弥陀佛，原来米大侠也有一片善心。”

米离说道：“那一回我听得一声喊，便过去看，我以为是有人死在那里，谁知道却没看出什么破绽。艳庵的古怪，我是领教过的。”

雪风道长道：“米离，你帮我七大门派一回，我们七大门派给你门派令，你再有事，可以调我七大门派的人，七大门派人听你令行事。”

米离说道：“武当有心无力，少林有意无心，但峨嵋该与艳庵无旧，好心师太终不会因心好便放过艳庵吧？”

好心师太一叹，说道：“你也知道，峨嵋派多是女尼，要说与艳庵也算是同宗，怎能与她敌对？终因为都是佛门弟子，就不好出手。”

好心师太说道：“本派也有人落在他们手里。”

米离哦了一声，他听明白了。

哑剑胡削笑道：“米离，人都说你是大侠，自从那流花女人谷被你破后，江湖人都赞你是天下第一人。你就不能帮帮七大派？”

米离笑，那笑很苦。

谁知道米离的苦衷？谁知道他孤灯茕影、形影相吊的苦楚？天下人都认得大侠米离，但大侠米离的苦楚有谁知道？

土二爷道：“米离，你愿意不愿？”

他捧起一坛酒，站起来，脚步踉跄，对米离道：“你是米离，你能喝酒，世上谁不知道？我只要喝下这一坛酒，再与你喝下一坛，何时喝得醉死了，我便罢手，总不至于输了与你。”

他咕咚咚喝下一坛酒。哇哇地直吐，吐得人十分狼狈。

米离扶他，说道：“土二爷，你再别喝了！”

土二爷吐他一身，叫道：“米离，我与你喝！你与我再吐，吐的都是血，无酒可吐，才是好汉！”

峨嵋好心师太对米离道：“米离，你做做好人，我再喝下去，老人也会出丑。”

洪恕大声叫道：“莫求他，莫求他，他算是什么？他根本就不把我们七大派的人看在眼里。他能把我们七大门派看在眼里，怎么会对我们这么薄情？”

米离苦笑，那个苑家老爷子把他当成孩子，那还情有可原，因为米离只有几十岁，苑老爷子却足足有二百多岁了，他求米离，米离岂能不应？他求米离去管流花女人谷的事儿，米离才去大破流花女人谷。

但七大门派的事儿，与他何干？

洪恕叫道：“艳庵的事儿，他米离不敢管，我们求他做什么？我们只与他喝酒，这人除了喝酒，还有什么过人本事？”

米离不知道他喝下了多少坛酒。

他看土二爷，土二爷像是一个醉鬼，他吐后再喝，显是不胜酒力，他举坛对米离道：“喝，喝死也不做胆小鬼！”

米离看他，也是笑意微微：“喝，对啊，喝死也不做胆小鬼！”

再喝下去，那少林寺的方丈无欲大师竟是金山微颀，人眼眇斜。他看着米离，哭道：“人谁无过？无心师弟，无过者是圣人，不是少林僧。你死得冤，你死得冤！”

武当掌门雪风道长唰地抽出宝剑来，说道：“米离，我与你比剑，我与你比剑，我能去艳庵与他们一斗，顶多也不过毁了我武当一派！”

土二爷抱着酒坛，喉咙咯咯响，叫道：“来啊，别理他米离，他要做大侠士，不理我们七大门派，看我们七大门派的人像是狗熊，我们理他做什么？我们喝死，今天喝不死的，明天去向艳庵求情，让她们先放了我们的人，再与她们动手。”

好心师太喝酒，竟能像男人一般，她脸色醉得通红，看着米离，恨道：“米离，米离，难得人家求你几次，你在七大门派人面前，也赚足了面子，你还想怎么样？”

米离不动，他握着杯的手在抖，他无法对这些人说出他的心里话。

他有过女人，他曾有过心心相印的女人，那女人叫鱼漂儿，后来鱼漂儿死了，他再有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叫小袖儿。小袖儿是流花女人谷的谷主，他破了流花女人谷后，小袖儿对他神色淡淡，总是心里郁郁，恨他破了几代女人建起的流花女人谷，终于同他分手。

他再也没了一个红颜知己。

米离仍笑，手里仍是握着酒杯。

他喝下了多少酒，他怎么仍是没一丁点儿醉意？

按说七大门派的掌门与他斗酒，他已经喝下了无数坛酒，但他的脸色只是微红，根本没一点儿醉意。他也不曾把那酒水用功力逼出去，只是硬喝。

七大掌门竟也是没一丁点儿耍奸，他们一个个都是同米离一般，他喝下多少，七大

掌门喝下多少。

米离说道：“好心师太，你要是用你峨嵋的‘移玉功’，这一点儿酒不在话下。”

若能移玉，这一坛坛酒又能把一个好心师太怎样？

米离再对土二爷说道：“贵派的‘大气转身’怎么不用？要是用起此功来，你或许能与我匹敌。”

土二爷瞪起眼睛：“你休逞强，我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就是喝死，也不会向你小子投降！”

米离一叹，土二爷这人耿直，对米离十分不满，恨米离不管七大门派的棘手事儿。

米离说道：“就是淮阳门的腐石功、武当派的阴阳气、少林寺的‘大悲赋图’，都可胜我的酒力，你们诸位不用功夫，只想同我拼酒，想喝死么？”

他去摇晃少林寺方丈无欲大师，无欲大师的身子直晃，竟是不能站起来，他说道：

“米大侠，你胜了，你可以走，你再也不必理我们七大门派的事儿。”

武当雪风怒喝一声：“站住！米离……米……离……你不能走！你……”

他怒而起身，“叭嗒”一声，人摔在地，他再抬起头来，泪水和着怒声：“米离，我不能饶过你！”

土二爷说道：“米离，你比我年长……”

米离是比他年长，在众人中，只有米离是死过了几十年后，才由那苑老爷子由地下把他弄醒来的，他的年纪当在百岁以上，众人没有一人能比他年长。

土二爷道：“喝酒胜不得你，我可以先你而去地狱，你看好不好？”

土二爷一声喝吼，便真的由外面来了两个恒山派的弟子，那两人对着土二爷行礼，站在一旁，不吱一声。

土二爷道：“你两个听着，我与大侠米离拼酒，要是我输了，便死在这里，你们回去，恒山一派不得与大侠米离作对。”

他说完，便捧起酒坛，一坛坛喝，直喝下去两坛。

哇——，土二爷吐了出来，他看着米离说道：“米离，我若是藏起一点儿奸心，我便不是土二。”

他再吐，再喝，再吐，终至于在他的吐出秽物里有血！

那弟子叫道：“师父！”

土二一瞪双眼，对那弟子道：“住口，你站一边去！”

米离看着土二，他心里半是忧虑半是生气，七大门派的事儿干他何事？他不愿意再管，要知道艳庵做事儿，自有艳庵的道理，他出面去管人家的事儿，何必？

土二爷咳了几声，对米离道：“我就是死在艳庵，也不愿意死在你手里，但我恨……恨不能死在艳庵！”

土二吐出许多血来，那弟子恨道：“米离，你算什么大侠？”另一弟子恨不能拔剑相向，他恨道：“米离，你枉称前辈，你就不能为别人一想？！”

好心师太看着米离，说道：“一柄寂寞剑，一匹瘦东西，往来无还顾，浩气冲斗牛的米离在哪里？你说，你说！”

米离再说什么？

土二在吐，吐出胃纳，再吐出的都是血水，如果任他再吐下去，他会活活喝死、醉死。再看那洪恕，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少林的方丈无欲大师坐在那里，哭也哭不出声。只有岳子松的脸色阴沉，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的酒也喝得一滴不少，他缘何不醉？

老花户醉里笑道：“米离，你好威风，除了我丐帮帮主肖乞儿不曾来求你，天下七大门派的掌门都来求你，你好威风啊，好威风！”

米离说道：“我除了丐帮帮主不曾见到过，这七大门派掌门是经常见的。只是不知丐帮帮主为什么不来？”

老花户傲然道：“你没听得丐帮的弟子说过，丐帮出面管帮的人便是我徐长老？”

米离说道：“你叫你丐帮的帮主肖乞儿出来，我可答应去管艳庵的事儿。”

众人看着丐帮的徐长老，心道此事或可商量，但那徐长老摇摇头，说道：“米离，我帮帮主身有要事，不然不会不来。”

忽地听到有人说话声，有人叫道：“他有什么大事，不来与议这艳庵的大事，天下还有更大的事么？”

第十九章 捕疯·捕呆·捕痴

众人正在那小土屋里议事，忽听得外面有人一声喝，便立时惊觉。众人里，那少林寺的方丈无欲大师已经醉得昏沉，不省人事，武当派的掌门雪风道长也拿不住剑了，好心师太看着米离，竟是再也站不直身子，洪恕也是瞪眼看人，不能起立。

只有那土二爷弯着身子，像一只虾米般在吐，但他再也吐不出什么来，只是扑扑地吐气。看样子，要再吐下去，他会一死。

岳子松看看米离，再看看米离，问道：“是你在叫？”

米离苦笑笑，说道：“不是我，是另有人。”

果然进来了人。

看那来人，是洛阳城有名的人物。

他是捕疯于大头。

于大头不是失踪了么，传闻他不是已经死了么，他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岳子松看他，结巴道：“你没死……没死……”

于大头说道：“七大门派妄图在洛阳城捣乱，我奉命捉拿你们归案！”

武当派雪风道长在桌下大叫：“你于大头想拿我，哪里有那么容易？”

于大头一一巡视他们，看着米离，说道：“你不动手，我一个人便拿得住他们七人！”

米离笑笑，说道：“那好，我不愿动手，你要拿他们尽管拿好了。”

一语说毕，尽是哗然只听得那老花户叫道：“米离，你个混蛋，你竟敢要他们出手拿人，我看他敢不敢？！”

那岳子松叫道：“你一个捕疯，莫……非你能捕得我不成？”

那于大头说道：“不管是谁，只要犯在我的地面，他就别想逃！”

他是捕疯，他是见了逃犯便捕的疯子，为了捕一个人，他宁可三日不吃不食，只是饮酒。

于大头说道：“好，这一坛酒我包了！”

他一窜过去，一抓抓住桌上的一坛酒，把那酒全倒入他的壶里，然后说：“好，我可以一连三天只喝这一壶酒。”

他这句话是说，他宁可三天不吃不食，也得把这八个人都捉拿归案。

他朗声道：“少林寺住持无欲，在洛阳城谋划破坏花会，我要缉拿你归案！”

“武当掌门雪风，在江湖上行走，想在洛阳犯案，我要拿你！”“还有峨嵋掌门好心师太、淮阳门掌门洪恕、华山派掌门岳子松、恒山派掌门土行玉、点苍的哑剑胡削，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雪风道长突然哈哈大笑，他乐道：“捕疯子，就凭你一人，想为难我七大门派？”

捕疯傲然道：“好，我便看看你们的本事！”

他一语出毕，竟直扑少林无欲！

无欲大师看见他出手便奔自己而来，醉里便出了一拳。他想出醉拳，但一出拳，便知道不对了，他的腿先是不好使了，步子踉跄，那是真的难堪，一步步极是不像。一扑跪地，再也不起。

那捕疯叫道：“好，这便是少林拳么？”

他一出手，“哇”地一声，便打出了少林无欲一声惨叫！

米离看他出手，那神态十分漠然，就是杀死无欲大师，他也不会在意。

众人也是一凛：久听得人说，洛阳城的捕疯子虽是对人凶狠，但他人心极好，怎么这一回出手，竟是一点儿也不留情面？

他再冲着雪风道长而去，叭地一击，便打在雪风道长的背上！

雪风不愧是武当掌门，他虽是醉得不省人事，但他的身上有护身神功，一经击准，他身上自然反出神力，一弹而起，竟是“哇”地一叫，身子扑出几步，再跌倒在地。

捕疯把一条链子锁在武当派的雪风身上。

那雪风道长感到倍受羞辱，他怒吼道：“捕疯子，我武当派与你誓不两立！”

于大头说道：“好，我先拿你，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说！”

于大头再一扑，对着那土二爷出手！

土二爷早有算计，他看着于大头对着那两人出手，心里盘算好了，只待于大头出手，便来一击。但他千算万算，不曾算计他自己早已经喝得烂醉，他叫道：“来得好！”一扑出去，却是一招“恒山问猴”，这一招一出，不但没问得到猴，反而把他的后背送与了于大头！

于大头一击，“咣”地一声把他推向那门边，一交跌在门槛上，跌得血糊住了脸面！

土二大叫：“米离，你个孙子，你算计我七大派，你不得好死！”

那于大头笑笑，说道：“好，米离，你真是好人，你做得好，他们七个都算是我的了！”

他再拿出一条绳索，生生把一个乱叫乱跳的土二爷捉住绑好。

岳子松看着米离，说道：“我还没动……”

米离笑道：“我知道，你在众人里，是头一个用计喝酒的，你没醉。”

岳子松说道：“我从来不愿意醉，就是我在成亲的那一天晚上，我也没醉。你知道

不知道，我那一天要是醉了，我会怎么样？”

米离当然不知道。

岳子松说道：“我要是醉了，我那一天会被我妻子的仇家剁成肉酱。后来我没醉，但我装得醉了。他们冲进来，我便乘醉出手，杀了他们……”

米离看着他，说道：“岳子松，你此时是想杀了我，还是想杀于大头？”

岳子松看着那好心师太，看她忽地一身都湿了，原来女人不禁酒力，都化成尿水出来，那味儿甚是不好闻。他说：“米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傻，但好心师太与雪风那么信你，都弄得如此狼狈，我华山派何必风光？我便也信你一回，就用我这一条命赌一回。”

米离问道：“你赌什么？”

岳子松说道：“我赌你不会把七大掌门的性命交与这个捕疯子去糟蹋。”

岳子松坐在那里，对于大头说道：“捕疯子，我能与你战上十几个回合，但我不动，我只是让你绑我，你再羞辱我，我也认了。”

捕疯于大头狞笑：“我不会羞辱你，我只是要捉住你，把你下在大牢里！”

好心师太与那哑剑都看着米离。

他们恨米离。

如果不是米离，他们或许不会让一个捕疯子这般容易捉拿，他们给人下在洛阳大狱里，岂不是米离的过失？

但焉知米离不是故意如此做的？

那徐长老看着米离，他问道：“米离，你知道不知道捕疯子会来？”

米离一笑，说道：“我知道，我也知道他会捕捉七大门派的掌门。他做一辈子捕快，也没今日这般荣耀，捉住了七大门派的掌门，岂不是最大的威风？”

徐长老突地一声怒吼，他扑向米离！

徐长老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帮的长老，他一出手，勾拿吐擒打，一连出了十几招，一招比一招狠毒！

但在米离手下，那几招都是无功。

米离也不伤他，只是见招拆招，他一招招还去，把那徐长老弄得无施展身手之处。

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道：“算了，算了，米离，我也知道你是能人，我不与你打了，好不好？”

他也坐下，束手就擒。

七大门派的掌门一个个都坐在桌前，他们的脸色都不好。

土二爷恨恨：“无欲大师，你一生看人不错，怎么这一回看错了一个王八蛋？”

无欲大师不吐声，他只是低着头。

有人应声道：“他没看错，只是他不知道有我。”

从门后闪出另一个人来，那人是胖胖的身材，恶狠狠的面相。谁都知道他是捕呆神胖子。

七大门派的人都呆了，据他们所知，捕疯失踪了，自从头一次去寻艳庵的下落，寻那血粉杀人的结果，他便无影无踪了。

他出现了，还不能令七大门派的人吃惊，但神胖子一出来，众人都大吃一惊。

他不是死在那一战里了么？那一战后，他的家人无一幸免，连他妻子魏知知也同他一样不知去向，他此时怎么能再出来，现身在七大门派的掌门眼前？

神胖子大声吼道：“你们这七大门派都是些坏人，你们想破坏洛阳城的盛事，想不让艳庵参与那花王大会，那是休想！”

米离悠悠笑道：“你怎么知道七大门派的掌门想破坏艳庵的大事？”

神胖子哈哈大笑，他大声道：“米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我早就注意你了，你再惹艳庵的麻烦，我便把你押下大牢！”

哑剑出剑，但他也不是神胖子的对手，他的剑出得太慢了，一待他剑出，神胖子的手早就抓住了那剑！

哧哧声响。

哑剑奋力夺剑，但他再夺也夺不下剑来，神胖子狞笑，说道：“你做点苍掌门，就这么一点儿气力么？”

“砰”一声响，便有两人从门外破门而入！

两柄剑一齐奔向神胖子！

两柄剑自左刺入，自右刺入，一齐来夺神胖子的两肋！这两个正是恒山派的弟子，他们不曾喝酒，剑刺极劲，滋滋有声，直奔神胖子的胸前！

神胖子大笑，说道：“你一个恒山派的弟子，也想与捕呆动手？”

果然好厉害，他的手一弯一拗，竟从那两人想不到处出手，一抓一折，想把那两柄剑生生折断。

两个弟子大惊，身子向后一退。

神胖子正等他一退，他唿哨而上，一夺抓住那柄剑！

另一个弟子正想刺击，忽见神胖子抓住同伴的剑，心下一犹豫，便慢了一慢，那剑反被神胖子折手一拦，只听得铮铮有声，像是有金铁交击的声音。

莫非神胖子的手是铁铸的不成？

叭，那口利剑折了！

神胖子的手正抓在那人的肋骨上，只听得骨头咯咯有声，那弟子也是硬骨头，脸色胀得通红，兀自不肯出声，只是瞪着眼看神胖子，嘴里咝咝吐声。

神胖子只想把那弟子杀死，他一手直折那人的骨头，只听得骨头咯咯响。

米离不动，他不想动，他是与神胖子、于大头做一路了么？

蓦地听得一人大叫道：“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那人便奔来了，他的手一抓，直抓神胖子的后背大穴！

神胖子虽是抓住那弟子的骨骼，但他的眼神却不曾有一丝疏忽，听得后背一阵风响，便身子向后一跳，跳出去。

眼前的人是一个满身污物的人，他的眼睛很亮，只是贼贼地发亮，瞅着神胖子，再看着捕疯，嘟哝道：“行不得……也哥哥！”

这人是捕痴林岚。

那米离正眼瞅着林岚，看他说话行事。

林岚却不会说别的话，只是那一句：“行不得也……哥哥……”

神胖子想动手，于大头叫住了他：“别动他，他是捕痴。”

虽是他三人不属同一衙门，但同为六扇门的高手，总是惺惺相惜。于大头一叫，神胖子也就住了手。

神胖子道：“他不是想害艳庵的人么？”

“他不是。”

“他是什么人？”

“他从前也是六扇门的人。”

“他也是六扇门的人？”神胖子有一点儿犹豫，想着要不要杀死林岚。

他蓦地扑向林岚，吼道：“我得杀死他，不管他是什么人！”

于大头一声喝止，一手扬起，无数的丧门钉飞向神胖子！

另有人在咯咯笑，说道：“你看，你看，他们自己咬自己，像不像是一群狗？”

米离抬头，慢慢说道：“我早知道你们来了，何不现身出来，让我也好好看看你们是什么模样？”

第二十章 血魂焰

来人现身。竟是艳庵的拾意与拾心等人，一共有七八个美艳小尼。

拾心对米离道：“久闻得米大侠是人中龙凤，今日一见果然真。”

米离悠然道：“怎么见得？”

那拾心窃笑：“看米大侠宁可喝死七大掌门，也不愿帮他们为难艳庵，艳庵足感米大侠的盛情。”

看她又递眼色又媚笑的模样，真像是米离的嬖人。

米离大笑：“我想看看捕呆怎么为难七大掌门。”

于大头冷冷道：“我把他们投到洛阳大牢去。”

神胖子道：“他们得坐牢，要是你米离犯了事儿，一样也得坐牢。”

他两手抱臂，看着米离。

要是米离动手，他们是不是也得把米离投到大牢里？

米离看着徐长老，说道：“他不是七大门派的人，他只是丐帮的徐长老，你能不能放了他？”

徐长老此时对米离没一丁点儿客气，骂道：“米离，你是个无耻小人，你把七大门派的掌门都陷入牢里，你不得好死！”

米离不动，只是看着徐长老骂。

于大头与神胖子带着人，把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带走。

只剩下了艳庵的拾心等人，她们面对着米离。

拾心对米离款款道：“听说米大侠不管他们七大门派的事儿，不与艳庵为难，小尼有说不尽的感谢。只要米大侠说一声，艳庵水里火里，万死不辞。”

米离笑笑，他仍是手不离杯。喝下了多少酒，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知道他今天喝得最多。

徐长老骂得累了，突地不骂了，他觉得只是闷闷地一声不响，比骂那些尼姑更好。

拾心对他说道：“徐长老，我听说丐帮的帮主肖乞儿也来了洛阳，我怎么没看到他？”

徐长老大声道：“呸！你想见我帮主，那是难了，除非入了地狱，你才会见到他。”

拾心变色道：“莫非你帮主死了？”

徐长老恨恨道：“你才是死了，你不死，我帮主怎么会死？”

拾心对徐长老道：“你得说出来丐帮帮主在哪里，我们找了六七个丐帮弟子，没有人能说得出帮主是谁，看来你丐帮帮主也是一个神秘人。”

徐长老大笑，说道：“丐帮弟子从来不知道帮主是谁，这里面也有一个缘故，你等哪里得知？你们要我说出谁是丐帮帮主，那是休想！”

拾心脸色微变，她笑吟吟对米离说道：“事关艳庵大计，但愿米大侠能体谅艳庵的难处才好。”

米离说道：“你们想怎么样？”

拾心道：“只要米大侠不插手，艳庵必能料理此事。”

米离说道：“徐长老本来与我不相识……”

拾心面露喜色，看来要是米离不理徐长老的事儿，她也会少些麻烦。

但米离仍在说：“可在这破房子里，他不是什么丐帮的徐长老了，他只是护花老张，我喝了他三天的酒，怎么能不帮他？”

拾心一笑，说道：“米大侠，你看！”

拾心的手里握着一些暗红物。

那是什么？

血粉，血魂焰。

如果米离至今仍不知那便是艳庵使天下武林人闻之变色的血魂粉，他还算是什

大侠米离？

一见那血魂粉，忽地有三四人尽皆失色，那三四人在于大头、神胖子、连同那个失心疯的林岚，他一看见那拾心的手上有血魂粉，便大声尖叫：“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他疯地冲出去，再无踪影。

米离大声道：“听得人说，艳庵的血魂粉能使人在一瞬间便变成一滩血水，再一会儿便变成血粉？”

拾心得意地笑：“也没那么厉害，只是虚言妄说，米大侠何不试试？”

拾心的手仍是微微张开，米离看她手心，便见她手心在这一瞬间竟是连着变了三变。

一变黑，再变灰，更变得血红。

拾心说道：“无人能破得艳庵的血魂粉，你也不能。”

米离是解毒大家，他也不能解得艳庵的血魂粉么？拾心仍是对着米离笑。

米离不敢动，他不能妄动。

徐长老突地一叫：“慢！”

他怒目而视，对那拾心道：“艳庵的人太狂傲，你以为你有血魂粉，天下便再也无人能制得你么？”

拾心媚笑：“听说有一个人，他叫做苑老爷子，他能九死九生，最后一次他死时，足足在世上活了三百岁。他如是活着，定不会怕艳庵的毒，但听说他已经死了。他儿子才十八岁，他只是一个新的苑家公子，他要做苑老爷子，还得有那么一百年。你说艳庵还会怕谁？”她嘻嘻笑。

米离叹了一口气，说道：“艳庵谁也不怕。”

既是谁也不怕，艳庵岂不是天下无敌了么？

徐长老说道：“你要问我丐帮帮主，我决不会告诉你，就是你们杀死了我，我也不说。”

米离看着徐长老，说道：“我不愿意管闲事，七大门派的事儿我也不愿意管，你说不对么？”

徐长老大声道：“米离，你错了，不管天下的闲事，要你米离在世上做什么？”

那拾意看着米离，说道：“米大侠若是不管艳庵的事儿，我艳庵一定重谢米大侠。”

米离大乐，说道：“好，好！”

徐长老看着米离，他不解米离怎么会是这般模样的人，他恨恨道：“米离，你是小人，你是一个无赖小人！”

米离不动，他屹立不动。

徐长老看米离，再也不是那尊敬的眼神了，他恨恨地打碎了那些花酒坛，说道：“不给小人喝酒！不给小人喝酒！”

米离眼看拾心把徐长老带走。

他在想什么，莫不是他真的醉了？他为何要蹲下身子去一点点捧地上的酒喝，他是不是还没喝够？

眼前站了一人，是白马寺的老僧。

他说：“米离，你枉费心机。”

米离看他，脸上带笑：“你说什么？我不懂……”

老僧道：“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知道艳庵的人并不比你差。”

米离的眼睛也像要闭上了，他无动于衷。

老僧说道：“米离，你制不得那艳庵，因为你得不到艳庵的解药。”

米离说道：“我不想参与其事。”

老僧一叹，说道：“米离，你心高气傲，在那牡丹花会前后，总想与艳庵一搏。但

你不能制得那血魂粉，你便无胜她艳庵的希望。”

米离不语。

老僧说道：“艳庵血魂，有九转之说。人说能制得血魂粉，越是功力高强的人，他死后的血魂粉便越是有用。像那些被艳庵控制的高手，弄不好便会被制成血魂粉，你想救他们，反是害了他。”

米离看老僧，突地一问：“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老僧笑笑：“我是白马寺的人，也是江湖人，我怎么会不知？”

米离突地冲去，一拳击向那老僧。

米离的手太快了，如虎出柙，一拳向头！

老僧早有算定，见米离出拳，笑道：“我不是艳庵的人，你何必打我？”

米离大声道：“你不是艳庵人，我却是艳庵的人。”

老僧的身子不动，他的手一拦，直拦在米离的手前。他手指轻轻一点，便点向米离的神门穴。神门穴是手少阴心经脉上的要穴，米离怎肯让他点中？他回头一顾，便化成一式狐蹬，一脚踢向老僧。

老僧一笑，长啸道：“百兽舞？”

米离点头。

老僧笑笑，傲然道：“你的百兽舞也奈何不得我。”

他飘然出步，一步步飘逸而出，米离一连出了五式，竟连他的衣襟也沾不到。老僧笑道：“米离，你的百兽舞也不能奈我何，你再与艳庵斗，怕也不是她们的对手。”

米离笑笑：“你怎么知道我会同艳庵斗？”

老僧大笑，笑声刺他耳鼓：“米离，你不甘寂寞，谁人不知？你要是把那七大掌门都陷在牢里，也就罢了；但我要告诉你的是，那神呆与捕疯子一定会把那七大掌门害了。”

米离说道：“你怎么知道？”

老僧说道：“你应该知道，神呆与捕疯两人都在艳庵失踪过，他们已经成了艳庵的人。”

米离长啸一声，他飞身而去。

老僧看着地面，像在沉思。

有人问他：“你告诉他这话，难道不怕艳庵怪罪？”

老僧一笑：“艳庵顾不上怪罪我，她们自有她们的忙事儿。”

“但你犯不上得罪艳庵。”

“我不曾得罪她们，是她们得罪了我。”

“你不怕艳庵？”

“不怕。”

“据我所知，你白马寺根本就不是艳庵的对手。”

“艳庵也不敢动白马寺。”

为什么？

问的人再也不问，老僧也再无声，两人皆沉入静寂。

洛阳大牢里，有七个人坐在牢内，他们一个个都沉默不语。

他们是七大门派掌门人。

“哗啦”，牢门大开，从牢外走进来了一个小牢子。他嘻嘻笑着，对七大掌门笑道：“你们七个人来了洛阳大牢，坐在这里不吃不喝，也不是事儿。你们看，这里有一种好吃的东西，你们吃是不吃？”

土二爷大怒，喝道：“休来烦我！我不吃你的东西！”

那小牢子变了脸色，喝道：“你想不吃，那么容易？”

土二爷看那小牢子扑过来，手里握紧，像是有些蹊跷，他心内生疑，大喝道：“你

弄什么古怪，休想欺我！”

他抢上去，一把想从那小牢子手里夺出那物来。却不料得那小牢子的功夫也是极妙，一闪身躲了过去，回头来抓土二爷，那是一式“梦里寻秋”！

土二爷与六大掌门都是一惊，原来这小牢子并不是牢里的凡人，确是高手。

他一夺不成，只见那小牢子手一扬，叫道：“休动，你们谁动一动，我保他再无全尸！”

他手里是什么东西？

只见他冷冷而笑，手慢慢张开，说道：“你们看看，只要一动，你们没一个人有命！”

他手里的东西暗红暗红的，是一包粉尘。

血魂粉，那一种能致人死命、让人死后连尸体也全化光的血魂焰！

岳子松说道：“你就是把那一包血魂粉都洒在我们身上，你能保得逃得出这牢么？”

七大门派掌门人都知道血魂粉非同小可，他们全都围在那小牢子的身边。

就是能把血魂粉扔在七大掌门人身上，他也不免一死。

小牢子哈哈笑道：“我算什么？就是一死，有七大门派的掌门人陪我，死后也何等荣幸！我怕什么！”

他手里握着血魂粉。

莫非他真的要与七大门派的掌门一齐毙命？莫非他真心愿意与七大门派掌门同归于尽？

土二爷正寻思如何动手，能夺得那包血魂粉。

如果他的手慢上一慢，那包血魂粉扬起来，便会有人死在那血魂粉下！

如果他用“大气转身”，他不会沾上一点儿血魂粉，但其他人呢？如果他们都用上本门的绝招，说不定所有的人都会身上沾着了这血魂粉，他们便会一齐死在这大牢里。

有人蓦地说话了：“我看，你们七大门派掌门都得听他的。”

他们一齐回头，他们看到了那个神胖子，他身后还有那个捕疯于大头，两人正冷冷看着七大掌门。

神胖子看着他们，那眼里有一丝嘲弄：“她不是我洛阳大牢里的人，她是艳庵的人，她叫拾意。”

七大掌门惊呆了，他们得受制于艳庵么？

第二十一章 蜀中唐门

天下各派，很少有像蜀中唐门那么稳固的。它历百十年而不衰，是因为他有令人胆寒的暗器，一种种令天下人不敢问津的独门暗器。

唐门是一个大家族，从外面看去，足足有几十里的集市都是唐家，这就是蜀中最有威势的唐门家族。

天亮开门，市内有集，人来人往，也是一大商埠。

在唐门的正房前，有一间大厅，那厅里此时正集着几十人。

正中坐着的，是一个很猥琐的老头儿。

他是蜀中很有名的人物，也是唐门很有名的人物，他叫做唐三好。

他委身在椅子上，像是人都坐没了，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听着那些来唐门的人说话。

一个胖子没说话，先是嘻嘻地笑，他笑时竟是咝咝有声。

唐三好看他的喉结，心道：若是一枚暗器打入他的喉咙，他会不会咕噜噜吐出声来？

胖子道：“我带来了三先生最乐意要的东西，那是一箱子最好的火药。还有火纸，安阳火纸。”

唐三好看看他，说道：“好。”

人都知道，唐三好对人，最多时只说三声好，如果他一声也不响，那个人准会倒霉。

再一个人是瘦子，他对着唐三好说道：“三叔，我给你带来了一块好缅铁，三叔看了，准会喜欢。”

唐三好看看那一块铁，说道：“好，好。”

这人笑了，能赚得唐三好说出两声好来，也颇不易。

有一个清秀公子坐在那里不动。唐三好一进来便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大家公子，他身后的那两个清秀童子也长得十二分人才，站在他身后，很是精神。他对着大厅的廊柱，看得出神，分明没把那几个人看在眼里。

他也敢看不起唐门么？要是他看不起蜀中唐门，他的命也该活不长了。

唐三好等得那几个人都说出货色来，也不外往年一般，有布有帛，有铁有丝，都是唐门需用的平常货物。

唐三好知道，唐门的钱好赚，他们肯千里迢迢来唐门，是因为他们的货色好，也是因为唐门从来不难为来送货的商人。唐门需要他们，他们也愿意来赚唐门的银子。

所有的人都说完了，只有那清秀公子不动。

他有什么货，竟要奇货可居？

唐三好说道：“这位公子，不知道来唐门有何好货？还望对老夫说说，让我开开眼才是。”

那清秀公子才看看唐三好，说道：“也没什么好东西，只是有一种货物，要卖与唐门。不知道唐三叔能不能做得唐门的主？”

一句话竟把一个唐三好说得脸色大变。

他不是唐门的主事人。

但唐门办货的事儿，唐家主事人都交与了他，这清秀公子问他此句话，岂不是找他

的难堪？

唐三好从他的牙缝里逼出了三个字：“好，好，好。只是不知公子有什么货色，也说出来，让我开开眼。”

清秀公子根本不把那唐三好的神色当一回事，他笑笑说道：“我有一颗心，要卖与唐门。”

唐三好冷笑，他慢慢说道：“这可是奇了，老夫主事多年，从来还不曾有人想把他的心卖与唐门的。这一回倒是要看看公子要卖的是什么心。”

“玲珑心。”

一句话，顿叫唐三好脸色大变。

清秀公子看着唐三好的神情，不由得大笑，说道：“久闻唐门的主事人是大小奶奶，不是唐三叔。看来此话不假。我要卖与唐门的是一颗‘玲珑心’，唐三叔是不是要看一看再说？”

唐三好再也不委在椅子上，他的身子坐得很直，看着那清秀公子，说道：“诸位的货我买了，只是在下还有事与这位公子相商，望诸位能在唐门好好歇息。”

众人见状，知他是在逐客，便一个个起身告辞。

唐三好说道：“公子说的是真？”

清秀公子只是冷笑，一句话也不说。

唐三好道：“我家的大小奶奶脾气很怪，她顺气时，你做什么，她也不会怪；但她要是不顺气，怕你会有生命之忧。”

那年轻公子仍是笑而不语。

唐三好跺一跺脚，说道：“好，你跟我来。”

唐大少奶奶是个美人。美人一般都很自负，她很自傲，对于别人的话一向不愿意听。此时她坐在桌边，很用心地画她的眉毛。她画眉时很不顺气，偏偏她做别的什么事件件

事事都很会做，画眉毛却画不好。

这时走进了唐三好与那个清秀公子。

唐大少奶奶说道：“三叔，你来做什么？”

虽说他是大少奶奶的三叔，但他也不知这一位脾气乖僻的大少奶奶什么时候发作，他赔笑道：“大奶奶，这位公子有事要见你。”

唐大少奶奶看看那清秀公子，说道：“有什么事，与三叔说不就成了，何必来找我？”

唐三叔笑笑，说道：“大少奶奶，他说他有一颗心，要卖与我们唐门。”

大少奶奶一笑，在那玉颊上生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来，她说道：“有心卖与唐门的人太多，我们怎么能应付过来？”

唐三好说道：“他说他有一颗‘玲珑心’”

大少奶奶的眉毛一竖，看得出她很吃惊。

只有唐门的新暗器才叫做“玲珑心”，他从何处得了这“玲珑心”？

大少奶奶说道：“玲珑心生几窍？”

那清秀公子一笑：“玲珑心无窍。”

唐三好暗叹道：这公子看着精明，偏偏说些傻话，玲珑心怎么会无窍？他要倒霉了。

但看到那大少奶奶的脸上带笑了，她一脸春风，对那清秀公子道：“你从何处来？”

“中都洛阳。”

大少奶奶更是笑意盈盈了，她对着那清秀公子道：“咳，我总是弄不好我的眉毛，你会不会画眉毛？”

唐三好心里暗暗叫苦，如果那清秀公子答应了她，说不定他便成了这大少奶奶的玩物，他不知唐门大少奶奶的厉害，也许会死在她一脸笑意下。

那清秀公子只是微微一笑，说道：“在下会画，只怕唐突了佳人。”

大少奶奶乐道：“好，还是你会说。从前我要人画眉，他们一个个竟吓得哆嗦。你

这人有趣，有趣。”

大少奶奶的眼睛盯着那清秀公子不放，她回头来，对着唐三好说道：“三叔，这里没你的事儿了，你走好了。”

唐三好自不敢违那大少奶奶的话意，只好讪讪退出，但他心道：这骚货竟在我蜀中唐门做此等事儿，岂不是辱没了唐门的门规？

可他无奈，他制不住大少奶奶，唐门的掌门人是她。

唐老爷子死时，本来唐三好与唐二、唐杰都在的，但老爷子看着他们，说道：“你们都不是……都不是唐门……”

唐三好说道：“爹，你说我们不是什么？”

唐二说道：“爹，大哥不在了，但有杰儿在，我与三弟都在，你有什么事，便吩咐好了。”

唐老爷子说道：“孙儿媳妇儿，孙儿媳妇……”

就袅袅走来了那个在唐门最招风的孙儿媳妇儿。她对着老爷子说道：“老爷子，我知道你死不瞑目，你怕，你怕唐门的事儿无人料理。”

唐老爷子突然眼中落泪，那是一颗混浊的老泪。

她盈盈笑道：“老爷子，你看！”

她把那左手举起来，老爷子看她的手指，竟是一般齐。

老爷子的眼一亮，说道：“你能弄得一……般齐？”

她笑笑道：“不是一般齐，看去一般齐。”

老爷子的脸竟是开晴了，他说道：“好一个……不是一般齐，看去……一般齐。”

老爷子便命她做唐门的掌门人。

从此唐门的大小事儿都由她主事。

江湖上就传出了唐门大少奶奶的名声。

等得那唐三好退出去了，那清秀公子仍是站在大少奶奶的身后，动也不动。

唐大少奶奶说话慢声细语：“公子，莫非你不会画眉，也像我一样？”

“会画。”

“那就画。”

那公子无奈，便来替大少奶奶画眉，他的手在哆嗦。

唐门大少奶奶笑笑，说道：“你怎么战战兢兢？”

公子道：“替美人画眉，怕画不好，就战战兢兢。”

大少奶奶笑笑，说道：“你只管画好了，我那个丈夫是唐杰，你知道他不在这里。再说就是他在这一里，他也得听我的。”

公子一听，不仅没放心，更是怕了，他说道：“我知道，我知道。”

大少奶奶一声冷笑：“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我丈夫不在唐门？”

她的手里突然多了一件东西，看看那是一支簪。她笑道：“你看它！”

突地，她的手动了，一支簪舞动若风，直刺清秀公子。刺他眉心，刺他脸面，刺他双颊，让他死过了几回。

一支簪直指他额下。

“说，你有什么心要出卖给唐门？”

公子在她那一支毒簪指刺下，竟是不惧，他笑道：“我有一颗‘玲珑心’，要卖与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眼光如隼，她说道：“你不是男人。”

那清秀公子一笑，说道：“我也不是女人。”

果然她不是男人，只是一个尼姑。

两人对峙，尼姑突地一笑：“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让唐杰在唐门了。”

大少奶奶的脸上仍笑：“我怎么会不愿意让他在唐门？他是我的丈夫。”

大少奶奶细语如蚊：“你要是不信我的话，你可以尝尝这簪的滋味.....”

她舞动那一支簪，像是舞剑，直舞得尼姑衣服一片片飞落。转眼间，她的衣服已经没有了几缕在身了。

大少奶奶说道：“我想出一个好主意，我让唐门的人来强暴你，那时看你还是不是一个守身如玉的小尼姑？”

尼姑笑笑，说道：“你不知道我艳庵的人，我艳庵的女尼活着就是要天下的臭男人来强暴的，你手下来强暴我，那算什么？”

唐大少奶奶喝道：“说，唐杰在什么地方？”

女尼在笑：“他在艳庵。”

大少奶奶的脸色有些不好了：“他混在你们那一群臭女人中间？”

她再是镇定，也不禁失色，要知道唐杰是她的丈夫，如果她的丈夫落在一群如狼似虎的女尼中间，那情形自是可想而知。

女尼笑道：“你放心好了，唐大公子是一个奇人，他能在艳庵落脚，自有他享不尽的福份。大少奶奶何必为他担忧呢？”

大少奶奶一喝道：“我一眨眼就可以杀死你，只要我手里的这一支毒簪刺在你的脖子上，你的命就没了！”

女尼笑笑，说道：“你没看过我带来的‘玲珑心’，你怎么能叫我死？”

唐大少奶奶立时色变。

她带来了“玲珑心”？那么说唐杰真的制出“玲珑心”来了？

她看到那女尼从怀里掏出一支小小的暗器。

她是唐门的大少奶奶，但她也从未看到过这样的暗器，它太美了，很脆，很小，很细，像是用发丝织成的那么亮。

它就是“玲珑心”么？

女尼的话远了。唐大少奶奶的头上有冷汗，她想起了那唐杰的话：“我要离开唐门，我如果离开了唐门，说不定我会制出‘玲珑心’来……”

她当时冷笑。她知道唐杰的心思，是怨人在她的怀里，他想不出那“玲珑心”如何制出，他想离开她的温柔情怀。她心里暗暗冷笑，离开了她，唐门能做得成什么事儿？

他果然制出了威力无比的“玲珑心”来。

女尼对着她，说道：“你愿意不愿意死在‘玲珑心’下？如果你不愿意，你蜀中唐门都得投在我艳庵门下！”

唐大少奶奶看着她，笑笑。她的手里也有暗器，她笑道：“从来人与唐门的人说话，都是只说半句，因为他们知道，话不能说得太满，有时他们的话说得太满，一句话未说完，了人便死在唐门的暗器下。”

她是艳庵的人，她不知道蜀中唐门的厉害！

第二十二章 玲珑心

两人手里都持一枚暗器。

唐大少奶奶笑道：“你没听唐杰说过，他从前曾制出一十三枚‘玲珑心’，都在我的手里么？”

尼姑大笑：“我只知道他从前在你身边，不能专心制暗器。你是个狐媚子，动不动要他在你身上用功夫，他怎么制出‘玲珑心’？”

大少奶奶笑道：“你以为唐门不会有‘玲珑心’么？”

尼姑道：“要有‘玲珑心’，你早就杀死我了。”

大少奶奶笑嘻嘻：“对了，我不要你提醒，我还忘了，我一定得杀死你！来人！”

进来了三个人。

这是唐门的三个壮汉。

他们虎视眈眈，看着尼姑。

“杀死她！”

一句话刚毕，那三个壮汉的手便扬起，只听得滋滋响，那空中飞起死亡的声音。

三枚相思刺、两枚肿胀瓜子！

相思刺飞起来，那肿胀瓜子也滚动如飞。

尼姑不动，身上钉着五枚暗器，她只是看着大少奶奶。

“你不怕死？”

“你杀死了我，再也没了唐杰；如果没了唐杰，你在蜀中唐门只是一个寡妇，你再也没了仗势。”

尼姑的脸在变色，她命已危在旦夕。

她不畏死，她是不是来时便知道她得死在蜀中唐门？

艳庵的人浑不畏死，她何必要她死？

尼姑再醒来时，看到了大少奶奶的神色。

大少奶奶身穿一件白色的紧身纱衣，浑身的美妙曲线毕现，她盯着那尼姑，说道：

“你来唐门想做什么？”

“告诉你，你只有归附艳庵，才能保得住唐杰的性命。”

大少奶奶笑了：“我何必要保住他的性命？”

“他是你的丈夫。”

她吃吃艳笑：“我有没有丈夫，有什么关系？”

尼姑看她，说道：“本来没有关系的，但如今有了关系。你知道艳庵从不放过违背她命令的人。”

“她们会把唐杰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只是拿他在江湖上走动，把他在各处羞辱一番，那时蜀中唐门的威风扫地。”

大少奶奶的手一扬。

对面墙上钉一排暗器，那是蜀中唐门的鬼针。

一排针钉成一排花字：蜀中唐门。

大少奶奶说道：“你能把蜀中唐门灭了不成？”

尼姑一叹：“不会，只是你唐门的人会死，在各地的人会死，死上几个人，决不算奇。”

唐大少奶奶笑笑：“我本来想杀死你，但看你如此狂傲，我就等你，看你艳庵有什么手段。”

尼姑在唐门的街市上走，她的身后跟着几个蜀门的好手。

大少奶奶吩咐：“跟着她，看她在街上和谁交谈，就把那人给我抓起来！”

尼姑不与人交谈。

她看那布庄的布，一劲儿地叫好，扯了三丈布，然后笑微微地付了银子。她再在街上走，只是看着唐门街市的热闹，再也不买什么东西。

大汉不曾抓到她什么把柄。

莫非尼姑只是胡说不成？

七十里外，有一个大镇，那镇上有一家小店，是一个杂货铺。铺子的老板姓雪。

天下姓雪的人本就不多，这一家就更奇特。老板姓雪，他的儿子反是姓隆。两人父子相称，很是相得。这一天晚上，正要打烊，忽听得有人叫一声：“店家，给我来一点儿胭脂！”

老板看那门前，原来是一个女人。那女人却生得好：面色白净，皮肤细腻，看是大

户人家的小姐。她笑意微微对着父子俩，神色很和气。

隆三笑道：“小姐要什么胭脂，进来选一选好了。”

那小姐笑笑，说道：“胡乱选一点儿，你替我选选，好不好？”

看她吹气若兰，神色依依模样，隆三大喜，笑道：“好，我便替小姐选选。”

老汉看着儿子，摇头进去了。

那隆三正低头看货，忽地觉出脖颈一紧，大声叫，也叫不出来。他忽觉得脖子正套在什么上，气也喘不出，只得用两手一掀，胭脂掀飞，屋子里飞出一屋粉尘。他两手抓住了套索，用力扯。

但扯不动。

那女人笑道：“隆三，你跟着唐门，受苦了！”

隆三大声叫：“唐门干我何事？”

他是在大叫，但却声细如蚊。

女人说道：“你是唐门大少奶奶的亲弟弟，是不是？”

隆三的心一沉，蜀中唐门的仇人太多，他死得冤了。

那女人笑道：“你死得冤，但你死后，有人替你收尸，你不必着急在意。”

那女人的手劲很大，她慢慢把那隆三放下，隆三的腿还蹬了一蹬，便咽了气儿。

老汉冲了出来，他“哇”地一声便对那女人下了毒手。

三尸手！

他一出手，那女人便咦地一声，说道：“从那三尸手游立死后，再也无人会这种阴毒手段，你怎么会三尸手？”

老汉死了儿子，哪里还顾得说这种事儿？恨声道：“我宰了你！”

“一尸飘魂”，他手搭向那女人！

一扯，没扯到那女人的身子，竟直扯落她的头发。

老汉一松，原来“三尸手”是一种阴气，如果让他搭上那人的皮肤或是头发，他可能把那人扯到身前来，只要他的手搭上了那人身子，那人必死无疑。

头发抓在他手里，这女人必死！

“嘿”！

他一吐气开声，那女人该是浑身无力。

但他的手一空。

那女人的手击在他的头上，“卟”地一声响，老汉的头也流血了，先是流出红红的血来，再就是那红白相间的脑浆。

他叫道：“你……你……”

他手里只抓了一把头发，原来那女人是光头，她的头上光光秃秃的，没有一丝头发。

唐门大少奶奶接到了飞鸽传书。

她恨声道：“骚货，骚货，我宰了你，我宰了你！”

她命下人把那个尼姑叫来。

尼姑来了，她站在唐门大少奶奶的面前。

“不知道大少奶奶有何事找我？”

唐大少奶奶在笑，笑得满面春风，对那尼姑说道：“你在街上买了几丈布？”

“是。”

唐门大少奶奶回头一指，说道：“你看，他是不是那个卖布人？”

正是那个卖布人。

大少奶奶一抬手，“叭”地一声，一枚铁相思刺钉在那人的头上！

那人大叫一声，便死在地上。

尼姑笑了，她笑得很甜。

大少奶奶很和气地问：“你笑什么？”

尼姑笑道：“你杀死他，有什么用？我是买了几丈布，但与他有什么关系？”

唐门大少奶奶气哼哼道：“小骚货，我不管你有什么关系，我只是问你，你凭什么杀我家人？你要杀，你便杀死唐门的人好了，满街都是姓唐的，足够你杀的。你杀我的家人，我不会饶过你！”

尼姑笑了：“你还有家人……”

唐门大少奶奶气极，她抓过一枚铁相思刺，一刺刺在那尼姑的身上，她笑道：“好，我叫你死，叫你不得好死……”

铁相思刺扎在那尼姑的身上，她疼痛欲绝，在地上滚来滚去，直是叫苦。

唐大少奶奶说道：“你告诉我，唐杰在哪里，我便给你解药！”

她的嘴唇都变得乌黑了，看着大少奶奶，说道：“唐杰，唐杰，他不是你的男人么？他死在哪里，你怎么会不知道？”

大少奶奶扯起了她，叫道：“你说，你说！”

那尼姑笑，但笑模样也颇惨，她对着大少奶奶道：“他在艳庵，他必得死在艳庵……”

大少奶奶的手一击，“叭”地击在那尼姑的头上。

红血、白浆齐出！

大厅上，很是寂静。

唐门的要人都在，他们坐在椅上，听大少奶奶说话。

很少有这种时候，唐门对付一般的武林变故，只要大少奶奶派出几个唐门好手便够了。

有什么大事，要召集唐门的所有高手？

大少奶奶说了此事，唐门的人都不语。

这事儿很棘手。

唐三好说道：“依我看，还是派人去与那艳庵讲和，如果她们肯放出杰儿来，我们

便与他们互不干涉。”

众人都是愿意。

要知道唐门的大公子唐杰在艳庵的手里，他们怎么能占得上风？

唐大少奶奶冷笑道：“我找你们来，莫非就只有这么个馊主意么？”

众人都是不语，他们都知道这唐门大少奶奶的厉害。

半晌，还是唐三好问道：“你说，要怎么才好？”

大少奶奶未语泪先流，她说道：“大家有所顾忌，是唐杰在艳庵的手上。我也知道唐杰不在了，我是最先受苦的人。但我们不是江湖上的普通门派，我们是蜀中唐门，百十年的威风不坠的唐门，怎么肯服输于那个艳庵？”

唐三好问道：“依你说，要怎么做？”

大少奶奶道：“据我所知，江湖上的七大门派对艳庵都束手无策，我们蜀中唐门再无法儿，怕早早晚晚都得被艳庵吞了。我们怎么能听他们的？”

唐三好大声道：“说得有理！可杰儿在她们手里，我们总是有些投鼠忌器。”

唐大少奶奶冷笑，她慢慢从怀里掏出一条白绢来，扎在她的头上，说道：“譬如唐杰今天就是死了，唐门还要不要了？我与艳庵来一场血战，看看蜀中唐门是不是会灭在她的手上！”

她扑地跪倒，叫道：“唐杰，唐杰，你如能活，那是最好，我要保住蜀中唐门，我……顾不上你了！”

她威风凛凛，热泪双流。站起来，说道：“三叔，你告诉家里的造器坊，把暗器都拿出来，替我发下去。叫三十六骑出山，去中州洛阳。看她艳庵有什么本事，竟能使那七大门派束手？”

唐三好与那些唐门的好手个个振奋。

他们是唐门的人，他们要打出蜀中唐门的威风来。

唐门的街市一空，再也看不到那些在街市上逛来逛去的唐门弟子了，他们都带马出城，一溜风而去。他们要赶到中州洛阳，在那里将与艳庵决一死战！

飞鸽在空中急急飞，疾奔各处，在有唐门人的地方，都带去一个消息：唐门将与洛阳艳庵决战，凡是唐门的弟子都得到洛阳一聚！

在艳庵，有人轻轻打开了一间地牢的门。

那人眼睛很亮，他看着地牢里的那两个人，说道：“你们唐门的人出来了，他们要与艳庵一战。”

两人的眼睛亮了一亮，只是亮了一亮。

唐杰说道：“我知道她，她决不会放过这机会的，她会让唐门跟她受劫。”

他身后的人是唐歧，他问道：“大哥，你说，大嫂带着唐门来与艳庵一拼，我们唐门会输？”

唐杰叹气，他说道：“不是我们唐门会输，而是你大嫂会输。”

唐歧说道：“不会，不会，大嫂她从来不曾输过，她怎么会输？”

想到巨大的唐门家族会输，唐歧不禁不寒而栗。

如果唐门输了，他们的身家性命都会没了，唐门的那街市、那热热闹闹的家族会在眨眼间被战火吞没，唐门兴旺百十年的家业也会毁于一旦。

唐杰的声音很沉：“正因为她从来不曾输与人，她这一回才会输。”

唐歧不明白，他不明白大嫂何以会输，只要唐门倾巢而出，艳庵怎么会是唐门的对手？单以那唐门的三十六铁骑出手，艳庵的人便对付不了，她们会死在那三十六铁骑手下，她们会一个个毙命在那三十六嫡亲弟子手下！

唐歧大声道：“唐门不会输，唐门不会输！”

第二十三章 三十六铁骑

唐门的三十六铁骑天下知名。

他们是唐门中坚弟子。三十六铁骑在唐门无罪，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做什么恶事，也不会受到唐门法规的处罚。只因为他们在唐门人的眼里，早就不算是活人。如果唐门有难，他们全得第一个冲上去。如果唐门有难，他们必死！

三十六铁骑都在马厩里选了一匹快马，他们得到中州去，他们得去对付那艳庵。

艳庵算什么？他们必得死在唐门三十六铁骑手下。

快马快刀，一奔直冲至中州。

洛阳的黄昏，还是昏昏沉沉的，远远看去，那黄昏的中州洛阳不像是一个故都，只是一个小小的集镇。

三十六铁骑的老大唐一对他们说道：“小心些，那些艳庵的人，听说很是棘手。”

唐三是一个大嗓门，他大声叫道：“大哥，你放心好了，就算她艳庵是一个花姑庵子，也架不住我们三十六铁骑！”

唐门的三十六铁骑下出，天下莫御。

唐一笑笑，也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想道：三弟也说得是，我们三十六铁骑一出手，她艳庵再能行，也终得做我手下败将。

他喝一声：“冲下去！”

正是黄昏日落时。

后来的人记得，那三十六铁骑的骑术都是天下一流的，他们人在马上，根本看不出有人，那马在空中飘忽地飞，像是行空。马嘶人吼，刀在空中闪光！

但他们止住了，在他们的面前站了几个尼姑。

她们就是艳庵的尼姑么？看她们那神态，一个个弱不禁风，根本就不是三十六铁骑

的对手。

唐三笑道：“来了，来了，大哥，看看她们，若她们就是艳庵的什么尼姑，我就不出手，让她们自尽算了！”

三十六铁骑一阵狂笑。

那尼姑看着三十六铁骑，静静说道：“唐门的三十六铁骑？”

唐一笑道：“不错，你们是什么人？”

尼姑笑笑，那一笑倾城，让三十六铁骑的骑士以为杀死她，实在是暴殄天物。

“我是艳庵的人。”

唐一笑道：“就是你们，也想天下称雄？”

所有的唐门男儿都笑，他们看到的尼姑，一个个都是手很白，人很俊，她们能杀人，天下再也没有不会杀人的人。

尼姑笑笑，说道：“我是艳庵的人，我劝你们回去。你们虽是唐门的高手，但在这里，说不定便会没命。”

唐一笑笑，说道：“你是在劝唐门三十六铁骑？”

尼姑的眉头一皱，对他说道：“我劝你们，是为你们好，不然一会儿，你们都死在这里，岂不是太可惜？”

唐三大笑，他回头对三十五个弟兄说道：“听听，他说我们三十几人得都死在这里，你以为她说得好笑不好笑？”

三十六人都笑，他们的手里有那种暗绿暗绿的暗器，这是唐门最好的淬毒暗器，如果他们发出暗器，三十六人能把天下最好的高手杀死。就是天下第一的大侠米离在此，他也不敢轻视唐门三十六铁骑。

唐一笑道：“我看你们还是回艳庵，告诉你们的艳庵主事人，就说唐门三十六铁骑来访。”

那尼姑笑笑，说道：“正因为你们三十六铁骑来了，我才来迎你们，要你们死在此地。”

三十六铁骑惊讶，想不到艳庵居然会不怕唐门三十六铁骑。

老大笑道：“好，你不怕我三十六铁骑，我是过虑了。”

他回头看一眼老三，老三是三十六铁骑的高手，他的暗器功夫一流。

老三大大咧咧道：“既是你们不怕，我便来与你们一斗好了。”

老三站了起来，他下了马，他站在那女尼的对面，心里也很是忐忑。她们有什么本事，居然不怕唐门的三十六铁骑？

那尼姑仍在笑。

她的手仍那么白，她仍是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

她不明白，如果老三一出手，她的身上会钉满了刺猬一般的暗器么？如果老三一扬手，她便得死于非命！

老三说道：“小师太，我看还是你先出手好了。”

那尼姑笑笑，说道：“好，要我出手，我便出手。”

看她一出手，那三十六铁骑都是摇头，她那哪里是与人生死搏斗？她只是在做儿戏，她那姿势满好看，却手里什么也没有。

老三哈哈大笑，他狂笑道：“听大少奶奶说，像是这艳庵有什么大本事，谁料得到原来就是这么一点儿本事？”

三十六铁骑都大笑。

笑声嘎然而止。

他们看着那老三，只见那老三笑着，突然眼睛变了，眼珠子变得血红，看看他的嗓子啊啊直叫，偏偏叫不出来。他的眼珠子突然从眼眶里掉出来，直落在地上。

那老三挥手乱舞，像是一个醉人，像是一个狂人。他手里的那些暗器都打在他自己

身上。他啊啊叫着，却叫不出声来，在众人眼前，慢慢脸皮掉了，掉成了一片片儿，再看时，他的眼睛也没了，脸儿也没了，只剩下一个身子。

再过了一会儿，那身子也没了，只有一滩水儿，一滩化剩下的水。

三十六铁骑也不笑了，他们知道这一点儿也不可笑。

如果没看到那老三死在眼前，他们一定不会相信眼前那几个弱不禁风的女尼便是艳庵的杀人凶手，但他们看到了，眼见得老三死在眼前他们又惧又惊，他们手里的暗器出手了！

三十六个人都是高手，唐门的所有暗器都出手而飞！

路倒虫、肿胀瓜子、鬼针、欢乐蝴蝶、铁相思刺一齐飞舞！

因为惧怕，因为愤怒，唐门的三十五弟子都大吼起来。空中从来不曾飞过这么多的暗器，那几个女尼也从来不曾看到过这么多的暗器，她们的身子在空疾飞，但她们再快也来不及了，身子倒在眼前，倒在那三十五个唐门弟子的眼前！

老四大叫道：“还我三哥！”

他冲过去，要直搦那女尼。

他忘了一件事儿，就是那女尼手里有一种怪东西，它能使三十六铁骑的唐门毒器也黯然失色。他刚冲过去，突地顿住了——他的脸面突然扑簌簌掉肉，一块块掉肉。他的眼球流出来了，掉在他的脸面上。他未知觉，只是觉得有一点儿痒，他用手一摸，大吼一声，抓在手里的是他的眼球！

他的脖子无缘无故流出血来！

扑通——

老四栽倒在地。

老大叫道：“别上去，用暗器招呼她们！”

果然无人敢上前去，他们用几十种暗器一直射向那几个尼姑，直到把她们身体都

射成一个个刺猬般，方才罢手。

死了六个尼姑，三十六铁骑折了两人。

重要的是，他们再也不笑了，他们再也不觉得艳庵很可笑了。他们相互看看，才知道唐家大少奶奶最有远见，他们三十六铁骑一齐出川，并不是大材小用。

唐一说道：“如果看到了艳庵的人，不用打招呼！”

三十四人都点头，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手慢上一慢，他们便没命了。

三十四人进了洛阳城。

他们眼里的洛阳，也是一片凄凉，眼看着那街上没有多少行人。人都怕了艳庵，到了夜里，再也无人敢上街行走，只有远处的一声声狗叫，显得十二分的凄凉。

三十四人有一种死亡的恐怖。

他们住在雪山庄院。

雪山庄院是一家很有名的客店，那庄院里有七十多间房，每一间房都独自成套。

三十四人住在七间套房里。

唐一说道：“艳庵本事，自是不小，难怪本门的大少奶奶对她们那般重视。我看你们都得小心在意，谁也不要轻敌。骄兵必败，这道理你们都懂。各院的人都得派人守卫，不得都睡。到了明日，我们再去艳庵。”

众人齐声应喏。

夜深了，万籁俱寂。

唐一不敢入睡，他只是坐在床上，看着眼前的灯火晃晃颤颤，在夜风里显得极弱。

啊！

有人叫了一声。

唐一一跳，出来到了院里，听那声音，像是隔壁院里，那里住着他的十几个弟兄，他不能不去看。

进了那院子，忽地看到眼前立着一人。细看看，正是他的弟兄唐十三，他怒目看着，手里握着一把暗器。眼睛看着眼前，瞪瞪地望着。唐一怕他看不清，大声叫道：“十三，是我！”

那唐十三不明底里，看到他来了，竟是一手扬起，叭地飞出一排鬼针！

鬼针嗡嗡而响，直射向唐一！

唐一大叫后，也早有所防，他身子一纵，便跳至前面，他一出手，双手划拢，便收了唐十三的那一排鬼针！

他怒声吼道：“十三弟，是我！”

唐十三哪里还知道他是唐一？他疾步而上，一踏中宫，便抓唐一！那手里拢着一只鬼抓，淬了剧毒的鬼抓，直抓向唐一！

唐一的叫声早就惊醒了屋内的人，他们是唐门的弟子，都有应变的才能，此时都围拢在唐一与唐十三的身边。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办若是唐一与外人动手，此时他的对手身上早就布满了那一排排立时致人死命的暗器，但他们对面的是唐一与唐十三，他们不知怎么办。

他们只是围住唐一与唐十三，看他两人出手。

倒霉的是唐一，他的步子很快，但唐十三也是好手，他急急出手，总是用他手里的暗器对着唐一狠射。那唐一心恨道：原来十三是内奸，怪不得他此时对我这么凶狠。但他也同那些唐门弟子一般，心内十二分的疑惑：十三弟从来不曾出过唐门，他怎么会做了艳庵的奸人？

唐一小心翼翼，他一让再让，还厉声喝道：“十三，你疯了，我是你大哥！”

唐十三大笑，脸面肌肉在抽搐：“谁是我大哥？我大哥是唐杰！”

他一个肘拳，竟把唐一打得几欲落泪。唐一心恨，脸色也不大好看。心道：他没把我看在眼里。我虽是三十六骑的大哥，但唐门的大哥却真的是唐杰，他说得也不算错。

只是由那唐十三的嘴里如此说来，对他不大恭敬罢了。

唐十三一声厉吼，竟把他怀里的暗器都对着唐一射来。唐门的众兄弟大吼：“老大，小心！”

唐一终是避不过那么多的暗器，他慢慢倒下了。

众唐门的兄弟本来对唐十三的出手很是忌讳，此时乱叫道：“老大，老大！”唐一叫道：“出手，快出手！”

唐十三疯了，他见那唐一倒下，厉声大叫，笑道：“好啊，你是大哥，我又是谁？”他叭叭出手，一排暗器射向那唐门亲兄弟！

众人不得不出手，只听得暗器吱吱响。

那唐十三只知发射暗器，却全然不知躲避暗器，人家一出手，他便倒下。

唐一此时已经吃下了唐门的解药，他叫道：“快，快喂他解药！”几个人手忙脚乱，他们扯起了唐十三。

唐十三不动了他们慢慢起身，对唐一道：“大哥，他死了.....”

唐一也来看唐十三，只见他的身上没伤，只是嘴角有一丝笑意。那笑意很阴很冷，他或许是在笑唐门三十六骑此时出川，定是凶多吉少？

唐一大声道：“是谁在外面守夜？”

唐十说道：“老大，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我们几个出来，便见老大与十三弟动手。”

唐一苦笑，谁知道唐十三究竟为什么犯疯？

暗夜沉沉，在哪里竟有艳庵女人那一双媚眼，在闪闪灼灼盯着唐门三十六骑？

唐一两手握着暗器，厉声嘶吼：“出来！出来！”

没人，雪山庄院只有风声。

第二十四章 唐门长兄

艳庵内，有黑漆漆的地牢。

地牢里仍是两个男人。

唐歧此时中毒仍深，对唐杰道：“大哥，我能不能活着回去，看看唐门的今天？”

唐杰看他已是奄奄一息，心中怜惜，说道：“歧弟，你能回唐门，能回唐门……”说时，唐杰已经是满面泪水。

有人说话，声音冰冷：“你们两人都半死不活，还怎么能回唐门？”

地牢亮了，脏水上反射出一个女人明媚的笑，她是小尼姑拾意。

拾意笑微微：“唐家大哥，你愿不愿做艳庵女人的入赘郎君？”

唐杰阴沉着脸，不语。

要他做艳庵女人的裙下之臣，做唐门的叛逆，绝非唐杰心愿。

就是一死，他也不愿再听艳庵女人的摆布。

拾意笑了，笑得十分淫荡：“你听女人说，没什么不好，世上男人打一出生，还不是总得先听女人的？”

她用手来抚摸唐杰的头，尖声叫道：“哎哟哟，唐大哥威风一世，怎么到了艳庵，不做床上娇客，反来这脏水里泡你的娇贵身子？”

唐杰咬牙不理她。

唐杰不知拾意来水牢找他，究是何意，但见她打扮得那么妖气，明明是有备而来。

只听拾意说道：“唐大哥，你唐家有三十六骑，据说能风行天下，所向无敌？”

唐杰心中一震，脸上却不露声色，问道：“你说三十六骑，却是何意？”

拾意抿嘴笑了：“告诉唐大哥一个好消息，三十六骑来了。”唐杰脸色大变。

仍是夜色，仍是雪山庄院。

昏暗的檐灯闪着，唐一的手仍握得很紧，只要眼前出现一人，他三十几个唐门弟兄就会把手中的暗器射出，让那人立时成为一只刺猬！

女人的嗤嗤笑声，在唐门兄弟的身后身前响起。

就见到了一串纱绢灯笼，在眼前跳跳地闪。女人的身姿袅袅地挪，香气扑面。

女人披垂着头发，笑，看不见她的脸面，长发把人头掩映，声音可十分轻柔：“你们是唐门三十六骑？”

唐一沉声道：“是。”

唐十忍不住大叫：“你们这些鬼女人，杀我几个兄弟，纳下命来！”

那女人柔声一叹：“你唐门三十六骑人太多，走到哪里乱哄哄的，少几个也不错。”

唐一恨道：“你艳庵也得丢下几具死尸！”

女人笑，头一扬，头发飞起，露出一张脸来，确是好一张娇好面貌。

“你们三十六骑还是小心些，不然都得客死异乡。”

她们要做什么？艳庵人夜半三更来雪山庄院寻畔，不知有何歹毒心肠？

那女人笑笑，说道：“我这一头头发很漂亮，是不是？”

她搔首弄姿，对唐门三十六骑的弟兄们笑，好像她是来寻三十六骑叙情，而不是做生死之搏。

唐一看她，他不知要不要出手。如果手下慢了，就会像他的两个兄弟，人死得极惨，却不知中了什么毒。

艳庵人够狠，天下人只能被唐门毒杀，却不知今天唐门人要被艳庵人毒毙。

女人说道：“你是唐一？据说唐门只会有一个大哥，你是不是唐门老大？”

唐一阴沉着嗓子，低哼了一声：“不是。”

女人突然伸出两只纤纤素手，作势地拍了两下，尖叫道：“对了，你不是。我告诉你，你们唐门有一个长兄，他叫唐杰，就是奇公子唐杰。唐门长兄奇公子唐杰，他擅长

制暗器，天下机巧，无出其右。”

他斜着头，对唐一乐：“你要不要见见唐门长兄？”

唐门三十六骑走出川来，就是要寻找唐门长兄唐杰。

唐门现今的掌门人是唐家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在唐门是令出必行的角色，但大少奶奶毕竟是一个女人，他的丈夫是唐杰。

唐门不能没有唐杰，就像唐门不能没有相思刺，不能没有欢乐蝴蝶，没有肿胖子瓜、路倒虫、鬼针、玲珑心。

难道唐杰真的在艳庵人手里？

所有的唐门铁骑都怔住，手里的暗器不能射出。

就见那一串串纱绢灯笼向两边排开，吱扭扭推出一辆车来。推车的也是两个荏弱女子，那推车之手也很好看。

车上是什么人？

就见女人过去将车帘挑开，挑了一下，怕唐门铁骑看不清，就叫道：“挑开车帘让他好好看看！”

唰唰两剑，门帘柔柔飘落，坐在车上俨然一个男人。

他就是唐门长兄唐杰。

要说唐门近百年来，在江湖上能够声名不坠，靠的就是那么一两个优秀人物。上一辈有唐三巧。唐三巧是一个疯子，他在唐门无人看重，但就是这个疯子制出了肿胖子瓜，使唐门暗器在江湖中怒放异彩，使江湖人不敢小觑。如今唐门有了长兄唐杰，才有了令江湖人闻声色变的玲珑心。

唐门铁骑都齐唰唰跪下，唐一颤声道：“大哥……”

唐杰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只是瞪着眼睛看着唐一。

他想说什么？他要说什么？

唐一说道：“大哥，大少奶奶命令我们找你，三十六骑就是死光，也得把你带回唐门。”

唐杰笑笑，说道：“我不能回川。”

那拾意笑了，说道：“唐杰虽是你们唐门的长兄，但也是我艳庵的娇客，你家大少奶奶从前也算是个江湖美人。但现在年纪也大，色也衰了，怎能与艳庵美人相比？唐大哥如今在我艳庵可是过够了快活日子，非往日可比。你问问他回不回蜀中，他可是乐不思蜀了。”

说完这话，小尼姑竟嘻嘻地笑起来。

难道唐杰就不念蜀中唐门了吗？难道唐杰就不想着回家吗？

唐杰问：“二奶奶还好？”再问：“三叔是不是还那样？”就是不问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是蜀中唐门的主人，也是唐杰的妻子。

拾意看着唐一，说道：“你唐门三十六骑来洛阳，是找我艳庵寻事。你也看到你大哥唐杰了，你们可以回蜀中了。”

唐一沉声道：“要我不与你艳庵为难，那也容易，你放了我大哥，我们带他回蜀中。”

拾意说道：“他不愿意回去，你有什么法儿？”她回身袅袅地走至唐杰面前，摸着唐杰的脸说道：“你看看，这几天下来，唐大哥的脸色有多好？”

在唐一眼前，看得出那纱绢灯笼下的唐杰竟是面色有变。

他脸上突然有一道黑痕，一道像炭一般黑的黑痕。

唐一厉声叫道：“混蛋！你要动我大哥，我便宰了你！”

拾意笑得直颤，“你能杀了我？”她手指着唐门铁骑中的一个最小弟兄，说道：“你来，你来！”

唐门众兄弟都是吃惊，她招呼的这人是唐三十六。

唐门铁骑只有三十六人。三十六人都忘了他们自己的名字，他们叫唐一，唐二……

直到唐三十六。

唐三十六还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虽说他跟着三十六骑风行天下，所向无敌，但他杀人从不动心思，只是兄长们一声令下，他就出手。

他只觉得杀人好玩，因为他是一个孩子。

唐一叫道：“你要叫我兄弟与你动手，叫我好了。”

拾意笑笑：“你看看你大哥这一张脸，生得真是俊俏啊！可是脸面上有这么一块黑黑的像炭一样的东西，就是回了蜀中，你家大少奶奶也看不好他。你能不能听我的话，叫你的小兄弟走出来？要是他能走出来，我包你治好唐大哥这张脸面。”

唐一刚想再说，就见灯下唐杰的嘴角正在流出一道黑黑的血来。

唐门铁骑全都震惊了。

唐杰不能死，唐门几十代都在梦想一种暗器，这种暗器不是由人手发出的，它是从人心里射出来的。它能够在空中来去如意，能够随人的心事发生机巧变化，能够射向仇敌，绝不伤害自家人。这种暗器只能在一个人的手里制出来，这个人就是唐门长兄唐杰。

唐杰绝不能死。

唐一大叫：“你要做什么，我听你的好了！”

拾意笑了：“你叫那小孩儿快点来，让我摸摸他的头，好不好？”

唐一无奈，他回头看，看着唐三十六。

唐三十六虽然是一个孩子，但他决不是你在唐门大街上可以便遇上的孩子，他是唐门三十六铁骑的弟兄。

他也怕，谁知道被艳庵的女人摸上一下，会不会像十三长兄那样，立时就死在众人面前？

但唐三十六大声说：“你别胡来，要摸你就摸。”

他走到拾意面前。

艳庵女人对世人总是微笑，她们在谈笑之中、挥手之间便可杀人。

拾意看着唐三十六说道：“你几岁了？”

唐三十六吸吸鼻子，说：“十五。”

拾意笑了，说道：“你真不小了，只比我小那么一两岁。长得也不错。要是我没出家，说不定可以嫁给你。”

她伸出手来，一只很白很好看的手，在灯下看去，这手有些诡异。

她悄声问：“我摸一下你的头，好不好？”

唐三十六大声说：“你别给大哥下毒，摸就摸。”

拾意果然在唐三十六的头上摸了摸。

这一摸像是拍，又像是摸，只是在唐三十六的头上碰了一碰，像一阵风还是暗器，从头上掠过。唐三十六也没觉出有什么异常，只是他的心一哆嗦。

唐一看着唐三十六。

唐门铁骑都看着唐三十六。他们知道，被小尼姑这一摸，定无好事。

唐三十六看着唐一，大声说：“老大，回去把我的那些东西都送给娘。告诉娘，别难过……”

唐一点头。

唐三十六说：“把我的那小泥娃娃送给妞妞。”

妞妞是山东丫头，是三十六骑上一回救回唐门的一个孤儿。

看不出唐三十六会死。但唐一顾不得唐三十六，就对拾意叫道：“你是艳庵人，说话算数，你说救我大哥，快救！”

拾意笑盈盈，用手一抚，摸着唐杰的脸，说道：“你看这一张脸，没什么毛病，是不是？”

果然，唐杰的脸又是白白的。

唐杰的嘴角不再流血，他像是大梦初醒，抬头看着众人，说道：“你又做什么歹毒？”

拾意说道：“我只是在你的小兄弟的脸上摸了一摸，也没做什么。”

突然有尖叫声！

唐三十六的身子直了，像是突然长了个子，人变长了，身子越扯越长，脸扭曲着，眼睛瞪着，便见他眼珠从眼眶中流出来，叫着。

唐门三十多兄弟静静地看着，他们凝立不动。

谁也救不了唐三十六。

唐杰看着唐三十六慢慢倒下，渐渐化为一滩血水，他的眼里流泪了。

他是唐门长兄，当他试制“玲珑心”的时候，曾经用毒气射向十只鹿，眼见得十只鹿在飞奔时一个个猝然倒下、呦呦而鸣时，唐杰也不曾落泪。

他是唐门长兄，活着就得看见血，看着死亡。

可他此时落泪了。

唐一说：“你放了大哥，我们三十六骑听你的。”

唐杰厉声喝道：“胡说！”

唐一说道：“大哥，恕我不能从命。大少奶奶只命令我要把你带回去。”

他不能说出的话，是大少奶奶告诉他的原话：要把大少爷带回唐门，让他好好地活着回到唐门。

艳庵的人决不会放过唐杰。

但他要用三十六铁骑的性命是换唐杰的性命，不知艳庵会不会愿意。

唐杰流泪了，他看着唐一，说道：“蜀道艰难，你们还是回去告诉三叔，就说我很好。”

他厉声喝道：“还不推车带我回水牢！”

他再也不愿看到唐门弟兄了，他情愿死在艳庵，也不愿唐门三十六骑为他而死。

第二十五章 情知不是伴

淮阳门是天下大派，淮阳门的武功是鹰爪功。在天下武林各派排名谱中，淮阳门是七大门派之一。淮阳门没有参与艳庵的武林纷争，他们随着少林、武当一起不与艳庵为敌。

在淮北有一个鹰山，鹰山上有一座庄院，叫祥和院，这里便是淮阳门的七大弟子所居之处。

人们都知道，如果要学淮阳门的武功，非得拜祥和院的七大弟子为师不可。

这一天，是老大白眉鹰的生日。

江湖寂寞，便不免生出几分闲心来，淮阳门的人今年决心好好为老大过生日，就发了不少武林帖子，约请天下武林各派中人来祥和院为老大祝寿。

院子里人忙来忙去，当院摆了十几张桌子，武林中人坐得满满。屋子里更有些江湖豪客，名份尊贵些的，都在屋里坐席。

白眉鹰举杯笑道：“我们兄弟七人，在江湖上多得各派兄弟厚爱，才能有今日这般风光。我今天生日，得各派朋友来贺，真是脸面有光。”

白眉鹰是六十岁的人，人说话声如洪钟，脸色却红红的，犹如十几岁的孩儿，满面红光，看去便知是内外兼修的高手。坐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六个兄弟。

院内那十几桌席上，人们吵吵嚷嚷，都是江湖中人，便性情豪爽，愿意喝大酒，说直话。

就听得有人说道：“又有贺客来了。”

只见大门外站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颇有些怪。

看他们那一身打扮，显然不像是来祝寿的。他们脸上戴着面罩，手里都提着剑。

在门口迎客的是白眉鹰的大弟子楚飞山，他厉声喝道：“什么人？要来贺寿，何必蒙面？”

当先一人笑了，笑声很斜，直震得楚飞山耳鼓嗡嗡。

飞山见那三人也不答话，直向院里跑来。他飞步而上，右手抓出，一抓抓向那人右肩。

要知道楚飞山是淮阳门白眉鹰的大弟子，在鹰爪功上也有二十年功力，他这一抓，那人的肩非被抓碎不可。

院里的人见他出手凌厉，都不由得惊叫起来。

不料那人一闪身，身子一斜，脚下也不见用力，就冲到了桌旁，只见他抓起桌上的酒壶，顺势向楚飞山脸上按去。

这酒壶一到了楚飞山脸前，楚飞山就不能动，酒壶的壶嘴不知怎么恰好卡在楚飞山的鼻孔里。那人一用力，连楚飞山的嘴也给他用酒壶捂住，不能出声。

那人笑道：“也不是你做生日，你忙些什么？”

那人手下一用力，就松了手。

满院的贺客都是凜然。他们再看楚飞山，得飞山的脸变不成样子了。只见那一只铜壶已经紧紧地贴在楚飞山的脸上，捂住了他的鼻眼，像是戴了一张小小的面具。

人能在一出手时，就把铜壶按扁，那酒水却一丝也不曾流下，把一个铜壶恰好按在人脸面上，像精致的面具一般。这份内力真生了得就见这人冷笑两声，向屋里走去。

屋里的人都是高手，院里的喧哗声都听在耳中。白眉鹰已经知道有三个人进了院子，正奔屋里来。

他看了看身边的秃鹰。那意思是要二弟出去，料理一下这三个人。

秃鹰出身少林，后来改投淮阳门下，一身功夫兼两派之长，在淮阳门七弟子里也是高手。

他夺门而出，喝道：“什么人，报上名来！”

来人笑了一笑，也不答话，一剑便刺。

秃鹰脾气暴躁，一见对方不放，出手就是夺命招数，不由大怒，伸手出去，便来抓剑。

那人也知道秃鹰本事，见他空手便来夺剑，知他鹰爪功夫厉害，也不敢小瞧，剑向回一收，变了一式，却去刺他下三路。

秃鹰冷哼了两声，左手又去抓那人前额。

那人剑又回身，刚刚要刺，就见秃鹰的身体顿住了，站在那里，一招“苍鹰搏兔”未使出，身子半出不出，顿在那里。

白眉鹰愣住：“老二这是怎么了？”

他也不见身子怎么动，就来到秃鹰身边，问：“老二，怎么了？”

秃鹰的牙咬得格格响，嘴角却流出血来。

白眉鹰厉声叫道：“你们三人谁是蜀中唐门的人？”

三人没人吱声。

白眉鹰怒火填膺，叫道：“我与你们蜀中唐门交好，已非一日，你蜀中唐门的唐三好与我是至交，你们唐门弟子怎么能用暗器来害我兄弟？”

那三人也不承认，也不出声，虽是被白眉鹰点破，说出他们三人中有一个是唐门子弟，但他们决不出声，只是凛立在白眉鹰眼前。

眼见得秃鹰性命危急，院里的群豪有人挤来，但都怕蜀中唐门的暗器，没人敢出声。只见白眉鹰一头白发飘飘，仰头而呼：“唐三好，唐三好，我白交了你这么一个朋友！”

他长声而啸，一伸爪便扑向三人！

院子里的人都肃立无声，屋子里的人也都走出来，看白眉鹰三个人酣斗。

就连白眉鹰的五个兄弟也知道，今天的事决非能善了。要知道，这三人敢在白眉鹰过生日时前来寻事，决不是小事。他们五人分出两个带秃鹰回后院，三人在身边看着白眉鹰与这三人动手，等着大哥吩咐。

白眉鹰手伸出，这真是一双好手。

这一双手与平常人决不相同，看去绝非人手，只有秃秃的几条筋筋，像是真正的鹰爪。平时伸手出去，还不那么鲜明。此时一用上力手指更是筋瘦，骨节突出，像是利刃，一撕一夺，嘶嘶有声。

那三人虽是手中有剑，但不敌白眉鹰。

正在动手，听屋里有人呼叫，老三冲出来，叫道：“大哥，二哥没了！”

几个人都是愤怒，老五大叫：“你三个王八蛋还想有命，拿命来！”

他此时也不顾江湖中人在场，口道：“你杀我二哥，我得把你扯成碎片！”

老五冲上去，便来夺剑。

这三个人还是不惧，仍在拼命挥剑，同他二人奋争。

忽听得一阵嘶嘶响声，就见院门、房上都有人，叫道：“淮阳门的人听着，今天我们是来与淮阳门动手，凡是与淮阳门无亲无故的，赶快躲开，免得送命！”

院里的人本都是来祝寿的，是来与淮阳门攀交情的，见势不妙，早已溜了一些人。听得这一叫，人更是轰地一声，走了大半。只有几大门派的来贺弟子，仍是站在那里，想与淮阳门共患难。

白眉鹰喝道：“杀了他，才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他一声喝令，是叫他五兄弟齐上，为二弟报仇。

淮阳门七弟子自小便在一起，此时一听得大哥叫，更是同仇敌忾，一齐来攻。

房上的那些蒙面人和院外的都冲了进来，足有三十多人。三十多人都用剑，显是不

愿意让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全都蒙着脸面。有的人用剑，使的却是刀法；有的人用剑，使的是棍招。

白眉鹰大声道：“这些人是唐门三十六骑！”

所有的人都住手了，连那三十几人也停手了。

一个蒙面人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唐门的人？”

白眉鹰颤笑：“你们虽然蒙着脸，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但你们三十人是唐门的三十六骑，虽然少了几人，我一样看得出。”

那人静了一会，放下剑来，用手扯下脸上的面罩。

他是唐一。

院内的人虽是走了大半，但至少还有几十人在，他们是江湖的各大门派的人。虽说是蜀中唐门一向独往独来，做事有他自己的主张，但从来不曾趁人做寿，扑上门来杀人。如今唐门三十六骑这般肆无忌惮，真让江湖人心寒。

白眉鹰苦笑，说道：“唐门与我淮阳门一向无仇，凭什么要杀我二弟？”

唐一冷面对他：“淮阳门要灭门，你小心些好了。”

白眉鹰回头对江湖中人一揖，说道：“众位也看到了，今日不是我欺他，是他上门来欺我，我要与蜀中唐门做个了断。”

白眉鹰在江湖中颇有侠名，淮阳门也是江湖上的一大名派，这院里的人见唐门如此来欺淮阳门，人人心中不忿。但也有人知道蜀中唐门做事一向黑来夜去，对人手段极毒，不敢出声得罪，只是心里恨恨。

院里有少林弟子静心，对唐一说道：“阿弥陀佛，唐门中人，杀心颇重，淮阳门不曾得罪唐门，何必动此杀机？”

那唐一也不解说，只是说道：“不是淮阳门的人，快快走开，不然今日就得殃及池鱼。”

他一声呼啸，三十几人又一齐出手。

院里的人叫的叫，躲的躲。

唐门的暗器在空中飘。路倒虫在地上蹦，肿胖子瓜在人眼前跳，毒针看不见，却能在须臾之间夺人性命。所有的唐门暗器都射向众人。

有人遭殃了，这是院内那些武功不高的人。有人出手，掌风逼出，暗器飞回，竟把一边无辜的人射杀。轰隆隆的炸声炸飞一片人。

白眉鹰大怒，眼也红了，心下忿忿，非把这些唐门弟子全都杀死不可。

血腥难免。

有人高声叫：“别动手，别动手！”

在院外走来一个人，这人也是来给白眉鹰祝寿的，他竟是那个蜀中唐门的唐三好。

人都知道唐三好与白眉鹰交情甚笃。

唐三好不知道为什么唐门三十多弟子竟来淮阳门与白眉鹰动手，他喝道：“唐一，你疯了，你来这里做什么？”

唐一是唐门弟子，也比唐三好晚了一辈。在唐门中，唐三好也算是德高望众之人，他一声喝令，唐一怎能不听？

但唐一昂然道：“三叔，你躲一边去，休管闲事！”

唐三好大叫：“王八蛋，小王八蛋，你当我是谁？我是你三叔！蜀中唐门祖宗牌位还没放反，你小王八犊子怎敢和我这么说话？”

唐一沉着脸，说道：“三叔，唐门是不是你当家？”

唐三好本来气急，恨唐一来淮阳门生事。在他想来，天下仇家再多，也决轮不上淮阳门与唐门对敌。哪料得唐一竟然带着唐门弟子来淮阳门生事？他以为只要他一出面，一声喝令，唐一准得听他。不料唐一却不买他的账，不禁让他老羞成怒。

他喝道：“好！好！”气得唐三好一连叫出两声好来。

江湖人都知道要唐三好说出两声好来，眼前的人怕就要没命了。

但唐一却不惧他，对他说道：“三叔，唐门主事的是大少奶奶。”

唐三好心里一凛：难道是大少奶奶下令，要唐门三十六骑来灭淮阳门？这不大可能，蜀中唐门此时的仇敌不少，决不会再来惹淮阳门，寻这偌大是非。这么做，岂不是犯傻？

唐三好不等说话，白眉鹰厉声喝道：“唐三好，看来我白交了你这么一个朋友，我以为你是个人，谁料到蜀中唐门都是畜牲，没一个人！”

听得一声娇笑，女人说话的声音近似媚声媚气的，“是吗？你说唐门没有一个人，你看我是不是个人？”

众人眼前一亮，就见了一个人，一个女人站在院子里。

这女人气派很大，她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很胖很胖的，脸上带着笑，那脸本来很大，一笑横里就比直里宽了，下颏儿还有三层肉，笑起来一层颤一层。还有一个瘦瘦的，站在她身后，阴沉着脸，一直不笑。

这两个人是唐门里最可怕的人。

那个脸上总笑的胖子，叫唐哭。那个不笑的人，偏偏叫唐笑。

这女人走过来，扯过一只凳子，慢慢地用袖子擦一擦。她的衣服是上好的丝绢做的，很白。她偏偏用这雪白的袖子擦凳子。

她慢慢坐下，再把两腿放在一起，小心地把裙子扯直，笑着说：“你再说一遍，蜀中唐门真的没有一个人？”

白眉鹰再是英雄，见了这人也不由得气弱了几分，他说道：“原来是掌门人到了，不管怎样，你蜀中唐门总得给我一个交待。”

这女人便是唐家的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突然出现，让唐一也有些意外，他与那三十多人一齐躬身，对大少奶奶施

礼。

这女人扬头说道：“唐一，我要你去干事，你怎么跑到淮阳门来了？”

唐一说道：“听大少奶奶令，来办此事。”

大少奶奶是聪明的，眼珠一转，就知道三十六骑遇上了麻烦，不然决不会来淮阳门生事。她笑笑，说道：“你说说好了，来这里办什么事？”

唐一说道：“来救大哥。”

大少奶奶看着他，心里打着主意。

第二十六章 活寡妇

蜀中唐门也是天下一大名派，唐家的掌门人一出现，自然镇慑了许多人。

只见这个江湖上的美人轻轻挑起手指，用手指去挑她的秀发，笑道：“淮阳门几年不见，竟也热闹起来了。”

听她说话，没有一点诚意，竟是满是讥讽。

她秀颊微红，满面春风，一身洁素，像是守孝的寡妇。尤其额头上带着一条带子，是一条白带，怎么看也像是守丧之人。

难道蜀中唐门死了什么人？

就见她微微一笑：“有人把我丈夫带走了，说不定此时他已经是尸骨无存。所以，我就成了寡妇。你说，人家都说‘女要俏，一身孝’，我这样子俏不俏？”

没人敢和她答话。她对唐一道：“我只给了你一个令。”

唐一低声：“是，掌门人要我救大哥。”

她沉吟了一下，回头看看唐门三十六骑。

三十六人只剩下三十一人，那五人哪去了？她惊疑参半，又不好当着众人的面问唐一，只是心里狐疑。

唐一的声音带有悲声：“掌门人，三十六弟和十三弟他们都死于艳庵之手。”

白眉鹰忍不住喝道：“有人杀你唐门人，干我淮阳门何事？你来淮阳门杀人，要想怎样？”

女人笑笑，回头问唐一：“你想怎样？”

唐一面色阴鸷，回头看看三十个唐门铁骑弟兄，说道：“灭他淮阳门！”

满院之人都大是吃惊，他们知道唐门在江湖上行事一向是横行无忌，但当着这么多江湖人的面，竟能说出要灭淮阳门这种话来，可见是猖狂已极。

静心合什道：“阿弥陀佛，施主动了杀机，从此便会万劫不复了。”

他慢慢走到唐家大少奶奶面前。

他想助淮阳门一臂之力。

唐门大少奶奶笑了一笑，说道：“听说七大门派掌门人都落在中州，下在监牢里，不知这话是真是假？”

静心一怔，心下明白，大少奶奶这话是告诉他：就是少林寺也无法面对艳庵，他们的掌门人也同唐杰一样，落入人手。大少奶奶回头看看身后的两人：“你们跟唐一去吧。”

淮阳门的七大弟子死了一个秃鹰，还剩六人站在这里。他们既悲又怒，对着这唐门一群人，恨不能生吞其肉。此时白眉鹰也知道唐门这一来是一心想要灭淮阳门的，便大声喝道：“淮阳门是你说灭就能灭的吗？”

他一声啸吼，如青龙震天，啸声在空中回荡，显见其功力深厚。就是唐门三十六铁骑一齐上，他也奈何不了这淮阳门六大弟子。

大少奶奶说道：“唐一，办你的事好了。”

唐一知道，大少奶奶行事一向自行其事，令出如山。他喝道：“弟兄们，动手！”

唐门弟子三十铁骑一齐出手，与淮阳门六大弟子和他们的门人动起手来。

两下争持不下。

唐一和三个唐门弟子围攻白眉鹰，还是不能拿下。只因白眉鹰勾、拦、打、抓，一式式极是有力。

两下攻出几十招，还是不分胜败。

那个一脸是笑的胖子，走了过去。他走向白眉鹰，也不见他如何出力，手一抓一抓，就把身前的唐门弟子都扔到身后，一转眼间，他便站在白眉鹰面前。

他脸上仍是憨憨的笑：“我是唐哭。”

江湖有人言：“逢唐笑，真不妙。见唐哭，无法哭。”说的就是这个唐哭。

他一脸笑肉，对白眉鹰笑道：“你抓抓我，看行不行？”

白眉鹰哪管他是谁，一伸手便去抓。一抓抓在肩胛上，这一抓入肉。

白眉鹰的爪力极是霸道，要他去抓石块，也可以抓得粉碎。

此时一手抓入唐哭的肩头，心下一松：你死定了。当下爪下用力，想把他一抓抓碎。但奇的是，他一抓再抓，唐哭的肩头像是一团软肉，怎么抓也抓不实，抓不入去。

白眉鹰狠狠地叫了两声，用足十分力气。

唐哭手一抬，这是一只胖手，很好看的一只胖手，白白胖胖的，手骨节那里看不出骨节，只看得一个个小小的肉涡涡。

他手一伸，两指一捏，正捏在白眉鹰的鼻子上，笑道：“你哭不哭？”

这一捏，手马上拿下了。

就见白眉鹰的脸上流出血来。仔细一看，白眉鹰的鼻子竟被他生生扯掉。

白眉鹰怒吼一声，左手一抓，又抓在唐哭的额头上！

一抓裂骨，一抓断魂。

但白眉鹰的功夫到了唐哭面前竟是再也无效，只见唐哭的额头上流出几滴血来，却

无甚大伤。

唐哭笑笑：“你把我弄出了血？”

江湖中人都知道唐哭唐笑，但没人见过他二人出手，此时只见唐哭的手飞得疾快，转眼间就停下。

唐哭向后退了三步。

此时再见白眉鹰，就见他十分狼狈：脸上没了耳朵，两耳边向下流血，脸上的眼睛又被唐哭震得凹了进去。从前人都说只有三尸手游立杀人时，人才眼睛向里凹，不料唐哭动手，也能把人弄成这样。

白眉鹰又手乱舞，大声吼道：“王八蛋，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众人看他眼睛，变成了死鱼眼睛一般，也不知唐哭刚才是怎么出手的，竟一指之间就把白眉鹰弄瞎。

那边老三一见白眉鹰双手乱舞，脚下无步，知道他出了差错，一冲而至，叫道：“老大，你怎么了？”白眉鹰吼道：“他弄瞎我，他弄瞎了我！”

那静心正与五六个唐门子弟周旋，一听白眉鹰吼叫，心下惨然，叫道：“阿弥陀佛，佛也说必入地狱！”

他扬手一掌，就把一个唐门弟子打得吐血。

白眉鹰忽然仰天啸号，他大声道：“都住手，听我说！”

众人都停了手，听他说话。

白眉鹰说道：“唐家大少奶奶，我问你几句话，你须得好好答我。”

大少奶奶仍是坐在桌边，很悠闲地一笑，说道：“你说好了。”

白眉鹰心头愤怒，不知如何说好。

他说道：“蜀中唐门与我淮阳门是不是从无仇怨？”

大少奶奶笑吟吟：“不错。”

白眉鹰又问：“这么说，唐门来寻淮阳门的错，是另有所使？”

大少奶奶笑笑：“这话可不对了，我愿意与淮阳门动手，就来和你们找找闲气。我不愿意，就不来。”

白眉鹰沉声道：“听说唐门的唐杰落在艳庵人手里，不知是不是真事？”

大少奶奶不笑了，一脸凄色：“白眉鹰，有话直说好了。”

白眉鹰回头，对老三说道：“你们都走，去救掌门人。对他说知此事。”

淮阳门掌门人洪恕也同其他六大掌门一齐，被下到洛阳大牢。

白眉鹰心中惻然，他知道，这一回若不让几位师弟都走，淮阳门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老三是一个暴躁汉子，他怒声道：“我们跟他们拼了，也不让他们小看淮阳门！”

白眉鹰怒声一喝：“听我的，快走！”

老三一听，转身说道：“走！”

淮阳门也是一大门派，门下弟子个个训练有素，一听得白眉鹰说话，便知道他的主意是要门下六大弟子走去五个，以便来日复仇。

他们便围住唐门之人。要是唐门人再动手，就与他们死战，掩护四大弟子突围。

大少奶奶没做声，她在摆弄着桌上的酒杯。

老三向外就走，他不愿回头，他也不敢回头，怕在脸上流出两行清泪。

他知道老大白眉鹰会死，会死在淮阳门。

走到院门口，当头拦着两人。

这两人像是两尊门神，一左一右，左边的阴着脸，右边的在笑。

唐哭唐笑。

唐笑沉着脸，说道：“谁告诉你们走了？”

唐哭笑着，一脸和气，对老三解释道：“大少奶奶不说话，你们就走，实在是有点不合礼节。”

老三双手握成拳头，又变成了鹰爪。

淮阳门五大弟子决心死拼。

大少奶奶突然笑了，她对唐一说道：“你们带回去一个死人，行不行？”

唐一看着她，说道：“但凭掌门人吩咐。”

大少奶奶回头说道：“白眉鹰，我敬你是一条汉子，也看你淮阳掌门洪恕的面儿，给你一个机会。”

众人都是江湖人，他们心下雪亮：这是要白眉鹰死在她面前，才肯放淮阳门的五大弟子。

五大弟子都冲了回来，老三抱住白眉鹰叫道：“大哥，别答应她！”

白眉鹰惨笑，笑声凄惨，令在场之人全都惻然，他说道：“唐门掌门说一句话，就是一声令，你们听着，去找掌门师叔。告诉小师叔，就说淮阳门与艳庵、与唐门不共戴天.....”

他说此话，唐家大少奶奶竟仍是笑吟吟地看他，不以为然。在她眼里，一个淮阳门不与唐门寻仇，竟是不在话下。

老三叫道：“大哥！”

五兄弟跪在白眉鹰面前。

白眉鹰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院内假山边，看着假山边的石雕。从前淮阳门便有一个规矩：凡是在淮阳门能成为大弟子，在江湖上能闯出名声的，便在这里塑一只鹰。

假山边有八只鹰。

上面一只鹰悠闲而立，这只鹰便是掌门人洪恕。下面一只白头鹰，便是白眉鹰自己。

他抚摸着那只石鹰，一叹，说道：“我不如你.....”

只听啪的一声响，是白眉鹰击碎了那只鹰头。

只听一声怒吼，这嘶吼充满不平之气，啸傲冲天，在空中回荡，令淮阳门所有人铭

心刻骨。

白眉鹰倒下了，他两爪抓向自己太阳穴。

人人都惊心动魄。

只有唐门掌门人大少奶奶仍在笑，她看着老三，说道：“只要把白眉鹰的尸体交给我，就放你们走！”

老三还未说话，下面的淮阳门人一齐怒吼：“决不能让她拿走大庄主的尸体！不行！”

群声鼎沸，像暴发了火山。

老五双拳捶地，大笑道：“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老四瞪眼，目眦尽裂。

老三仍是跪在地上，他看着白眉鹰的眼，白眉鹰双眼不闭。

他站起来，举起右手，说道：“走！”

所有淮阳门人都走了，走在一片凄凄惨惨的目光下，他们带走一个耻辱，一个只能用血来洗清的耻辱。

大少奶奶看看这院内的人，突然笑了起来，对唐哭、唐笑说道：“你说咱们唐门在江湖上名声怎么样？”

这一句话，问愣了所有的人。

这还用问吗？唐门做事在江湖上一向是恶名昭著。

他们只是用暗器杀人，从未光明正大地与人动手。

要说起唐门的名声来，真是不堪细说。

但她这一问，是什么意思？

唐哭不笑了，唐笑也不再阴沉着脸，他的脸上好像是有了一丝笑意。

但两人都没说话。

人们都不知大少奶奶问这一句话的意思，但只有唐哭、唐笑知道。

唐哭又笑了，他笑着对唐门的人说话：“把院里的人全都杀光！”

这一句话，说出了大少奶奶的意思。

淮阳门的人走了，在院内的人都是江湖上的豪客。他们有的是各大门派的弟子，有的是江湖上的帮闲，一听得白眉鹰做寿，都来祝寿。祝寿本是好事，但要死在这里，可就惨了。

有人大叫：“唐门是天下武林败类！”

大少奶奶拍手道：“好啊，说得好。我头一回听有人当我面说实话。”

她手一指，说道：“拿来！”

也不见唐笑身子动，只觉得他像是手伸了过去，那手极长，一伸便抓住一个人，把那人抓到眼前。

众人一见，都是吃惊，这人正是江湖上的混混，人叫他“神知鬼觉”徐立。

第二十七章 灭顶之灾

江湖混混儿徐立是江湖上最出名的人物。说他有名，不是他武功高强，也不是因他是名门正派的杰出弟子，只是因为徐立能知道江湖中所有的闲人轶事，能说出所有的江湖掌故来。

所以人家叫他“神知鬼觉”。

徐立大叫：“抓我干什么？”

唐笑把他放在大少奶奶面前。

大少奶奶只要一伸手，手指便可够到徐立的鼻子。徐立看着大少奶奶，目光中有惧

意。

世上最怕人的不是杀手，而是那些言谈笑语中便可颐使别人杀人的人。

大少奶奶就是这种人。

大少奶奶笑得很亲切：“你是神知鬼觉？”

徐立点头如啄米：“是，是！”

大少奶奶笑了：“徐立，我本来想杀了你，可一听说你是‘神知鬼觉’，就有点舍不得杀了。”

她的话音刚落，徐立的身子就离了地。他被人拎起来了。

像拎着一只鸡。

他被拎在胖子唐哭的手里。

啪的一声，徐立被扔到地上，再也不能动了，浑身被点了七八处穴道。

大少奶奶又说了一个字：“杀！”

院内的人都知道难逃此劫，但也知道面对唐门杀手，要不动手，只能等死。

唐门的暗器在空中飞。

听着惨叫声、人跌倒声，也有血溅声。只是一会儿，这院里便尸倒如山。

站着的，只有几个人。他们是少林、武当等各大门派派来给白眉鹰祝寿的人，都是各派中的重要弟子。

他们站在静心身后。

静心的僧衣上满是血渍，他朗声道：“蜀中唐门的人听着，你们与七大门派为敌，决没有好下场！”

大少奶奶笑了，说道：“和尚，你真不知时务，要是你能与艳庵动手，你那七大门派掌门，这时候就会在这里了。”

她只说了一个字：“杀！”

场上的人都倒下了，有的被追杀在门口，有的被射杀在墙边，还有的趴在那石鹰雕塑边。鲜血染红了池水，池水边趴着几十个人。

唐门弟子中间，只站着两个人了，一个是少林的静心，一个是武当的唯生。

唯生叫道：“静心大师，你走好了。”

静心一叹：“佛也走一劫，你我难逃此劫。”

一声吼，两人齐出，抢向唐门弟子！

静心此时仰头向天，啸吼连连。他突然如飞如狂，如痴如嗔，大声号叫。

他一抬手，一踢足，都能杀死一个唐门弟子。

唐哭惊叫：“大悲赋图！”

这是少林寺的一大绝技，据传从前达摩祖师面壁十年，曾创出一套达摩剑法。但在创这剑法之后，他有些失意，惘然，感叹人生如草木，悄然十载，倏忽而过，就又创了一套如痴如狂的拳脚。这是少林寺一大秘技。此时静心狂疯使出大悲赋图来，当场杀死三五个唐门弟子。

唯生大笑：“好，好！”他飞身而上，使出一种怪招怪式来，让那些唐门弟子不知所措。

看他动手，就像是看一个狂人，他左手动得小，弯弯曲曲，像是少林小擒拿手。左脚踢出，也只是一划便回，右手伸出，却像是山西言家的僵尸拳，手臂伸得长，竟比平时更长出了几分。他右腿踢出，身体一横，竟比平时远了几分。

唐笑大吼道：“武当阴阳气！”

静心唯生两人出的绝技，当场逼退唐门弟子。

众人刚刚退步，就听得有笑颤颤的声音：“让开好了，我来同和尚、道士动手。”

众人都让开，看唐门大少奶奶与人动手。

大少奶奶据说是从西域回来的流浪女人，没人知道她出自什么门派。但有人说她是

西域一个番僧的关门弟子，所习武功也极是怪异。

此时只见她过来，扬着两手，对着静心、唯生，笑道：“二位看看我手里的暗器。”

她手里的暗器是什么？

看上去不像是路倒虫，也不像是胖肿子瓜，也不像是毒针，只像是一只翩翩蝴蝶。有翅，有头，有尾。翅长，样子很绚丽，像是活的一只蝴蝶。

难道是欢乐蝴蝶？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

她对着二人说道：“这是唐门的蝴蝶，但绝不是欢乐蝴蝶，我告诉你们，它的名字叫做‘扑灯蛾’。”

唯生、静心凝立，两人不动。

唐门暗器，天下无双。

从前唐门曾三、四次争霸武林，就靠的是他们的暗器。

此时静心和尚两袖猎猎，鼓荡如风。他全身灌注了真力，就是唐门暗器如风般飞来，也无奈他何。唯生的两袖衣服却紧贴在身上，显出他一身瘦瘦骨骼。原来这是武当的铁袖功。

大少奶奶笑了，说道：“不必这么紧张，扑灯蛾么，只是一只蛾。他捕到你眼前，不是你死，是它死。”

大少奶奶咯咯地笑了，笑得很得意。

她飞出了两只扑灯蛾。

扑灯蛾没声，它不像毒针出手，咝咝有声，也不像路倒虫、胖肿子瓜，一出手来乱跳乱蹦。

它一出手，便飞向空中。

静心、唯生不知道这扑灯蛾何时落下。

只过了一会儿。一会儿是虚幻，只是一眨眼。在佛家说来，也是一渡，在道家说来，只是生相幻灭的那一瞬间。这一会，听见了什么？

万物寂无声，眼前唯众人。

两人没看到扑灯蛾。

他们知道自己是灯，扑灯蛾如果真下来，应该扑向他二人。但它飞到哪里去了？

静心的心不静了，他大声一吼，这是佛门的狮子吼。一吼之下，唐门的好几个弟子都被他逼退，有两个功力浅些的弟子，嘴角竟丝丝地渗出血来。

一吼之后，静心忽觉出有变，他那金刚袖力竟然泄了，袖子上有了几处细如牛毛的针眼。

莫非扑灯蛾真的捕到了他？

佛祖灯前不该有扑灯蛾。

静心的眼前突然闪出一道幻影，五色，很大。只炸出了一些烟。

静心坐下了，他缓缓地坐下，两眼再看不见众生相，看不见眼前的血腥。他脸色祥和，心神凝聚，说道：“好，看来我只好去了。”他双手合什，说道：“世事难料，人生无常。我心向佛，来去无光。”

静心说偈而笑，一笑而瞑。

唯生也看着，他用心体验到了静心倒下，用心体会到静心已去。他仍在等待，在等待死亡。

他的双手握剑，手心渗出了汗。

在武当派中，他是一个杰出的弟子，只有恨意道长比他的剑法更强，只有武当掌门比他的内力更好。

他从不惧怕，但此时面对着一只不知何时落下的扑灯蛾，他心里在颤栗。

他在等，在等待死亡。

扑灯蛾在他身后，他知道它在身后。像对静心一样，它轻轻地扑。它想把唯生杀死。只是一声轻响。

唯生觉得身后有一根针刺向他的身后穴位，他很清楚，知道这一根针刺得很准。他笑了笑，大声一吼，把剑一扬。

剑飞了出去！

这剑势头不小，贯穿一个唐门弟子的前胸，扯得他退出几步，再钉在另一个唐门弟子的肩头，把他二人一齐插在墙上。

唯生也倒下了。

唐门的大少奶奶拍了拍手，看看唐一，说道：“如今没外人了，你说说，你大哥他在哪里？”

唐一躬身道：“回掌门话，大哥在艳庵，还有歧哥……也在艳庵。”

大少奶奶厉声道：“休提他！”

唐一不敢回声。

大少奶奶说道：“艳庵要你杀淮阳门的人，才肯放你大哥，是不是？”

她越是满面笑容，唐一越是害怕，他颤声答道：“我只记得掌门人要我把大哥带回蜀中。”

唐一的话，是委婉告诉大少奶奶，为了把唐杰带回蜀中，他什么事都肯做。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完成掌门人的命令。

大少奶奶笑了，说道：“不错，不错。”

她转身过去。唐一轻轻地嘘了一口气，他放心了。

不料大少奶奶一回身，“啪啪”连打他几个耳光，厉声说道：“我要你救大哥，未要 you 与七大门派做对；我要你救唐杰，未要你到江湖上来杀人！你知道不知道，这不是我的命令？”

唐一颤栗，不敢吐声。

唐笑突然说：“要我，我也干。”

唐哭笑着说：“我也是。”

大少奶奶回头看着两人。唐笑仍是阴沉着脸，唐哭仍是一层一层地笑颤了肉。

她叹了一口气，说道：“也许你对，走吧。”

唐门的人也走了，他们带走了神知鬼觉徐立，带走了死去的唐门弟子的尸体，带走了白眉鹰的尸体。

淮阳门的老三水鹰带着几个弟兄，疾马快奔。

他们要赶一天路，方才能到中州洛阳。

他们要疾奔去中州洛阳大牢，在那牢里关着天下七大门派的掌门人。

他们要告诉掌门人一个不幸的消息，白眉鹰死在蜀中唐门之手，蜀中唐门也成了艳庵的帮凶。

众骑飞驰，马浑身淋汗，人也汗湿如洗。

眼前是一片树林。

水鹰一吼：“冲过去！”

一行铁骑疾奔入林。

他们不得不勒马，眼前站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都是熟人。一个是丐帮的徐长老，他是一个精瘦的老者，一个是武当的恨意道长，他年纪虽然不大，但脸色冷漠，在武当派中是一个年轻的长辈。还有一个是胖子，看不出他是谁，只见他脸上带着一张鬼怪面具，更有一人，最是可怕，他站在三人后面，双手袖着，一柄剑插在地上。

马急勒，人陡立。马长嘶，人落地。

水鹰叫道：“徐长老，淮阳门出事了……”

未等说完，就听得丐帮徐长老说道：“是吗？”

他抢步上前，一抓抓向水鹰。

水鹰身子疾闪，方才闪过这一抓。

他心中恼怒，恨道：原来今天的江湖人都是疯了，怎么连丐帮的徐长老也来与我淮阳门做对？

武当恨意举剑说道：“你们都得死，死在这树林里。”

后面那人一脸傲气，仍是袖着两手，冷冷观阵。

水鹰喝道：“冲过去！”

要知道徐长老是丐帮长老，是丐帮里除了帮主肖乞儿之外功夫最好的一人，他上来与水鹰动手，正是旗鼓相当。

黑鹰叫道：“天下没了正直，这些人莫不是都疯了吗？”

兄弟五人苦奔洛阳，看看要到了，竟遇上这一支拦兵，两下动手。他们心里凄苦，也不分辩，只是一心拼命。

他们这里与恨意道长、徐长老动手，那矮胖子和后面的一脸傲气的人都不曾出手，但五个人与这两人动手，也占不得大便宜。恨意道长的剑术极高，一人敌得黑鹰三人，犹有余裕。

徐长老与水鹰两人动手，也不曾落败。

打了几十个回合，忽听得哈哈大笑，就见那个袖着手的人走了过来，说道：“听说淮阳门是天下一大门派，今天看来也真是名不副实。”

众人停手，听他分说。

他凛然道：“长老让开，我来与他们几个人动手。”

水鹰看出这人比徐长老、恨意长老更是可怕，但他是谁？怎么在江湖上从来没听说他？

水鹰问：“你是谁？”

“七星岛，独孤石。”

七星岛的人在江湖中极有名头，这个独孤石既是来自七星岛，一定功夫过人。

他傲然道：“我也不必用剑，只用我的手指，就可把你们兄弟五人一齐拿下。”

兄弟五人大怒，就是他再有本事，又怎么能以指代剑，胜得淮阳门五大弟子？他岂不是把淮阳门太看扁了？

黑鹰叫道：“休说大话，我跟你动手，不死不休！”

独孤石笑笑，说道：“还是你们一齐上好。”

水鹰年纪大些，此时心里虽恨，也犯思忖：听他口气极大，也许真有本事，我们兄弟五人要去中州见小师叔，决不能被缠在这里。

他说道：“好，就请指教！”

五鹰分立，他们有一绝技，叫“七鹰搏龙”。此时虽是少了白眉鹰与秃鹰，但五鹰齐出，也威力极强，不信拿不下这个猖傲少年。

第二十八章 猩艳红唇吻向谁？

七星岛的独孤石竟用一双肉掌来搏淮阳门的五大高手，让他们实在是气恼得不行。

水鹰道：“让他见识风识淮阳门的‘七鹰搏龙’！”

想想也是惨然，他们七兄弟此时只剩五人，谈何“七鹰搏龙”？但他们五兄弟同仇敌忾，功力也是不弱，一齐出手，犹如五只苍鹰一齐落下，顿时声势逼人。

那少年不动。

他的手未扬起。

莫非他的手不想动么？莫非他硬是装大，以为他不动，也接得下淮阳门的五兄弟么？

他看看五人来势，竟是封得风雨不透：水鹰在上，黑鹰在下，兀鹰在中间，一齐声吼。

就是一块顽石，此时也得在他们掌下粉碎！

但独孤石未动。

手只是在斜起来的水鹰的手上一扬。

水鹰大吼一声，人如折了翼的鹰，一下落地，他在地滚了几滚，方才站起。

他的左手捂着右手，他的右手废了，右手的劳宫穴上，哗哗流血。

他变了颜色，喝道：“好，好哇，果然是七星岛上的人……”

当今武林无人能与七星岛作对，除非他不要命了。

但七星岛上的这个少年却也有这等本事，倒是让那水鹰吃惊。有人叫道：“独孤石兄，你不能伤了他们！”

远远看去，站在外面叫的，却是一个香艳小尼。她笑意微微，对着那淮阳门的人说道：“你们还是不要与他动手了，他的本事，就是你们淮阳门的掌门人来了，也不是他的对手……”

看小尼那笑微微模样，真是人见人怜。

那独孤石见了小尼，竟是见了主人一般，他奋起精神，一扬一打，一拗一折，竟是在片刻间便把那淮阳门的五大弟子都是拿下。

那矮子不作声，他只是呆呆看着，看独孤石奋力拿人。

只是须臾，便捉下了淮阳门的五大弟子。

那小尼笑笑，说道：“果然好本事，人都说七星岛的人本事大，不知道你小小年纪，竟也是这般好本事！”

她说，竟来勾着那独孤石的肩头，笑吟吟道：“好，今晚你在艳庵，又有好福气了。”

年轻剑客独孤石大笑，走过去拔起剑，扛剑便走。

艳庵，从前曾是一个老尼收留那些无家可归女孩儿的地方，此时竟成了武林一大门派。那老尼是谁？她在不在艳庵？她此时如看到了艳庵的今日气象，会不会连连念佛，感慨万千？

夜昏昏，檐灯一闪一闪。艳庵的夜，总是这般神秘么？

有人来了，点着串串纱绢灯笼，慢慢地走，一直走到了夜的屋子里去，一直走到夜色朦胧神秘温暖的屋子里。

像是有女人的笑声，渐渐再变成了女人的呢喃声，变成了女人乐极了的呻吟声。

在艳庵里，有一个很深的地洞。

洞里有一人，他坐在那里。他的嘴唇很饱满，看上去很红润。

但只是坐了一会儿，他便坐不住了，站起来，喃喃道：“还不来，为什么还不来？”

他再坐下，说道：“不行，我今天一定不能再吃了，我再也不能吃那玩艺儿了。我要是再吃，我便再也不是人了。”

他捶着自己的头，呜呜地哭起来。

他还像是一个孩子。

他正在哭，忽听得一个女人很温柔的声音：“你哭什么啊？是不是怪我刚才不来看你？我是想来的。可是我得洗一洗。我刚才被一个臭男人纠缠了一顿。他长得很难看，你一定不愿意让他碰我，对不对？你是不是不愿意我的身子不干净？你愿我做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儿身，对不对？”

他的嘴唇此时已经烧得裂了，他看着那女人，像看着一个魔鬼，他怒声道：“我不要看见你，我不愿意看见你。”

女人更笑，她的嘴唇猩红，她对着男人说道：“我用艳红艳红的花儿染我的唇，足足染了半天呢。你要是不看，岂不是白费了我的功夫？”

她笑得很淫荡，笑得很甜。

男人的嘴唇更是焦渴了，他怒声道：“你快走，你快走开？你要不走开，我就杀死你！”

女人很可怜他，只是一笑，说道：“那没用。你就是杀死了我，再有一时三刻不用药，你也得死。”

那男人怒声叫道：“我就是死，也强似受你们愚弄！”

女人仍是浅浅地痴笑：“你说错了，你要是死了，你再也不能杀死我了，你再也没有快乐，你再也不能做什么天下第一剑客，你再也不能救不了你的师姐了。”

她笑咪咪说道：“你看，你看看，那是谁？”

在那面有一块大大的水晶，在那块水晶后面，躺着一个女人。这少年扑过去，叫道：“师姐！师姐！”

可惜的是，那一块硬硬的水晶挡住了他。他用手捶打着那块水晶，直打得拳头出血。

那女尼笑微微说道：“没人知道你的心思，你从小有一回，与你的师姐在海滩边玩耍，你无意中碰了一下她的乳，从此你便再也不看别的女人了，只是记得她。你从七星岛来中原时，曾与七八个女孩子交媾过，但你在梦里都是唤着她的名字。她是你的师姐，也是你的梦里情人。她叫魏知知……”

他两眼有血，他听着，那女尼像是他魂里的鬼，知道他的心思。那女尼说道：“你肯为艳庵出力，艳庵也决不会亏待你，你愿意不愿意要她？”

他只是低着头，他是不是不肯说愿意，或是他不敢说出那一个愿意来？

那女尼吃吃笑道：“你在艳庵，什么样的好女人也享受过了，何况这一朵残柳败花？你去吧，你愿意怎么样，便怎么样好了。”

独孤石便来到了那一间屋子内。

他呆呆看着她。

这女人是他的师姐。他曾记得，她在七星岛上时，总是愿意大声笑，被师父一回回斥责，她也不改。她一笑起来，看着她那笑靥，像是海水的波涛都掀起来了。他记得她，再也忘不了她。

“师姐，师姐！”

魏知知的心里告诉她自己：她得醒来，她得醒来，因为她身边有一个陌生人。

她睁开了眼睛。

那不是陌生人，他是七星岛上的师弟，是那个从小便愿意依在她的身边，像一个跟屁虫儿一般的小师弟独孤石。

“是你？”

“是我。”

他的嘴更干了，他的心在烧，他的心烧起一股明火，他在心底里对他自己说道：混蛋，别胡思乱想，别胡思乱想。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魏知知的胸。

女人的胸，真让男人生妒。

魏知知看他的眼光，心里也十分骇怕，她轻声问：“师父……他老人家……还好？”

独孤石不答。

他的眼里已经没了一切，他只能看到魏知知的胸，他只能看到魏知知的唇。

他看那唇，像是看井，像是看到了甘泉。

他大吼一声，扑倒了魏知知。

猩红的艳唇，是他梦里的那一份艳丽，是他梦里的那一个人。

他扑的是他自己的梦。

他说道：“我想你，我从前也想过，我天天想，风刮得海岛在动时，我想那是你的

笑。我听着岛上的一切声响，都是你在说话，在笑。我很想你.....”

男人的力量很大。

他说：“在海岛上，我没法儿，我便站在水里，用石片儿刮我的肉，刮出了许多血，才好受一点儿.....”

魏知知不知道怎么了，她流出眼泪来。想着这个小师弟了么？她从前不曾把他当成一个男人，如今他是一个男人了，她能与他在一起么？

她推着他，叫道：“师弟，不行，不行！”

他发了狂，恨意连连道：“为什么不行？我是你的师弟，你是我的师姐，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他的唇贴上了她的嘴唇。他的唇火热。

猩红的唇上，印下狂吻。

她的身子软了，她想着，她从前是不是也很喜欢她的小师弟？她从前离开岛上的时候，师父的那神情像是责怪她与小师弟太过孟浪。师父说她不能再回岛上。

她嫁与了神胖子。但她是在解手的时候让神胖子看见的，她便再也不能忘怀此事，一直到嫁与了神胖子。

但她不能忘了七星岛，她也忘不了她的小师弟。

他长大了，他长成了一个壮壮的男人。

春风几度，人不识羞；却拿那狂劲比风？人有几度醉，不知夜来，也拿树影当人影。

她与他都醒来了，他与她都累得不能再做事。

她流泪了，因为她是人妻，她便落泪了。他不流泪，因为他是七星岛的人，七星岛的人只会去死，不会落泪。

他抚摸着她。无声的手会说话，说出了他的无尽思念，无限温柔。

她哭了，这一次是快乐的哭。

神胖子来到了洞内。

他知道这里有洞，他也知道这里是艳庵的神秘地。

一个女尼看着他，那神气像是看着一只老鼠。她笑道：“神胖子，你说你能为我们艳庵做事，只要我们不伤你的妻子，你愿意为艳庵做几件大事，对不对？”

神胖子说道：“不错，我告诉过你们，我愿意为你们拘拿那七大掌门，但你不能杀他们。”

小尼眉头一扬，说道：“不错，不错，我信你了。但你说你为你老婆做这事，我看那不值吧？”

神胖子冷冷道：“你休拿这种话来对付我，我是神捕，自是知道怎么对付人。”

女尼笑笑，说道：“咦，世上的男人怎么都是这么蠢？你告诉他们真话，他们全都不信。”

神胖子冷冷道：“你们答应我不伤她，不能说了不算。”

那女尼笑了，说道：“你愿意不愿意看看你老婆，你要是愿意看，这时看她最便当。”

神胖子愿意，他愿意见魏知知。

神胖子站在了那一道水晶石壁后。

他看到了他的老婆。他老婆是那个魏知知，是人人皆知的七星岛的人，她嫁与了神胖子，是神胖子一辈子最为自豪的事儿。

但她此时在做什么？她在干什么？

她闭着眼，正在由一个男人轻轻抚摸她，正在好滋味儿地享受。

神胖子怒吼了，他冲过去，叭叭地打向那男人！

原来中间还有一道水晶石壁。

他的手出血了，一向不出血的神胖子的手出血了，他一劲地捶着，一个劲儿地叫着，他吼道：“知知，你个不要脸的，快起来，快起来！”

魏知知不但不起来，还有滋有味儿地吻那男人。

神胖子看着那男人，他恨，他恨不能立时杀死那个男人才是。他媳妇的红唇不能让人家亲吻，她是神胖子的妻子，她怎么能让那男人亲？

女尼笑着，说道：“他是七星岛的人，远在认得你之前，她便认得那个男人了，只不过那时他还是一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儿。他长得很英俊，是不是？”

神胖子在咆哮，他吼道：“他是一个王八蛋！”

女尼在笑，她笑得很开心，说道：“他不是王八蛋，他是你媳妇的师弟。”

隔壁的男女正在做他们愿意做的事儿，他们此时再也不顾世上的一切了，他们又在宽衣解带。

人们做这种事儿都很专注。

他们听不见神胖子的叫声，但神胖子看得出，那个男人的神气很痴迷，说不定他吃了艳庵的药，但他媳妇魏知知却不像是吃了药，她那神情很痴迷，很专注，她愿意为那个男人而死。

神胖子很痛苦。

女尼的话在他的耳边响：“他是来求你的媳妇的，他为了你媳妇儿，什么事儿也愿意做。连艳庵那些比你媳妇儿更好看的女人，他也看不入眼。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心全在你媳妇儿身上。”

神胖子回过了头。

那女尼很怕，她住了口。

她看到了神胖子的眼睛。

神胖子此时像是疯了，他盯着那女尼，他恨声道：“臭女人，都是臭女人，全都是臭女人！”

他一扑，便扑倒了那女尼，他撕开了那女尼的衣服……此时隔壁传来了魏知知很快

乐的呻吟声。

神胖子不愿意听这种声音，他叫道：“快点儿，快点儿，你也叫，你也叫。浪一点儿叫，你要不叫，我便掐死你！”

第二十九章 村姑学浪

艳庵已是藏垢纳污之地，江湖武林中所有的恶人都奔艳庵而来，依庇在艳庵名下，江湖武林黑道从此以艳庵马首是瞻。

艳庵成了天下黑道的领袖。

艳庵的夜，风灯飘摇，淫笑阵阵。

在艳庵上百个静室内，供有无数佛祖的圣像，但艳庵人心与佛远近，又有谁知？

在一间静室里，那小尼姑坐着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佛像，灯影飘忽，佛也一脸呆相。她是村姑，名叫秀姑，是来艳庵寻找大牛哥的，但她误入了魔道，便落发为尼，情愿跟着艳庵尼姑们学快活。

她眉头紧锁，是不是想起了大牛哥，是不是想起了小村子里的爷爷？

她坐在这里，每天都要经受诱惑，从隔壁静室内传来的声响让她知道，天下男女间那一点情事，也能日夜不休，让她心动。

来了一个小尼，她的眼里有情：“你不睡？”

这尼姑是村姑的好友，当初就是她领来了秀姑，如今她不叫秀姑了，叫拾风。

风来去无踪，也可拾吗？

村姑便成了尼姑，拾风问道：“师姐，你说她们.....天天做，不累吗？”

小尼笑笑，说道：“艳庵此举，就是要天下英雄都进我艳庵的算计中，谁管他是什

么人，只要他肯在牡丹花下，早晚必做鬼！”

拾风问：“他们都是有本事的人，庵里的师姐们一个个弱不禁风，又怎么能治得住他们？”

小尼笑笑，说道：“这你就不懂了，就是他们再凶，也敌不住艳庵的血魂粉……”

她突然噤声了，不再说下去。

神胖子疯了，他从那静室内走出来，已是累得不行。

放纵与麻木并没使他忘记一切，他妻子与那七星岛的独孤石在一起，两人厮绞缠绵，那情景历历在目。

神胖子两手都是鲜血。

这血是他在看着他妻子魏知知与她的师弟独孤石在一起时，恨得咬牙，用力捶拳，把一只拳头在水晶石上捶得血糊糊的。

神胖子很痛苦，就是把那个尼姑扯碎了，让她死在屋里，神胖子的心里也化解不开这一阵痛苦。

神胖子眼前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脸蒙着，看得出他是一个男人。那人很冷漠，很孤傲，站得笔直，像一支竹。

“你很难受……”

神胖子不答。屁话，人家玩你老婆，你能不难受？

“你知道，他是来救魏知知的。”

神胖子心里更酸，他来救老婆，救来救去，救到别人怀里去了。

“江湖中有许多人，都与独孤石为敌，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你要杀了他，必是有人拍手称快。是不是你怕七星岛的人？”

神胖子的手握紧了，他怕七星岛的人吗？他是神胖子，他不该怕别人。

他说不出，他只怕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叫他害怕，那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魔针魏知知。

那男人笑了，说道：“你不是独孤石的对手，他的剑法很高。”

神胖子大声吼道：“你滚！滚开！”

他看到了一个人，那人懒散而冷漠，慢慢从院里走出来，他站在神胖子面前。

他很瘦，人也很年轻，脸很开朗，但他的额前有一道皱纹，有一丝忧愁写在那里。是年轻人不该有的忧愁，像他这般年纪的人，从来不懂得那种忧愁。

他从前只是活在一个海岛上，他在海岛上衣食无缺，与世隔绝，根本不知道人生还有这般忧虑。

年轻人定住了，他看着神胖子。

他从来没见过神胖子，只知道他的师姐嫁与洛阳的一个捕头，这人叫捕呆。他一心只想捕人，从来也没想到他师姐。

在他眼里看，师姐这样的女人，应该身边总有一个男人的。这个男人应该天天对着她笑，天天送她鲜花，天天对她软声细语地说话，让她的脸永远像夏日的天空那么明朗。

他在心里断定，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师姐的丈夫。

他看着神胖子，眼里射出一根根针一般的光芒，这是剑客的眼光。

他此时又像站在海水里。海水冰凉、冷冰、躁动，他用石片一下下刮他自己的前胸，血就流在海水里。只有那样他才会平静……没有海水，也没有石片，眼前只有神胖子。

神胖子看着这个男人。这样子的男人，难道就是妻子所喜欢的？

神胖子冷冷地说：“你是独孤石？”

那人点头。

“啊——”一声吼叫，神胖子冲了上去。

神胖子的一双手很快，弯、拿、绕、折，一连几式，如霹雳电闪，一瞬间便出了十

招。

独孤石只是退了几步。

他为什么不出手？

神胖子觉得受了侮辱，这男人看不起他，他不屑于同神胖子动手。

他吼叫道：“混蛋，七星岛的人都是王八蛋，混蛋！都是畜牲！”

年轻人脸白了，他明白了神胖子一定是看见了他与师姐在一起。古往今来，男女之大防，在于不逾礼。

神胖子一看见独孤石与魏知知在一起，便叫独孤石心里一阵冰凉。

杀了他？让师姐从此没了这个男人.....

放了他？让师姐从此痛苦.....

独孤石犹豫了。

眼前突然又多了一个人，这是刚才同神胖子说话的那个蒙面男人。

他站立如削，仍是像一支瘦瘦的竹。

他说：“你是男人，你的老婆落在了他手，我要是你，我就杀了他。”

他指着独孤石，对神胖子说。

神胖子向前走了三步。

独孤石没有拔剑，他拿不准主意，是不是要拔剑。

那男人又对独孤石笑道：“你是七星岛的人，七星岛人做事从来不讲什么仁义礼信，你要杀他，就杀他好了。”

独孤石的手按住了剑。

魏知知醒了。

她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她仍在七星岛上，阳光灿烂，岛边的海水碧蓝。她与师弟都光着身子，在海水里跑，捉鱼。鱼很滑，在手里把握不住，总是扑扑地落在水里，两

人一阵阵欢笑。

蓦然，她醒过来了。

眼前坐着一个尼姑。

这是一个老尼。

在艳庵里只有一个老尼。据说她就是那个十几年前天天在秋日艳阳下、秋雨淋洒中拣来女婴的老师太。就是她用米汤一口口喂大艳庵的所有女孩，再叫她们剃度，人人做艳庵的女尼。

她是艳庵的主人。

她说：“你喜欢不喜欢你丈夫？”

魏知知脸一红，她摇头，又点头。

老师太一脸慈和，看着她，说道：“你堕入魔障，想来是该有一劫。你也想想，要是你师弟遇上了你丈夫，他会怎样？”

老师太飘然而去。

魏知知想着，她的身子仍然很疲劳，仍未从昨夜的放纵中醒来。她心道：我丈夫神胖子，他怎么会同师弟见面？就是他在洛阳城里，也不会去艳庵。就是他在艳庵，也不会同师弟碰巧走在一起.....突然，她跳了起来，脸色变得苍白。

两个人对面峙立，充满杀气。

神胖子决心杀了这个男人。

他吼着，冲上去，双手击头，再去拿独孤石的胸前大穴。

独孤石让开，身子飘引，退出一丈。他横起剑来，但仍是带鞘的剑。

剑未拔出。

神胖子吼道：“七星岛决没有一个人好人，都是一群混蛋，我要宰了你，让你七星岛人在这世上绝根！”

神胖子挥拳而至，拳锋刚猛，打得呼呼生风。

独孤石左避右闪，仍不拔剑。

那个蒙面男人阴恻恻地笑了，他说道：“独孤石，你要不出剑，不出一百招，就会伤在神胖子的手下。”

独孤石不理他，只是一意躲闪。

神胖子再一拳，嘭的一声正中独孤石的肩头，打得他一连退出去十几步。

神胖子大喝一声，再抢上来，单手一抓，这一抓竟把独孤石的脸上抓出一道血痕！

独孤石看着，脸上渐渐有了一种恨意。

这男人算是什么人？他夺去了独孤石的师姐，让师姐做他这么一个狗人的妻子，还要对自己逞凶。

为什么不出剑，为什么不杀了他？

独孤石身子一引，神胖子眼前一亮，他看到了剑，看到了七星岛独孤石的剑！一道寒光。

独孤石剑一出，神胖子就觉眼前剑光一闪，头上一凉，知道独孤石出剑了。

他不知独孤石这一剑如何出手，独孤石的剑太快了，只是一闪，他未来得及动，左手拳刚刚伸出，右手拳还未握紧，对方的剑已经收了回去。

眼前突然变黑。

原来是飘飘散散的头发，神胖子的头发都飘落在眼前，飘飘洒洒，足有好大一会儿，这些头发才慢慢摇曳落地。

不行！不行！她一定要去看看。

说不定师弟会遇上神胖子。他不认得神胖子，两人见面会不会说不好便动手！会不会再有什么意外？

她一定要去看看。

魏知知走出了院。

一棵树，没了那翠绿的叶子，光光秃秃的，像冬天肃杀的风景，没有一丝生气。

树叶都到哪里去了？

树叶都落在地上。

所有的树叶都静静地躺在地上，一道剑气，使它们再也没了生命。

两个人对面站着，站得笔直。

一个是他的师弟。

她看了一眼这人的背影，就知道好象是她几十年都在梦里萦绕的，就是这一个人。

原来她心里早就想着一个他，一个像他这般山一样屹立的男人。

对面的人是谁？又面熟，又面生。

那人胖胖的，离她很近。看去是神胖子，却又不像。神胖子不是和尚，这人却光头，连双眉都没了，怔怔地看着独孤石。

魏知知的心哆嗦了，她知道她遇上了麻烦。

神胖子这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见到魏知知。

在他心里总是以为他自己武功过人，做洛阳名捕是靠他自己的本事，决不是靠魏知知的三十六口魔针。

但他此时一下子就心灰意冷了，知道他的武功，在独孤石一剑之下，竟是不堪一击。

他的眼睛很冷漠，眼珠很涩，慢慢地转动着，他看到了魏知知。

神胖子面对着魏知知，他能说什么？

“他是你师弟？”魏知知点头。

“你忘了家人……”

神胖子说完这句话，他的眼泪便流出来，他哭了。

魏知知头一回看到神胖子流泪，她也想起了洛阳五皮杀死她一家人的惨景。

“但愿你不忘……”

神胖子走了，他踏着那些没了生命但仍然很绿的树叶，慢慢地走了。

只剩下魏知知与独孤石两个人对面站着。

他们无话可说。

那个蒙面男人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不再出现？是不是他也知道魏知知与独孤石相对，两人只会尴尬？

第三十章 捕呆发疯

洛阳大牢，是天下最阔绰的牢房。

这里有几百间牢室，是自古以来几朝建都后一代代修筑成这模样的。大概是自从帝王建都便同时也有了反叛贼子，天天与帝王过不去，是故牢房就修得特别坚固。

大牢里有“天”字号，“天”字号牢里关押着七个不同的人，一人一间，这七个人是七大门派的掌门人。

一串串纱灯慢慢摇向牢房，到了门口留下两人，再到拐弯处，又丢下两人。三折五绕，来到“天”字号牢内，就只剩下一个提灯引路的牢子。

神胖子看着七间牢室里的人，说道：“你们听着，我有话跟你们说。”

牢内关押的是少林、武当、峨嵋七大门派的掌门人，他们见捕呆神胖子来了，郑重其事要同他们说话，都静静地听他。

神胖子说道：“我服下了艳庵的毒药，拘捕你们七大门派掌门人，也是艳庵的主意。我不情愿，但也无法。如今我想找你们，就是放你们出去，替我报仇。你们是七大门派掌门，说话会算数的。”

淮阳门掌门洪恕大喊道：“神胖子，你有话便说。”

神胖子说道：“你们答应不答应？”

这武当掌门雪风道长说道：“神胖子，你要我们做什么？说出来，才好商议。”

神胖子说道：“你们与艳庵做对，杀了艳庵的人，替我一家报仇！”说着神胖子竟流出了泪。

神胖子一家都死在洛阳五皮手里，洛阳五皮杀人也是受艳庵指使。

华山派掌门岳子松说道：“神胖子，你自己也能报仇，何必要我们来管？”

神胖子苦笑：“我中了艳庵的毒，力不能逮，无法，只好求你们。就是你们杀不了艳庵的人，你们答应我杀一个人，我便放你们出去。”

峨嵋好心师太喝一声佛号，说道：“神施主，你要我们杀谁？”

“独孤石。”

这七大门派掌门人都是头一回听说独孤石这个名字。江湖上所有有名的豪侠剑客，一提起名字来，七大掌门人一定会耳熟能详可这个独孤石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本事？他与神胖子有不共戴天之么？

神胖子说道：“艳庵的毒，非寻常可比，我试过几次，也不能解毒，只好以此事拜托。”

七大掌门人看着神胖子。

天仍向黑，在艳庵里，夜晚永远比白日更忙，永远比白日更令人愿意忘情，让人更乐意醉生梦死。

艳庵已是淫气满院的艳庵，但在这淫荡的声声呻吟里、阵阵笑声中，总是有一阵阵木鱼声，敲得轻越、单调，一直不断。

难道艳庵里真有虔心向佛的人？

正厅堂内，那个老师太仍在敲着木鱼，她一字一句地念诵着，在念诵《金刚经》。

有人来了，是那个蒙面的男人。

他站在老师太面前，久久地站着。就像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听这单调的木鱼声，只为看这一个满面皱纹的老师太。

看了好久，他才一叹道：“你的定性越来越好了。”

老师太木鱼声不辍，说道：“心如止水，心中有佛。”

蒙面人摇头：“心如止水，只有水，哪里有佛？”

老师太浑身一震，但仍是敲着木鱼。

两人相对，像说禅机，又像说闲话。

老师太道：“你有寺，我有庵，各行其事，各依自心。”

蒙面客笑了，说道：“我有寺，但心事难释；你有庵，但心不安。庵与寺又有何用？”

老师太仍敲木鱼，不理他。

蒙面人说道：“我问你，我要艳庵出面，夺今年的牡丹花王，你依是不依？”

老师太一叹，说道：“艳庵只是几个从花下捡来的孩子，牡丹花下造孽，弃下这许多风流债，落下几个孽根，怎么叫她再去惹灾？”

蒙面人哈哈大笑，说道：“你错了，天有意，人无意，就是你我，也不能躲过这一劫。”

蒙面人笑了三声，老师太的木鱼仍在敲着，但听那声音，分明是敲错了拍节。

老师太道：“你莫来扰我，让我清静一会儿，好不好？”

蒙面人叹道：“云心，云心，从前你心就不定，如今你更不能心静了。”

蒙面人转身走了，庵里只剩下这老师太，她扑地敲了一下木鱼。

手中的木槌碎了，木鱼也裂了。

老师太呆呆地看着木鱼。

院里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睁得很大。

院里的小尼姑很多，但眼睛最大的就是她。

她叫拾风，从前是一个村姑，名叫秀姑，她看着经堂里的师太与那个蒙面人。

蒙面人走了出来，他的脚步很轻，站在院里，看着空中。

空中有一轮皎洁的月亮。

快到十五了，月亮要圆了。

蒙面人突然回头，喝道：“谁？”

他看见了小尼姑，一步上前，抓住了她。

“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

她木木讷讷：“我来看师太.....”

她说话，那蒙面人根本不相信。“庵里有那么多的热闹，你不去看，来看师太念经？”

她说：“我看那么多的人热闹，不懂得师太何苦念经，她怎么不喜欢热闹.....我看她.....”

原来她是看师太念经来的。

他忽地喝道：“你骗我，我杀了你！”

他一掌拍向小尼的头顶百会大穴！

如果小尼会武功，她绝不会让蒙面人一掌打死她。

老师太一叹，小尼拾风完了，那蒙面人的掌正击在她头上，她必死无疑。

但她的眼睛仍是睁得大大的，她看着那人。

只是她的脚踝深深地陷入地中。

蒙面人哈哈大笑，说道：“你是艳庵的小尼，你喜欢不喜欢快乐，你喜欢不喜欢热闹？”

她喃喃道：“喜欢，喜欢。”

那蒙面客大笑，扯起她，一飞径直飞上了屋顶。

两人不见了。师太看看眼前的院落，院落空寂。她念了一声佛，仍是进屋去了。

神胖子对着七大掌门人。

他说完了他的过去。

要一个男人对别人说他自己的过去，那很不容易。但神胖子说完了，他好不容易说完了。他长吁了一口气，他得等那七大掌门答应他，然后他才能做他自己的事儿。

少林掌门无欲大师说道：“神捕头，你要我们杀那人，可那个独孤石与我少林无冤无仇，我不能出手。”

武当掌门雪风道长也道：“我不愿意对一个不认得的人出手。更不愿意随便杀人。”

神胖子冷哼一声，说道：“那好，那好。”

他大声喝令：“来人！”

他的身后来了几个人，他们都是神胖子的好弟兄，他们的手里都握着喷火竹筒。

如果七大掌门不愿意听神胖子的，他们只能在喷火竹筒的火焰中烧成灰烬。

少林无欲大师与峨嵋好心师太都是合什而笑，两人赞道：“阿弥陀佛，施主动了无妄杀心，罪过，罪过！”

两人不怕死。

土二爷大笑：“要死就死，弄成这么多的罗嗦，有什么用处？”

突然一阵子大笑，原来是华山掌门岳子松在大笑。

土二爷问道：“岳掌门，你笑什么？”

岳子松笑道：“我做了二十年的华山掌门，竟不知道七大门派如此差劲儿，要是早就知道，我绝不与你们共事。”

洪恕大怒道：“岳子松，七大门派有什么差劲儿处，你直说好了。”

岳子松说道：“七星岛本来就不是什么善地，那里来中原的人一向杀伐专行，害人无数。我们就是杀死他一个人，又有什么干系？做大事者不讲小节，你们是七大门派掌

门，又不是什么菩萨，讲什么慈悲？”

土二爷不语。

七大门派掌门都想到了艳庵，如果他们都死在神胖子的火筒下，七大门派岂不得都败在艳庵之手？

就是有一个米离，也无法能保得能胜得艳庵。

岳子松大声道：“你们愿意死，就去与艳庵一斗，死就死在那些恶人手下好了，死在这里，岂不窝囊？”

七大掌门无话。

他们愿意听神胖子的。

神胖子跪下，对七大门派的掌门人道谢。他们是言出必行的人，他们说肯为神胖子报仇，神胖子九泉下也心安。

少林掌门无欲大师对神胖子说道：“丐帮长老徐长老也在这牢里，愿神捕头也顺便放了他。”

神胖子点头答应。

七大掌门人走了，他们一齐走出了牢门。

只剩下了神胖子，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回头对那些牢子说道：“你们也出去，对上面说，我与那七大掌门同归于尽了。”

那些牢子都是他的好弟兄，一齐跪下，流泪。

神胖子一个人进了那间牢室，他进的是无欲大师的那一间。他回头把那锁链锁好，把锁头扣紧。他是捕头，做这些，都是下意识而做。

他坐下了，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魏知知。

他是在那怪情形下认得魏知知的。

魏知知在小解，他看到了。那魏知知对他射出了十二支魔针。

他手下的牢子懵然叫道：“你杀了神捕头，你杀死了神捕头了！”

魏知知竟是射过了魔针，仍是不解恨，她扑过来，掐住了神胖子的脖子，吼道：“我杀死你也不解恨！”

不料得神胖子却在此时睁开了眼睛，他笑吟吟看着魏知知，说道：“你杀不死我……”

后来他便总与魏知知来往了，直到她成了他的妻子。

很可能魏知知从来也不曾真心爱过他。

他看着身边的纱绢灯笼，看着牢房里的草铺。如果他举火焚烧了这间“天”字号牢房，会不会有人来救？

神胖子闭上了眼睛，说道：“知知，知知，你知道些什么？”

他手指一弹，把那灯笼弹破，火落在草铺上，扑扑地烧起来了。

神胖子坐在火丛中，他笑了，哈哈地笑，笑声在火的噼啪爆响里熔成一片。

第三十一章 大侠难做

大侠米离坐在椅上，两条腿放在桌上，姿势很特别，也很舒服。因为左边一条腿由一个女孩用肩头顶着，右边一条腿在一个女孩的怀里抱着，这坐姿就很舒服。

他正往口里倒酒。

酒喝下三坛，都是上好的清冽的竹叶青。

酒喝下肚，惹上来一丝闲愁，像米离这样的人还会有什么愁事？他轻轻地唱着，仍是唱着一曲《将进酒》。

啪——一声轻响，他手里的酒杯碎了。

不是他自己捏碎的，有人把他的酒杯打碎。

眼前站了两个人，一个是土二爷，另一个是岳子松。

米离笑了，笑得两眼眯缝起来，他对土二爷和岳子松说道：“我正想着你们，想着你们在牢里喝不上这么好的竹叶青，你们就来了。来，喝酒，喝酒！”

土二爷冷冷道：“我劝你再好好喝一坛，不然再也喝不上了。”

岳子松说道：“我决不让他再喝一坛酒。”

两人杀气十足。

米离大笑，说道：“就凭你们两个，也想杀我？”

“还有我。”

走进来的是淮阳门的掌门洪恕，他人如一座铁塔，矗立在门边，把一扇门堵得严严实实。

“阿弥陀佛！”一声佛号说罢，窗边站了两个人。一个个子矮小，竟是名震天下的少林掌门无欲大师，另一个是个女流，她是峨嵋掌门好心师太。

米离不笑了，他知道情形很严重。

他又看到了一个老朋友，一个他从前很愿意看到的老朋友，他是花户张，也是丐帮的徐长老。

如果这八个人来同他喝酒，米离能喝倒所有八个人；但他们显然不是来同米离喝酒的。他们满面怒气，挟着怒火，要来杀死米离。

米离决不是他们八个人的对手。

土二爷说道：“米离，你自尽吧。”

米离笑了，摸摸身边那女孩的头，这头发乌黑乌黑，摸上去很柔软，让米离心里很是舒服。

他笑道：“美人笑靥，美酒如玉，此情此景，人真愿醉啊！这么好的时辰，你要我

死，岂不是难为我？”

洪恕怒火极旺，上前一掌，啪地拍在桌上。桌上一只酒瓶竟剑一般窜起，直射向米离额头！

好米离，竟是身子一长，也不见下身如何动，就用口去叼住那酒瓶，说道：“这么好的竹叶青，怎么好糟蹋？”

他用口叼住酒瓶，如长鲸吸水，一吸而尽。

天下有寂寞剑，有大侠米离，大侠米离的武功深不可测，大侠米离喝酒的本事天下第一。他能比所有的人都喝得快，千杯不醉。

土二爷冷笑道：“米离，你害了七大掌门，死有余辜。”

米离笑了，说道：“慢点，慢点，我怎么害了你？要不是你们几个进监狱，艳庵怎么能这么猖狂？你们几个要不进监狱，别人怎么能知道江湖上有没有人敢找艳庵的麻烦？”

无欲大师说道：“米施主，你答应我们管艳庵一事，不知你做些什么？”

米离扬眉道：“我能做什么？你们几个入狱，我就坐在这里喝酒，听曲儿。”

好心师太也不好心了，无欲大师也有了欲望，他们想杀死米离。

因为米离害得他们七大门派这一阵子被艳庵压得抬不起头来。

可米离曾答应过他们插手艳庵之事。

一眨眼间，七个人都奔向米离。

土二爷手快，先抓住了一个女人，用了一招，一扬手就把这女人扔了出去。那女人尖声大叫，以为这一下非摔个鼻青脸肿不可。不料身子一落地，竟是轻轻巧巧，落在门口。原来土二爷用了一招他的“大气转身”功夫。

米离喝道：“好身手！”

那洪恕也不慢，伸手抓住那个搂住米离右腿的女人，一扬手，也把她丢了出去。这

一丢，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女人厉声喊叫，竟撞在墙上。那墙撞下扑扑直落的粉尘，但她自己却无事。洪恕用的是淮阳门的独门内功“腐石功”。

雪风道长忽然出剑，一剑三击，一连刺向米离九剑。只听得当当当九声轻响，米离随手抓起的酒杯未碎。

好心师太说道：“好，果然是好招！”

好心师太一步上前，两手向前平推，两袖竟在平推时舞荡起来，使两臂像是两只鼓胀的米袋。

米离说道：“好，好个‘移玉功’啊！”

岳子松持剑对着米离，说道：“米离，我不屑于杀你。杀了你，污了我的剑。”

米离一叹，说道：“一看到你们七大掌门，我就又倒楣了。”

七个人中洪恕最怒，他想出手把米离杀了，解他心头之恨。正扬起手来，忽听得米离说话：“洪掌门，你淮阳门的大弟子白眉鹰没了。”

洪恕一愣，他正因为知道白眉鹰没了，才这般恼怒。

“可你门下还有五大弟子在。”

洪恕不知道水鹰五人在哪里，问道：“米离，你说他们在哪儿？”

米离说道：“艳庵，他们都服了艳庵的药，成为艳庵的杀手。”

洪恕嗒然若丧，不再出手。

米离又坐下了。

武当雪风道长说道：“你见过恨意师叔没有？”

米离一笑，“见过，他也是艳庵的杀手。”

七大掌门无话，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米离笑笑，说道：“你们在洛阳大牢里呆了一阵，不知江湖上有变，如今洛阳又新添了些人物，有一个从七星岛上来的人，他叫独孤石。剑法超群，人也孤傲。你们七大

掌门出手，哪一个单打独斗，也不是他的对手。还有蜀中唐门的人，倾巢而出，都到了中州，掌门人是唐家的大少奶奶。唐门如今也听艳庵的号令。”

好心师太皱眉道：“这不可能。唐门几百年来一向独行其是，从不听命于人，怎么会听艳庵摆布？”

米离笑笑，“艳庵中有他们的人，唐门大少爷唐杰落在艳庵的手中。”

众人漠然。

丐帮徐长老看着米离，双目如电，他冷冷道：“我想知道的是，你这些天都做了什么？”

米离看着他，突然朗声道：“你别和我说话，你对我说了谎！”

丐帮徐长老人缘极好，在江湖中名望颇盛，就是七大掌门对他说话也不会如此无理。米离这般说他，让他承受不住。

他怒声喝道：“米离，我对你说了什么谎话？”

米离对着徐长老一扬酒杯，神态十分悠闲，说道：“你说，你们丐帮帮主名叫肖乞儿，他在哪里？我总觉得不对，上一回第一个进去艳庵的人是少林的无心大师，后来进去的是武当恨意道长，最后进去的一个女孩，你们丐帮的帮主没在这艳庵，他在哪里？”

徐长老不语，他决不会说出丐帮帮主在哪里。

米离说道：“七大掌门做事，我米离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丐帮行事，我一直不甚清楚。不知江湖各大门派有什么主意，都被艳庵——看破，我怀疑七大门派中有人做奸。”

土二爷恨声道：“米离，你说个清楚，究竟是谁做奸？”

米离目光犀利，——看着七大掌门人，再看着徐长老，说道：“就是你们，就在你们中间，也许有一个，也许有两个。”

七大掌门面面相觑。

米离不理他们，他举杯痛饮，他喝得很快，眨眼之间已经连喝下去十四杯酒。

他大声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七大掌门人站在门外。米离不欢迎他们，既不欢迎他们进屋，也不送他们出屋。他们怎么办？

洪恕道：“我要去找我那几个师侄，让他们回淮阳门。”

雪风道长也说道：“也好，我也去把恨意师叔找回来。”

好心师太说道：“既是如此，就一同去好了。”

八个人齐奔艳庵。

白天的艳庵还是那么不惹眼，上百间庵室，都是静静悄悄的、真正的佛家修心养性之所，没有一丝尘世间的喧嚣，偶尔的还能听见一阵阵清新悦耳的梵唱。

难道庵里的尼姑都在夜里坠入地狱，都在白日虔心向佛么？

八个人快走到艳庵，有一个乞丐远远地对着徐长老招手，土二爷斜眼一看，认得那人是丐帮弟子胡不为。

徐长老过去，胡不为对他讲了许多话。

徐长老回来了，面色有些不安。

土二爷慢慢问道：“徐长老，不知道丐帮弟子打探到了什么消息？”

徐长老说道：“艳庵的九转还魂血粉已经炼制七转，如再不破艳庵，天下恐无噍类了。”

七个人皆是凛然。

艳庵的门大开着，正门望去，厅堂之上，仍是坐着那个老师太，她还是一只木槌一管木鱼一本经卷，独自喃喃念诵。

门口有两个长相很媚的小尼姑。

洪恕一见艳庵人，心头怒火便起，喝道：“淫尼，告诉你那主人，要淮阳门的人出来！”

那两个小尼蛾眉一竖，笑道：“你这大个子，想找淮阳门的人？好，我去给你找。”

洪恕终于面对着他的五大弟子，迎面的是水鹰、兀鹰、黑鹰几个。

水鹰说道：“参见掌门！”

几个人对洪恕施礼。

洪恕说道：“你们大哥、二哥都死了，淮阳门七大弟子有仇不报，竟躲到这淫窟里去，你们脸面何存？”

水鹰低头不语。

黑鹰突然抬头，说道：“小师叔，我们已经砸了淮阳门院内的那尊石塑，淮阳门再也没有七鹰了。”

他们既是砸了淮阳门的石塑，说是说他们再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是淮阳门的人了，他们情愿背叛淮阳门，也不愿意离开艳庵。

洪恕仰天而啸，说道：“师兄，师兄，你去得早，听听黑鹰他们说些什么？！”

黑鹰、水鹰他们几个站在洪恕面前，静静伫立好久，又施了一礼，转身向艳庵走去。

洪恕大叫道：“就是天下没了淮阳门，我也不准你们跟着艳庵做恶！”

洪恕冲了过去，对着黑鹰的头就是一抓。

六大掌门和丐帮的徐长老看到了这一招。

黑鹰、水鹰五人齐出，他们真如五只兀鹰，有的在头上盘旋，有的向前冲刺，有的向侧回扑，有的直奔脚下。五人齐出，十爪齐下！

洪恕大叫一声，身子疾射，直落在无欲大师的怀里。

他受了伤，要不是五鹰手下留情，这一招下，他必是一死。

洪恕的嘴角有血迹。

水鹰说道：“小师叔，好自为之。”

他们五人一齐跪下，对着洪恕行了三次大礼，转身而去。

洪恕的眼睛失神，怔怔地望着艳庵。

艳庵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叫淮阳门亲如骨肉的五大弟子同他骨肉相残？他们有什么本事，能迷得住淮阳门五大弟？

那个站在门边的女尼笑了，说道：“淮阳门的掌门，就这么点本事，还来艳庵讨野火吃，岂不是不自量力？”

另一个女尼也吃吃地笑：“看他个子这般大，人也长得像模像样，可惜只是银样蜡枪头儿。”

两个女尼便是一阵淫笑。

雪风道长慢慢走了出来，他向前走的每一步，都很难，他竭力放松脚步，一步一步调匀自己的呼吸。

从艳庵走了一个人来，这人比他年轻，他是武当的恨意道长。

恨意道长在武当山上从来不苟言笑，他此时抬头看天，只是不看雪风。

他虽然年轻，但他的辈份很高，他是雪风道长的师叔。

恨意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看雪风道长，好久才说道：“你不该离开武当。”

雪风躬身施礼，说道：“是。”

恨意又说：“武当一脉，在你手上，你小心为好。”

雪风又说：“是。”

雪风道长抬起头来，说道：“师叔，你能不能回武当，不在这里与艳庵人混？”

恨意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会儿，说道：“我不再是武当派的人了。”

他慢慢抽出了剑，只听得“啪啪啪”三声响，清风剑断成了四截。

武当人都知道，武当派有门规，说的是剑在人在，剑亡人亡。

恨意这一做，就是要告诉雪风道长，他再做什么事，与武当派毫无瓜葛。

雪风大声叫道：“师叔，你不能这么做，你是武当派的长辈，与艳庵人混在一起，

让武当派的脸面往哪里放？你回武当好了，武当派与艳庵动手，就是玉石俱焚，也是心甘情愿！”

恨意道长不理睬他，转身向回走。

他们怎么都乐意回艳庵，难道那淫窟里有勾魂人么？

第三十二章 心火

一个人臂下挟着人，在白马寺的寺庙店堂上飞窜，他几步就穿过正殿，经过偏殿，来到后院。

白马寺是大寺，相传曾是唐僧取经驻马之处，香火一向极旺。但这后院却荒凉得很，满院都是蓑草，倾圮的残垣，废弃的法器，扔得满地都是。这人把臂下的小尼姑放在地上，扯她的后襟，一直把她拎到一间小屋内。

这人仍是带着面罩，双目炯炯，一瞧小尼，目露锋芒，直刺她肌肤。显是这人功力极深。

他盯着小尼，说道：“你是村姑，何必要做尼姑？”

小尼慄栗，不敢不答：“我愿意……快活。”

他冷冷一笑，说道：“我去前村查过，没有你爷爷，你也不是前村之人。”

小尼竟然能笑一笑，看着他道：“你怎么知道前村没有我这个人？我去找大牛哥，人说他进了艳庵，从此便没出来，艳庵也没有他，不知道大牛哥是不是死了。”

说罢一叹，显是对那个大牛终不能忘怀。

这人目光紧紧盯住小尼，说道：“那天走进艳庵的有四个人，一个是武当的恨意，一个是少林的无心，还有一个就是七星岛上的独孤石，跟着他的那个小孩不算，最后一

个就是你。”

小尼笑了，说道：“是我，我听他们说艳庵能快活，我就.....来了。”

言下之意，甚是害羞。

这男人把小尼安放在小屋的一张陈旧的木桌上，这小屋气味甚是不好闻，他紧紧盯着小尼，看她举止仍是气定神闲，心下就狐疑不已：难道是我看错了？

他猛地大喝一声，双手伸出，疾拍小尼前胸！

这一拍，直奔胸前五大要穴：捉命、斩命、心窝！

小尼看他出手，不知马上要死，还说道：“你怎么要打我？”

这一击，本来用了七分气力，转眼间便可将这小尼五脏击成粉碎。但见小尼神色只是吃惊，却没有一点儿惧怕之意，他不由得又变了主意，双手向侧一推，只听轰的一声大响，竟把一边的墙壁推塌半垣。

他看着小尼，说道：“你真的是前村人？”

小尼说道：“我叫秀姑。”

这男人点亮了萤萤灯火，灯下看着小尼，越看越是吃惊。按说艳庵那些小尼姑，没有一个他不熟知的，有的他甚至能像熟悉自己一般。但看着眼前这小尼，他仍是暗暗心惊。这小尼生得极好，一张脸很圆，双眼极大，那一双剪水修瞳般的眼珠闪闪看人，竟把男人的心也能看化，这女孩肩、臂都是极好，让他看了赞叹不已。

“你说你上艳庵，是为了快活？”

“是。”

男人一出手，手势极快，一抓便把她提起来：“你说谎，你到了艳庵，并没同哪一个男人在一起。”

小尼低下了头，再抬起头来，就见那一双大眼睛，如蒙上了雾，有一丝忧愁，她说道：“那里.....没有好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

这男人看着她，居然笑了，笑声如夜啸狂吼一般，显然这人不愿让小尼知道他的身份，方才这般假笑。

他说道：“好，我便叫你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静夜深沉，白马寺周围淡淡地飘起一阵阵檀香，这种香气让人对神灵有了十二分的恭敬，对佛祖有十二分的虔诚。但这香气下也掩盖着罪恶，掩盖着淫秽。

是谁在远处低啸？那啸号仿佛在呼唤着谁，那啸号如梦。

女人的声音很轻，“我从来没碰见男人……”

男人说：“你从来没让男人动你？”

这男人的手很枯干，很稳定，他若是手里握着一柄剑，世上的人是不是都难敌他？

这男人的手有些皱襞，他是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他是谁？

他动作很娴熟，解开小尼的缁衣，让她那一双如梦的双眼微微闭上，不再看小屋内的一切，只用心体味男人的粗暴……

她哭了。

丐帮徐长老慢慢走进了雪山庄院，他直奔最好的那一间上房而去。

他进了屋，一拳挥去，啪的一声，便把一张檀香木的八仙桌打碎，桌子哗啦啦塌在地上。

桌上原来本有一罐酒，满满的一罐酒。

这一声哗啦响过，那一罐酒便随之跌落地上。几乎能听得见那酒罐的啪啪碎声，能听得见有人的失意叫声，能闻得见那一坛酒水的香气。

眼见得酒罐就落在地上了，飞过来一只手，一只很奇妙的手，把它抄在手里。

“你要是不愿意喝，就别喝，糟蹋酒，真是暴殄天物。”

徐长老说道：“你去不去艳庵？”

米离手里抱着酒坛，笑吟吟说道：“去艳庵做什么？”

徐长老说道：“帮主失踪了。”

米离看着他，说道：“你丐帮帮主本来就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鬼，我从没听说过谁承认他是丐帮帮主。”

丐帮上一代帮主去世后，只知道这一代帮主名叫肖乞儿，肖乞儿究竟是老是少，长什么模样，没人见过。

徐长老正色道：“米离，帮主进了艳庵，头几日还传出信来，说艳庵里正制‘血魂粉’，那毒药已炼至七转，到了前日，帮主便没消息了。”

米离打哈哈，说道：“不要紧，不要紧，连我都不知道谁是你们丐帮帮主，天下再也没人会知道他是谁了。”

徐长老说道：“米离，我要你和我夜探艳庵。”

米离叹口气，说道：“我喝了你那么多瓶花酒，也该为你出力，去就去好了。”

艳庵的夜，没了一点声息。两个人蹑上屋檐，落在院内。

两人心里明白，要想避过艳庵之人，怕没那么容易，只是直来直去，反更是好些。

向经堂里一看，见那老师太正合什而坐，面前仍是对着一本经卷、一管木鱼、一根木槌。

老师太一身缁衣，背向二人，静静而坐。她面前有一幅巨大的画，那画上竟是满幅怒放鲜艳的牡丹。

莫非她是在学达摩祖师面壁十年的功夫？莫非她想悟出这些鲜艳欲滴的牡丹之中究竟有几分是血，有几分是泪，又有几分是悲伤与哀愁？

老师太如是一个高人，她就一定会觉出身后来了两人，他们正静立在她身后。

米离蓦然觉得，从前他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场景，他曾看到过这样一个人，面对着石

壁。

她是谁？是那令他刻骨铭心，日夜不能忘怀的鱼漂儿？

老师太不回头，问道：“你二人有何事？”

米离笑笑，说道：“也来风流。”

老师太突然号声一叹，说道：“风流风流，不知能留多久，只是一身债，再加一晌愁。”

徐长老说道：“你艳庵有许多女尼，都是师太在十几年前从牡丹花下捡来的婴儿。上天有好生之德，老师太能收养她们，也是善意。如今她们学着做恶，也算是一场因果。可我不明白了，除了这些女孩之外，艳庵还收留一些不谙世事的女孩，要她们也学淫荡，这就太过分了。”

老师太抬头看看徐长老。

这一瞥看不出目光中有什么深意。

徐长老又说：“如果师太不介意，我来是想把那些近日来被艳庵诱来的女孩带走。”

老师太点了一下头。

依米离与徐长老的心思，艳庵决不会答应他们，她们不会放那些女孩离开。不料一对师太说出此愿，老师太马上低目敛眉，对他们二人施了一礼，转身就走。

二人跟着她走。

三人曲曲折折，过了明廊，再走长巷，弯来绕去，终于到了一间空空的大房子里。

老师太说道：“请进。”

揖让二人进了屋，直指着供桌上，说道：“艳庵的人都在这里，二位自己看好了。”

这是一间佛殿，神佛的雕像早已残败，大大的供桌上放着一堆法器，法器前立着一堆木牌，上面写道：“丙辰年秋月十五日生，丙辰年秋月十八日生，丙辰年秋月十六日生……一看这些，便知是人的生辰牌位。

米离与徐长老看过之后，心里明白，这便是老师太从牡丹花下把那些女婴捡来的日子。捡来之日，便全算做她生辰之时了。

老师太说道：“罪过，罪过。说是此日，未必此日。拾来时，谁知她生了三天，还是两日？”

米离也曾在牡丹花下与丽女艳姝一齐嬉玩，也曾沉溺女色。当初时也知道玩得痛快，谁料到玩后竟会留下这许多孽缘，留下这不尽情债，留出一座尼姑庵，留给中州一群风流女！

他肃然道：“师太能将她们收养，此举是无上功德。”

老师太说道：“我这艳庵里所有的小尼，都是我在牡丹花下捡来的，二位施主要找谁，自便好了。”

米离与徐长老未曾答言，只见师太道了一声别，起身飘然而去。

两人就在艳庵内寻找丐帮帮主。说也奇怪，徐长老只是要米离陪他前来寻找帮主，却不曾对米离说起他丐帮帮主究竟是谁，两人就在艳庵上百间房内来来去去寻找丐帮帮主。

已是夜深，艳庵不睡。

先看一间间庵室，却哪里像是修身养性之所？

红帷帐，龙涎香，玉如意，鸳鸯床。掀起一阵阵嘲语谑浪八仙桌，绿杯盏，纤纤素手，都斟在一口肉杯里，浅浅地喂男人，博来一阵阵欢笑。

徐长老不语，只是一眼眼去看那些小尼。

这小尼一个个浓装艳抹，有的又戴上了长长的乌黑的假发，神态撩人。

看遍艳庵，却没有徐长老要找的人。

两人走了出来，迎面院内，高挑着十几只绢纱灯笼，当院站立着十几个美妙佳人。

这是艳庵的小尼拾意、拾心、拾空。

拾意笑了：“人都说天下只有一个男人，这男人就是身背一口寂寞剑、胯骑一匹狗东西的大侠米离。有人说他现在活了一百多岁了。你们看他哪像一百岁？”

拾心笑道：“你就不懂了，据说大侠米离是先死了的，死后五十年鱼漂儿才死，后来有一个能九生九死的苑老爷子把他救活了，如今他可就孤零零的一个人活在世上。”

玉人搔首弄姿，佳人温言款语，说的是米离的生前死后，说的是一生一世再也不能割舍的情爱。只是这般轻描淡写，被几个淫荡小尼说起，就让米离心中大为光火。

但他的脸上仍是在笑。

拾心笑了笑，说道：“米大侠，我们艳庵也有一个鱼漂儿，你要不要见见她？”

米离怦然心动。

米离从地下活转来，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那个已经活了二百多年的苑家老爷子。从那时起，他就知道世上或许没有不能做到的事。

既是他米离能活转过来，鱼漂儿说不定哪一天也会笑盈盈地站在他面前，对着他再舞寂寞剑，再唱一曲《将进酒》，再舞一回百兽舞。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灯光影影绰绰，灯下丽人渐来。

她手里真个捧着琴，旁边上来两个小尼，安放书案，她把琴放在案上，居然像鱼漂儿一样，也是先把双手全放在案上，十个手指都抚在案上，然后再轻轻挑起，落在弦上。

她一蹙一颦，一举一动，真个是鱼漂儿。

米离忽然变得木讷了，他双眼紧盯着这个鱼漂儿。

她也会抚一曲《将进酒》么？她也会舞一回寂寞剑么？她也能用陆灵生的百兽舞杀人吗？

只见这鱼漂儿轻轻抚琴，唱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只有鱼漂儿能这么唱，只有米离能这么唱。

诗圣写下这首诗，本来是粗旷苍凉，催人泪下，让人回肠荡气的。但又有谁能像鱼漂儿和米离这般一唱起这支曲，就唱得十分悲凄，百般伤感？

米离怔怔地看着她，她就是鱼漂儿，她是鱼漂儿。

她拿起了剑，一柄闪着泓光的剑，在米离的心头划过，划醒了尘封的温馨……果然是寂寞剑，米离创下的寂寞剑法。

徐长老再看米离，方才知，人间的至圣至情，就是过了百年，也仍不能泯灭。他再也不能自持，热泪滂沱而出，挥泪如雨。

米离此时心境，真是难说，他看着鱼漂儿一步步走来，像是要走到他心里去。鱼漂儿手里握着剑，把剑递给米离，说道：“这是寂寞剑，是你的寂寞剑……”

剑尖直冲着米离，米离仍是呆呆怔怔，沉浸在一片浓情蜜意之中。

剑尖直指着他的心窝……

第三十三章 谁是阿郎？

艳庵的地下有许多温暖如春的房屋，男人们在这里寻找快乐。

魏知知躺在独孤石的怀里。

她从前只知道男人是女人的主宰，不管神胖子怎么恼怒，她是神胖子的妻子，她得听神胖子的。神胖子面对着她，常常是不苟言笑。如今她知道男人对着女人的时候，也能总是笑，也能像猫一般地偎着女人，也能好脾气小声小气地说话，也能凡事都随着女人的心思。这种男人是水。

魏知知如今想不起神胖子来了。

一柄剑，七星岛人的剑，放在床边。

人只有在欢乐的时候，才会忘记了剑，手里再也不想握剑。人也只有欢乐的时候，连他的心、他的眼睛、他的全身都松弛下来，一心一意地承受欢乐。

独孤石是一个好男人。

独孤石看着眼前的魏知知。他看得太熟了，就知道师姐本来就是他梦里的女人，他在梦里能熟知师姐的一切。想起来他曾经在海边直踏入冰冷的海水，用石片刮他的身子，把身子划成血淋淋，用以熄灭他的心火……那时的独孤石何等可怜！此时的独孤石又何等得意！

嘭嘭敲门声。

“滚！”

一件衣服像是暗器，飞了出去。由于人用了内力，这衣服便坚逾钢铁，透门而出。门上出了一个大洞，洞里露出一张笑靥。

这是庵里的小尼拾心。

她笑吟吟，对二人说道：“独孤石，你别发脾气。魏知知，有件事想告诉你，不知你想不想知道？”

魏知知平躺在床上，她的身体如同她初生来这世界一般，赤裸、坦然，她不看门口，声音很平静，问：“什么事？”

小尼说道：“中州洛阳发生了一件事，与你有些关系。”

中州洛阳在魏知知的心里，是曾有过一点痕迹。

但如今的魏知知已经不是中州洛阳的人了，她又是那个长发披肩、在尖利的海礁石上跑来跑去的七星岛的野丫头，她又是扯着独孤石的手，在海水里嬉戏的小师姐了。

中州洛阳与她有什么关系？

但她的心底又透出一个人的名字来，一个此时她想也不愿想的名字。

魏知知慢吞吞地穿衣服，此时的她愿意让独孤石的眼睛盯在她身上，让他看自己，

好像看回了十几年去，仍能看到那个日丽海蓝的七星岛。

她走出了密室。

眼前有三个艳尼庵的小尼，只知道一个叫拾心，另两个说不出名字。

拾心笑吟吟说道：“魏知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别怪我。”

魏知知两手袖拢，不做一声。

拾心仍在笑：“这件事告诉你不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只是我想来想去，又不得不告诉你。按说你正得意，你那个好情郎正缠绵，说这事有点大煞风景，但又不得不你说怎么办？”

魏知知喝道：“你说好了。”

拾心说道：“本来呢，这事与你也没多大干系，只是中州洛阳昨夜里烧了一场大火.....”

魏知知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中州洛阳起不起火，与她有什么关系？

拾心仍在说：“起火的地方是监牢.....”

莫非神胖子有了什么不测？魏知知的心头忽地掠过了一丝阴影。

她此时才知，在她的快乐与贪婪里，仍然深藏着一丝不安。就是那个踏着了无声气的、绿绿的树叶走去的神胖子。

他怎么了？

拾心说道：“监牢里烧了一场大火，是那七大掌门人放的。他们七个连同一个丐帮的徐长老，八个人杀出牢去，他们先把你男人关在‘天’字号的一间牢房里，用锁链锁住他，然后点着了火，‘天’字号牢房烧了一把光。”

魏知知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去。

再没了沉溺，肉欲的欢乐，存在了心底。头脑很清醒，眼前突然掠过神胖子一家的

惨事，所有人都死在洛阳五皮的手下。

这是艳庵指使的。

现在她与独孤石却人在艳庵，贪欢在艳庵，甘心做艳庵的走狗。

这里有什么地方一定不对。

她站在院里，站了很久，直站到她觉得双腿已经不属于她自己，直站到她眼前空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一个人来到了她身后，他怯怯地问：“你怎么了？”

这是一个男人，一个决心把他的心、他的生命都交付给她的男人。

她哭了，她是魏知知，她是魔针，但她决不是艳庵的人，她也决不是一个不知情、不知恩的女人。

“他们杀了他……”

他们是谁？

“七大掌门杀了他。”

男人的手握住了她的臂，这双手很坚定，很有力，如果用这手握剑，定会所向无敌。

独孤石的眼里像闪着一只流星，那流星闪来闪去，很是温柔，他悄声说：“为什么流泪？去把他们杀了好。”

两个人回去，只是回去拿剑。

七大掌门决心同艳庵一斗。少林寺的无欲大师一叹，说道：“我不能信守诺言，愧对无心师弟。也罢，与艳庵一战之后，我自会对师弟有个交待。”

众掌门一听他说，知道无欲大师说出此话，就是把性命也交与这一搏了，不由得都是更为郑重。

七大掌门都回去号令本派，号令所有本派的高手，克日来中州洛阳一聚。

破庙里，只剩下了洪恕与岳子松。

洪恕只是传下令去，要淮阳门人都到中州来。他也知道，淮阳门经过唐门一次洗劫，伤折不少，大损元气，无法再与各大门派相比。

他只能在这里等待，等着与各大门派的人一齐向艳庵讨还公道。

岳子松是华山派掌门，华山弟子一向不曾参与艳庵纷争，此时岳子松也只是派一个弟子，要他疾速回华山，令在家的所有弟子皆来洛阳。

两人无事，坐在破庙里喝酒，闲谈。

淮阳门洪恕是一个直性人，他对岳子松说道：“各大门派行事，也颇多罗嗦，这一来一去，最远的足要月余。还不如我们七大掌门一齐打上艳庵，要她有个交待。”

岳子松说道：“不然。七大门派如不齐集人马，要与艳庵动手，力量也是不够。少林、武当弟子有的是本门的绝技奇功，他们如能都来，也显得阵势浩大，艳庵再凶，也奈何不了七大门派。”

两人这里正说着，就听得有人冷冷地哼了一声。

回头一看，就看见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七大掌门最不愿意见的人。

他们是七星岛人。在中原名门正派眼里，七星岛的散人都不是好人，他们做事一向只凭自家好恶，杀人伤命，只在言语之间。

眼前这两个人，就是七星岛的独孤石与魏知知。

洪恕斜着眼睛，对岳子松说道：“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啊！从前听说有一个女人嫁给了神胖子，做了好女人，谁知道狗改不了吃屎，她又跟别的男人跑了。”

岳子松恨恨道：“王八蛋！王八蛋！男人顶天立地，女人苟苟且且，白瞎了神胖子一世英名。”

岳子松和洪恕一提起神胖子，不由得更是有气。

本来七大掌门被神胖子关在监牢里，十分恼火，对神胖子无一丝好感。但神胖子举

火自焚，托付七大掌门，要的就是他们一句话：杀了独孤石。

七大掌门答应了他。

眼前就是独孤石。

洪恕与岳子松拍拍手，站起来。

酒可以不喝，这个人却非杀不可。两人交换了眼色，洪恕说道：“独孤石，你个狼崽子！”

两人一齐飞出！

这一击，石破天惊！洪恕飞出双爪前扑，用了淮阳门的“腐石功”；那岳子松一剑疾出，使的是“凤凰三点头”，两人全力以赴，搏杀独孤石！

独孤石不动，他的剑握在手里，他的心里满是仇恨，他又像是站在海水里。此时的他，胸腔里喷火，满腹都是怒火。如不用他的剑杀人，不用敌人的血洗他的剑，他就会发疯。

两人一扑到了眼前，独孤石出剑了。

谁也没有料到大个子洪恕只比岳子松占先了半步，他双掌齐出，来夺独孤石的剑。一掌拍出，力道颇强，竟把独孤石的剑拍得斜了一斜，那剑就直冲岳子松而去。独孤石将错就错，就把这剑变势直刺岳子松。

眼看着这剑剑尖就要刺在岳子松的身上，突然大个子洪恕大声吼道：“你……你……”

岳子松的剑直插入洪恕的身体，连柄没体。

洪恕的眼睛瞪得极圆，他恨声道：“七大门派，有你一个败……”

破庙很是残破。独孤石看着岳子松，岳子松笑了一笑，把剑从洪恕那身体内抽出。

洪恕哇的一声叫，身子向前疾扑，竟把供桌扑碎，把神像扯塌。泥尘、灰尘滚滚扑来。

灰尘尽落，眼前仍是站着三个人。

“你为什么杀他？”

岳子松笑了笑：“他挡我的道。”

独孤石冷眼看着岳子松，他不喜欢这个华山派掌门人。这个岳子松看来也是艳庵的人，从前他们不知道。

独孤石把剑插入鞘中，回头看了一眼魏知知，只有这时他的眼里才有一丝跳动着的笑意。

“走吧。”

独孤石挽着魏知知，两个人走出破庙。

丐帮的徐长老心里很是着急，他听着琴响，看着女人，看他们浅颦低笑，看她们搔首弄姿。

明明他们都是艳庵的人，可米离就是看不清：眼前的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鱼漂儿，她只是艳庵的一个女尼。

如今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天下了，米离创下的寂寞剑，陆灵生的百兽舞，在今天已不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绝技。就是那一曲《将进酒》，连妓楼上的妓娃都会娇滴滴地唱，有些能说诗唱赋的女人，还专门能维妙维肖地学唱鱼漂儿的《将进酒》。

人人都以学鱼漂儿为荣，学不来鱼漂儿的痴情，学不来鱼漂儿的姿容，至少可以学来鱼漂儿的皮毛。

徐长老叫道：“她不是鱼漂儿，她不是鱼漂儿！”

晚了，一柄剑直插入米离的身上，离心窝只偏了寸许。

米离低声地沉叫了一声，他有点惊疑。眼前的女孩不是他日夜思想的鱼漂儿么，鱼漂儿怎么会把剑刺进他的身体？鱼漂儿怎么会杀米离？

鱼漂儿变了，米离的心中一阵痛楚，他大喝一声，手指一弹，那柄剑折成了几截。

眼前的女人不是鱼漂儿，米离刚才内力一催，这女人的头发便随风飘落。

她是一个小尼，一个出家人，一个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像什么的艳庵小尼拾慧。

她头上没有一头青丝，不是鱼漂儿；她脸上的一双眼睛很大，但她的大眼睛没有那片迷迷蒙蒙的雾，她不是鱼漂儿。

米离呻吟了一声，痛楚不是剑伤，是在心里。

米离用力一抽，抽出了半截带血的剑，唰唰唰三下，这半截断剑在米离手里推来推去，划破了拾慧的衣服，让她身上只剩下了一件小衣。

拾慧尖叫，不敢动。她要一动，断剑必会伤她。

米离的两手伸了出来，两只手狠狠地抓在拾慧的肩胛骨里，他慢慢说：“你杀了我也行，但你不该学鱼漂儿……”他摇摇头，说道：“你不像，你根本不像鱼漂儿。”

拾慧大声尖叫：“臭米离，臭米离，你抓死我了，你抓碎我的骨头了！”

米离胸前还在流血，他能不能支撑得住？他是不是会倒下？

他点了自己的穴位，止住了血，对徐长老说道：“还有……酒吗？”

徐长老递上了一瓶酒。

米离只是仰了一下头，就把酒瓶丢在地上。

拾慧看呆了，她忘了害怕，从前人家都说米离与鱼漂儿的最大本事，并不是武功高，他们的真本事是喝酒。天下再也没人能像米离、鱼漂儿喝酒喝得那么快，只在一仰止间，一瓶酒便喝个罄尽。

米离转身就走。

第三十四章 难动凡心

独孤石与魏知知没能走出多远，当面迎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土二爷，一个

是武当派的雪风道长。

雪风道长说道：“独孤石，你来做什么？”

魏知知不想要独孤石说话，扯了扯他。独孤石此时却不听魏知知的，他冷冷地说道：“杀人。”

雪风道长听他一听，心里颇多惊疑，但不知他说要杀人，究竟是杀谁。

他慢慢举剑，对独孤石说道：“独孤石，你是我七大门派公敌，江湖七大门派曾答应过神胖子，决不会放过你。”

独孤石冷色如铁，说道：“狗屁！”

他扯着魏知知，继续向前走。

雪风道长与二土爷想要动手拦他，但二爷自忖：这一次两人出手，未必会讨得到好，又不知他在庙内究竟做了些什么，不如先让他去。

两人便先让过独孤石，匆匆向庙内而去。

眼前情景，让二人触目惊心。

淮阳门掌门洪恕躺在地上，一柄剑从他下阴撩过，把他前胸划破，肚肠直流，死相极惨。一旁的岳子松也不知是死是活，满脸血污，躺在那里。

土二爷抓起岳子松，一摸脉门，说道：“还有救。”

两人坐在岳子松身后，缓缓向他度去真力。

雪风道长与土二爷都是绝顶高手，这股真气渐渐注入岳子松体内。过了一会儿，岳子松哇地吐了一口血，便又醒来了。

他看着土二爷、雪风道长，说道：“洪恕，洪恕……”

土二爷叹了一口气，回头指着洪恕。岳子松流下了泪，他看着洪恕的尸体，神色惨然。

雪风道长说道：“七星岛上的剑法，中原极少有人能敌，你们两人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如改日七大掌门一齐来向他讨这公道。”

说是七大掌门，可眼前就死了一个洪恕。雪风道长一想，也觉凄然。

独孤石与魏知知相对而立。

自从他们有了那肌肤之亲之后，两个人就能对面而立了，能对面看着对方的双眼，看那眼里一定有一个自己。

“我们回七星岛去，好不好？”

“好。”

在他们心里有一块最温馨的地方，那就是七星岛。

他们决心回岛上去，不再手染血腥，不再与这些人打打杀杀，七星岛上有他们的师傅，会救他们两个人。

两个人正要走，迎面就看见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很威风，她的身前身后跟着许多人。

最让人注目的是她身后站着那两个人，一个阴沉着脸，一个笑胖子。

这是唐门掌门人唐家大少奶奶。

她笑吟吟地问：“独孤石，你要做什么？”

独孤石低声道：“回家。”

犹如春风拂面，独孤石一说到这两个字，他的脸上开朗了不少。“回家”，多好的字眼儿！

大少奶奶笑了：“回哪个家？从前你是有个家，那是什么七星岛啊。如今你还有个家，艳庵地下有你一个暖窝窝，你要回地下，还是想回七星岛？”

魏知知说道：“大少奶奶，你闪开，让我们走。”

大少奶奶乐了，说道：“往哪里走？走到哪儿还不是你们俩？不如就呆在这里，等宰了七大掌门，那时再回家去，岂不是更好？”

独孤石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的眼睛眯缝着，眼里闪着逼人的光，他的手握紧了剑。他的剑下曾超生无数冤魂。

大少奶奶看他们，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说道：“独孤石，你心愿已遂，要想走，也得对艳庵人说一声。”

独孤石说道：“我要走就走，对谁说？”

独孤石看不起艳庵的那些小尼们。如果艳庵不是有“血魂粉”，他们决不能把天下武林人物玩于股掌之间。

大少奶奶说道：“有一个人要见你，你去不去？”

独孤石说道：“不去。”

大少奶奶笑了，拍拍手，说道：“唐哭，唐笑，你们两个能不能听明白我说的话？”

没人回答，但两个人确实是站在大少奶奶身后的。

两个人不是白痴。

大少奶奶笑着说：“唐哭，我要是叫你动手呢，你就上去对付这个独孤石，你只要能和他战平二十招就行了。那时唐笑就能把这个女人杀了。”

独孤石的心里一冷。

如今他已经不是一个独行天涯的剑客了，他的怀里有一个温柔可人的女人，这是他到中原找回来的，是他的小师姐。

他不愿意再失去魏知知。

大少奶奶笑了笑，说道：“独孤石，你动手好了。”

独孤石站着，像春夜里被雨淋湿了的岩石，又冷又坚又涩，慢慢地，他说出了一句话：“好，你带我去。”

大少奶奶让唐哭、唐笑止住了步。

两个人在外面守候。

这是一间很破很破的小屋，这间小屋在白马寺的后院里。

独孤石进了屋，他忽然觉得呼吸不畅。屋里有一人，这个人穿着一件粗布衣服，脸上戴着面罩，他的手慢慢地放在两腿间，人正视着独孤石，目光中有一股逼人的杀气。

他是谁？莫非他就是艳庵的主人？

那人目光落在独孤石的剑上，说道：“我三十年前用剑，三十年后从来再没看见过好剑了。你使我头一回再看到剑。”

独孤石把剑慢慢拿过来，双手握住，放在身前。

那人不像是要对独孤石发令，只像是要召来他，对他叙说老朋友的心事，说说他心里的话。

那人说道：“独孤石，你用起剑来，还缺那么一点儿，方才能成为大家。”

这“一点儿”是什么？

“你血热。”

人血总是热的，尤其当你手握着剑的时候，你的手青筋暴胀，全身的力气、全心的灵气、毕生的神气都聚在一只手上，一剑出手，雷霆一击，这便是一霎那的辉煌。可你如果血热，你的手就会热，你握着的剑就不会很冷静，你杀人时就会出差错。

独孤石的心蓦地变得冰凉。

眼前的人是高手，就是独孤石用出七星岛上最快的剑法，他也未必是这人的对手。

这人说道：“万事皆有因。我听说你在一个荒凉的岛上，心里只想着一个女人，便大大地为你叹息。”

他回头看看魏知知，说道：“我看了你的女人，明白你也有些道理。”

魏知知是一个很温柔、很漂亮的女人。

这人说道：“艳庵的女人，是那些正人君子扔掉的垃圾，被我捡了起来。谁会想到，人人扔掉垃圾竟会成为祸乱武林的一大门派？这些女人都是我捡来的，既是我拣来的，

我愿意用她们做什么，便做什么。谁能管得着我？我要用她们的身子，我要用她们去淫乱武林，我要她们做什么，她们就得做什么……”

这男人突然叫了一声。

他叫来了一个小尼。

这小尼姑长得很秀气，一双大眼雾雾蒙蒙的。

独孤石是剑客，他的眼力很好，他心道：这是那个村姑，那个与我一齐入艳庵的村姑……蒙面人大笑，看出了他的心思：“村姑变成了尼姑，如今她成了我心上人了。艳庵足有上百个女尼，我要她们都来侍奉我，我就是武林的帝王……”

这人竟呵呵地笑起来。

独孤石听这笑声，分明是一种假笑。

他心里又惊又疑，听这人口气痴迷狂妄，一心想称霸武林，做人间至尊。看他神气，把江湖武林中人都不看在眼里。他能是谁？

这蒙面人一出手，突然扯住了那小尼的耳朵，拽过来说道：“你说说看，你到艳庵，是不是要寻快乐？”

小尼被他扯得流了泪，说道：“是，是。”

蒙面人一推，把小尼推开，对独孤石说道：“独孤石，我知道魏知知恨艳庵，也恨七大掌门人。我给你一个允诺，你要是杀了七大掌门人，我就跟你公平一斗。”

独孤石从来没这么冷静过。他知道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一个他从心底里喜欢的女人，有了这个女人，他手里的剑会变得更利。

他说：“好。”

独孤石转过了身，一步一步走了出去。

他觉出他的后背很不舒服，犹如芒针刺背，是那蒙面人的杀气，还是他自己的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那蒙面人低下了头。

他此时的眼神里，再也没了犀利和凶恶，他像是一个颓废老人。

他从来也不肯承认自己老，只有在这个不会一点武功的小尼拾风面前，他才能松懈下来。

艳庵真的能一统武林吗？他愿意如此，但愿这不是他的一厢情愿。

米离坐着，听着徐长老的絮絮叨叨，一语不发。

他的心口已经止住了血，这一柄剑很薄，插入他体内，他竟没死，真是奇迹。

徐长老唠叨完了，就举起酒瓶，对米离说道：“好，不说了，喝酒。”

米离突然睁开了眼睛，扯住他，说道：“徐长老，你说实话，丐帮帮主是谁？”

徐长老一愣，说道：“肖乞儿。”

米离说道：“我知道他是肖乞儿，是不是……”

这时就听得有人接话说：“徐长老，依我看，你该把丐帮帮主请来，我们与他好好议议，如何同艳庵一斗。”

进来的人是雪风道长、土二爷、岳子松、少林无欲大师和峨嵋的好心师太。

米离突然笑了，他像笑得很开心，对土二爷说道：“土二，人家都叫你爷，是因为你在恒山派做掌门，岁数也不小。但跟我比，你还是一个孩子，你说对不对？”

土二爷冲他瞪瞪眼。

米离说道：“土二啊，闲话休说，我们还是来比喝酒好了。”

一提到喝酒，就连峨嵋的好心师太也不由得脸红。当初他们找米离，要米离出手管艳庵的事，米离就是与他们拼酒的。当时喝得峨嵋师太丑态百出，喝得土二爷连呕带吐，那一份尴尬，想来真正叫人脸红。

无欲大师说道：“米大侠，说句真话，你能不能管艳庵这件事？”

众人盯着他。

米离叹口气，说道：“我管。”

众人心头一阵轻松。七大门派同艳庵动手，真是胜负难卜。有了米离，说不定便能操胜券。

米离闭着眼，说道：“要我管事，七大门派的人都得听我的，不知能不能答应？”

几大掌门当下聚议，答应米离。

艳庵的厅堂里，老师太抱起了木鱼，手握着经卷，慢慢向后院走去。

她两眼漠然，看着艳庵的一庵一室。

这都是她一步一步走在中州，一家一家乞讨来的香火钱修起的庵室，她本心想要艳庵大盛佛祖香火，成为善良信女的结缘之地。哪料到艳庵成了江湖武林各派纷争的一个，淫窟？

她在向前走，蹒跚走进一间小屋。

眼前是一间最简陋的庵室，小屋只有一席之地，空徒四壁，屋内什么也没有，只地上有一个蒲团。

老师太坐下了。

她把木鱼、经卷都放在面前，准备入睡。

二、三十年来，她就是这么睡的。

“你何苦自残？其实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过着帝王一般的好日子……”

说话的声音很柔和，说得很慢，像在苦口婆心劝人。

老师太叹口气，“我惯了。”

那人说道：“我也同你一样，也是云床、禅房、青灯、黄经，一生一世，从来无心无欲。可到了今天，我突然大悟，知道人生苦短，欢乐不再。我看你也该看透。”

老师太说道：“孽缘，孽缘！从前你做善事，今日你做恶事，因因果果，也难说清。”

那人说道：“我养大她们，让她们一个个成为花一般的女人，就是佛祖在她们身边，

也无法不动凡心，你须怪不得我。”

老师太一叹，不再同那人说话。

那人突然说：“你看错了，那个拾风并不是一个有武功的女孩儿，她真是个村姑。”

老师太不念经了，她两眼望着墙壁，像在沉思。

和他说话的人呢？那人没了，也没了声音，好像刚才的她只是经过了一场梦，只是对着她自己自言自语。

第三十五章 七星鱼

艳庵的地下有许多密室，从密室向外走，也要走好久。一个瘦小的身影在暗道里慢慢摸索，他心很急，越走越快，越走越急。

身后已经听得见有人的叫喊声，有人在追他。

他跌跌撞撞地走，终于走出了洞口。

这时的艳庵，是一个宁静的夜晚。

这人是那随着独孤石进艳庵的小僮儿，他叫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七星鱼。

江湖中人都知道有一个七星鱼，他要想探听别人的秘密，一定能够探听得到；江湖人也知道有一个七星鱼，他的功夫不错，杀人时心思歹毒。

有人知道他是七星岛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只是一个孩子。

他急急纵身，跳出门去，他在大街小巷里狂奔，身后跟着许多人。

艳庵出动了上百人追捕他，这些人中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他就绝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只有逃，逃。

风檐灯在吱吱扭扭的响，一阵风吹过，吹得街角的人浑身寒意。春天的夜不该这么

冷，洛阳的往年也没有这么冷，今年的牡丹都比往年要迟开几日。

在洛阳街头，有一些小吃摊，这些小摊，一入夜便热热闹闹，热气飘散看不见人影，只听见打趣声、说话声、喝汤的声音。

七星鱼冲出来，身子一掠，飞过了小摊。

身后跟来两个黑衣人，身形瘦削，看模样是两个女人，手中握着明晃晃的利剑，喝道：“看没看见一个孩子？”

小摊上的人正吃得痛快，哪里顾她？便有一个人笑道：“哪有孩子？是不是你夜里做了梦？”

一句话未尽，那人就哇地大叫一声，连连甩手，鲜血直甩在小摊周围人的脸上，他的五根手指截根而断。

刚才女人只是飞手一剑，便贴着腕把他的手指数断，碗里的抄手仍是热的。

这人大声嚎叫，脚下乱蹦，痛得头上流汗，却是一个字也不敢再说。

艳庵人今夜得了个急令：务必捉住七星鱼，捉不住就杀了他！

七星鱼急急地跑他跑到了一户人家门前。一推门，只见房门半掩，他推门而入，一直走进屋去。看见灰灯下，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正坐在床上。这是一户小户人家，男人女人劳累了一天，此时刚才得歇，两人说一会儿家长里短，说得倦了，倒头便睡。

七星鱼见他二人睡下，便起身爬行着，到他床前，想了想这屋子也不甚大，没什么好藏之处，不如就躲在床下。他趴入床下，屏息静气，静静地等着搜他的人到来。

门轰然大开，从门外直走进两个黑衣人来。

这两人用手中的剑指着那惊醒的男女，说道：“看没看见一个孩子？”

女人慌得抱头，说道：“没孩子，没孩子。”

男人也说：“没有。”

那女人冷笑一声，利剑一划，就把被子从中间划开。吓得两人急急从床上跳下来，

也不顾得羞耻，依墙而立，颤颤抖抖。

四外看看，果然没有藏身之处。

两个黑衣人转身要走，刚走到门口，忽然有一个人说道：“没看看床下？”

另一个人脆声接道：“床下怎么会有人？”

这女人又说：“看看也好。”

七星鱼听她二人说话，蓦地觉得心内冰凉。

他不能死，他一定要见到七大门派掌门人，不然就要见到米离，或是见到丐帮的徐长老。他要把他看到艳庵的秘密告诉他们。

剑突然刺了进来，轻轻地划了两下。

只有像七星鱼这样伶俐的人，才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做完两件事：当剑尖划破他前胸的时候，他咬住牙，一声没哼出；当剑尖划过他身子的那一瞬间，七星鱼用手里的破布轻轻地撩向剑尖。

破布碎了，被剑带出了床下。利剑划破了碎布，就也不见了剑尖上的血痕。

两个女人说道：“没有，走吧。”

七星鱼只伏了很短一会儿，他觉得胸前的这一条划痕很长，正在流血，如果他躺在这里一直到天亮，就会鲜血流尽而死。

他决心走出去。

一对男女又躺在床上，两人惊悸未定，好久也不能入睡。

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冷风，把桌上的昏灯也吹灭了。又听得门吱的一声轻响，待得那汉子爬起身来，点亮昏灯，就张大了嘴：莫非是来了鬼，刚刚插好的门，又被打开。

七星鱼贴着街边，慢慢向前走。他盼望能遇见一个乞丐，如果他是丐帮的大弟子，就会救了他，带他去见丐帮的徐长老。可惜夜已深了，街上无人。

他刚走到街拐角处，就看见迎面站了一个人，这人只是冷冷地站在街心，昏暗的月

影，把她的影子扯得又长又模糊。

那人是一个女人，艳庵的女人。

“跟我回去！”

七星鱼心内一阵恐慌，他突然哭了，像一个被惊吓着了的孩子那样大哭起来，他边哭边抽泣着说：“我不回去……不回，我不愿意……”

这个艳庵女人心里一叹，顿时全身为之放松，她只是一个孩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这只是一闪念。

蓦地这七星鱼跳了起来，身躯如箭，手掌啪地一声，正印在那女人的胸前！

他急急而奔。那女人受了重伤，倒在地上，轻声发出呼啸，招唤同伙来援。

七星鱼什么也顾不得了，他乱冲乱撞，一直冲到了一座破庙前。

破庙很荒凉，昏蒙夜色中，蓑草在眼前闪成很高的影子，比七星鱼还高。庙内随着风起，时而有一声两声“吱嘎吱嘎”裂木声。

七星鱼急急入庙，他两条腿间已经湿漉漉的了，鲜血流了不少。

他刚刚在地上坐下，望着一堆烧成炭火的篝火，心道：也不知这人是谁，一会儿他来了，就会见个分晓。要是丐帮的人在这里，那是最好，最好……他听到庙外有脚步声，进来了一个人。

这人正是七星鱼所要见的。

七星岛上的人到中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独异的武功和过人的本事，七星鱼的过人本事就是知晓天下武林各派人物，对他们的武功也知道得清清楚楚。眼前这人慢慢走了进来，恍若不见有一个孩子坐在篝火边，也对他满身鲜血，像是视而不见，坐在他对面，话声平静：“这是华山派的白花丸，你吃一粒。”

七星鱼吞下了一粒药。

那人又说：“这药可用来敷伤。”他看着七星鱼把药放在那一道长长的剑痕上，血慢慢止住。

七星鱼像听到了风声，听到了洛阳大街小巷里疾来奔去的脚步声。

他急急地说道：“岳掌门，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是艳庵的大秘密。”

岳子松神色淡淡，说道：“七星鱼，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自从捕呆神胖子自焚以后，七大门派便与你七星岛有仇，你师兄独孤石是七大门派必杀之人……”

岳子松说话正气凛然，他是要告诉七星鱼，你七星岛与我中原七大名派一向势如水火，你师兄又是我们的仇敌，你有什么话，最好别对我说。

七星鱼喘了一口气，说道：“岳掌门，这事很重要，我要不说，就再也没机会说了。”

岳子松仍然很悠闲，他说道：“你要愿意说，就对神佛去说好了，别对我说。”

七星鱼最恨这种人，江湖中人有这么几派，一向自称为名门正派，说是不做欺心之事。但看他们行事，也是十分苟且，就像这个岳子松，明明是答应了七星鱼，要听他说艳庵的事，却要他对着神佛说话，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七星鱼对着那个看不出什么模样的佛像，跪下，说道：“神佛啊神佛，在下是七星岛人氏，人称七星鱼。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请你转告大侠米离，转告七大门派掌门人，就说七星鱼在艳庵看见了一件天大的秘密……”

岳子松再也不悠闲了，他眼睛瞪圆，看着七星鱼，生怕漏过他说的每一个字。

七星鱼说道：“我在艳庵，知道地下有许多暗室，在最里间的那一间暗室里，放着一些艳庵人用来毒杀天下人的毒药，这毒药据说是‘血魂粉’。我还看见她们和那些武林中人在一起缠绵，给他们也服用一种药，那些人一吃下这药，便眼神恍惚，扑向女人，形同野兽……”

七星鱼越说越快，他听见了脚步声。

脚步声在庙外。

脚步声到了庙内。

脚步声慢下来了。

脚步声慢慢传到他身后，足有七八个人站在他身后。

七星鱼再不说话了，他还有许多话要说，但他一向精明，知道要再说，说不定这个华山派的掌门人也会死在这里。他慢慢站起来，说道：“你们艳庵不是什么好地方，我决不回去。”

一个女人脆声而笑，“你让艳庵受了大惊，夜半三更地上百人出来找你，你艳福不浅，要说艳庵的贵客，就该是你了。你看看艳庵的男人里，是不是顶数你年纪最小？”

女人伸出纤纤素手，来抓七星鱼。

七星鱼身子一闪，躲开这一抓。

女人咯咯而笑，说道：“你以为我喜欢你？其实你只是个小孩儿，只不过众家姐妹闲来无事，愿意逗你几句，解解闷儿罢了，你还是跟我回庵去吧。”

七星鱼在三个女人的夹击中。

他无法摆脱。

这时见岳子松慢慢站了起来，说道：“你们几个也该走了。”

那女人笑道：“哟，原来这里还有一个人，我怎么没看见？不知这人是做什么的，竟也背着一只剑？”

华山派掌门岳子松拔剑在手。

华山派的剑比其他门派都有些不同，剑身长些，剑面窄些，华山派弟子常常是背剑而行，很少有佩剑，或把剑插在腰间的。

华山剑法也是天下七大剑法之一。岳子松是华山派掌门，长剑一出，自是威风凛凛。

女人说道：“我忘了你也是一个男人，不如你也跟我们进艳庵去，你一个人呆在这破庙里，冷冷清清，有什么好玩？不如去艳庵，快快活活。”

岳子松冷哼了一声，说道：“你过来。”

七星鱼慢慢走了过来。

也许是那几个女人心下以为七星鱼已是瓮中之鳖，无法逃脱，就由他自去，站在岳子松的对面。

两人有一段对话：

“你说的是真话？”

“我亲眼见的。”

“你还和谁说过？”

“没有。”

岳子松笑了，他说：“这么说你只是遇见了我？”

七星鱼也笑了一笑，他觉得岳子松很和气，他的脸上在笑，笑得很慈和。岳子松伸出他的左手来，握住七星鱼的手，说道：“那就好。”

米离与徐长老在小街上喝酒。

这洛阳只有一条小街，只有这条小街上有这种一喝就让人脑袋胀大的酒。

这小街的酒摊挑一个酒帘，酒帘上写着三个大字：“酒皮儿”。“酒皮儿”在洛阳很有名，虽说是比不上洛阳牡丹，但也算是洛阳一绝。

掌柜的看米离与徐长老喝酒，心下大是吃惊，他做了三十年酒，头一回见能一喝十坛而不醉的人。

徐长老越喝脸越红，米离越喝脸越白。

米离说道：“你听没听见风声？”

徐长老点头，会意。

原来他也看见了，在洛阳那些大街小巷里，时时窜出一两个黑影，都手持利刃，像是在追踪什么人。

徐长老举杯说道：“我断定她们是要找你了，她们请你去艳庵。”

米离大笑，说道：“天下最无趣的人恐怕就是我了，我去艳庵有什么用？”

两人走了，留下了一块银子。

掌柜的惊呆了，像是一阵风把两人刮草叶一般刮没了。

岳子松对着七星鱼正笑，他笑得很和气，他刚说了一句“那就好”，就听得远处有脚步声传来。他的脸色一变，像岳子松这样的高手，一听脚步声，便知道来人决不会是艳庵的女流。

他脸色一变，左手抓住七星鱼的肩头，右手向前用力，说道：“那.....就.....好！”

七星鱼正笑，笑容就僵在了脸上，他觉出这一回痛得比刚才更厉害，但痛得也快，只是一眨眼间，便没了疼痛。

第三十六章 真朋友

七星鱼的眼睛瞪得很大，在临死前眼睛瞪得很亮，他的嘴张得很圆，要吐出一句话来，他说：“艳庵.....”

他已经涣散的目光看到了走进来的人，这两个人才是他要找的人：一个是丐帮的徐长老，一个是大侠米离。两个人走到他身边，离他很近，但七星鱼已经说不出话来。

米离很平静，对岳子松说道：“你为什么杀他？”

岳子松声音很严厉，“为什么杀他？为了神胖子，为了他一家人！”

米离看着岳子松，他又问：“你为什么催动内力？就是要杀人，也不必用内力。”

岳子松忽然仰头哈哈大笑，说道：“米离，你算什么人，你总来管七大门派的事？你当初答应七大门派插手艳庵之事。到了今天，什么也没做，你有什么话说？”

米离看着岳子松，见他气急，心道：为什么岳子松这么气急败坏？难道就只是为了神胖子，或是为了七大掌门入洛阳大牢那事儿？

他心中不解。

岳子松狠命一拔剑，把一个软耷耷的七星鱼丢在地上。扬声对艳庵的人说道：“你们艳庵造下孽债不少，连这么一个小孩也成了你们的变童，罪过，罪过！”

徐长老看着七星鱼，不知道岳子松为什么要杀他，七大掌门中顶数这个岳子松定力最好，平时是泰山崩于面前也不变色的人，此时怎么这么急匆匆杀人？

米离笑了，淡淡地一笑，说道：“也好，人被杀了，就是该死了，就算他无福无禄。咱们不说他，好不好？”

破庙里，如今是七、八个人围着米离三人。

米离的脸上又浮现出微笑，他笑得轻轻淡淡，说：“你们是来找我的么？”

那七、八个女人见七星鱼倒地而死，又见米离与徐长老来了，知道这三个人都是难惹之人，人人便有思退之心。

一个女人说道：“米大侠，你从来不欺负女人的……”

这句话说声音脆脆的，情也浓浓的，像米离是她的亲哥哥。

米离笑笑，说道：“我也愿意去艳庵，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带我去？”

米离就到了艳庵。

他站在那厅堂上，看着伛腰坐在那里的老师太，说道：“师太，当年你一个人捡回那么多孩子，很难养活吧？”

老师太身子一抖，不答。

“你养活了他们，两三年间竟收了近百人，真是功德不小。”

老师太抬起了头，在她的脸上，所有的皱纹都写着一些米离想知道的秘密，她慢慢说道：“米大侠，你要有话不妨直说。”

米离的问话，在老师太眼前勾出了一幅图画。

春日牡丹正在怒放，牡丹花下的男男女女正在寻找自己的快乐。据说早在春秋时代，郑国、卫国便多得是这种风俗，男女夜游不禁。如今的洛阳有了牡丹花会，便又有了这淫荡女。

到了秋日，牡丹花残，只剩下一株株光秃秃的枝子，牡丹花下也放下了一个个孽根。这都是些女孩，所有人家都不愿意养女儿。

她把女孩儿抱了回来。

那时的艳庵还不能称其为庵，只是一间破茅草屋罢了，有几个瓦罐能熬些米汤，她便熬米汤来喂这些女婴。她一人忙不过来，只拾回来七、八个女孩，便累得她不行了。

又听到了牡丹花枝下的啼哭。

一个小小的襁褓包着一个未满一月的婴儿，婴儿的哭声响亮，地是潮湿的，她也知道不舒服。

师太看着这女婴，低头合什，心里犹豫，不知道还能不能救得这一个？

身后响起了一声佛号，一个男人站在身后，说道：“阿弥陀佛，佛心广大，师太，还是救她一命才好。”

只见那人弯下腰，手一抄，便把婴儿抄在手中。

师太也看得出，那人有一身高不可测的功夫。

那人抱着这个女婴，随着师太来到这间破屋内，她看着那些婴儿，——看去，说道：“师太，从来人有善心，必有好报。我知道牡丹花下，秋阳之日时常丢弃的许多女婴，师太就把她都收养下来，好不好？”

师太当时就合什施礼，说道：“贫尼有这愿望，可惜力不从心。”

那人双目炯炯闪亮，看着师太，说道：“世上之事，只要你师太一人去做，恐怕未必做得。要合你我之力，事必成功。”

师太答应了他。

一连三年，师太捡来了近百个孩子。

让师太不能释疑的是，三年之后，她再到牡丹花下去，从来没见过再被丢弃的孩子。

师太当时心想：或许是我收养女婴的事传了出去，或许他们也知道有了这一间艳庵，便不再丢弃自己的骨肉。这样也好，也算是一件功德。

她每日除了念经诵课，便就是喂养这些女婴。

师太乞讨了十几年。

奇的是洛阳的所有富豪大户都情愿慷慨解囊，帮她建艳庵。

师太心下很是安慰，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些。

终有一日，让她知道了事情真相。

这一天也是秋日，师太在那牡丹花枝前行走，忽然听得一声啼哭，像是婴儿哭叫。寻到眼前一看，只有一条破布，挂在花枝上，却不见了婴儿。

她急急寻找，回过头来，就看见了那男人。

那男人袖手而立：“你找什么？”

师太说道：“婴儿。”

男人说道：“没有婴儿。”

师太恍然大悟。

要说世上男女肯到这里来做那桑间濮上的快乐事儿，就都是一些苟苟且且的男女，他们又怎么肯用一生的辛苦来付这一时的风流债？

他们生下女婴，一定会抛弃在这里。

她没看见那些女婴，不是人家没丢，而是被这男人带走了。

师太问：“阿弥陀佛，佛心慈悲，你说你把她们放哪去了？”

那人说道：“你管了近百人，此事不必再管。”

师太沉声问：“你说她在哪儿？”

那人突然仰头哈哈大笑，说道：“落红有心更护花，我把她埋在牡丹花下了……”

自从那一日，师太便知这男人不是好人，但她也知道，她所以能从洛阳那些富豪大户手里拿到银子，修起艳庵，多半有这男人预先叮嘱，方才令那些一个个吝啬得出奇的男人肯乖乖拿出银子。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

又有一日，师太出去，刚从门外归来，就听得庵内有一片喧闹声。只听得众女孩喧闹，吵着叫：“给我，给我！”

是那个男人在庵里，如果师太不在，他时常来庵里照料这些孩子。

就听得那男人得意地大笑，说道：“好，要得到这好东西，须得依我一件事。”

那些女孩都高声叫道：“好，我依，我依！”

师太心里惊讶，不知道这男人要玩什么把戏，慢慢推开门去。

一打开门，她便惊得呆了。

一排二十几个女孩都未长成，一个个只有五、六、七岁，却全都脱下身上的衣服，站在院子里，那男人眼里闪着火，挨个儿在摸女孩儿，口里还喃喃说道：“好，好！”

后来的事难以预料。

师太头一回对人出手，她扑上去，一掌击向那男人！

她想杀了那男人。

不料那男人连头都未回，像是早就知道她来到身后，回手一掌，正印在她的胸乳上！

师太像一只纸鸢般飞了出去！

她嘴角流血，躺在地上，恨恨地说：“畜牲！畜牲！”

男人笑了，说道：“这算什么？这些女孩都是我的，今天我叫她们做什么，她们都得依我。等她们长大了，我岂不是更能受用！”

这男人哈哈大笑，笑颤了身子，笑呆了一群女孩儿。

那一天是师太沉入地狱的一日。

她被那人打成重伤，根本就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一直不动。

那些女孩一个个闪着滴溜溜的眼睛看她，小拾心慢慢问：“师太……你疼吗？”

她摇摇头，女孩都哭了。

拾心走过去，用小小拳头打那男人，如蚍蜉撼树：“你坏，你害师太，你坏！”

天很晚了，她仍躺在地上，地很凉，但她不能动。

那男人仍站在她身前，他站了几个时辰了？是不是他一直要这么站着？

女孩们都哭了。

他说话了，声音冷冰冰：“你想不想进屋？”

她不回答。

那男人一出手，她扬手起来想反击那人，但她的手太是无力，被那男人点中了她的穴道。

男人抱起了她，把她抱进了艳庵。

她躺在床上，闭上了双眼，不想这个男人，不看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畜牲，是地狱里的魔鬼。他活着也只是一个妖魔，死了一定会坠入阿鼻地狱。

男人把孩子都领出去，他也会做一些杂事，哄那些孩子吃饱，睡下，又来到她床前。

她说：“你要做什么？”

男人看着她，气喘得很均匀。

那时的师太并不老。

男人突然说道：“你和我做下了天大的善事……”

师太心中愧叹：早知如此，她何必救起这些无辜的女孩？听他口气，早早晚晚，这

些女孩必会落入他的魔爪。

师太说道：“我求你别动她们……”

男人笑，说道：“好，好啊，不动她们，我来动你！”

从此艳庵神佛的脸面无光……

老师太看着米离，往事历历，却怎么与人分说？

米离说道：“我看你天天手持黄经，面壁诵念，佛心极坚。看来艳庵的恶事，并非是你主使。”

老师太冷冷地说道：“艳庵做事如何，我自甘心，你来插手，又有何益？”

米离笑了，说道：“我猜有一个坏蛋，那人总来艳庵，你说是不是？”

老师太的嘴闭得很紧，嘴角的皱纹很执拗。

那个男人仍在黑暗中，他的手不闲着，在摸着身边的小尼，那小尼闭着眼，像是很享受。

“有人来了。”

他怎么知道有人来了？

小尼娇声问：“你怎么知道来人了？”

男人的声音有一点烦躁，他说：“来人是一个高手，他在对老师太说话。”

小尼偎在他身上，他的身子很健壮，不像是一个老人。

小尼说：“你怕他么？”

他冷笑了，他什么也不怕。

他说道：“我找到了一种毒，叫‘血魂粉’，只要我把它炼成九转，天下人都敌不住它。”

小尼说道：“你说那‘血魂粉’……”

不等说完，男人风一般地冲了出去。

米离看着师太，说道：“师太，我今日来不是来做别的，专来与你讲经。”

师太嘴角有一丝笑意，这是冷笑。江湖客只会在血光刀剑下滚，在温柔乡中眠，哪里懂得什么黄经？

米离说道：“佛祖说：我以此心度人，人不以心度我。比如行船江上，水托舟，舟不落水，奈何？”

老师太一惊，看来米离确像佛门中人。

老师太沉声道：“舟当依水，水也托舟，有舟有水，才是正理。”

米离接着道：“水是恶水，船是漏船，别人道不能渡，我偏要行险走，师太以为如何？”

师太长叹一声，低头不语。

她要不要对米离说她的心事，要不要把十几年的话一吐为快？

当她再扬起头来，脸上的神色开朗不少，说道：“多谢米大侠指教。”

老师太刚要说话，突然打了一个寒噤，她知道她身后来人了。

还是那个蒙面的男人，他看着米离，说道：“你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来这里做什么？”

米离又脸上现出微笑，又是那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

他笑道：“我来与师太讲经。”

那人呆看他半晌，冷森说道：“好，我来与你讲经。”

两个人对面坐下来。

第三十七章 魔鬼讲经

米离活了一百几十岁，是死过一次的人。

他看着对面这人，心里也有些森然。

这人脸上戴着一张面罩，面罩是狰狞鬼脸，他身上穿着一件粗布长袍，腰里系着一根丝绦。看他模样，不像一个富贵之人。

他是何人？

米离看着这人，说道：“你也懂得佛经？”

那人笑了，说道：“不如米大侠。”

两人相对。

传说从前讲经之人都是站立于市，侃侃而谈，说佛家大乘、小乘，教义众化，滔滔不绝。由此便出了五祖、六祖，能对佛理参详得极透，能将佛教发扬光大。

讲经也是比试。

米离坐在那里，眼观心、心观地，像是入定。

那人也不出声。

米离问道：“既是讲经，为何不讲？”

那人说道：“已经讲了，你没听见。”

从前有五祖六祖相传衣钵的故事，说的是六祖聪明，道出一偈，说出了佛理。他说明镜本非台，无处得染尘埃。

此时的蒙面人竟说不讲就是讲，含意岂不是很深？

米离脸上微笑，手如佛指拈花，向前点了两点。

那人说道：“这是何意？”

米离说道：“佛之本心，只是虚看世界，看是不看，不看是看。”

两人不分高下。

师太站在一边，已经站不住了，只觉得像有一堵墙迎面袭来。这是两人正在比试内力，一阵阵大力拥来，师太站脚不住。

米离说道：“佛是善心，既有佛心，何必有艳庵？”

那人一笑，说道：“佛心向善，扔下这许多人不管，佛也嗔怒。”

米离慢慢抬起手来，要说米离的功夫，真个不弱，他除了有名震天下的寂寞剑法以外，还向鱼漂儿学会了百兽舞的功夫，更从少林方丈那里学会了佛指拈花的功夫。

看米离笑意微微，两手拈成无常，轻轻向前推出。

如波滔浪涌，一阵阵鼓向蒙面人！

蒙面人笑了，说：“佛拈花时，心里也知犯了生相，既是有了众生相，便不是佛了。”

忽见这人的脸面扭动，人也变得狰狞起来，他两手高举，竟似像有千百条手臂在空中飞舞，甚至扭动。奇的是下身始终不动，上身却能做出那许许多多让世人难堪的姿势来。

米离知道，这是用的大威力金刚降魔杵功。

佛教传至西藏，便有了秘宗一支，由宗喀巴开了先河，由此黄教便更为鼎盛。

大威力金刚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威暴无比，专向妖邪女魔示威。在佛家看来，大威力金刚一旦降伏女魔，就会把她的肉体连同她的淫欲一起消灭。

米离说道：“你入了魔道，一入魔障，便会万劫不复。”

蒙面人笑了，仍是用他那难看的姿势敌对米离。

老师太已经扭过头去。

她虽是出家人，但她也是女人，羞于看这男人。

米离推了三式，一式是“佛指拈花”，二式是“佛送人情”，三式是“佛应人愿”。

蒙面人也回了三招。

他回应的三招，一招是“相亲相近”，二招是“对面无入”，三招是“白骨累累”。

两人对待了一次，不分胜负。

米离笑了，说道：“你的本事有限，不如还是拿出来那鬼玩意，向我脸上洒，让我

化成血水就是了，岂不省了你的功夫？”

那人朗声道：“米离，你也太小看我了。世间之人，唯有你能是我的对手，我不与你做别的，只是公平一斗。”

米离一笑，起身。

米离与徐长老站在艳庵外，他们不知道刚才那一入艳庵是吉是凶，总算走出艳庵了，两人长嘘了一口气。

徐长老道：“我看，他不是你的对手。”

米离淡淡一笑，说道：“要是把那‘血魂焰’洒在我身上，又会如何？”

米离与徐长老走了，他们要去找七大门派的人，与艳庵做一次决斗。

艳庵里有些男人，都在地下的暗室里，他们寻找男人的快活，从前天天盼望得到的武林秘籍，都可以在艳庵的地窟里找到。

这样他们就可以一会儿放纵自己，让浑身的血流得更快，让健壮的身子变得疲惫，变得懒懒，让整个身躯变成了只有一具躯壳。他们累了，乏了，就去拿剑。在密室里，他们还能练剑，练天下各大门派的剑法。

淮阳门的水鹰、黑鹰、兀鹰三人正在与女人嬉戏。

他们在淮阳门被管束得太久了，掌门人洪恕是个刚正不阿的汉子，对门下管束极严，就是他们这些淮阳门资历颇深的大弟子，也不能犯了门规。

好在没了门规，只有女人。

门开了，一个小尼走了进来，她轻声呼唤：“水鹰，水鹰！”

水鹰睁开了眼，“叫什么？”

小尼说道：“淮阳门的掌门没了。”

水鹰一下子站起来，他把怀里的尼姑推到地上，走了出去。

人走在长廊内，脚步越来越沉，一直走进一间间屋去，他拎起了四个人。

淮阳门五大弟子还在。

十只眼睛看着小尼，他们的手是软的，他们的身体也是酥了骨头，他们还能像兀鹰一般撕裂人的身体，吸吮人的鲜血么？

水鹰说道：“你说，掌门人死在谁手？”

小尼又看到了淮阳门的五大弟子的眼睛又闪闪发亮了，仍然是真正的鹰眼。

小尼笑了，说道：“是七大掌门人中的人，究竟是谁杀了洪掌门，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何不去问问？”

水鹰当先，慢慢走出去。

五兄弟一个跟着一个，终于走出了艳庵的院子。

太阳耀眼，他们好久没看见太阳了。

土二爷最看不上的人，就是米离。

天下人哪里有像米离那样的，活了一百多岁，还是那个模样？假笑假哭，装模作样，一副浪子模样，没德性。

土二爷在心里千遍万遍咒骂米离。

要不是米离，七大门派决不会受此大罪。

土二爷在等着恒山派的弟子前来。

他等来了岳子松，岳子松带来了酒。

他笑对土二爷说道：“喝点酒，等到天亮，华山派和恒山派的弟子们也该到了。”

土二爷恨恨：“要依我主意，早打进艳庵了，把那一百间房子烧光，看那些淫荡女人往哪里走？”

土二爷恨米离，但他一抓起酒瓶来，就想学米离那样喝酒。但是不行，一口酒没喝进肚，就呛得他咳嗽起来。

谁能像米离那样，只是一仰脖，一瓶酒就进了肚？

岳子松说道：“看来你很佩服米离。”

土二爷气得大骂：“狗屁，米离那小子……”

他说不下去了，眼前出现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垂手而立，站在他面前。

土二爷知道这是淮阳门的掌门人洪恕手下的五大弟子，水鹰、黑鹰等人。

土二爷醉眼惺忪，抬头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水鹰道：“洪掌门在哪里？”

一句话问出土二爷心里的火气来，他跳起来叫道：“亏你们在淮阳门还呆过几年，淮阳门掌门尸骨未寒，你们五个就投入了艳庵，为虎作伥，有什么脸面提洪掌门？”

水鹰又问：“我只问洪掌门在哪里？”

土二爷看出这五人是盛气而来，心道：洪掌门是被那个独孤石杀死，我此时要对他们直说，也是不妨。但我七大掌门当面答应了神胖子，要亲手杀死独孤石，告诉他们，他们去杀了独孤石，岂不是让七大掌门脸面扫地？

他说道：“洪掌门被埋在城外花冢下。”

他以为五大弟子能立时走开，不料水鹰五人未动，仍是问道：“是谁害了洪掌门？”

土二爷不答话。岳子松说道：“你们几位也别急，这事听我慢慢说。我们七大门派都是江湖上的名门正派，决不会相互陷害……”

兀鹰插言道：“岳掌门，话说得太远了。”

岳子松像是很慌乱，说道：“你说这件事与我们七大掌门有关，也算是有关。但我不能告诉你是谁害了洪掌门。”

水鹰再也不问。

既是二人都吞吞吐吐，说不定就是这六派的掌门害了洪恕。依水鹰等人想来，洪恕这人耿直，脾气也暴，极容易中人奸计，像岳子松、土二爷这种奸滑之人，洪恕怎么是

他们的对手？

五个人扑向二人。

淮阳门五大弟子挟怒而来，出手招术招招拼命。

黑鹰哭叫道：“掌门，是我对不住你！”

他不顾自身，直扑向土二爷。

慌乱之间，岳子松拔出剑来。华山剑法最是轻盈好看，此时仓促之间，剑法怎能从容？

五鹰围住二人苦斗。

五大弟子与他二人酣斗了二个时辰，土二爷一边斗，一边骂，骂他们长了狗眼，骂他们欺师灭祖。

无奈五大弟子一声不响，只是狠狠地逼住二人。

水鹰五人在艳庵呆了些时日，功夫更是精进不少，出手招式已不独是淮阳门的鹰爪功，也混有各家各派精妙剑法。

两下交手间，时时施出妙招。

岳子松和土二爷应对不迭。

岳子松叫道：“土二，快走！”

岳子松一剑刺去，是一招“长虹落日”，这一招式锐利无比，逼得水鹰、黑鹰向一边闪开。

岳子松便冲出去。

土二爷暴跳如雷，叫道：“岳子松，枉你做一派掌门，见了淮阳门几个弟子，也得逃跑！”

他犹在苦斗，身上已受了几处伤。

淮阳门五大弟子围住了土二爷，既是土二爷不肯说是谁杀了洪掌门，他们就得拿下

土二爷，然后再说。

水鹰用力一爪，撕在土二爷的脸上，顿时鲜血淋漓。

土二爷怒喝道：“王八蛋，敢打我的脸？”

在土二爷看来，打他的脸，比在他身上划了几道伤痕更让他恼羞。

五个人再打一阵子，就把土二爷逼倒在墙角。

水鹰问：“是不是六大掌门杀了洪掌门？”

土二爷怒喝道：“胡说！”

黑鹰道：“洪掌门一直跟着六大掌门，为什么你活着，洪掌门却死了？”

土二爷气得大叫，“他死不死，干我什么事？我从来没看见他，他自从与我分手，就一直和……”

土二爷忽然头一歪，再也说不出话来。

水鹰叫道：“谁？”

他和黑鹰冲出去，院里哪有一点儿人影？

水鹰和兀鹰看着土二爷，土二爷的嘴角流出了血，是谁杀了他？在他的眉心正中，有一个凝黑了的小点儿，有人把牛毛针从他头上射了进去。

这针是蜀中唐门的鬼针。

看来，蜀中唐门要杀土二爷，他们不愿意土二爷说出洪掌门是与谁在一起的。

岳子松冲进了雪山庄院，一进了屋，便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淮阳门五大弟子发了疯，来和我与土二苦斗，我劝他们不听。”

米离站起来：“他在哪儿？”

“破庙。”

三个人赶到了破庙，破庙里仍是呆呆地站着五个人。

水鹰回头看着米离，毫无惧色，说道：“不管是谁杀了洪掌门，总得给我一个交待。”

米离看着五大弟子，再一回头，就看见了死去的土二爷。

徐长老一见土二死在那里，不由悲从中来，急冲上去，一拳把兀鹰打倒。

兀鹰吐血了，肋骨被打折，他慢慢站起来，吐了两口，说道：“不管是谁杀了洪掌门，我要杀了他！”

徐长老大叫：“你们这些混蛋，为什么要杀土二？土二哪里得罪了你？”

他冲过去，对五个人拳打脚踢。

五个人不动，任他出手。

第三十八章 洛阳花会

五个人任凭徐长老动手，决不还手。徐长老悲愤交加，一连拳打脚踢，竟把五鹰全都打倒。

他吼着，叫着，终于停住了手。

他们决不推诿，土二爷之死，与他们有关。

他们不肯再提岳子松，在他们眼里，既是六大掌门害了洪恕，他们便同六派有隙，决不肯再与他们说话。

水鹰满面是血，他站起来，说道：“你想不想杀我？”

徐长老反而呆住了，他不知如何对水鹰再说，水鹰说道：“你要不想杀我，我就走。”

五个人走了出去。

只剩下徐长老与米离，长老叹气，米离只是沉默不语。

转眼之间，六大派掌门便死了两人，艳庵之人还未直接动手，看来，七大门派要同艳庵争锋，也不容易。

米离看着土二爷，他低下头去，认真察看土二爷的伤势。

五鹰走了，来到了洪恕墓前。

洪恕的墓孤零零的，只有一块小小的石碑。

五鹰跪在墓前，水鹰哭了，他哭道：“洪掌门，是我对不住你……”

黑鹰双手撕掳胸前衣服，叫道：“洪掌门，我要替你报仇，就是杀了这六大门派的掌门人，我也要替你报仇！”

兀鹰说道：“说不定不是六大掌门所为。”

水鹰厉声叫道：“胡说！要不是他们干的，那个岳子松怎么会那么吞吞吐吐？土二爷也不会坚决不说是谁杀了洪掌门，一定是六大门派中人！”

淮阳门也是名门正派，他们明白江湖侠义道中，这些人的亏心处。

这些人每逢做事，总是护短，以为侠义道便百事无错，从不肯认输。私相庇护，彼此护短，是侠义道的通病。

五鹰决心去找五大门派掌门，既是在艳庵落为鹰爪，不如为淮阳门一拼。

洛阳变得热闹起来，一连几天都是鲜衣怒马，来去匆匆，过过往往的江湖客。他们在洛阳住下来了，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听说明后日便是洛阳的牡丹花会，想来这些江湖客愿凑热闹，要看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

七大门派的人，除了淮阳门无声无息，其他六大门派都来了无数好手。

恒山派的所有弟子，全都胥气而来，他们要为土二爷报仇，掌门人死了，是一大门派的巨大羞耻。满街上来来去去的恒山派弟子，都如临大敌，剑提在手，孝带缠头，到处寻找五鹰。

华山派掌门岳子松带领手下三十多名弟兄，守在洛阳一家富商大贾院内，深诫弟子不得轻易出门，所以街上往来人众很少有华山派的弟子出现。

不管今日有什么异常，明天就是牡丹花会的好日子。人们都等着这一天，都盼着这

一天。

谁不愿意有那么一天，稍稍放松一下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喜欢谁就喜欢谁，愿意叫喊就叫喊，愿意纵欲就纵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香气浓郁的牡丹花丛中，人变得狂野了，又成了一个野兽。于是人的兽性便得到了最快意的发泄。

终于有了这一天。

天亮了，洛阳城门比往日开得早，一开门后，便听得人吵吵嚷嚷，直奔城外牡丹山。

说是牡丹山，其实只是一坡一坡的漫漫丘陵，也不知从何时起，这里从天而落，落下几株牡丹花，娇贵且艳，渐渐就艳成了一坡，一地，一山，一冈，艳成了放眼而望满目皆是鲜艳牡丹。

于是，中州洛阳便又变得更为有名：城因牡丹而更知名，牡丹因洛阳而更名贵。

牡丹花会就是放纵，男人女人都来到牡丹花丛中。

此时的人没了那些礼仪、教化，一个个都很轻浮，男人变得贼目鼠眼，女人变得肆无忌惮。原来人之初，男人女人本就是这个样子。据古书说，历史上有一个荒唐皇帝，想了一个奇怪的主意，修了一个肉林、酒山，在山里放着一袋一袋的酒，在树上挂着一条一条的干肉，又放一些赤裸男女混杂其间。这些男人女人一个个急急地窜入林子，先是躲起来，不久就都从树后出来了。男人看着女人，女人看着男人，他们终于走到一起去了。先是抚摸，然后亲吻，在他们的眼前有树，树上挂的是酒，喝过了酒，人更有胆色，就更放肆，更自然。饿了，又有肉吃。于是男人女人便知道这个世界再没有其他……这就是食色男女。

牡丹花会便是为了重温这一个梦，一个荒唐皇帝做下的风流梦。

进去的男人女人都是穿着衣服的，衣服穿得还不少，但到了后来，牡丹花丛下，就挂着衣服。衣服先是用来挡人的，后来就忘记了。花也香，人也甜，花下情趣，真个难说，就卿卿我我，亲亲密密，有了渐入佳境的成双成对。

今年的牡丹花会，好象来了更多的俊男信女，有些人竟带着剑，拿着刀，来牡丹花丛下风流。看他身带利刃，竟也仍然风流，洛阳人也不奇怪。

原来是几朝故都，从来都有富裕人家，如今又都是穷文富武，所以洛阳的武公子很多，风流时拿刀持剑，与手持一柄纨扇，口中吟着酸诗的文公子相比，只不过身份各异罢了。

但焉知这里没有别有心思的人在？

一个男人漫步花丛。

牡丹花映在他脸上，不知是人面还是花面。

他的身影很挺拔，牡丹花丛围着他，殷勤地点颤着枝头。

大侠米离如今不是一个瘦弱的病公子了，他是死过一回的人，如今的他风华绝代。

很多女孩把目光盯着他，用眼光扯着他，但他只是笑，在花丛下找人。

一个男人坐在花下，盘膝而坐，闭着眼睛，身边偎着一个女人。那女人不敢凑近，离得不近又不远，显然刚刚被这男人斥过。

这人闭着眼不看花，也不看女人。

米离对他笑道：“岳掌门这般风范，简直是个柳下惠。”

岳子松一看是米离，瞪起眼来，狠狠地瞧他一眼。

米离把头伏在岳子松耳边，说道：“她该不是你的掌门夫人吧？你就跟她亲热两下，也省得装正经。”

岳子松气得不行，就见米离仰头大笑而去。

他再抬起头来，就觉出身前身后有人，吓地一声，身后的牡丹花丛，突然拔地而起，像是被一股神力扯起来，远远扔到他处。

他身边再也没了牡丹，方圆两丈只剩下他一个人。

身边的那个女人，那个一心来哀求他，抚摸他，亲吻他的女人哪去了？

岳子松抬头说道：“我知道你们会来。”

水鹰说道：“岳子松，今天不说出洪掌门是死在谁手，你就逃不过今日！”

五鹰怀必死之心，满身是孝，腰系孝子带，头扎孝子巾，围住岳子松。

岳子松说道：“我不会说。”

兀鹰冷笑：“说不定就是你杀的！”

岳子松冷冷一笑：“你要是以为七大掌门的人会那么蠢，你就算定是我好了。”

他也不争辩，只是一味冷笑。

水鹰怒吼一声，扑向岳子松！

淮阳门五大弟子这一次想速战速决，只没几招，便把岳子松打得十分狼狈。

岳子松看看他们，连连出剑，但他剑招再利，也难敌五人联手。

他长声呼啸，一啸唤来了华山派三十多个弟子。

岳子松正气凛然，挥剑疾指道：“这五人是淮阳门叛逆，归了艳庵，做了淫妇爪牙，不杀他也不能替洪掌门复仇，杀了他！”

华山派三十多弟子，围住五鹰，一齐动手。

五鹰心里忿忿，知道岳子松如此一说，便把不清不白的洪掌门之死栽在他五人头上，但此时又哪能细细分说？

水鹰怒吼一声，叫道：“杀死岳子松，替洪掌门报仇！”

他一声喝令，四鹰去捕华山派弟子，他独自一人去斗岳子松。

他决非岳子松对手，刚刚交手五招，他左臂便被岳子松划破。

他怒吼声声，全力拼撕，但还是不能取胜。

一个人站在一边看，他的手握着柄剑，另一只手扯着一个女人，他觉得握剑的手很凉，扯着女人的那一只手却很热，他笑着看着五鹰与岳子松动手。

——你喜不喜欢岳子松？

——我只喜欢你。

——你看着他那装模作样的样子，恶心不恶心？

——他这种人比七星岛人可坏多了，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总说七星岛的人坏。

——我去看看他。

男人松开了女人的手，女人笑吟吟看着他，看他去斗岳子松，像看自己的情人去摘一枝带刺的牡丹。

水鹰正与岳子松酣斗，忽然眼前一黑，一支暗器飞来，那暗器打来，风声怪异，好像是重物，有偌大的黑影，却风声也不甚急。

待得一闪头，方才见到，原来是一支牡丹打了过来。

他与岳子松都止势不动，施施然走来了七星岛的独孤石。

独孤石笑道：“岳掌门别来无恙？上次你杀了洪掌门，我来不及与你分辩，今天趁着这大好花会，咱们来了结那一段仇怨，好不好？”

岳子松冷笑，说道：“原来是七星岛的妖人……”

水鹰叫道：“真是你杀了洪掌门！”

岳子松冷笑，“你听信谣言，便信好了。”

水鹰不知要不要相信独孤石，独孤石说道：“你先站一边去，待我与岳掌门说话。”

水鹰心中也犹豫不定，便看他二人如何分说。

就见独孤石拔出剑来，一声啸吼，直扑岳子松。

岳子松连忙应敌。

两人动手，岳子松用的是华山派剑法，剑剑防守缜密；独孤石出剑怪异，每一招都向上挑剑。远远看去，像是他用剑尖在挑拨那一地牡丹，一剑一提，姿势极是曼妙。打过三、四十回合，便见出岳子松吃力，额头上透出冷汗。

独孤石笑道：“岳掌门，说你杀人，你不肯认。其实你认不认也没什么，反正你得

死在我剑下。”

岳子松叫道：“七大门派离心，是你这七星岛妖孽所为，我恨不能生生吞了你！”

那魏知知在远处笑道，“你要吃了他，我跟谁去？”

她竟不愁，嘻嘻地笑起来。

岳子松越来越见狼狈，这时忽听得远处有人喧嚣，有人叫喊，就见那些牡丹花丛上，突然长出一颗颗人头来，都探头去望。

远远走来一群人，足有二百个，当先的是一些身穿缁衣的小尼，后面跟着一个身捻佛珠的老师太，老师太的后面有一个蒙面人。他的脸上戴着一个面具，一个面目狰狞的大力威金刚面具。

这些人慢慢地来到山冈上。

他们到了山冈上，席地而坐，也不管那些牡丹，也不管那些人，开始齐声诵起经来。

这都是艳庵的人。

看她们坐的阵势，正是九宫八卦。

坐在正中的阴阳二极上，一个是老师太，一个是那蒙面人。

就听得几声尖啸，远近走过来更多的男人，人人都手持利刃，围拢而来。

这是七大门派弟子。当先的有少林的方丈无欲大师，武当掌门雪风道长，峨嵋掌门好心师太。

两下对峙，久久无声。

就听得少林无欲说道：“艳庵为恶，终须一除。今天又来牡丹花会，专门点染污秽之地。花木无知，也污清德；艳庵做孽，实在不小！”

那蒙面人大笑，说道：“和尚，你知道什么？你只知有佛，不知佛有千面，你见过几面？”

两人说罢，众弟子就已经把这艳庵之人围紧，听得华山派弟子叫道：“杀了她，杀

了她，灭了这淫窟！”

就听得远处有人喝道：“等一等！”

这几座山坡，人也不知有多少，其实武林中人居多。

讲话的人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汉，有人认得他是天下三十七路黑道的首领四湖龙王。

他的身后围了一群人。

四湖龙王拱手道：“不知艳庵与七大门派来牡丹花会，是不是要来搅花会？”

当然不是。

四湖龙王冷笑：“既不是，何不先等这牡丹花会完了，你两下再动手，岂不更好？”

第三十九章 牡丹花王

牡丹花会年年会有一个牡丹花王，这人决非是名门淑女，但一定是一个绝色佳人。

不知这些江湖文人骚客今年要选谁做牡丹花王。

几个山坡的男男女女都簇拥在这里，等着推举牡丹花王。所有的女人既能来到这里，就想着盼着能做牡丹花王。她们想用自己的姿容，想用女人的妩媚来征服世界。

像往年一般推举出几个名人来，做评判之人。

这几个人坐在花台上。

就见女人袅袅地从牡丹花枝后走来。有的一步一盼，回眸送情；有的低头蹙眉，如西子捧心；有的得意洋洋，四外而顾，都是一些漂亮女人。

她们过去，一个个对着评判之人骚首弄姿，生怕人家不留心她。

一边七大门派之人都在冷眼观瞧，但男人也都爱看热闹，渐渐地也都看出了神，忘

了是来做什么的了。

不知何人想出的主意，这花台竟在人们眼上，只有一条土路。土路两旁都是精心种植的牡丹，人走在花丛之中，时而露出全身，时而闪出一足、一腿、一腰、一踝。使人生出无限痴想，看得出古人用“人比黄花瘦”那话，真是说得好。

远远就见到一个美女，她慢慢走来。

这人与刚才的那些人不同，她一步一颤，走得满腹心事，她低着头，不愿抬头示人。她走到众人面前，众人顿觉心下一亮，原来这千丛万丛牡丹，都是为她一人而开。

有人认得就叫：“她不是年纸儿吗？”

年纸儿本来是洛阳秀才年子风的女儿，才貌双全，她为四湖龙王逼迫，来选这洛阳的牡丹花王。她怕四湖龙王杀她全家、全族，就答应他，被选中花王，便做四湖龙王的妻子。

她此时神情淡淡，一步步走来，在她心里情知这花王是必选中不可的。不做花王，她就无法使一族人性命得以保全。但做了花王又能怎样？她已对四湖龙王说过，做了花王，她就承认她是四湖龙王的妻子；但她并不甘心做四湖龙王的妻子，她情愿一死。

既是决心要死，一切都看得淡了。

她来到花台上，众人在下面都喝了一声彩，才知道洛阳牡丹应该名贵天下。有年纸儿这样的艳丽仙人，洛阳牡丹才名不虚传。

一个老儒摇头晃脑，说道：“人面耶，桃花耶？不知是人面，还是桃花！”

另一个文人便唱道：“牡丹花香，不如人面俊秀；人面俊秀，更胜牡丹花香。”

众人一致推举这年纸儿做牡丹花王。

便过来几个女孩，将花冠、花枝都挂在年纸儿身上。

众人这里热热闹闹，忽听得年纸儿大声说道：“我有话要说。”

既是牡丹花王要说话，就由她说好了。

年纸儿看看人群之中，用手指勾着说道：“你过来。”

众人知道这是一项规矩，每年这牡丹花王被选出之后，便会有一个男人做她的入幕之宾，这人便是洛阳的名士，也是下一年牡丹花会的评判之人。不知能得年纸儿这美人青睐的会是谁？

就威风凛凛地走出了四湖龙王。

年纸儿看他要走近，突然说道：“你先站住。”

四湖龙王傲然站立。

年纸儿说话了，声音嚤嚤泣泣：“我是书香门第之女，也知礼仪，本不愿来这里，但势成无奈。如今我承认我是这位四湖龙王的妻子。”

众人哗然。

四湖龙王很是得意，大叫道：“拿上来！”

便有几个人抬上四色礼盒，原来他早就有备而来。

四色礼盒打开，不外是珠宝、绸缎、妆奁、金银。

年纸儿看也不看，突然扬头说道：“我与你既是夫妻，不如就在牡丹花会上当着这许多人，行个礼如何？”

四湖龙王知道，年纸儿性烈，也不好违她，就点头说道：“也好。”

年纸儿就与四湖龙王跪拜，冲着牡丹一礼，算是敬天；对着牡丹一拜，算是敬地；再对拜一拜，就算是礼成。

年纸儿抬起头来，见那四湖龙王满面春风，四湖龙王来扯年纸儿，说道：“贤妻……”

年纸儿忽然扬头，说道：“别走近！”

原来她手里持着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对着自家心窝。

四湖龙王不敢造次。

年纸儿大声道：“你逼我嫁你，要我做牡丹花王，我都做了。你说过，我做了这些，

你便不会害我家人、族人，是不是？”

四湖龙王不料她会真个当众说出此事，但他是黑道枭雄，自然也是个不怕惹事儿的主儿，就大声说：“不错。”

年纸儿大声说道：“那好，你说了便该做。”

扑地一声，这一柄匕首便插在她胸上。

牡丹花会上便是一场大乱，年纸儿一死，当场人沸然。这侠义道中，有江湖七派弟子，人人气愤填膺，就连少林寺的众多弟子，也是怒声而号。

四湖龙王站在众人面前，屹立不动，只是一味地苦笑。

有人冲过来，对着四湖龙王拔剑，要与他做生死一搏。

四湖龙王不屑理他，回头冲着的纸儿跪下，说道：“好，好，你终是做了牡丹花王，了却我一份心愿。我从此也算有了妻子了。”

他抱起年纸儿的尸体，一步步向外走去。

当先拦住一人，这是七星岛上的独孤石。

独孤石用手指着四湖龙王，说道：“你记着，再遇上我，我会用剑刺透你的脑袋！”

四湖龙王也不答言，抱着年纸儿直向洛阳城里走去。

他身后跟着三、四十人，人人都低着头，步行。再往后，则是十几个人，牵着三十多匹乘骑。

四湖龙王走了，年纸儿死了，往年要一连玩上、闹上那么三四天的洛阳牡丹花会，今年竟是草草而散。

牡丹花王已死，牡丹花会不祥。

众人都散去了，就是死了一个年纸儿，也不能使那些情痴心热的男女忘却他们自己的快乐。只是他们再也不愿来看人的生生死死，躲在牡丹花下，能风流一时也好。艳庵的人，仍是坐在那里，自始至终都是静静地坐在地坡上，坐成九宫八卦。

七大门派又围拢过来，等着与艳庵的人动手。

少林无欲大师说道：“艳庵如能改恶从善，再不与天下武林各派为敌，我七大门派愿意放过这一次。”

阵中突然站起老师太，她扑扑地敲起木鱼来。

第一声在人们心头一震，再一声声就直敲入到心里去了。她这木鱼声不急不慢，偏偏比你的心跳快一点。

她越敲越快，竟使你心也是越跳越快，一会儿便全身汗湿。急急的心跳声，追着那木鱼声，似乎要跳得心也衰竭。

少林无欲大师、武当雪风道长都知道老师太这一手功夫是极深厚的佛门内功，就不由得大声唱起佛号，呼啸起来。

无欲大师的佛号一声声慢，雪风道长的呼啸也是一声沉似一声，渐渐打乱那老师太的木鱼声，使那用尽全力与这木鱼声对敌的各大门派弟子蓦然醒悟：若是再紧跟它心跳，说不定便会心衰而死。

老师太站起来，说道：“本来我以为天下事还有善恶，但今天又见了男人做恶。世上男人做恶实在太多，造下这一段段孽缘。我劝各大门派还是收手，艳庵做事也须从此小心些……”

雪风道长大声道：“艳庵杀人，害我各大门派死人不算，还使我淮阳门掌门洪恕、恒山派掌门土二爷全都死于非命，这笔账不能不算！”

老师太言语淡淡：“算来算去，只怕算入了地狱。”

她低下头去，慢慢敲着木鱼，不再出声。这一回她的木鱼声声悦耳，不再用内力逼人。

那蒙面人站了起来，说道：“七大门派一向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以为自己有多少了不得，所做之事，多半令人恶心。”

雪风道长大声道：“你有话说个清楚。”

蒙面人笑道：“还用我说么？”

七大门派之人纷纷指责他，要他说清楚。

那人朗声道：“好，你七大门派不怕蒙羞，我就直说好了。”

他回头说道：“拾空，站出来。”

一个女尼慢慢站起来，看来这一被唤出，决非她所愿，她低着头，眼中垂着两行清泪，无奈地一步步走出来，像是被人唤着走进地狱。

蒙面人的声音不响，但山坡上的人，人人都听得清楚。

没人认得她，她就是十六年前被人丢在牡丹花枝边，被艳庵残心师太收养的小尼拾空。

七大门派的人不知道这蒙面人要说什么，只是知道他必有文章，就听他再说。

蒙面人说道：“说来也是让人扼腕而叹，这小尼拾空的生身之父，就是名震江湖的七大门派中人……”

他一句话说完，七大门派的人尽都愕然，人人自省回顾，看自己门人中，有无人对这事应承。

少林无欲大师突然低头，不敢抬头再看这蒙面人。

蒙面人却不肯放他，说道：“无欲大师，贵派如今位尊的，就‘无’字辈的几位高僧了，不知无心大师是方丈的师弟还是师兄？”

无欲大师低头道：“无心师弟已然先逝，还是不提他为好。”

蒙面人大笑，“你不提他，我不提他，还有谁来提他？”

他回头指着拾空，说道：“当年牡丹花丛也来过一代高僧。少林寺达摩堂首座无心大师来到这里，也贪恋女人美色，留下了风流债，生出这个女婴来。无心大师无心之失，谁知道是不是上天的有心之果？”

七大门派都惊呆了。

他们都看着少林的无欲大师。要知道无心大师之死，是死在艳庵，都知是艳庵逼他自尽，究竟因为什么，至今日方才真相大白。

蒙面人恨恨说道：“你江湖七大门派，一个个自以为很干净，其实你们都比这艳庵的女孩们肮脏，只是她们生来不幸，没见过那些像你们一般的肮脏男人，没办法找回那个像你们这般肮脏的亲爹就是了。”

他哈哈狂笑起来。

原来艳庵也有这一段段隐情。

那些各大门派之人，有的平时也做些欺人暗室之事，此时就心下忐忑，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心内叹道：艳庵之人，都是些女孩，都是风流罪孽，七大门派与她为敌，隐隐中似有什么不对之处。

蒙面人说道：“你那七大门派中也没几个好人，如今你愿意要我再说，我就再说出三五个来，让你们好好难堪。”

没人再向他叫号。

江湖中人都知，你若一叫，叫得不好，便叫出了哪一个大门派的武林秘事来，到那时你岂不是大大后悔？何况自家平时做事，本就没多大的把握，此时还说什么？

就听得有人在叫，说道：“这个你可哄不住我。”

众人随声看去，便见到慢慢走上前来的米离。

米离走上来，对着蒙面人说道：“你要说我什么，就当着众人说好了。”

蒙面人想不到又会杀出个米离，他不愿意与米离相对，慢慢说道：“怎么又会是你？”

米离大笑，说道：“怎么会不是我？你要说愿意抱着女孩风流快活的是我，你要说愿意自己一高兴就杀人也是我，你要说天天酒醉不醒的还会是我。除了这些，你还能说

我什么？”

蒙面人冷森森道：“你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米离大笑，“不错，不错，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名门正派之人。”

米离看着这蒙面人，再笑着说了一句：“你就说哪几个女孩是我的私生女儿，我也不在乎。”

他转过身来，冲着那些女尼说道：“你们谁是我女儿，站出来好了。我一准领着你到处去玩，去快活。”

米离就是米离，他一说话说得无欲大师连忙低头合什，说得雪风道长直皱眉头，但他们就是直皱眉头，也都无奈。米离不是七大门派中人，就他这吊儿郎当模样，偏在天下最是有名，人称“大侠米离”。

他对着蒙面人说道：“你说他们都是我的女儿也行，只是我从不随便杀人。你让这些女孩出手杀人，制什么‘血魂粉’，明里暗里杀人不少，这账不能不算。”

蒙面人笑了，回过头，对那些女尼说道：“你们听着，这位大侠米离可是天下最有正义之心的人了，他说你们是受我指受，做下了恶事。你们有谁承认，就站过去，跟他走好了。我如今当着这么多武林之人发下一誓，有谁肯跟米离走的，我今生今世，决不伤他一指！”

这七大门派中人，都知道蒙面人是个恶人，但从未想到他竟能当众说出此话，一个个也是惊呆。

人人料到他这一说，必会有许多女尼站起身来，同他反目。

不料他话音落后，那些席地而坐的女尼，都是安安静静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蒙面人对米离说道：“如果我告诉你，艳庵的女孩儿人人都愿意复仇，愿意用她们自己的身子，用她们自己的血去复仇，你有什么话说？”

第四十章 孽缘

到了今日，方才能渐渐看清艳庵面目。原来就是牡丹花会的孽缘。

二十来年前，男人女人在这里欢会，留下一个个花下孽根，被老师太养大，被这蒙面人教养，成了今天的艳庵女尼。

他们人人情愿跟着这蒙面人对天下的负心男人报复，与江湖各大名门正派作对。

蒙面人说道：“无欲，我就要与你七大门派分个高下，你说要怎么动手？”

无欲大师也知这一战终不能免，叹气道：“好，你要是愿意，就动手好了。”

米离冷眼而看，看他双方一搏。

蒙面客坐下，就见雪风道长说道：“好，既是你愿意一战，我就与你动手好了。”

他情知不是这蒙面客的对手，但打蛇先打头，能与这恶魔动手，也免得生出其他枝节。

就听得蒙面客仰头大笑，说道：“雪风，你虽是武当掌门，但与我动手，却也不配。我叫人来陪你。”

他回头喝道：“恨意，你就来陪你师侄走几招。”

众目睽睽之下，果然难堪。

恨意是武当派的硕果仅存的前辈，虽然年轻，但他却是武当“恨”字辈唯一的一位长老，辈份比雪风还高。

他一走出来，雪风道长不禁心下一沉，要他与恨意动手，他怎么能？

武当派的人都知道，天下最冷的人就是这恨意。

他们见恨意道长走出来，心里都不是滋味。

只要恨意与雪风道长动手，武当派的面子就算是丢尽。

一旁的岳子松见了，大声道：“恨意，我来与你过几招如何？”

他想避开雪风与恨意的直接一搏，接下恨意来，是胜是负，也顾不得了。

这方法最好。

雪风道长出手拦住他。恨意虽是武当的长辈，但他随了艳庵，已是大错，雪风道长身为武当掌门，就得亲自动手，清理门户。

雪风道长说道：“恨意师叔，雪风有礼。”

他对着恨意连连行了三次礼。

恨意脸色漠然，仍是那懒懒的样子，点点头，道：“好，好。”

然后就见恨意对着雪风跪下，说道：“恨意参见武当掌门。”

他再站起来时，脸上仍然是那懒懒的笑意，他声音十分苦涩，说道：“雪风，我已说过，我早已不是武当派的人了，你与我动手，不必客气。”

两人拔剑，都站在原地，慢慢吐出一个手势来。

恨意不愿先出剑，是对武当的敬重。虽是离了武当，毕竟出身武当，雪风是武当道长，不得不敬。

雪风不愿出手，是因为恨意是他的师叔，虽是叛出门去，对师叔先行出剑，也大是不妥。

武当派的弟子们心下焦急，要知道武当派中剑法最高的便是恨意，素有天下懒人，唯有“恨意”之称。

他的剑一出，雪风道长必落下风。

武当剑法本是大开大阖、绵软细致兼而有之的一种内家剑法，自从武当师祖张三丰创下武当七十二剑后，又创出太极剑法。这两套剑法一刚一柔，真正的武当高手施起这两种剑法来，都是刚柔兼济、绵密细致、刚烈逼人。

两人若苦斗起来，定能让人一饱眼福。

可两人静静地呆了半晌，没人出手。

他们等什么？

突然一声吼叫，两人移到一处，再分开，恨意向后退了三步，雪风却退了五步。

就见恨意的左臂流出血来，雪风的道长的道袍被削去半幅。

雪风看着恨意，说道：“你为什么不出剑？”

恨意低下了头，回身说道：“我输了。”

众目睽睽之下，就见恨意慢慢走回去。

恨意是天下难见的高手，除了那个从七星岛来中原的独孤石外，还不知有谁的剑法能比他更高。

是不是那个蒙面人？是不是大侠米离？

如今他一击而退，便肯认输，端的是出乎意料之外。

蒙面人干笑了几声，说道：“武当派也难做人，还不如少林，无心大师自己识趣，自尽而死，也免了少林一场羞。”

恨意站在了蒙面人身边。不知为什么那些女尼没有对他动手，他像风闪一般闯入九宫八卦阵，站在老师太身后，站在了蒙面人眼前。

恨意双目炯炯，“你在讥讽我？”

蒙面人笑道：“恨意，你不如无心，无心肯为本门派而死，你为了本门派，不肯伤他，却又为了本门派，假做不敌，你做人实在有愧。”

恨意叫一声：“你也来教训我？”

就见恨意的身体飞了起来，一道剑光——

这一剑却比刚才那一剑辉煌多了，人随剑去，闪出一道剑虹！

这一剑刚才如刺向雪风道长，他必死无疑，或是必受重创。

眼看恨意要冲到那蒙面人的眼前，就见蒙面人的手一抬，身体轻轻地转了一转。

哇——

只听得一声惨叫，恨意像一块巨石坠地，落在地上，轰的一声大响。

蒙面人站在那里，仍是不动。恨意颤声叫道：“你……你……”

恨意举起了手。

众人看到了恨意的手：恨意的手没了，一道黑线在他的手臂上，黑黑的，像是炭痕。

人们心里在颤抖：血魂粉！

恨意的手很快，一道剑光，他挥剑截去了左臂。

蒙面人仍在笑，说道：“恨意，你右手还能拿剑，你要不服，还可来与我比剑。”

米离走过来，他看着恨意，眼里含着笑，说道：“恨意，你是不是不愿让武当派的人来照管你？”

恨意点头。

米离笑道：“我来照顾你，你看好不好？”

恨意的右手再也握不住剑，剑丢在地上，他昏厥过去了。

岳子松慢慢站了出来，他对着蒙面人叫道：“摘下你的面具，让我看看你的本来面目，也让江湖中人真个服你。”

蒙面人笑了笑，说道：“我就是摘下面具，你也无奈我何。难道你还怕没这一天么？”

岳子松一叫阵，旁边便走出了淮阳门的五大弟子，水鹰说道：“岳子松，今日我们是不死不散！”

岳子松一见又是他们五人，心里大是恼火，心道：看来今日不妙。我七大门派只要出一人，对方就让我七大门派的叛人来应对，这般下去，哪有什么好果子吃？

岳子松沉声道：“水鹰，你们先退下，我要与艳庵人动手。”

这里正在说话，就听得有人咯咯而笑。这笑声十分不合时宜，山坡边闪过一条黑影，

渐渐跑近，众人中已经很难有人能认得出这人是谁了。他头发长得太长，脸很肮脏，只是两眼闪着光，一边跑一边对人神秘秘地悄声说道：“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场上的人知道了，他就是洛阳的神捕捕痴林岚。

据说他是被艳庵逼疯的，艳庵的人去他丈人家，带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不得不疯。

也有人说他是看见艳庵人把“血魂粉”洒在鹦鹉身上，鹦鹉一边叫“行不得也……哥哥……”一边惨死，最后化成一堆血水，才把他吓疯了。

此时他冲到少林无欲大师身边，一边叫“行不得也……”一边用手去摸无欲大师的光头。

无欲大师怎肯让他摸到？闪身让过，给他一掌。

这一掌只是应付，想把他推开了事。

不料林岚回手一推，把无欲大师反是推开。

这林岚闹了几闹，就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不见踪影。

众人这里刚静下来，就听得有人叫道：“少林无欲方丈，唐门掌门人要与你说话！”

众人回头看时，就见坡上抬过来一乘小轿，轿前站着二十多个劲装少年，一个个极是精干。

轿子两边站着一胖一瘦两个人，那是唐哭、唐笑。

从轿子里走出唐门的大少奶奶，她说道：“无欲大师，我来找你，是要你给我一个面子。”

无欲也不愿得罪这个唐门掌门。

他说道：“女施主，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大少奶奶对着和尚媚笑：“唐门此行，有不得已的苦衷，还望无欲大师见谅。”

她回头四顾，看看周围的人，都在听她说话，不禁多了几分得意：“唐门这次插手七大门派中事，也是情不由己。还望江湖各大门派能够忍让一些，唐门来日定当图报。无欲大师，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带着这些人离开洛阳，从此不再与艳庵为敌？”

七大门派从来都对唐门有些畏惧。蜀中唐门同江湖中各大门派不一样，他是唐门一家，是一个盯住仇家，不死不休的家族。唐门的暗器也极难惹，得罪了唐门，非同小可。

无欲大师说道：“女施主，你之本意是唐门帮定了艳庵，一定要插手七大门派与艳庵的这段过节？”

大少奶奶挑眉一笑，说道：“那也不一定，我办完了我的事就走。只要你七大门派给我一个面子，艳庵就答应放了我的丈夫。”

唐家大少奶奶的丈夫是唐杰，要说七大门派的人从心底里愿意让唐杰活着，那是违心的话。

但他们也决不能当面得罪唐门的掌门人。

无欲大师说道：“好。”

他回头对着七大门派的岳子松、雪风等人说道：“依我看，就帮唐门一回。”

无欲大师便领着七大门派的人撤了。五鹰瞪眼看着，本来想与岳子松好好一搏，但这一回又是当面错过了机会。但他们也不敢造次，也得罪不起蜀中唐门。

大少奶奶笑着对蒙面人说道：“你答应过我，我帮你一回，你就放了唐杰。”

蒙面人笑一笑，说道：“是。”

他一回头，招招手，就有几个大汉从山坡后面抬出一乘软轿来，轿是椅兜轿，唐杰坐在上面。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乘软轿，上面坐着唐歧。

唐杰看着大少奶奶，看着那些唐门弟子唐一等人过来行礼，颤声道：“大哥！”

他们跋山涉水来中州洛阳，就是为了救回唐杰。

唐杰苦笑笑，对大少奶奶说：“你不该用三十六骑来洛阳……”

大少奶奶笑了，笑得很温存，像是一个很良善的女人，对于自己的坏脾气丈夫总是温言款语，她说道：“我听你的就是了，下一回决不这么做。”

她凑过去，要用袖子去擦唐杰脸上的灰尘。

唐杰忽然喝道：“别动！”

大少奶奶停手了，手停在半空中，神情很尴尬。

她看着唐杰，脸上仍是在笑，但笑得不那么好看了。

唐杰的脸神色淡然，他说道：“我中了血魂粉。”

一句话，说呆了唐门的所有人。

大少奶奶对蒙面人说道：“你答应我放过他的！！”

蒙面人笑了笑，说道：“我答应了，我也放了他，你还要什么？”

唐杰说道：“我中的血魂粉，是生生死死转了八次了。我如果被艳庵杀死，这个人的九转血魂粉就制成了……”

谁都知道血魂粉要越来越种在高手身上，方才越来越毒。但没人料到，这艳庵之主最后竟把毒种在唐岐、唐杰身上。

大少奶奶要哭了，她看着唐杰，头一回知道了恐慌，没了这个男人，她在唐门会怎样？

唐杰对唐一说道：“唐一，你过来。”

唐一是唐杰带大的，与他亲情最厚。

唐一的手伸出去，唐杰握住了他的两只手，他落泪了。

唐杰只说出一句话：“你带着他们回去。”

谁也没料到，唐杰会猛推一掌，把大少奶奶与唐一推开；谁也没料到，唐一竟是同时又做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他抱住大少奶奶，身子急滚，直滚了出去。

轰轰两响，唐杰与唐歧跟着他身边的那大汉一起被炸得血肉横飞！

第四十一章 色魔服人

猝变当场，顿时使唐门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大少奶奶两目失神，任由两个唐门的铁骑少年扶着回到了轿上，她对那蒙面人说道：“我唐门与你艳庵一生一世为仇！”

蒙面人只好冷笑。

依他心思，是把唐杰、唐歧当成本钱，今日也不想让唐门人知晓他是中了奇毒“血魂粉”的。到了艳庵制服武林各大门派，他再杀掉唐歧、唐杰，一举收服唐门。

他忘了一条：唐杰也是使毒的大行家。

艳庵就又有了一门强敌。

但蒙面人不怕，就是武林各大门派再加上唐门一齐来攻，他也不惧。

唐门的人也走了，漫山坡上只有一支支残花，这些牡丹被刚才的煞气吹落，如今已是枝叶凋零，再无灵气了。

今年的牡丹花会后再也不会有热闹了。

蒙面人带着艳庵的女尼，向艳庵走去。

如今这花海之中只有艳庵的人，看来虽也是人才济济，但与刚才相比，毕竟是有些冷落。

老师太回了艳庵，仍是坐在门厅里，静静地敲她的木鱼，念她的经卷。

蒙面人带着所有的女尼，回到了暗室内。

暗室内有一条长廊，走过之后，是一间大厅，他坐在大厅正中，众女尼在室中环立。

室内无声。

她们在等什么？

是什么时候起始，就使这些女尼从心底里认定这个男人就是她们的男人的？只要他说一句话，吭一声，她们就得去做。就是要她们去死，她们也得毫不犹豫地去死。她们的心里是恨他，是憎他？还是喜欢他，敬佩他？

男人说道：“艳庵的女人，都是别人不要的垃圾，当年我与师太把你们捡来，一个个养大了你们，就是要你们能有今天。别人把你们当垃圾，你们该怎么对他？”

他没说有今天该做什么，但这些女尼在心里隐隐觉得，他也说过了。艳庵不是要出人头地么？艳庵不是要在武林天下称为第一么，艳庵不是要入主中原么？

她们的心里都有屈辱，但如果她们能用别人的血洗清自己的屈辱，她们会不会变得快活？

男人看着她们，他的目光很犀利，对于他来说，这些女人非同一般，他从她们很小时就看着她们，对她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他慢慢说道：“大厅内，很热……”

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

所有的女尼都听见了他的话，她们都动了。

她们慢慢脱下身上的衣服，让身上的那一件宽大的缁衣脱落在地上，静静地滑落在地上。她们的习惯不一样，有的脱得很快，有的很慢……每一个人都又变成赤条条的女人。

这男人看着所有的女人。

他的眼光变得炽热起来，他像是看着一屋子的珠宝玉器，她们是他的，完完全全属于他的。

她们与世上的俗人不同，她们的头上没有那三千烦恼丝，剃去这一头乌发便似真入

了空门。但空门之人心不净，就变得又邪又淫，一个艳庵便成了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世界。

男人看着，看着，闭上了眼睛。

当男人一闭上眼睛时，这些女尼便知道了他要做什么。

从打她们小时，这男人就时常到艳庵来，就这么做。

她们也不知这男人为什么这么做，但知道男人一闭上眼睛，她们该怎么做。一个女尼慢慢走来，走到了这男人面前。她静静地立在男人面前，一声不吭，双唇紧抿。

这男人伸出手去，慢慢地摸她的眉，摸她的脸，摸她的唇，再摸她的脖颈，摸她的肩头，一直摸下去……第一个女尼是拾空。

拾空是老和尚无心的女儿。

艳庵之中很少有人知道她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像拾空这般的女人，能知得她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不知是大幸，还是不幸？

拾空在他这一双很熨贴的手里，身子也不颤栗，皮肤仍是那么光滑，身心都静如死水。

男人心道：这个女尼能当大事，如果她不恨艳庵，只恨七大门派，她会是七大门派一个最可怕的敌手。

色劫当前，其心不知，这是拾空的本事。

第二个走过来的，是一个肩骨瘦削的女尼。

蒙面人摸着她，他的手变得有力些，摸得也慢了些。这女尼生得纤巧，浑身该突的地方突出，腰肢又很细弱，蒙面人的呼吸变粗了，他是在渡色劫……他知道这女尼是拾心。

在艳庵所有的女尼之中，拾心最是淫荡。

男人的手使拾心发出几声呻吟来。

从小的时候，这个拾心便与众不同。

当她的身子在老尼手下被抚弄时，她不是盯着老尼的眼睛，而是看着她的手，咯咯笑了。

老尼便叹：“此女不知节制，来日会与众不同。”

当她第一次被这蒙面人抚摸时，她的两眼不是盯住蒙面人要送给这些小孩子的礼物，而是看着蒙面人的眼睛，那时小小的拾心眼里，便闪着一股快乐的光……她又忘情了。

蒙面人的手停住了。

他像熟悉自己一般地熟悉她们。

他不知他做过多少回了。

有的人是色魔，愿意做床第之乐，以摧残女人为快事；有的人惺惺假假，愿意谈些风月，挽丽人于花下漫步，执酒邀醉，夏日踏青，冬日围炉，都是他的好兴致。

但也有的男人像这蒙面人，有特异的癖好。

他从这些女孩们小时，就喜欢她们。

他把她们都占为己有。

他最喜欢的就是抚摸她们。

在他眼里，这些女孩子就像是珠宝、玉器，一个个赏心悦目。他只有在不停地抚摸时，才感到自己很充实，很快乐，他一点点压制自己的欲望，一点点抚摸着女孩们。

他很满足。

天已经黑了，他费了很久，方才做完了这件事。

女尼们都去拾起衣服，一具具美妙的胴体又都包裹在那粗糙、肥大的缁衣里。

女尼们眼里的欲火熄了，她们的心又慢慢平静下来。平静的心里，有仇恨。她们恨这世界，恨这世人，恨她们没有家，恨没有平常人的温暖，恨她们只有这一个男人。不

管她们喜欢不喜欢这个男人，她们都得做这个男人的奴隶。

所有的女尼都回到自己的静室去，她们都有自己的一隅天地。

拾心坐在蒲团上，她在想什么。

她是谁的女儿，是谁狠心把她扔在牡丹花下？

她长大了，用她自己的身体诱惑过许多人，其中包括武当的恨意道长、七星岛的独孤石，他们都曾偎在她的身边，都曾怀里抱着她，酣然入睡。把她搂在在他们怀里，男人感到这女人是个奇物，似有似无，极是小巧，像只乖巧的猫。

但拾心决不是猫。

有人进来了，是那个村姑，是后来改叫做拾风的村姑。

拾心很喜欢她，但这时的拾心双眼瞪着，看着村姑，她越来越不喜欢拾风与蒙面人的接近。在她心里，曾再三问过自己：是不是一种嫉妒？

但她不愿承认。

拾心说道：“你不必再来。”

拾风笑笑，偎在她身边，手轻轻地放在拾心的肩头，说道：“在艳庵里，你对我最好。”

拾心不语。

拾风最得蒙面人的宠爱，据说有一回蒙面人曾把她带走，足足去了五、六天，方才带回了她。

那一次回来的拾风，脸更瘦了，满脸都是那一双大眼睛，人变得憔悴了，也不再喜欢笑，总是呆呆怔怔地失神。

所有的女尼都知道，她成了蒙面人的玩物。

她心里情愿么？

艳庵的女尼，都不知自己做事是情愿，还是天命，是必须如此，还是不得不为。

她们只知道得听命于艳庵，她们只知道得向世人复仇。

因为生她的人不养她，养她的人要她做什么，她就得做什么。

拾风对拾心说道：“师姐，你带我去，好不好？”

拾心很漠然，她摇摇头，“你愿意，你就自己去好了。”

拾风怏怏而去。

拾空坐在蒲团上，她这一间静室墙壁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字：“空”。这是她用长剑划下的。自从那少林的达摩堂首座无心大师在艳庵门前自尽而死，她就回来痛哭一场，在墙上用剑刻下这一个大字。

她已经斩绝了尘缘。

如今的拾空只是一个木人。

她听得门响，走进来一个人，这人是拾风。

“师姐，要不要我来服侍你？”

拾空摇摇头。

拾风膝跪在她面前，说道：“师姐，今天的事，你也见了，你看到唐杰、唐歧二人，死得好是惨烈，你说他们是不是真汉子？”

拾空不语。

拾风对她说了许多话，但也没换来一句回话，不由得也只好噤声。

天已入夜，在艳庵里，又到了难熬的夜晚。

水鹰等五人，仍是躲在那淫窟的床上。

他们此时没有气力，两眼直直地看着眼前。

眼前飘忽来去的是一个小尼，一个面目娇好的小尼。她笑着撩拨这五个男人，但这五个男人都双眼红着，瞪眼看她。他们振作不起来，脸色涨得通红，只是哀恳地看着小尼。

水鹰伸出手去，说道：“你把药给我，让我服药……”

黑鹰捶胸顿足，说道：“快拿药来，不然我杀了你！”

小尼毫不在意，说道：“来呀，来呀。”

她的手里像是有物，但不知那是不是药。

小尼撩惹这黑鹰，黑鹰两眼通红，扑奔过去，直奔小尼，他恨声道：“你拿药来，我便放过你！”

他向前一扑，全身力道都凝在一只左手上，一爪抓去！

那小尼笑着看他来抓，这黑鹰用力抓去，那力道一出，还是很猛。但不等抓到小尼，就像泄了气一般，身子软耷耷跌在小尼面前。

小尼蹲下身子，用一只脆生生的手，打着黑鹰的耳光，说道：“你还是人吗？”

她一连打了黑鹰十几个耳光，把黑鹰打得嘴角流血。黑鹰恨恨地看她，但他没有一丝气力，只好由她。

兀鹰叫道：“你给我们药，要我们去做什么，给你做就是了。”

那小尼乐了，她大笑着说：“是么，人都说名门正派的人说话算数，谁知道你们从来说了不算？你们说过要杀那六大掌门，为你洪掌门报仇，也为艳庵出气，可没见过你们动手。”

黑鹰声音阴哑，说道：“恒山派的土二爷死了。”

小尼冷冷道：“那也不是你们杀的。我告诉你，我叫拾慧。”

就是艳庵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像什么的拾慧。

水鹰扶着床着，强站直身子。

在这间屋子里，消磨了淮阳门的五兄弟的锐气，他们从前是鹰，但到了这里，他们只是五只鸡，五只沉汤落水的鸡。

他强声问：“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小尼拾慧笑笑，说道：“杀人哪，去杀峨嵋派的好心师太。”

水鹰他们很不愿答应，但终是忍受不住，他大声叫道：“好，我便答应你，快拿药来！”

小尼拾慧笑了，她拍拍手，从外面走进来五个小尼。

她们都站在五鹰的面前。

她们便是五鹰要服的“药”。

药在她们的身上，只有与她们亲热，他们方才能吃到药。

蒙面人也煞费苦心，他参悟出一种妙方，使江湖中的武林人只能乖乖就范。他们如要得到解药，只好与这些女人亲热。从这亲热之中，便可平复他们的怒火。

他们的眼睛渐渐地平静了，烧退了那一丝丝血红，但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心底里的一阵阵更沉重的叹息。

他们还得去杀人，如今他们要去杀那个在江湖上为人极善的好心师太。

他们能出手么？

就是他们能出手，又真的能胜过好心师太么？

他们心里无数。

第四十二章 五鹰搏龙

天刚刚黎明，洛阳城还沉睡在夜里。

一间客店门前的风灯变得惨白。店家已经早早把院门打开，不是为了迎迓新来的客人，而是方便夜客早出。

院外走进来五个人，这五个人一入院，便直扑西院而去。客店的西院是一个很安静

的小院，住着峨嵋派的二十多弟子。

峨嵋派的掌门好心师太带着她的几个女徒住在这里。

五个人抢入院来，刚要高声示警，就听得有人平静地说道：“我猜会是你们，却也不希望是你们。”

原来好心师太早有防备，她带着几个女徒站在门口，人人手里握着剑，等着他们。

水鹰一见了好心师太，心里好生不是滋味，觉得难为情。要知道淮阳门与峨嵋一向通好，两家往来甚是亲密。

他此时竟然来寻好心师太的仇，让人难以理会。

他沉声说道：“好心师太，在下有礼了。”

好心师太脸色不愉，说道：“别多礼了，自从你淮阳门洪掌门一去，淮阳门与我便再无干系，你要做什么便做什么好了。”

五个人不能再说。

水鹰过去，对好心师太只行了一礼，伸手便抓！

这一抓甚疾，很是凶猛。

好心师太身子疾闪，一回头便拔出了剑，一招峨嵋剑法吐出，逼退水鹰。

水鹰退了几步，再行冲上，两个人便缠在一处。

黑鹰几人也上来与峨嵋派的几大弟子交手。

好心师太的几个弟子虽是功夫不弱，但比起黑鹰几人来，就差得太多，只是一会儿，交手没过几合，便听得叫声迭起。

原来是她那些弟子在黑鹰等手下受伤。

好心师太与水鹰正在动手，无法去援其他弟子。

她忽然长声一叫，说道：“先停下手来，都听我说。”

几个人停了手。

好心师太说道：“水鹰，你也是一条汉子，既然要动手，就由你五人齐出，来同我生死一搏。若能胜得了我，我便把这条性命交与你，休得难为我几个弟子。”

水鹰看看她，扬声道：“好！”

峨嵋的好心师太仗剑而立，水鹰五人站在她对面。

按理说以好心师太这等身份，一人与他五人动手，也不算太过托大。但好心师太的功夫绝非是天下的绝顶高手，要想胜她五人，也大是不易。

水鹰看看四位兄弟，他五人心意相通。

只要一招。

从前他们曾练过一式“七鹰搏龙”，但他们的大哥白眉鹰死了，二哥秃鹰也死在唐门暗器下，此时他们只有五人。

好心师太仗剑而出，向前平冲，这一冲用了七分力道，她要与五鹰拼命。

五鹰齐飞！

当五鹰飞身纵起的时候，峨嵋派的几位弟子便知大事不妙了，她们有的急忙来抢、来救好心师太，有的便高声惊叫，一时失措。

只见水鹰飞在好心师太头上，双手直抓好心师太的剑！

这一抓手掌伸出，嗤嗤有声。

好心师太不敢让他碰剑，知道淮阳门鹰爪太利，要被他捉住，决讨不到好处。

但她剑锋一躲，却被黑鹰一爪砸在剑身上，剑便向旁一挡，斜刺而出。黑鹰之后便是兀鹰，一抢便击在她肩头，在她肩上撕掳了一下……

好心师太受了重伤。

一招便见输赢。

好心师太看他五人，长声一叹，说道：“好，算你们赢了。”

她回头对弟子们说道：“你们走开。”

好心师太看着他们五人，说道：“淮阳门与艳庵有仇，你们是淮阳门的弟子，别忘了……”

她举剑便欲自绝。

只听得当地一声响，也不知从何处飞来一粒石子，打在水鹰的剑上。

那剑便向下一沉。有人说话了，笑嘻嘻说道：“好心师太，你才活了几十岁，便想要死。要活到我这么多年，岂不是没法再活了。”

说话时候，便站出来一人。

这人是米离。

米离一站在淮阳门五个男人的身前，就再也没了嘻笑。他神色肃然，对水鹰说道：“我想问你一句，你是不是个男人？”

水鹰答不出。

凡是人做事都有一个理字，理正心便正。此时水鹰他们五人一心来寻峨嵋派的仇隙，心里也有些不安。要知道峨嵋派一向与淮阳门交好，他们此举，大是无理。

米离大声道：“你要是动手，便来与我动手好了。”

黑鹰、兀鹰、水鹰五个人面面相觑。

水鹰突然说道：“米离，你是不是个男人？”

米离大笑，笑得很狂。

他说道：“我从未做过亏心事，你有什么话要说，直说好了。”

水鹰说道：“有人杀了我们洪掌门，你能不能寻出这人来，替洪掌门报仇？”

米离点头。

水鹰说道：“恒山派的土二爷不是我们动手杀的。”

米离的眼光很亮，说道：“我信。”

水鹰笑了，对着黑鹰笑，他们一齐给米离施礼。

水鹰五个人站成一式，他们要与大侠米离动手。

也许他们心里明知，他们不能胜得米离。他们就是全力与米离一拼，也必是会败在米离手下。

五人站定，他们是不是还要对米离也来一式那“五鹰搏龙”？

米离站在那里，他心里愧叹，天下事往往似是而非，在所有艳庵人中，他最不愿意与他们动手的，便是这些淮阳门的人、武当派的人，谁知道他天天总得与这些人纠缠。

水鹰说道：“我们只出一招。”

如果只出一招，一招见输赢，那一招定然非凡。

五鹰齐飞！

水鹰在上，黑鹰直扑，兀鹰撤回，其他两鹰直奔下三路而来。

这一招疾猛，米离的身子刚要动，突然他笑了，他笑得很欢畅，虽未笑出声来，但他脸上的笑，很是诚挚。

峨嵋派的所有的人，都惊呼起来。

米离不动，岂不是要一招丧在这五鹰手下？

倒下的不是米离，而是五鹰。

他们都受了重伤，必死之伤。

曾听人说，天上的雄鹰一到老时，决不肯甘心病死，他们总是要拖着病弱的身体，飞上高空。这一次，他们要飞得最高，一直飞到云霄，然后再从空中向地下直坠，一直撞在岩石上，粉身碎骨而死。

五鹰自残。

水鹰的喉咙被黑鹰掐断，他只笑着看了看米离，便咽了气。他笑着看米离，是想要米离知道，他很快活，因为米离答应了他，替他管洪掌门复仇之事。

黑鹰的肚子大开了膛，他忍受不住，一声暴喝，双爪齐抓，抓在自己头上，惨然倒

地。

五鹰死得惨烈。

一时这小小的、安静的院子溅满了鲜血。

好心师太看着这五具尸体，心里说不出酸甜苦辣，只是合什说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谁知道这淮阳门这五大弟会有这一举？谁知道在要搏杀好心师太之后他们竟变了主意？是因为他们见到了米离，放下了他们的心事，还是他们本来就是一心要来送死？

峨嵋派弟子把五鹰的尸体抬了出去。

岳子松在客店里，他来回踱步。

华山派这一次虽是也同六大门派一起折了锐气，但华山派不曾有一丝伤损，这让岳子松心下很是安定。

有敲门声。

岳子松说道：“我曾经说过，我不叫你们，任何人不得敲门！”

谁料到门外的人竟不听他，门吱的一声开了。

是谁这么大胆？

岳子松已是满面怒气。

就听得一声轻柔的叹息，这叹息分明有一点儿做作。

走进来一个俏生生的美人，一身孝素，一脸的哀愁，孝素使人显得更是妖娆，哀愁使人变得更可怜。

这是唐门的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慢慢坐下来，说道：“我贸然来访，岳掌门不怪罪吧？”

岳子松笑笑，说道：“坐。”

两人都是人尖子，都在心里打算盘。

岳子松心道：你唐门这次做事，得罪了七大门派，你也不好做人。如今来找我，又不知道打什么鬼主意？我得小心些，你要是求我，我便给你一味推托。

大少奶奶说道：“岳掌门，天下七大门派其实也很怪，说是同仇敌忾，大难当头，却又各自纷飞，谁又顾得了谁？像岳掌门这样的人中龙凤，也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岳子松沉声道：“你有话直说。”

大少奶奶笑笑：“岳掌门，你是不是想做天下武林至尊？”

岳子松神色不变，淡淡说道：“没有。”

大少奶奶笑了，说道：“你要说实话，我会帮你。”

岳子松心下恍然，一想起土二爷之死，果然是有唐门中人插手，鬼针射在土二爷头上，方才能死了一个恒山派掌门，不由心里也是一动。

要想称雄七大门派，有唐门帮忙，自然好事必成。

岳子松笑笑，说道：“大少奶奶做事，一向是挑斤捡两的，不知道今天怎么有兴，愿意与华山派说话了？要是明天大少奶奶再看好了艳庵，华山派岂不是又会受苦？”

唐门大少奶奶脸色变了，她看着岳子松，像看着一个情人。

岳子松老了，决不是大少奶奶这种人的心上人，她用这种眼光看岳子松做什么？

她叹了一口气，转身就走，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岳子松说道：“你话没说完就走，是不是会后悔？”

大少奶奶站住了，说道：“你不想听我说。”

岳子松肃然对她施了一礼，说道：“有话请说。”

当大少奶奶从岳子松的房里走出来时，已经是两个时辰以后的事了，这时的唐门大少奶奶，脸色很是好看，好像刚刚春浴过一般。她笑吟吟看着唐哭、唐笑，说道：“走吧。”还回头对那几个被他们逼住的华山派弟子笑笑，说道：“对不住，失礼了。”

她的腰肢扭得很轻盈。

华山派的弟子心中忐忑，他们怕，怕掌门人会责怪他们。但奇怪的是，这是第一回，岳子松并没有把他们失职的事放在心上，也没斥责他们。

唐门大少奶奶坐上了轿，她觉得这轿很舒服。

她看着洛阳城里来来去去的人，竟悄悄地笑出声来。

正笑时，她突然吓了一跳。

她身边钻出一颗人头来，这一辆小小的轿子怎么竟然有了两人？那抬轿的也是唐门中的高手，他们决不会不知肩上的轿子有多沉。

这人能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坐在轿里，他是谁？

待得这人头抬起来，唐门大少奶奶便乐了。

只有这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来，只有他才能想出这主意。

这人是米离。

米离说道：“我看你也挺忙，你去找岳掌门，告诉他，他要是野心，你能帮助他。你怕七大门派再与你们唐门做对，你也想做武林霸主，岳子松也想做，你俩一拍即合，是不是？”

唐门大少奶奶伸出手去，去摸米离的头。她摸得很温柔。

米离伸出一根手指，她只好住手。要再摸下去，她的劳宫穴就会受伤。

她笑得甜甜的，说道：“米离，你既然能爬进我的轿子里，就能爬到我家里，爬到我床上，你到我床上来，好不好？”

米离笑道：“不好。你家里到处都是毒，有什么好玩。”

大少奶奶仍在笑，说道：“我没了男人……”

她的眼睛在闪。

她想告诉米离，她很喜欢米离。

米离大笑，说道：“我决不是唐笑，也不是唐哭……”

大少奶奶的脸笑得有点僵。

莫非她与唐哭、唐笑也有什么暧昧不成？

米离的话刚说罢，就听得轰的一声炸响，轿子旁炸起了一声巨响，原来是一只胖肿子瓜炸了。

唐哭、唐笑扑向轿子，大少奶奶从轿门扑了出去。

当大少奶奶再回过头来时，她笑了，笑得很得意。她知道米离这回一定吃了亏。天下再也没人能躲过唐哭、唐笑这一扑。

他二人这一扑，至少有六、七十种暗器射出来，米离难逃一死。

第四十三章 也是一计

这唐门大少奶奶笑出声来，他如果能杀死米离，岂不又做了一件最是称心快意的事！

说他是一个汉子，他总算有一百多岁，就是看上去再年轻，大少奶奶看他，心里也不舒服。

米离这种人，死了最好。大少奶奶笑得正欢畅，突然觉得脖子后面有点凉，原来有人在身后，对着她的脖子吹冷气。唐哭、唐笑站在她对面，看着她，他们不敢动，因为米离站在大少奶奶身后。

米离说道：“你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

大少奶奶回过头来，她回头的速度很慢，一边回过头，一边笑，她心里道：只要你让我回过头去，我再能面对着你，说不定你还会死在我手上。

她一回过头去面对米离，不禁脸色惨白。

米离的身上钉着许多唐门暗器。

他的身上被打了至少有二、三十根牛毛针，还有几支欢乐蝴蝶，一只斜插在他的锁骨边，像是嵌在骨缝上。这几处伤，几十件暗器，只要钉上一支，就会死人，米离怎么不死？

米离看着她，叹口气，说道：“唐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唐门可不这么差。那时的唐门暗器只要钉人身上一枚，就麻酥酥的，痒得我一连几天都多喝酒。现在可不同了，唐门的暗器是不是再也不喂毒了，怎么这么不济事？”

唐门大少奶奶惊呆了。

唐门的暗器一向看谁所使，握在唐门嫡亲的子弟手里的暗器，都是那种绿得发亮，淬得最好的毒器。

能握在唐哭、唐笑手里的，更是暗器中的精品。

只要一射中人体，立时毙命。

米离为什么不死？

米离悄声对大少奶奶说道：“本来我要死了，一听说你要我到唐门去，让我上你的床，我就不乐意死了。”

又是那个嬉皮笑脸的模样。

大少奶奶笑了，拍手道：“好啊，我就先做几天你的鱼漂儿。我虽是不会弹琴，但陪你说说话，也是好的。”

唐哭、唐笑不敢动。

只要有人不怕唐门暗器，唐门的人就像对他再也没了办法。

米离突然回头对唐哭、唐笑说道：“大少奶奶，我要他们两人帮我做一件事，你看好不好？”

大少奶奶心中马上警惕起来，说道：“米大侠有什么吩咐，就吩咐我好了。”

唐哭、唐笑看着米离，他们不知道米离打的是什么主意。

米离回头说：“唐一，我看到在牡丹花丛边，唐杰握住过你的手，你告诉我，他交给你什么了？”

唐一的脸马上涨得通红。

显然这件事只有米离知道，只有米离看到了。

唐一想走。

但他走不了，他的身前身后站着唐哭、唐笑。

唐一犹豫了半天，方才抬头，他看看那三十个唐门铁骑的患难兄弟，说道：“兄弟们，谁跟我回唐门？”

事情突然有了变化，就使那些唐门弟子不知怎么做，但他们看见唐一与唐杰接近过，也知道唐一的为人，就有人应声道：“你要回唐门，我跟你去。”

大少奶奶娇笑了几声，说道：“莫非你大哥死了，我就不是你大嫂了？”

唐一说道：“我大哥有令，要我带着它，回蜀中唐门，把它交给老太太。”

唐一举起了手。

他手里有什么？

只见他慢慢地松开了手。

真难说他手里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见它像一只虫，也像是一个小精灵，突然在动，又慢慢地不动了。像有许多触须，一条条伸出来，但又像要倦睡了，再一动也不动。

这是什么？

唐一落泪了：“大哥就是落在艳庵，也没忘了唐门的大事……”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明白了，这是真正的“玲珑心”，是那个在唐门中久久流传的，早就应该在大

哥唐杰的手里制出来的毒器“玲珑心”。

据说“玲珑心”是知道发射人心思的，它不会打伤自己的朋友。

这传说有些神奇。

唐一的手向前一伸，这颗玲珑心便飞了出去！

谁也说不明白这一飞是多么美妙、绚丽，空中的飞翔声不像是暗器破空的嘶嘶声响，却好像是蜜蜂振羽时的声音，嗡嗡而响，回回荡荡，像是乐声。

“玲珑心”飞向两个唐门弟子，就是他们说要跟着唐一回蜀中唐门去的。

“玲珑心”会把他们两人杀了么？

果然没有。“玲珑心”围绕他们转了几转，像是知情的生物，又慢慢飞了回来，折回到唐一的手里。

“玲珑心”来到唐一手时，唐一的手张开，很大方的张开，用不着像收唐门其他暗器那样去抓、去握。“玲珑心”是有知觉的，它会直落在唐一手里。

它好温柔。

大少奶奶脸色变了。

原来唐杰并没信任她，唐杰把“玲珑心”交给了唐一，要不是米离点破，唐一会一声不响，一直到回到蜀中才会把这“玲珑心”交与老太太。

大少奶奶心里好恨。

她对唐一说道：“拿来！”

唐一摇头，说道：“大哥告诉我，要交与老太太。”

大少奶奶在笑，“你骗人，你与唐杰只是握了一下手，连一句话也没说。”

唐一说道：“我与大哥小时候常在一起玩，那时我们挨罚，就是在握手时说话的。”

大少奶奶心中恨恨：原来你们握手也能说话，好，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她笑了一笑，说道：“唐哭、唐笑，把他的‘玲珑心’拿来。”

唐哭笑着，笑颤了脸上的肉，对唐一说道：“把它交出来！”

唐笑只是伸出了手。

这两人任是谁对唐一出手，他都不敌。

他大声喝道：“别靠近我，只要你们靠近我，我就把这玲珑心’吃掉！”

没人敢动。

唐一说道：“有谁愿意跟我蜀中唐门，我带你们回去，保住“玲珑心”要紧，回到唐门，把它交与老太太。”

有人想走，但想到大少奶奶是唐门的掌门，没有掌门人的命令，谁也不敢动。

唐一说道：“谁跟我走，是为了护住这“玲珑心”，如果回到唐门，有什么怪罪处，我自尽而死！”

刚才答话的两个唐门弟子，挺身而出，说道：“好，唐一，我跟你去。”

有十几个唐门铁骑愿意跟着唐一而去。

米离笑着，好象这场事与他无关。

他看着唐一，点头，笑道：“不错，不错，你这么一做，唐门至少又有了一件厉害的暗器。”

那些唐门弟子匆匆上马，疾驰而去。

大少奶奶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她的脸色不好看，唐杰不把她当掌门，不相信她。

米离看着她，话说得很温柔：“你心里难受，就哭一哭也好。”

大少奶奶笑了，说道：“我为什么要哭？”

米离说道：“你丈夫死了呀。”

大少奶奶笑眯眯，“他死了，我就可以快活了，是不是？既然能快活，我为什么要哭？”

她一边说着她为什么要哭，一边脸颊上落出泪来。

一个女人正在得意时，他男人却不信任她，那滋味也真够她受的。

米离说：“我要是你，就不来与这艳庵和七大门派争一日短长，蜀中唐门也有自己的事，你何不回去好好自扫门前雪？”

大少奶奶心动了，她看了一眼米离。

她上了轿，回头对着米离一再微笑，说道：“米离，我不会再嫁人了，你要是能来蜀中，还来我的轿里坐坐。”

她又笑了，像她那种人，很快就会再笑。

徐长老站在米离身后。

米离说道：“你一定又在想，我在做什么坏事了，是不是？”

徐长老说道：“你这回做得不差，她走了，是去了一个灾星。”

米离回过头，突然出手，去抓徐长老，一抓不住，再抓，忽然很巧妙当胸抓住。

米离两眼狠狠瞪着徐长老。

他说：“这儿只有我和你，用不用我对你使一点儿手腕儿？”

徐长老说道：“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了。”

米离悄声说道：“我就问你一句话。”

徐长老叹气，说道：“你何必总问？”

米离说道：“我猜你的丐帮帮主肖乞儿一定是在艳庵，艳庵那些男人没有一个会是他。”

徐长老又叹气，“你是不是疯子，怎么说话语无伦次？”

米离说道：“你们帮主是一个女人。”

徐长老看着米离。

米离说道：“她是一个女尼，是那些小尼姑中的一个，如果我猜得不错，她就是那

个村姑，小尼拾风。”

徐长老看着米离，沉吟不语。

他拿起酒瓶用力喝酒，但他没有米离喝得那么快，他不能一仰头，就把一瓶酒倒入口里。

米离问：“她拿到了没有？”

徐长老问：“什么？”

“‘血魂粉’的解药。”

徐长老的眼睛瞪得很亮，他说道：“没有解药。”

他们看着，知道艳庵用一种迷药迷人，然后却把解药服给女人，让男人与女人亲热时，方才以得以解脱。这方法也够毒辣的，就使那些男人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艳庵做恶。可“血魂粉”如无药可解，他们又怎么能救得了七大门派？

徐长老说道：“据我所知，那个人要带着艳庵之人进军中原，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少林寺，要灭掉少林，然后再去武当。”

米离说道：“唐杰一死，他们就没了九转的‘血魂粉’了。”

徐长老黯然道：“就是没了唐杰，他们也会找别人，也许会把这药用在少林无欲大师身上，或是用在武当的雪风道长身上。”

米离无话。

米离看着徐长老，心道：如果那个拾风就是丐帮的帮主肖乞儿，这人的耐心可算是天下第一了。就是鱼漂儿再世，她也未必能做得有肖乞儿这样好。

徐长老说道：“米离，你答应过七大门派，要插手管艳庵之事，但愿你能尽力。”

徐长老走了，他是喝着他的酒走的，他一边喝一边摇头。他不能像米离，米离的酒喝得很快。

岳子松是七大门派中最后离开中州洛阳的。

他听说蜀中唐门大少奶奶也走了，方才慢慢撤离中州。他心里有些狐疑，既是唐门大少奶奶与他有约，两下互为援助，大少奶奶做事，就该知会他一声，不该不声不响就向蜀中撤回。莫非她是使计，做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姿势，用来蒙蔽艳庵和七大门派？

岳子松命令华山派的人也回华山，但他一路走走停停，一直走了十几日，也不曾走出多远去。

岳子松的门下弟子这一回玩得很畅意，他们不知道掌门人近来为什么变得宽宏起来，很少斥责他们。也许是这一次华山派在中州洛阳没损一人，掌门人心里高兴，方才对他们放宽了的。

他们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见到当街口上，站着一个人。

这是那个蒙面人。

蒙面人看着岳子松。

岳子松说道：“我没想到你会不在艳庵。”

蒙面人大笑，说道：“牡丹已残花已落，要见新枝待来年。你怎么知道我不能静极思动？我要去华山看看你，岂不也是很好？”

岳子松心下一凛，莫非这老魔头要寻华山派的过节不成？要是他真正一出庵，就带着艳庵之人来寻华山派的过错，那华山派就会有灭顶之灾。

岳子松顿觉手脚冰凉。

第四十四章 与虎谋皮

岳子松知道蒙面人做事从来就阴森，此时老远拦他，定有毒计，不由得心里戾棘。

蒙面人说道：“你要是见到我，华山派的日子从此就好过了。”

岳子松心内暗暗叫苦。

蒙面人看着他，岳子松心内百转念头：要不要让所有的弟子冲上去，与这蒙面人动手？要不要华山派全派围殴这一人？他心内也知，就是华山派所有弟子与这人动手，也不是他的敌手。就是他自己也出手，也不能奈何这蒙面人。这蒙面人的功夫极是高深，天下也许只有米离能与他敌对，再说，他手里还有令人闻之色变的“血魂粉”……蒙面人道：“岳子松，我要与你单独说话。”

岳子松说道：“就在这里说。”

蒙面人大笑，“岳子松，你放心好了，我要谋你华山派，早就让你一人无存了，哪里用等到今天？”

岳子松想想他说得也对，便挥手叫道门下弟子走开，去远处等着。但他还是对几个大弟子使了个眼色，要他们别走得太远。

只剩下两人相对。

蒙面人瞠视着岳子松。

“你做不成武林至尊。”

岳子松笑得很轻松，“谁说我要做武林至尊？”

蒙面人说道：“人心其贪，都写在脸上，你一心要做这七大门派的领袖，非止一日了。”

岳子松冷笑，是不是他做什么事让这些人看破了，由此便知道他有此野心？但他心内自忖，他做事从来都极小心，怎么会让这些人看破什么？

蒙面人说道：“岳子松，你要是想做七大门派领袖，我可以帮你。”

岳子松凝神看着这人，他说道：“我直到今日，还不知你是谁，我怎么能相信你？”

蒙面人笑了笑，笑声阴森恐怖。

他说道：“岳子松，你可是想好了，你要是答应了我，我就会让你知道我是谁。可你要知道了我是谁，再想背叛我，你就没有活命了。”

他说话的声音，一字一句，冷涩如铁。

岳子松的心一阵阵冷颤，他知道他面临着抉择。

西岳华山从来清秀，人都说五岳之中华山最秀，犹如四位壮汉之中又有了一个美人。就有人说，华山派的剑法出自华山，华山灵秀，只能出一代人杰，却不能出武林霸主。

岳子松以为不然，华山派也是大派，嵩山少林派能领袖武林，华山派为何不能？他早有奇志，要做七大门派领袖。

可这蒙面人是艳庵的主人，他能帮自己做七大门派领袖么？

岳子松说道：“我真看不出，你这人还会在他人门前扫雪……”

那男人笑，说道：“我扫了你的雪，你也会帮我扫。”

岳子松大笑，说道：“我从来不替他人扫雪，你莫要想错了。”

那人踌躇满志，大声笑道：“岳子松，你只要能扫了你自己门前雪，七大门派便就完了。”

岳子松平静地问：“要是七大门派没了，都成了名存实亡的武林名派，我做什么七大门派领袖？”

蒙面人傲然道：“七大门派不完，你能够做得成领袖？先不说少林的无欲，就是武当的雪风，他也不会容你。峨嵋的好心师太也深孚众望。你要做七大门派领袖，可就难了。”

岳子松在沉吟，他知道蒙面人的话不假。

岳子松看着那蒙面人，突然高声：“你休来惹我，也别来劝我做什么七大门派领袖。我是江湖上的名门正派之人，怎么能跟你做这等偷鸡摸狗的滥事？”

七大门派都是名门正派，做人都有天地良心……蒙面人先是一怔，但看着岳子松说话，突然在言谈说话之间却声色俱厉，像是要叫喊起来，分明是叫唤给别人听。

蒙面人醒悟过来，他尖声而啸，说道：“好，好，岳掌门果然是正人君子。”

蒙面人不见了。

岳子松这一天都神色不安，怔怔忪忪，带着华山派的人马，赶早就住了下来。

这一日夜晚，岳子松未睡，坐在床上，凝神打坐。到了夜半三更时候，听得窗户扑扑两声响，就身子一动，飞出门外，远远见一个身影，在前面飞跑，以为就是那蒙面客。心道：看来他果然奸滑，我一大声叫嚷，使知道我在弟子面前说话不便，知道夜里来约我出来，再做计议。

那黑影奔逸极快，眨眼间便到了一片树林。

待得岳子松赶到树林，那人已经站在月下，静静地看着岳子松。

岳子松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是谁。”

蒙面人不说话，看他今日白天竟是那般滔滔不绝，到了晚上却沉默不语岳子松心道：“他是不是对我心疑，以为我无诚心，便是这般神气？”

岳子松说道：“你要我做武林领袖，那也容易，我便听你的，只是你得做下几件事。”

那人挥了挥手，那手势是说他答应，只要岳子松说出来，他便去做。

岳子松笑了一笑，在七大门派中，当然最重要的人物是少林的无欲大师，无欲和尚的武功深不可测，他在武林中的声望绝非岳子松可比。武当的雪风道长为人古道热肠，也是江湖中许多人仰慕的英雄。

岳子松一想到他们，心里便生出怵意。

但要这蒙面人先去杀武当掌门，除少林方丈，似乎不大容易。

岳子松说道：“你要是有诚意，就先上一次峨嵋，峨嵋的好心师太有一点毛病，她每天晚上都要独自坐到夜三更。”

那蒙面人笑了笑，点点头，转身就走。

岳子松看着那蒙面人的后背，忽然觉得有疑，他看那人似乎不像是蒙面人，这人的身影很是陌生，他是谁？

岳子松一打起精神，便又发现了破绽，这个蒙面人的面具与那个蒙面人也稍有差异，那身法步子都与蒙面人有异。

岳子松大吼一声：“哪里走？！”

岳子松的一柄华山剑飞向那人前胸！

那人笑了，笑声朗朗。

他回身一用力，便是一招。

这人出手怪异，是岳子松从来未见过的招数。只见那人的手捏成了似拳不像拳、似掌又像掌的手势，对着岳子松的剑就拍来岳子松大惊，叫道：“大血祭？”

如果这人会大血祭，他就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天残门弟子林岚。

林岚不是疯了么，他怎么能来与岳子松动手？

那人站住了，也知道岳子松看出了他是谁，他就慢慢伸手出去，抓下脸上的面具，说道：“岳子松，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岳子松神色淡淡，此时的他心里反倒十分笃定。他再也不急了，既是这个林岚知道了他心内的隐秘，杀了他就是了，有什么打紧？

林岚现了真面目，岂能让他走开？

岳子松心下百般算计，脸上却陪着笑，说道：“我本来以为你是那艳庵的老魔，心里算计要杀了你，便与你百般周旋，答应你谋害七大门派。谁知道你不是他，那也罢了，你走好了。”

林岚神情还是那样，两眼直瞪着岳子松，看他做戏。

岳子松收起了剑，笑道：“好了，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不与你动手，

你走吧。”

他走过去，好像要与林岚攀谈，又好像在感慨，摇着头叹口气，这时间岳子松已经离林岚很近了。

唰地一声，岳子松出剑了！

这一剑是最快的一剑。

一剑刺成重伤。

林岚惨叫一声，双手抓出，一只手抓在剑上，顿时手上也流血。岳子松见刺在他胸，便急催内力，想把林岚一剑刺毙。但他再用力催逼，林岚的大血祭也拼命阻挡着他，剑尖不能再刺深进去。

林岚右手搭在剑上，手虽是受了伤，但那手仍是变得血红，只是用力一折，啪地一声，剑便断了。

岳子松是华山派的一派宗主，哪里能在乎这一次断剑？他顺势丢了折剑，急拍掌而出，去拍林岚的胸前大穴。

林岚的左手伸了一伸，啪一声响，击在岳子松胸口上！

岳子松忘记了林岚有两大本事。

一是“大血祭”，二是“十三猿臂”。

他只记得提防林岚的大血祭，却忘了要提防他的十三猿臂，结果被林岚用左手击中。他受了伤，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林岚转身就走。

岳子松心里虽然不愿，但也只好眼睁睁看着他走。他情知林岚这一去，说不定便会对别人说出他要那蒙面人去杀峨嵋的好心师太一事。但他也受了伤，无法去追。

眼前站着一个人。

仍然是那个蒙面人。

岳子松心内恨恨：要不是你，我哪里能这般狼狈？

这蒙面人像是刚来，对刚才那一场苦斗一点也不知，他看着岳子松，奇道：“岳掌门受了伤？”

岳子松咯了一口血，说道：“小事，只是有一个人来了，他带着面具，装的样子像是你。”

蒙面人不语，但他静立在那里，就已是满身杀气。他很狂傲，知道有人敢于装成他的样子，他怒不可遏。

如果那个林岚此时站在他面前，必是会被他撕成粉碎。

他说道：“林岚在哪里？”

岳子松说道：“他刚走。”

蒙面人也觉出了岳子松的不安，说道：“你一定对他说了什么话？”

岳子松点头，“我要你去杀峨嵋的好心师太。”

蒙面人长声呼啸，说道：“他奔哪里去了？”

岳子松只是用手指了一指，蒙面人便急急而去。

断剑还插在胸肋上，林岚蹒跚而逃。他必须去找七大门派中的人，他要告诉他们，如果岳子松的主意能成，艳庵和华山派就会毁了整个武林。

林岚心中在苦笑，他想着仍是落在艳庵里的妻子与儿子，她们这一回怕难免一死。

他听到了那一声呼啸，那啸声深厚，功力极深。他哆嗦了一下，他奔的方向是中州，他要奔洛阳而去，如果没人发现他，他仍可以假装是一个被吓呆了的捕痴林岚。

如今他再也藏不住了，只怕他不等到中州，就会因为伤得太重，死在这暗夜野外。

那蒙面人越奔越急，只是一会儿便听得那啸声渐近。

蒙面人根本不在意他，一边高声呼啸，一边来追他，杀他。

蒙面人心里有把握，就是林岚不受重伤，也绝不是他的对手。

林岚知道那人来了。

他心跳得太快，血流得太多，身子在抖，就是敌人来到身边，他也没力气出手。

他只好站住，等死。

蒙面人笑吟吟看着他，说道：“你在艳庵躲了那么久，天天装疯，是不是见到过什么？”

林岚说道：“暗室，我去过你的暗室……”

那蒙面人忽然变得很不安，他说道：“你找到了什么？”

林岚摇头。

那蒙面人并不信他，说道：“也好，反正你就要死了，说不说也没关系。从前你装疯，为了你的妻子、儿子，如今你可以放心，我一定安顿好她们，让所有的男人都来关心你妻子，让地狱里的鬼去关心你儿子。”

他哈哈狂笑起来。

林岚心里一阵凄苦，但他心一横，说道：“老魔，你的末日到了……”

蒙面人说道：“是么？”

他过来了，冲着林岚就是一拳，普普通通的一拳。

一拳打得林岚吐血。

蒙面人一边打，一边如痴如狂地叫，“你算是什么东西？我要做什么，总是有一群不知好歹的疯子，这个拦着我，那个劝我，好象他们都比我聪明。你这个疯子也来拦我，我要不宰了你，怎能消我心头之恨？”

蒙面人一拳拳打去，打得林岚把胃里的血都要吐尽了。

蒙面人打的是普普通通的四平拳，一拳一脚都打得结实，踢得凶狠，过了一会儿，就把林岚打得奄奄一息。

他狞笑着说道：“这一柄断剑，插在你身上，你觉不觉得难受？”

林岚大喘气，没法答话。

那蒙面人说道：“我帮你拔出来。”

他两指捏着短剑，手指用力一拧，林岚便惨声一叫。

那一柄剑插得更深。

第四十五章 大寺高僧

蒙面人这一弄，就把林岚弄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份儿了。

林岚气喘着说道：“我知道你是谁。”

那蒙面人大笑，说道：“你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用？你早晚只是一个死人。”

有人应声而笑，说道：“你怎么知道他就会死呢？说不定我一来，他就又能活着了。”

站在他二人面前的，竟是那个笑吟吟的米离。

蒙面人看着米离，说道：“你好象很忙。”

米离叹气，说道：“没福，没福，要我也是怀中拥着几个小尼姑，整日风流快活。不必在心里想着杀人，说不定就会快活些，也用不着这么来去奔波了。”

那林岚瞪眼看着米离，像是有话要说。

这蒙面人对米离说道：“我不是怕你，几次对你忍让，只是想让你少管闲事。艳庵与七大门派之争，也是艳庵要图自己生存，不得不为。你何必插手？”

米离笑笑，说道：“你愿意管艳庵的闲事，我愿意管七大门派的闲事，你和我都是一个心思。”

那蒙面人看着林岚，说道：“他本来是艳庵的人，却突然叛了艳庵，装疯做傻，被我发觉，只好要了他的性命。”

米离冷笑，说道：“说不定是他看出你的马脚，想揭露你，你才对他下了毒手。”

蒙面人神情游移，说道：“是么？”

蒙面人看着米离，心道：他这人来去无踪，与他动手，此时也不是时候。就是他有回天之力，也难再救活这林岚，我又与他在这里纠缠什么？想到这里，他大声笑道：“米离，这个人交给你好了。”

他转身要走，米离突然叫住了他，说道：“站住！”

蒙面人站住了。

米离说道：“你不住在白马寺，好好念经参禅，却跑人家尼姑庵里去淫乱，在佛祖面前，你也有大罪。”

蒙面人嘿嘿冷笑，说道：“好本事，好本事，你已经知道我是谁，那好。”

米离的身后又闪出了徐长老，他接话道：“你的狐狸尾巴早就露了，何必带着那假面具，不敢见人？”

蒙面人沉吟了一下，说道：“好，就让你们见见我，也好。”

他随手摘下脸上的面具。

果然是一个和尚，是一个有道的高僧。

洛阳的白马寺，也是几朝故都的一处名地，在白马寺住持的老僧也是一代名僧。他叫无定，与少林的无欲和尚是一辈，同为少林一脉，只是他的师辈早年就脱离少林，此时与少林已无亲缘了。

他一身缁衣，头上几个戒点也在月下发亮，他对着米离施了一礼，合什道：“贫僧见过米离大侠。”

米离回头看了看徐长老，心中嗟叹：果然是他。

只有白马寺的住持，才能救助艳庵的师太，只有白马寺的住持，才能有这等高深的武功。在米离与七大门派的心里，想着的这个能主艳庵大事的恶魔，多半是他。只是他

们还未说出，也不愿说出罢了。

米离心里惋惜的是：白马寺的住持无定和尚，本来应是一个有德高僧，却哪料到他竟是一个一心祸乱江湖的恶魔？

无定说道：“米离，我管艳庵的事，只因是佛门一脉，因缘前定，只好由他。你管七大门派的事，可就是多此一举了。”

米离冷笑，说道：“你淫乱艳庵，让那些尼姑个个都成了淫荡女人，哪里有什么修行之心？就是佛祖知道，也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无定笑道：“米离，你个浪荡公子，又知道什么是佛祖之心？当初那些婴儿扔在牡丹花丛下，都是一个个生灵，不捡她回来，岂不白白丧生？如不是我与师太养她们，她们又焉有今日？你去艳庵看看，艳庵的女尼哪一个不是佛心坚定，也知报应，也知积德？只是那一口气咽不下，人生血缘，来去犹亲，你要她连双亲也没有，父母也不得见，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

米离听他侃侃而谈，也像有理。

米离说：“你造下大恶，死了这许多人，你用‘血魂粉’伤人无辜，就是佛祖知道，也决不会宽恕你。”

老僧笑笑，说道：“不错，我做此事，也没想得佛祖宽恕。罪孽深重的是我，就是他日入了地狱，受苦受罪的是我，又不是你，你急什么？”

米离不语。面对这老僧，又有何话说？

无定说道：“我与你来一次生死之战，你我几次相见，终不曾放手一搏。”

米离一笑，说道：“何不试试？”

两人站在山坡上，高手比拼，相差锱铢，也是一差。

米离忽觉全身被一股剑气逼近，阵阵内力荡来，他脸上也觉劲力刺骨。

这是老僧的残禅功。

两人要动手了。

米离说道：“你要和我动手，最好别弄你那些鬼把戏。一会儿给人家服毒，一会儿又往人家身上洒什么血魂粉，弄那些东西，让人扫兴。”

老僧笑道：“不会，你今晚放手一搏好了。”

徐长老在一旁突然说了一句：“等一等。”

徐长老觉出米离的处境很是危险，说不定他不是这个老僧的对手。他想与米离一齐出手，只要他两人出手，可保不败。

老僧斜了徐长老一眼，那眼光极是冷森，竟使他心里起了一点寒意，心道：这贼功夫已练到这般地步，他只是凝定神力，望我一眼，便让我心内生寒，米离决不会是他的对手……徐长老心想，米离总觉得他不会是一个难于打败的人。在他看来，米离这般情形，能在江湖中连连取得那许多让人听了咋舌不已的胜利，只是凭他好运气罢了。

他在流花女人谷里最后能胜得那鬼王，就是他的运气，决非他的本事。二十四鬼齐出，使出那奇阵“二十四鬼闹阎罗”，别说是他米离，就是那个大罗神仙似的苑老爷子也不能胜。

但米离有好运，每逢与人动手，总能占得上地利或是天时。

这一回不知他还有没有好运了？

徐长老刚说完话，就听得无定说：“徐长老，我要是你，我就会急着赶回洛阳，决不在这里混。你回洛阳有更大的事要办。”

徐长老忽听他这话，不觉狐疑，说道：“我回洛阳做什么？”

老僧无定突然再也不像是一个有道高僧了，他仰头大笑，笑得十分得意，好像他做了一件让他一生也不能忘记的畅怀大事，一想起这件事来，他就忍不住要大大地得意起来。

徐长老看着他笑，到底是心里有事，就觉得不安。

待得他笑毕，徐长老便问：“你笑什么？”

无定和尚话说话很快：“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村姑是假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她不是什么村姑，是你丐帮的帮主肖乞儿？你也以为我不知道她身怀奇功，要进艳庵只是想肉身成圣？你以为我不知道她一个女孩家进艳庵想干什么？哈哈.....”

又是一阵狂笑。

徐长老颤声叫道：“恶魔，你.....”

无定声音很尖，说道：“我是恶魔，你是什么？你为对付艳庵，竟然一个丐帮三十六万人的大帮帮主，也屈尊做一个村姑，来艳庵里学着淫荡。我也让她快活了，我把她带到密室去，教了她五天五夜，让她知道了什么是男人，你那丐帮这一回可是做了大事，不但是折了你七大门派的威风，连你丐帮帮主也做了我的床上人。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艳庵的女尼，一个个对她可是十分嫉妒啊.....”

徐长老握住了拳，要是一拳把这个恶僧打死，他一定会心头大快。但他不能动，他不知这恶魔都做了些什么。

无定还在笑，说道：“我让她做我身边的宠人，那些女尼个个都羡慕她。我让她天天侍候我，其实说来我艳庵还是与你丐帮最亲，连你丐帮的帮主都来做我的枕边嬖人，我们岂不是能合作得最好？”

徐长老只觉得手脚冰凉，他瞪眼看着这个恶魔，恨声道：“好，我今天就杀了你！”

无定和尚笑笑，说道：“我刚才告诉过你，你忘了我说的话，你还是快回中州洛阳去。因为你再去晚了，怕连你丐帮帮主的丧礼都参加不上了，那时还有什么意思？这里就让我跟米离动手好了，你回艳庵去，替你帮主主持丧礼，好不好？”

说罢，又是得意大笑。

米离站在这恶魔的对面，他突然觉出一阵紧张。

他从前有过这紧张么？没有。

自从上百年前，他在江湖上独自一个人行走，被称做名震天下的“寂寞剑米离”，他就独往独来，啸傲江湖。他从来没有过今天这种屈辱，一种被人折辱了的屈辱，就像是未动手，就已经输了与人。

他气已沮，还能胜得那个无定和尚么？

或许无定和尚要的就是他这气沮。

只有趁着这机会，无定和尚才能一击成功。

米离觉得他的手有些凉。

连徐长老也看出了，米离神色不定。徐长老是丐帮的长老，除了帮主之外，丐帮大事皆由他裁决，他一眼看个明白，若是米离气沮，他与米离两人今夜决无生理。

他扬手一丢，把一瓶酒丢与米离。

喝道：“接着！”

米离一伸手，接过了这一瓶酒，只是一仰，就把酒喝下肚去。

这无定和尚也知道米离，他也知道米离喝酒的故事，他见到徐长老飞过来酒瓶，心里念头一闪，想要攻向米离；但他只是慢了一步，米离已经接过了酒瓶，喝了下去。

世上的人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米离这么喝酒。

他一口便把一瓶酒吸尽。

米离长声而啸。

艳庵的女人今天有点特别，她们都悄悄离开了那些灯火通明的暗室，回到那地下甬道里，来到厅堂内。

她们站在那里，像是中间坐着那个人，那个自小就抚摸着她们，一直占有着她们的男人。可他不在，他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很快回来？

她们都在等待着，有的或许心里在盼着他。有的其实只是等着，习惯了，也不盼望，但只好等着。

这时，拾心站了出来，她走过去，坐到正中间那个座位上。

拾心说道：“既是他没来，你们就把我当成他好了。”

如果你不是亲眼看见，你决不会相信这情形。近百个女尼都看着坐在中间的拾心，她们麻木了，像是看着那个男人，既是已经有了十年，十五年，又再有一次又有什么关系？

她们便像以往一样，慢慢地脱下了那粗糙、肥大的缁衣。

拾心坐在中间，像那老僧一样，伸出手去，摸着眼前的女尼。

这人是拾空。只有拾空才是她最惧怕的，拾心在庵里任谁也不怕只怕这个拾空。拾空无情无义，从来也不笑，她的整个人冷冷冰冰，就像是一柄寒剑。

拾心摸着她，她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抚着拾空的皮肤，说道：“拾空，拾空……”

突然，她尖叫了一声，因为拾空的手已一抓，正抓在她的肩胛骨内，这一抓痛彻入骨，让她失声而叫。

众尼都吃惊地看着拾空。

拾空把剑拔出来，插在座位边，说道：“你滚！”

她一把扔出去拾心。

众尼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只见拾空转过身子，慢慢走过去，来到她的脱衣处，捡起那件缁衣来，慢慢穿它。

众女尼有的也去抓衣服，听得拾空叫道：“不许穿！”

她来到正中间，坐在那里，说道：“既然你们都这么贱，愿意让人去摸，那就摸好了。”

她坐在那里，喝道：“拾心，你先来！”

拾心害怕，她流出泪来，看她平时杀人最是凶狠，再看她勾引男人最是淫荡，但此时面对着冷冰冰的拾空，她心里惧怕，她一边摇头，一边向墙角退去，说道：“不……”

不.....”

拾空看看众尼，拔出她的剑来，说道：“好，既是你们不愿，我也不乐意看你们这丑态。”

她提着剑，昂着头，慢慢走出去了。

她的步子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迈得那么大，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平稳，一直走出甬道，一直走到院内，再走出长廊，走出艳庵。

没人敢问她，拾空在艳庵是个最难惹的角色。

等到拾空走出屋子，再呆了好久，拾心突然跳起来，大声骂：“混蛋，你个没爹没娘的混蛋.....”

她刚刚骂完这一句，就哇地一声哭起来。

大厅里的哭声，抽抽泣泣，好久也不止。

第四十六章 肖乞儿

众女尼知道，她们从小时就过的是那种日子，自小时便受惯了别人的侮辱，从那时起，她们便注定是要受人的侮辱。她们有时也想，也看。想着能过上好日子，看着别人，男人女人和和美美地度日，心里也盼着只做鸳鸯不羡仙。但一回到艳庵，一遇到那个老僧，只要老僧用那双犀利的眼睛一盯着她们，她们就个个噤若寒蝉，乖乖听他摆布。

她们已经委委屈屈地活了十几年。

小尼姑拾风突然大声说道：“不行，不行，我受不了，我不愿意侍候他，我要回村子去，我要去看大牛哥.....”

她说得语无伦次，这些女尼都抬起头来看她。

她毕竟还有一个男人可想，不管那人是阿牛、阿狗、阿猫，总算是一个男人，如果一个女人的心头还有一个男人占着，那个女人便会有了几许温馨，幸福，便会有了念想，有了期望，便在朦胧中想着也许会有将来。

看来小尼姑拾风比她们都要幸福。

这些尼姑们看着她，看得小尼姑拾风不敢说话了。

拾心说道：“你叫什么？你以为你见过男人，别人就没见过男人？你是什么人，你只不过是别人不要的垃圾。”

拾风叫道：“我不是垃圾！”

好几个尼姑都伸出手指来，指着拾风说道：“你就是别人不要的垃圾。”

她们从前听惯了那个常来常往的老和尚告诉她们，她们是别人不要的垃圾，她们记住了这个。

这个小尼姑拾风本来入门就比她们晚，竟然敢说 she 不是垃圾？许多尼姑都大是气愤。

当下便有几入往她的头上大啗暴栗。

打了一阵子，小尼姑拾风只是哭叫，说她不是垃圾，这些人就来打她，欺她，弄得她很是难过。

众尼姑手打得也累了，又都放手，怅怅地站到一边去了。

说也奇怪，如果那个男人来了，坐在这里摸她们一会儿，对她们大肆轻薄。她们会对那男人很是仇恨，不愿意让他再抚摸，有的小尼姑三、两年前就已经在偷偷哭泣了，可如今那个男人没有来，这一夜没人来抚摸她们，她们就不由得想起了那抚摸。那抚摸很舒适、很畅意，像是一股温泉洗过了全身，像是一阵颤抖经过了身心，像是一阵轻风吹遍了一片树林。

她们在等着那抚摸。

小尼姑拾风说道：“要是不愿意，我就可以走出这地方，自己出去，找一个合适的人……”

她说这话时，神态很是天真，就像是艳庵之外随随便便就站着几十个人，静静等着她去挑选一样。

拾心摇头，说道：“别傻想，那根本不可能。”

小尼姑拾风笑笑，对众尼说：“我们既是被人捡回来的，就得在今天好好享受，何苦要天天打打杀杀？一打一杀就难免有伤损，说不定会把我们这近百个好姐妹都一齐葬送……”

有人拍手，说道：“有理呀，有理！”

谁也没料到，拍手的是另外一人，是那个在艳庵群尼中最聪明的、无所不知的小尼拾慧。

拾慧对着拾风说道：“拾风，你想要怎么走啊，直说好了。”

拾风看着众人，说道：“我要回家……”

她有一个家，这是她与众尼不同之处。

但她能回得去家么？

拾心冷冷说道：“你没家了，你跟我们一样，只有一个家，就是这个艳庵，也只有一个男人，就是那个人……”

拾风叫道：“他算是什么？我就看出了他，他只是一个老人，而且他的头上还有香疤……”

小尼姑拾慧冷冷道：“你以为他是谁？”

另一个小尼姑插嘴道：“他就是咱们洛阳有名的白马寺主持无定大师。”

拾风点了点头，心道：果然是他。

拾心看着拾风，说道：“你想知道什么？你与他在一起一呆就是好几天，你什么不

知，何苦装样？”

拾风一看拾心怒气冲冲的模样，心里知道，她是恨自己与那个老僧无定在一起，她低着头慢慢分辩道：“我.....我不愿意.....只是他.....”

众尼心下明镜一般，就算不是拾风，换成别人，那老和尚也不会放过她，就是性烈如火的拾空不也要听他摆布么？

众尼都静默，她们看着拾风。

在她们眼里，这个女尼或许有些与别人不同之处，不然那个天天摸着她们的恶魔，怎么这样喜欢拾风？

他从来不把一个女尼带回他的住室过夜，有时他也把一个女尼抱到暗室去，对她动手动脚，轻薄一回。但是他从没敢于把一个女尼放在怀中，沉然入睡。

他怕，不知是怕那些女尼太熟知他，还是怕他自己太入情。

但他对拾风就不一样了。

拾心说道：“拾风，你不懂武功，她才不怕你。”

她说得很有道理。

大厅里的女尼渐渐地散了，只剩下了拾风。

她等着众女尼慢慢走去，才向那个藏在地窟深处的暗室走去。

在那暗室里，有老魔深藏的“血魂粉”。

使人一听就为之色变的“血魂粉”。

从来只听说血魂粉能立时治人死命，但从未见过有人能在血魂粉下逃生，是不是这药无解，是不是只要被沾上这毒，人的性命就再也没了，任你是大罗神仙，也难逃一死。

转眼之间，“血魂粉”便把人化为一滩血水。

她走入地窟。

地窟里有许多声音，那些声音都是她最厌恶的声音。

她为了能到这暗室来，已经在这淫窟里呆得太久。

她走过了一道机关，她也知道这是机关，两只如熊如狗如独角兽一般的怪物，像两只石狮分立在暗室两侧，只待她走到面前，那两只怪兽便慢慢张口，吐出一排细细密密的毒针来。

她急忙闪身躲过，再向前去。

暗室里有许多机关，她趟过了地沟，又跳过了两道木梯，一直来到暗室正中。

在这暗室的正中，供着一片祭坛似的东西，那是什么？

她惊呆了，那是一块块巴结在一起像是人的血肉，又像是一些未被化掉过的人的残肢，血冷凝成了黑色，看上去很是可怕。

拾风走近了它，她想要伸手，要去看这些东西，她不知道这是什么，难道这就是“血魂粉”的解药？难道这就是艳庵的秘密？这些东西如此郑重其事地放在这祭台上，为了什么？

她刚要伸手去拿，就听得有一个很苍老的声音道：“别动！”

她不动，她知道来人了。

来人声音冷涩如冰：“我知道你不是什么村姑，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知道。”

她回过头来，看着面前这个老人，这就是那个天天坐着手里敲着木鱼，苦苦念着黄经的老师太。

既然老师太知道她不是村姑，为什么还收留下她？

难道她也想要让艳庵的恶事败露？难道她也盼着那恶魔覆灭？

老师太双目炯炯，说道：“你以为这里放着什么？”

拾风不语，她不能说她来找什么，她只是问道：“师太，这是什么？”

师太的声音像是从幽冥地府里透出来的：“这是艳庵女尼的生命，就是这东西包着她们……”

米离凝聚了全身的劲道，准备与无定和尚一搏，或许这样最好，只要他与这个和尚一战定了输赢，便不必荼毒整个武林，使天下再多许多冤魂。

他长声而啸，欲扑向那无定和尚。

远处传来啸声，看来那人功力也是不弱。

米离看看徐长老，不知来人是谁？

只见那无定和尚面露喜色，好象知道来人是谁，而且知道是他自己的同伙。

米离说道：“无定大师，你又来了帮手。”

无定哈哈一笑，说道：“米离，你今日反正也讨不了好去，莫不如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回洛阳去，去救你那丐帮帮主肖乞儿。”

米离不等说话，就见徐长老向他急急地递了个眼色。

他知道徐长老心内焦急，生怕丐帮帮主肖乞儿有什么闪失，便长声道：“好，我与你来日再会。”

两人退了几步，眼前那逼人的杀气骤然消失。

两人如飞而去。

拾风看着老师太，她不知师太是何时走进这暗室的，只是觉得出师太对这里知之甚稔。只见老师太抬手一弹，一股劲风便把墙上那灯点燃。

暗室里顿亮。

老师太说道：“拾风，你下来好来了，那上面没有你要的东西。”

难道老师太知道她想要什么？

拾风看着她，忽然觉得她是一个好人。

她是用心来体会的。

她突然觉出自己的心与这老师太的心离得很近，她在艳庵也有过入地狱一般的辰光。

那时她是一个女孩，一个虽是甘心入了艳庵，也下了决心自己剃去了头发，但决不愿意做尼姑的女孩，她是丐帮三十八万人的帮主，她叫肖乞儿。

大概是从一百年前起始，丐帮的帮主余波儿把他的帮主地位传给他的女儿鱼漂儿，丐帮几代帮主就都是女流了。其间虽然出过一个帮主牟熊，但他存心不良，一心要做武林霸主，也没做得几日。

肖乞儿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孩子，虽然不会弹琴，但她也像鱼漂儿一样，有一双大眼睛。

她被恶魔带去过那间小屋.....

老师太用慈和的眼光看她，是不是她也曾有过同肖乞儿一般的经历，还是她饱经风霜，知道肖乞儿受过这种苦处？

老师太说道：“你是丐帮帮主？”

肖乞儿点头。

老师太说道：“你瞒不过他。”

肖乞儿笑了笑，“他不知道。”

老师太叹了口气，“你想错了，他决不会不知。”

肖乞儿打了一个寒噤，如果那恶魔知道她是丐帮帮主，还用这法儿对她，他的心就比蛇蝎还毒。难道她隐藏了半天，混入艳庵，一入庵就被那恶魔看破，难道那恶魔沉溺于她的身子，天天以玩她为乐，就是要对她开一个玩笑？

那恶魔的心也太毒了！

老师太两眼似有泪光，她是不是也想起了多少年前那恶魔趁她伤时欺凌她的情景？她是不是在心里也恨那恶魔？

肖乞儿说道：“师太，艳庵成了今天这样，莫不如一把火烧了它，也图一个干净。”

老师太笑笑，说道：“人都说艳庵是污秽之地，偏我舍不得它。”要知道艳庵是老师

太一年年乞讨修建起来的，要她举火一焚，便了却了艳庵，她真是不能下手。

肖乞儿说道：“师太不愿意，就跟我走，回到丐帮图个来日之举。”

师太摇头。

世上之事最难说的是男女之情，单说师太对那无定和尚，究竟是恨他还是容他，是想杀他还是想由他，真是难说心境。

老师太说道：“肖乞儿，你还是走吧，你要不走，怕走不出这艳庵了。”

肖乞儿对师太行了一礼，说道：“师太，保重！”

她走出了暗室，走出了长廊，她觉得这地窟里很是闷热，气也不畅，她怎么能在这里呆那么许久？

她一定要离开，一定要离开艳庵。

她来到了地面上。

艳庵的庵室，也有一间是她一个人的修性之所。

她大吃一惊，有五六个人坐在这里等她，这些人都是艳庵的女尼，有拾慧、拾心，还有拾意、拾空。

拾空抱着剑，冷冰冰地看她。

拾意不看她，只是看着眼前的地面。

拾慧笑咪咪看着，对她说道：“我们在这里等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在里面呆得太长？”

拾心咬牙，说道：“你骗了我，你骗了我，你根本不是什么秀姑，你是丐帮的帮主肖乞儿……”

事情已明，肖乞儿就笑了，她笑得很开朗。

在艳庵呆了这么多时日，她受那恶魔的摧残最多，人也瘦了，脸更见消瘦，一双眼睛更大，人也就显得更多了几分精神。

她说道：“你们知道就好，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她刚想要对几个人晓以大义，陈说厉害，劝她们离开艳庵。

没等吐出几个字来，就听得拾空怒气一喝：“住口，你个贱货！你以为你是谁？谁叫你来对我指手划脚？”

拾慧说道：“你知不知道我是无所不知的拾慧？我想知道什么事就一定会知道？我知道你今天会从地下出来得晚，因为你要去看暗室；我也知道师太会放过你，因为她对你很好；我也知道你走不了，因为有我、有拾空，你就一定得死在这里！”

拾心拍手笑了，说道：“好，好，没良心的，你就死在这里好了，顶多我给你准备一口薄棺材。”

第四十七章 无情之剑

拾风对拾心、拾慧等人并不在意，她在意的是那个一语未出、只是握着剑坐在那里的拾空。自从无心和尚死了以后，这个拾空便性情大变，她的剑本来无情，此时的剑如若出手，会更冷酷。

只是拾空会不会对她出手？

拾风说道：“我要跟你们说，艳庵这种日子长不了的……”

拾慧笑一笑，说道：“日子长不长，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来艳庵是来害人，我们就害害你。”

拾心对拾风笑，突然扑了过去，使出一式“凤凰入林”，这一招极疾，未等扑到，便叫：“我要杀了你！”

拾风躲过这一式，再转回头，眼前就是拾慧那笑嘻嘻的脸，拾慧说道：“你知道不

知道，我们最恨你什么？”

当然不知道。

拾慧说道：“我们没爹没娘，你有爹有娘。我们没人可怜，你可不同了，你是天下三十八万丐帮徒众的大帮主。你可是有的是威风……”

拾空站了起来，她只说了一个字“滚！”

那拾慧正在讲得有兴头，忽听得拾空说一个滚字，不由呆住了。但等她回头，看到拾空确是对她喝斥，就脸色变了。

拾空该喝斥的人是拾风，决不是她。

拾慧想说话，但她是拾慧，是艳庵见识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像什么的拾慧，她就眼珠一转，笑了笑，一声不吭地让开了。

拾空说：“你要能胜了我的剑，我就让你走。”

只有一拼，才能求生。

此时的拾风，突然变了，她的脸变得很肃穆，人也像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一身媚骨的小尼姑，再也不是唯唯诺诺的拾风了。

她的气度、神气像是一个君主。

她对着拾空一揖。

有谁见过丐帮三十万徒众的帮主？

从前的丐帮帮主鱼漂儿时代，鱼漂儿的英名天下皆传，只有一个寂寞剑米离能与她齐名，那时一提起天下三十八万徒众的丐帮帮主，谁不钦敬？

如今的丐帮帮主已经有好几代是只闻其名不知其人了，她们究竟是什么人，来自哪一个门派，武功如何，为人又有什么弱处？很难知晓。

越是不熟悉，就越是可怕。

就见这个肖乞儿慢慢振衣，她的手很细致，手指也很纤弱，她解开系腰的那条丝绦，

又重新系了系，好像这件缁衣在她一振之间就变了。

一系腰之后，她整个人变了，再也不像是一个修行持身的尼姑了。

她又把鞋边慢慢拆开，从鞋缝里向外掏东西。

几个小尼看着她，眼看着她从鞋边拿出一块块小小的玉来。这是很名贵的玉石，洁白无暇，镂成奇形怪状的片儿。只见她把这些片片慢慢嵌到一起，在她手里就有一个一握大小的玉片筐儿。

北方丐帮的帮主叫做筐头儿，她的手中信物便是一只小小的玉筐，这玉筐越小，级别则越高。肖乞儿是丐帮三十八万徒众的帮主，是天下丐帮的总筐头儿，她的玉筐就有三十八片玉片儿。

几个小尼也知她这筐神奇，但不知这小小的筐能有什么用途。

就见到肖乞儿说道：“好了。”

拾空的剑能变得无情、无义、无嗔、无怒，在艳庵里便是第一高手了，她看着肖乞儿，眼里也有敬意，肖乞儿是一个好对手。

拾空慢慢举起了剑，这是一招“空空如也”。

只是一招起式，便让肖乞儿对拾空另眼看待，她心道：这一剑看似平平，其中却藏着不少机巧变化。

她身子一闪，用手迎出。

就听得啪的一声，肖乞儿的右手忽然闪出一片白光！

原来她的右手所有手指之上、关节旁边都护满了玉片。

这只小筐原来是用蛟筋织成的，一旦肖乞儿用内力去顶它，小筐便化成三十八块玉片儿，护在肖乞儿的手上。这玉片护手，就是利剑也敢去抓，去搏。

只听铮铮两声，像是金铁交鸣。

原来是拾空的利剑正击在肖乞儿的玉片上。

拾空身子击飞，剑也随之抖了十几个剑花，叫了一声：“好！”人便飞了出去。

两人交手，只战了一合。

拾空看着肖乞儿，想不到她竟对拾空施出的绝情剑法也很熟悉。

肖乞儿心里暗暗吃惊，她知道拾空自从无心和尚一死，便看破一切，不愿再走出静室一步。除了平时那蒙面人来之外，拾空从不理睬任何男人。就是在蒙面人用手捏拿着她的骨骼，抚摸着她的身体的时候，她也能不动、不想，心如止水。

于是，拾空练成了“绝情剑”。

要杀天下的负心人。

两人相对，眼里都有惊讶，都不料对方能有这么好的本事。

拾风笑笑，说道：“师姐，剑无情，人有情，若不能忘情，剑也有情。”

拾空不听她，只是举剑，她在出剑时，剑招便没一点儿停滞，一招招使去如行云流水，天衣无缝。

站在一边的拾慧、拾心看得呆了。

她们不知道剑法可以绝情到这种地步，好象不是人趋使着剑，而是剑带动着人，剑是灵魂，人只是行尸走肉。

剑气所摧之处，只见墙扑扑波波发出一阵噼叭爆响，裂出许许多多树根蚯蚓状的裂纹，像是大地的一块焦土被太阳烤裂一般。那窗子上的纸都爆飞成一片片蝴蝶，飞了出去，飞去时还哧哧作响。

窗棂都炸飞了。

她们才知道如再不走这间静室，几个人就会喘不出气来。

肖乞儿心里喝采：好剑！她是丐帮帮主，是得了祖师鱼漂儿真传的，所以鱼漂儿的那两大绝技寂寞剑与百兽舞她都熟悉。此时她随手应招，不断以手中玉片去接，去砸，去击，去抓。

肖乞儿的手很快。

只听得哧地一声，两人便骤然分开。

拾空的剑仍是抱在胸前，她像男人一般双手抱着剑，剑已归鞘，人也十分平静。

再看肖乞儿，她手里的玉片也已经收拢，变为一只晶莹精巧的小筐。

她笑笑，说道：“果然好剑法……”从她的嘴角沁出了一滴血，这滴血越来越大，越来越浓，终至于滴了下来。

接着又不断地从嘴角流血。

拾慧笑笑，巧说道：“我就知道，你决不是是拾空的对手。”

她刚要凑上去，就听得拾空说道：“让她走！”

拾心、拾慧不想放肖乞儿走，要是能活捉到丐帮帮主肖乞儿，治服天下七大门派，就会易如反掌。她们心里百般转着这个念头，人人只是看着拾空，却不敢对她再说一句话。

肖乞儿说：“后会有期！”

她慢慢走出了艳庵。

艳庵之外，是很安静的，在那些昨日被劲风吹落鲜花的牡丹枝上，又绽开了一朵朵蓓蕾。到了异日，又是一株株怒放的牡丹。

牡丹依旧，只是人不知是不是依然？

肖乞儿的身子晃着，蹒跚而行。她要支撑不住了，她坐在牡丹花丛旁，想凝凝神，喘一口气。

眼前站着一个人，一个慈眉善目的和尚。

他对着肖乞儿笑，说道：“女施主，你是不是有什么不便？”

肖乞儿抬起了头，她觉得有点怪，这和尚看去像是熟人，但却又不认得，听他说话声音，像是伤了风。

肖乞儿低声道：“我没什么，只是受了点儿伤。”

那和尚说道：“贫僧是洛阳白马寺住持无定，女施主受了伤，不如让我看看。”

肖乞儿还在犹豫。

和尚笑道：“大家都是佛门中人，自是不能太过俗气，还是我来替你看看好了。”

说罢，手一伸便抓住肖乞儿的脉门。

正当和尚伸手来抓肖乞儿脉门的时候，她的心猛地一惊：他的手太快了，快得异乎寻常。

肖乞儿看到了和尚的手！

在那个破屋里，一连几晚，肖乞儿都过着不是人的日子。那个蒙面人的兽性大发，他把肖乞儿捆在床上，人在她身上蹂躏她，糟踏她。肖乞儿只知道这人的手是枯干的，很瘦，像是老人的手。

她很熟悉这一双手……

但她晚了，当她心随意转的时候，不等她动手，和尚便紧握住她的脉门。

和尚的两眼闪光。

“你认不认得我？”

“不认得。”

“你好好看看我。”

肖乞儿笑了笑：“我不认得你。”

和尚大笑，说道：“人嘴不会说话，眼睛却说实话，你已经认出我是谁了。”

他手一摔，就把肖乞儿摔在地上。

这一摔，摔得她头昏眼花。

和尚看着肖乞儿，说道：“你为什么从艳庵出来？”

肖乞儿以为他不知自己同拾空等人反目，一杀而出，便道：“我要回去，我要回村

里.....”

和尚扣住她的脉门始终不放，笑道：“你还想骗我？”

肖乞儿不说话了，她知道再说什么也是无用。和尚看着她，说道：“你知道我急急忙忙回来，做什么来了？”

肖乞儿不语。

和尚大笑，“有人知道怜香惜玉了，那个米离想要找你，他想救你，还有你丐帮的那个徐长老，他两人要来艳庵夺你。”

肖乞儿的心越跳越快，她抬起了头，看着这和尚，说道：“我听不明白。”

和尚厉声大叫：“休再骗我，我早就知道你就是肖乞儿！你是丐帮三十八万众的帮主肖乞儿！”

艳庵里那个老师太手下一用力，扑地一声，木鱼又被敲碎了。

她敲碎了多少个木鱼？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这个木鱼碎得奇怪，像是被雷烧焦的，被火熏裂的，从中间咯咯叭叭裂出许多道裂纹来。

老师太低头合什，说道：“佛祖慈悲！”

有人站在她身后，这是一个小尼。

“她走了，离开庵里，一个人走了。只是受了重伤，拾空的剑伤了她。”

老师太看着敲裂的木鱼，不作声。

“她能不能回到丐帮？”

像是自己问自己，也像是对老师太发问。

老师太抬起头来，她似乎听得远处有人在长啸，但声音只是响了一下，就再也没有动静。

是不是有人在打斗？

老师太觉得有些不祥，她扔下那个小尼，向外就走。

和尚脸上再没了和气，只有乖戾与残忍：“肖乞儿，你自己找上门来，不是我要你做我的女人，你以为我喜欢玩弄女人，贪恋女色，愿意鱼肉女色是不是？我只是愿意玩弄丐帮帮主，愿意玩弄你这个自投魔窟的女人！”

老和尚没了一点儿慈心，他手指如钩，唰唰一叼，便把肖乞儿的缁衣扯破，露出雪白的酥胸来。

他恨声道：“我不得罪丐帮，丐帮却来惹我，我不叫你知道知道厉害，你怎么会后悔？”

他一手去扯牡丹花枝，扯过一刺刺牡丹。他在右手里握着十多支牡丹，这些花枝都是一根刺，一朵花，拿在手里，像是一束。

老和尚狞笑，“好，我就让你尝尝做花下死人的滋味。”

老和尚站了出去，他离肖乞儿足有十几步远，他飞快地把手里的花枝一掷。左手持花，右手飞掷，一掷一投，竟在眨眼间把十二支花都插在肖乞儿的身上！

肖乞儿知道，这些花枝有的射入她身内足有两、三寸深，有的更浅些。但每一花枝射在身上，便在她耳边造成“轰”的一声大响，然后双耳便嗡嗡响过一阵。她知道老和尚这是在用内力摧残她，向她发射花枝。他想折磨肖乞儿，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和尚哈哈大笑，“徐长老、米离，我杀了这人，在她身上种上千百枝怒放牡丹，看你们怎么来时怎么救她？”

第四十八章 惜花君子

无定和尚做事竟像疯人一般，他把肖乞儿的衣服撕烂，将她放在花丛下，平平躺着。人站在远处，随手掷花，只是一会儿便在肖乞儿身上插满鲜花。

他抚掌大笑，说道：“好花，好花。从前人家都把美人比成鲜花，我不知其中奥妙。如今我自家做来，才知道这中间寓意无穷。”

说罢又是摇头：“还是不好，还是不好，只是这一个美妙如花的女人，怎能不等插好所有的鲜花便就流血死去，那岂不是大杀了风景？”

他摇摇头，再来到肖乞儿身边，凝神想了一想，方才又喜孜孜道：“好，这样才好”。

他急忙出手，点了肖乞儿身上的大穴，只是几点，便止住了流血。

肖乞儿的眼睛睁得很大，这目光是愤怒，是憎恨。

无定和尚有些疯颠，两眼瞪圆，恨声说道：“你看什么啊？天下之人都是一些混蛋，像那些喜欢来拜佛的人一样，人人到白马寺，只对着那一匹任什么也不是的白马磕头，以为马是神灵，对着那些泥雕木塑，个个捣头如蒜。又有谁知道白马寺中唯一的神灵，便是我无定和尚？”

他眼里闪着怒火，看着肖乞儿，指着肖乞儿：“你也是一帮帮主。江湖中七大门派、一个丐帮，都想拿我问罪，以为艳庵好欺，以为无定和尚懦弱……殊不知我无定也能摆布你们，把你们一个个杀的杀，砍的砍，栽花的栽花，做肥的做肥，让你们那些不可一世、狂傲的笨蛋们全都死个精光！”

他哈哈狂笑起来。

无定和尚把鲜花折了许多枝。

他选得很细，都是一根针刺一朵花，有长有短，有大有小。

他握着这些花，过来跪在肖乞儿身边，说道：“阿弥陀佛，佛祖也喜欢花，不然怎得那百相？你喜欢这花花世界，喜欢磨难，甚至不惜到艳庵去受苦。我就拿你去供奉佛祖，让佛祖喜欢你，与你交欢，你便死在佛身，也做尽了风流，但愿你来日有福，能托生得做一个男身……”

肖乞儿此时身上滋味实在说不出有多难受，像是剑刺在身，又像是病后虚弱，全身

的穴道都不舒展。她心道：这般被他苦苦折磨，还不如死了的好……她此时是求生不成，求死不得，心里一阵阵悲苦，心道：当初到得那艳庵，与这恶魔在一起，到了晚上他分明是防我甚紧，但也不是没法同他一拼。我那时就是拼死了，也杀了他，省得今日受罪……但此时后悔也是晚了，这无定和尚疯疯颠颠，一心一意只是做他自己的事，肖乞儿像是一具尸体，由他任意摆布，百般折辱，动也不能动一动，叫也叫不出声来，十分凄苦。

无定和尚口里喃喃说道：“你看这插花之道，听说在倭国十分看重，人人都拿它当一门技艺，花枝讲究斜、歪、欹、重，讲究的是势，讲究的是体，讲究的是气，讲究的是韵和神。这些你懂不懂？”

他像在与肖乞儿谈学问，侃侃而说，滔滔不绝。

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中的花枝插在肖乞儿的身上。

这事听来神奇，叫人畏惧。但在他做起来，便不十分难，他只是或轻或重，那么随手一掷，便把花枝插在肖乞儿身上。

花枝插入处，便渐渐地红了，沁出一、两滴血珠来。

他便摇头叹道：“难怪，难怪，从前人说花落成泥更护花，我以为这话无理。这回一看，果然如此，花泥也是血，血也是花，这一株株牡丹，你看是不是比那土上种的更是鲜艳？”

无定和尚嘴里絮絮叨叨，一边说话，一边手中不停，只是过了半个时辰，便把一个肖乞儿浑身插成了一丛怒放的牡丹。

这牡丹个个都鲜艳，株株都漂亮，只是看去奇异，都插在人的身上，深深地植入肉里。

远处传来一声声啸声，啸声是两人发出，一个深厚绵长，一个呼啸尖利。

这无定和尚拍手大笑道：“好了，好了，他从东方来，我自向西走，佛说有大路，

路路通九州。”

无定和尚看着肖乞儿，竟是摇着头，叹着气，眼里也好似有泪，说道：“你等着他们，让他们看看你，便知道我这人根本无心害人，只是喜欢那些可怜的小家伙罢了。”

他听得呼啸声越来越近，便一踊一跃，如飞而去。

果然来了两人，这两人是米离与徐长老。

只听得米离说道：“我要你别跟着我，我一个人先回洛阳，你却不听。依你这走法，一定会走到那恶魔后头去。”

徐长老喘着气，说道：“我也不是不信你，只是你一个人去洛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有脸再见帮主？”

两人说着话，便到了肖乞儿面前。

米离与徐长老都站在肖乞儿面前，他们想暂做小憩。

肖乞儿的身上插满花枝，最是不易发觉，米离与徐长老哪里知道会在这里有一个他们千方百计要救她的肖乞儿？

米离说道：“徐长老，你那丐帮帮主也是奇怪，既是要与艳庵动手，就与他动手好了，何必要独自一人进那艳庵？

她不知道艳庵那地方是龙潭虎穴，决不能一个女人独自去闯的。”

徐长老叹息，说道：“帮主这一做，也是不得已，谁知道那‘血魂焰’竟是没有解药的。”

两人都是黯然。

肖乞儿此时就在米离身后，她躺着，看着，眼睛能看见米离的背影，能闻见他身上的汗气，心道：你们说我，却不知道我就在你们身后。只是她心里也不知自己是盼着被两人发觉，还是盼着两人千万别发觉她。

米离说道：“徐长老，听说你那丐帮帮主肖乞儿，有些……像她。”

徐长老与米离相交甚久，便知道他说的这一个她是谁。

他笑道：“也是怪了，我们帮主不但人很静，就是她的一行一止，一举一动，也像足了鱼漂儿大侠，她除了不弹琴，其他的一切都像，就连喝酒也像。”

米离漠然，他的后背在鱼漂儿看来，也颇有些伤感。

他慢慢低声说道：“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再像她了……”

肖乞儿心里涌过了一阵热，人都说米离是个情种，果然不假。鱼漂儿有情人如此，死在九泉之下也该是自慰。

米离说道：“只是不知她在那艳庵，是不是会受苦？”

徐长老说道：“不好，快走，快走。”

两人急急而去，只剩下了一个肖乞儿躺在这里。

风吹过来了，吹得牡丹摇摇曳曳，肖乞儿躺在地上，觉出身上的伤已经渐渐都变得麻木，只觉得眼皮有些睁不开，人也有些困倦，想一睡了之。

但她不能入睡，她知道要是睡了，定会一死。

在这牡丹丛中，很少有人，但此时晃晃当当真的有了一个人来。

这人晃着，走着，一直来到了眼前。

他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在念诵着诗句，像是在咏牡丹，他一字一斟，一句一酌，摇头晃脑，陶然自乐。

肖乞儿不认得这个人。

这人来到肖乞儿眼前，看着这一丛牡丹，就笑了，笑道：“好，好啊，只有一株株牡丹，哪见一根根花蕾，我今日是开了眼，只是牡丹怎么能生这个模样？”

他凑过来，身子向下一趴，看了一眼，就看到牡丹原来是插在一个人的身子上。这人以为是白日撞见了鬼，他急忙回头大声吼叫着逃走了。

肖乞儿心里很悲苦，她知道若是被这人叫出去，她一定会成了一个怪物，被人家传

说着，讲究着，讲成一个妖妖邪邪的魔鬼。

她想走开，但是她连动都不能动一下，只能眨眨眼睛，她能往哪里走？

果然，听得见有喧嚷声了。过来了几个人，那几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你说得是真的么？会不会是白日碰见了鬼。”

“实话。我正念诗，就看见了，看来那女人是个死尸，只是身上没有埋土，牡丹花都硬插在她身上。”

肖乞儿心里一叹：完了。让他们看到我这种狼狈样儿，我也不要再活了……她心内大生凄苦，心恨道：艳庵害苦了我，艳庵害死了我……”

这些人到了眼前，看走到近前，只离有三、四丈远就停住了，有人比比划划，指着肖乞儿。

肖乞儿听他们说话，知道这一场羞一定难免，就索性闭上眼睛，再也不动了。

听得有人叫：“什么事，在这里吵什么？”

远远过来几个人，都是丐帮中人。

有一个说道：“胡大哥，你们不知，有一个女人，死在这里，身上插满了牡丹花……”

那个被叫做胡大哥的人说道：“好，既是女人，你们就靠远一点，待我过去看看。”

肖乞儿听得他们叫胡大哥，心里蓦然惊觉：他会不会是洛阳城里的丐帮弟子胡不为？

正在这里胡思乱想，就听得脚步声渐近，那胡不为慢慢走近肖乞儿，一见她身上竟慢慢匝匝插满了牡丹花枝，不由失声叫起来：“可怜！”

肖乞儿不能言，如是能说话，她就该喝斥这个丐帮弟子胡不为了。

胡不为看了看，也不知肖乞儿是不愿见他，还是羞于看他，到胡不为走近时，她竟闭上了眼。胡不为凑了过来，蹲下身，用手撩开头边的一朵花枝，他这一动，肖乞儿顿觉身上又猛地一阵攒心刺痛。

胡不为说道：“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竟造下这般滔天罪孽？”

胡不为站起身来，他要去喊两个人过来，把肖乞儿的尸体埋了。

米离和徐长老看到了无定。

无定这时坐在白马寺那间破屋里，他抬头看着二人，说道：“想不到我这蓑草之中，竟也能来贵客。”

米离问：“无定，你把肖乞儿弄哪里去了？”

无定惊讶道：“什么肖乞儿？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丐帮帮主，她的名字叫做肖乞儿。可是你要找她，问徐长老好了，何必问我，我只主持白马寺，可不曾管丐帮。”

米离断声一喝，“胡说，有人看见她从艳庵中走出来，到了牡丹丛后，便没了，是不是被你害死了？”

无定大笑，说道：“我要是看到了她，喜欢还来不及，哪里会害她，你知道不知道，就连佛祖也喜欢美貌，也喜欢拈花……”

无定哈哈一笑，他那笑声之中，多的是疯颠与狂热，哪有一分清静平和？

米离与徐长老走出来，他们得找肖乞儿。

若是肖乞儿死在艳庵里，也必得找到她的尸体。

徐长老叹息道：“肖帮主，肖帮主……”

言语之中，似有无限惋惜。

两人到洛阳丐帮分舵休息，正坐下喝茶时，听得有人喊：“胡大哥回来了！”

原来这胡不为从牡丹丛后走出，安置好两个弟子，叫他们掩埋了肖乞儿，就匆匆赶回洛阳分舵。他知道，艳庵近日要去赴中原少林、武当之会，这几日说不定各大门派中会有人前来联络。

就看见了米离与徐长老。

胡不为说道：“让米大侠久等了，小弟刚在牡丹花丛，看到了一件怪事，就来迟了

些。”

徐长老喝道：“什么怪事，值得你亲自去看？洛阳城里事这么多，你不去管，去牡丹花丛做什么？”

胡不为被徐长老一训，心里很不舒服，但也是低头答应，说道：“是，是。”

米离笑笑，说道：“胡兄弟，你说你在牡丹花丛看见怪事，却是什么怪事？”

胡不为便讲到肖乞儿，讲到那个身上插满了牡丹花枝的女尸。

米离与徐长老神色大变，两人跳了起来。

米离问道：“你把她怎么办了？”

胡不为大吃一惊，想不到本派掌门的长老和米离都是这般吃惊，莫非这事有什么重大牵涉不成？

他说道：“我派几个兄弟，让他们把她埋在山坡上。”

徐长老一拍桌子，叫道：“你，你……”

他一回头，不见了米离。

米离箭一般飞了出去。

第四十九章 香冢有情不埋人

胡不为手下的几个小巧，站在山坡上，他们得了这个差事，心里好大不乐，在这满坡牡丹之中，喝酒也好，游乐也行，却偏偏要来埋人，埋一个惨死的女人。

这活儿没什么好的。

小巧说道：“我去叫车，弄一具薄棺来。你们先在这里挖坑好了。”

走了两个小巧，还剩两人。

一个说：“我活这么大年纪，从来没见过有人死得这么惨，死时身上还插满牡丹。”

另一个小巧说道：“你没见的事多了，前些时日在牡丹坡上死了几个人，都说是亲眼见的，眼瞅着把毒洒在人身上，一会儿人就化成了水，连衣角也看不到了，那更是厉害。”

两人边说边挖，只是一会儿便挖好了。

一个小巧跳起来，说道：“好了，好了，惨死的人不深埋。明年这坟上说不定又会来了男男女女，坐在这坟上搂搂抱抱，也弄些风流。她看了，也是没法儿。”

另一个小巧大笑道：“说得好！”

眼瞅着那一辆牛车慢慢悠悠来到了坡前，车上真个拉了一具薄棺，两个小巧从洛阳城外棺材店买了一具棺材。

牛车到了近前，小巧跳下车来，叫道：“胡大哥给的银子还有的多，等埋了人就去喝酒。”

几个小巧都是大乐，有酒喝那是最好。

就把薄棺抬下，放在地上。

小巧说道：“要不要把她身上那些花枝拔掉？”

肖乞儿心跳了一下，她心道：要是你真拔下了我身上的花枝，说不定我便能叫出声来。快拔，快来拔好了。

她心里十分害怕，怕被这些小巧生生活埋。

刚才她还羞于见这些小巧，连眼睛也不愿睁，此时她反是用力睁大了眼睛。一睁大了眼睛，她最后的那一点气力也没了，心里倦得要命，恨不能马上就睡。

她对自己说道：“你不能睡，你不能睡……”

她明白，如果她睡了过去，就会从此再也醒不过来。

一个小巧大声道：“胡扯，人死了，怎么不是埋？你看她今天身上插着花枝，再过

一阵，挖开一看，花也没了，花枝也没了，只剩一堆骨头，人总得变得一堆骨头，谁也没两样……”

就没人来拔她身上的花枝。

肖乞儿心中暗暗叫苦，心道：我死在这里，也是极冤。我入艳庵为了是那“血魂焰”，谁料到“血魂焰”竟是那般猛烈不治的剧毒？我去艳庵也是白白蒙羞，就是天下七大门派和丐帮一齐去和艳庵挑战，因为有了这“血魂焰”，就会一败涂地，败在艳庵手下。

她心里如涌如潮，想着这些事，但她无法动一下，也吐不出一个字来，这会儿就是让她把眼睛闭上，她也没了那一点儿气力。

她的身体已完全麻木，连心跳声也几乎无法听到。

几个小巧把棺材放在地下，又去抬肖乞儿。

她两眼瞪着，看着天，心道：我眼睛还没闭，难道你们就看不见？

这时一个小巧说道：“怪事，这女人死了，眼睛也没闭。”

另一个小巧说道：“死得惨，心里不甘，就眼睛也闭不上。”

他们说着，把肖乞儿抬起来，啪地一声，平扔在棺材里。

肖乞儿心里想道：这一扔我被摔出声音来，她们就会知道我不是一个死人了。谁知她虽是被摔得很厉害，身上又有些疼痛，但仍是叫也叫不出，哼也哼不响。

几个小巧便把棺材盖上，七手八脚抬起棺材，把它扔到坑内，匆匆填平。

一个小巧说道：“马马虎虎算了。”

另一个小巧年纪大些，说道：“唉，人活不易，她也总算是来世上一回，给她立块石头，当作是碑，要是有什么人来找，也找得到。”

就去搬石圆坟。

米离飞身来到牡丹坡，远远正看见几个小巧在忙碌。

他心急如焚，急冲过来，问道：“是不是那个身上插满了花枝的女人？”

一个小巧回头看他，不认识他，说道：“你是她家人？她死了，死得很惨……”说罢摇头。

米离也不分说，叫道：“快，快挖开坟墓！”

几个小巧惊呆了，以为米离是疯子，他们辛辛苦苦弄了好几个时辰，方才弄好。就要下山去，找一家小店沽几壶酒，好好买醉。谁料到不知从哪里来了米离这样一个疯子，硬要他们把填好的坟再掘开？

一个小巧叫道：“小子，你快滚开，别没来由消遣你大爷！”

米离叫道：“快，快挖坟！”

一个小巧脾气暴躁，心道：我跟你罗嗦什么，要你知道厉害就行了。

他站在米离身后，扬起镢头就打。

米离恍若未闻，仍是一脸肃然，喝令眼前的小巧挖坟。

一旁一个小巧看见，怪他鲁莽：要是一打打在米离头上，岂不打烂了脑袋？那是他们定然要吃官司。

他忙推了小巧一下。

镢头打在米离的脖颈上！不推还好，一推更糟，这一镢头打在米离的脖颈骨上。人的身上颈骨、脊骨最怕受伤，这一打上，准是一个死。

只听得“当”的一声，就像是镢头打在石头上，那小巧叫了一声，手一松，镢头便飞了出去，他两手虎口都被震裂，直是渗血。

米离看着他，喝道：“挖坟！”

几个小巧再是眼拙，也知道眼前这人不好惹，他们全都乖乖地用力挖坟。只是一会儿，便又把那坟墓挖开，渐渐露出那一具薄棺来。

米离看着这棺材，心里想着当年他死在坟墓里的情景，后来是苑家老爷子救醒了他，但死时的滋味他是尝过的，一个活人如被敌手活活关在棺材里，憋在地下，一下下

被闷死，那滋味最是难受。

米离叫道：“让开！”

他双手一撑、一扬，啪地一声，棺盖便被揭起来。

米离看着这肖乞儿，她的双眼瞪得很圆，像蓝天一般宁静，没有一点儿云翳，她是不是死也不肯瞑目？

米离站在她面前，忽然说道：“这么就把你埋了，是不是太受委屈了？”

米离双手握着棺材的边板，用力一撑，只听咯吱吱一阵响，几寸长的桃心钢钉便被拨开。他只是扳了几下，一具棺材便变成了一些木板。

肖乞儿躺在这棺材里。

米离看着肖乞儿，从她的眼里看出了活气。

米离乐了，他一乐，话便多了，说道：“从前人家都说我是个怪物。我看你比我更怪，人其临死，还要在身上插这么多牡丹，就是到了幽冥地府，你这模样，也会把阎王爷吓坏。”

说罢，米离便伸出手去，一用力气，拔下几枝牡丹花枝。

几个小巧看着米离，一边说话，一边疯颠颠从尸体身上拔下花枝。心里以为他是死了一个亲人，就吓得痴了、呆了，想劝他不要再动死人。但他们畏惧米离的功夫，不敢凑过来。

米离拔了几下，突然一旋身，脱下身上的长衣，盖在了肖乞儿身上。长衣是白色的，慢慢地在白色的长衣上便点染了红红的血花。……肖乞儿躺在床上，看着米离。

“你怎么知道我没死？”

米离大笑，“像你这种人，死时一定闭眼，因你活得心满意足，死了也不想着别事。没有仇家，没有怨气，怎么会死不瞑目？”

米离哈哈一笑。

肖乞儿低下了头。她难对米离说她在艳庵的遭遇，她难对米离说那个恶魔，她无法说出在那间破屋子里，一连五、六日所受的凌辱和欺负.....她怎么能说得出口？

米离看着肖乞儿，突然笑了，说道：“徐长老说你像鱼漂儿，我有点不信.....”

肖乞儿惊讶地抬起了头，“我像.....鱼漂儿？”

米离说道：“像，像，岂止是像？简直是像极了，鱼漂儿也像你这样忽闪忽闪地闪着大眼睛，鱼漂儿也像你这么心好，只是你会不会喝酒？”

肖乞儿的眼睛眨了眨，要说别的，她说不定还不像鱼漂儿。要说喝酒，恐怕她和鱼漂儿差不多。

两个人便喝了起来。

酒喝得很快，一只酒杯，你喝一杯，我喝一杯，一直喝下去三、四坛酒，两人也不见败相。

米离说道：“好啊，好酒量！”

米离想起了从前，他与鱼漂儿在一起，那时他两人喝酒，一个比一个喝得多，一个比一个喝得快，只是如今剩下他一个人，面对思念不已的鱼漂儿，梦中挥手挥之不去，莫非他真是相思已入骨了么？

肖乞儿说道：“米离，你恐怕不是那老魔的对手。”

米离浓眉一竖，说道：“怎么见得？”

肖乞儿说道：“他这人像是对江湖世故知之甚多，又对各大门派武功极为熟稔。艳庵的那些女尼，人人都有本事，全是他教出来的，他这人是个.....疯子.....”

他怕，怕米离会问她，为什么说那老魔是个疯子，如果米离问她，她能说出来么？

不，她不会说。

此时无定和尚正慢慢走进他那间小屋，小屋很破，门窗都残败了。他坐在屋子里，听着白马寺塔檐上的吊铃在呜呜风响，他闭上眼睛，一无所思。

眼前突然有了一个人。

这人是小尼拾心。

拾心的身上有一股香气，香气很浓，她是沐浴过的，带着乌黑的头发，人慢慢凑近来。

已经能闻得到她的体香了。

无定和尚还是不动，他在想心事。

拾心说道：“她没了，她走了，你很喜欢她，你为什么只喜欢她？”

无定和尚不吐声。

拾心慢慢凑过来，坐在她怀里，用胸去挤和尚，她的胸很软。和尚不动，说道：“别烦我！”

拾心笑一笑，说：“你以为她什么也不懂，你以为她是一个名门淑女，你以为你和她在一起你就能少了些罪恶？还不如你来摸我，快，快来摸我.....”

拾心眼睛半睁半闭，她忘情了。

她一见到无定和尚，心里便是一阵心悸，她看着无定和尚，便止不住心里的淫欲。

她恨拾风，因为无定和尚喜欢她，如今她不必再恨了，拾风已经不是艳庵的人了，她只是一个丐帮帮主。

拾心看着无定和尚，说道：“你追过去，杀了她？”

无定和尚的脸色很冷漠。

拾心说道：“你得杀了她，你杀死了她，从此就再也不用喜欢她了。”

无定和尚的脸上有许多皱纹，那些皱纹有时咬得深了，便显出残忍来，此时拾心抚摸着他脸上的皱纹，慢慢说道：“我能让你心里好受些，你愿意不愿意？”

无定和尚瞅着她，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儿光，那是慈和的目光，他看着拾心，像看着一个孩子。但看着看着，他的眼里闪出了凶光，他的眼里多了野性。

拾心推着他，把他的身子放平在那一张床上。

她再过去，一点点脱下和尚的衣服。

她说道：“你自己太苦了，太苦了，佛祖他也不会很情愿……”

她的手很温柔，很快便把和尚脱成了精光。

她凑过来，在和尚身上印下她的唇，她说：“你的身子很凉……”

小尼姑拾心的身子很娇嫩，她很快脱光了衣服过来，趴在和尚身上。

她觉得像是抱着一块冰冷的石头，但她忍着，笑着，说道：“你抱紧我，抱紧我……
自从你头一回捏我身上的骨头，我便整个都是你的了。”

第五十章 肃杀少林寺

香积厨里热气缭绕，这里的做饭和尚个个汗流满面，少林寺有上千人，谁都吃素，但也是一人一张嘴，得做许多饭菜，才能够用。

那个正在做饭的和尚站在灶台上，用铲子绞着锅里的米，铲子是黑的，米是白的。他两眼盯着锅里的米，正在一铲一铲地铲着，忽然看到锅里的米变黑了。他刚要喊叫，突然又看到锅里的米变黄了。他叫道：“奇怪，奇怪。”

他刚刚叫完奇怪，就看到管香积厨的和尚悟性走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

和尚答道：“锅里的米，你看……”

悟性随着他的手指一看，锅里的米好好的，仍是白白的，汤已经都下去了，他喝道：“你胡说什么？”

这搅米的和尚愣住了，是不是他刚才看花了眼？

少林寺的和尚们吃饭都是狼吞虎咽，只是一会儿便风卷残云，把碗里的饭全都吃光。正吃着饭，忽听得达摩院的三个长老一声叫道：“不好，有毒！”

众和尚正吃得高兴，听他这一声叫喊，都惊住了。

少林寺和尚吃饭都是静静悄悄，根本没人出声，此时这达摩院长老一叫，就使众和尚胆战心惊，那些功力浅些的，便着急忙慌要站起来，但两腿发软，站也站不起来。

达摩院的悟澄和尚喝道：“饭里有毒，快不要吃了。”

这时大厅里的和尚都十分狼狈，许多人想站站不起来，有的只觉心上有一根线在扯着，急慌慌地跳，直跳得心像要被腔子里扯出来一般。

悟澄和尚说道：“这饭里怎么会有毒？”

忽听得山下有叫声，也有啸声，一路隐隐传来，那叫啸声很快，像是转眼之间便来到眼前。

“砰”地一声，大门推开，顿时大殿内泻进一片阳光，来人不少，当先一人带着面具，身后跟着数十人，十人有男有女，都手拿兵器，一冲而入。

当头一人进了殿来，冷笑道：“少林寺从来威名远震，怎么能这么贪吃，竟败在一点儿小小毒药下？”

说罢，放声大笑。

悟澄喝道：“混蛋，原来是你下毒！”

他身子一窜，想扑过去，双手平推，推出一招“平推五岳”！

这一推用尽全身力气。

哪料到他被药迷住，全身竟是使不出一丁点力气来，虽是咬牙切齿，但双手推出，只是轻飘飘的，没一点儿气力。

看看要推到了那人面前，就见那人冷冷笑着，抬手一拨，就把悟澄的双手拨开，看去只是轻轻一拨，实则是顺力而作，只是轻轻一推。

悟澄一下子就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这坐在厅内吃饭的和尚，只有几个达摩院的人，还有几个监寺功夫较深，说来也不过只有七八个人，这些人强自撑着，慢慢走到前面，护住悟澄。

一个监寺叫做悟木，他上前合什，说道：“施主用心不必太毒……”

他手向前一横，刚想用一招“大力金刚指”逼住对方，不料手一伸之际，没有气力，便动作也慢，竟被对方出手挡住。那人嘿嘿冷笑，那人说道：“少林寺一向以为自己了不起，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

这人把臂捉住悟木的手，悟木挣得面红脸胀，也撕扯不开。

那人笑道：“你再扯，这一条胳膊就全都没了。”

正说话时，厅内的人都眼见这悟木的右臂忽然变紫了，再过一会儿，就向下掉肉，流血，仿佛那人手里拿的不是悟木的活活手臂，而是一条泥塑金装的佛像雕臂，一捅便坏。

悟木大吼一声，叫声惨极。

看来他这条臂一下子就被那人给废了，而且痛苦异常。

所有的和尚都挣着要站起来，但有人疼得呻吟起来，他们看着自家的脚，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一双脚突然向里弯，脚趾骨把脚被都挣破了，流出血来，但脚趾竟用力冲向脚背，把一双脚扯得碎了，破了。那几根脚趾就变成了几节长长的骨殖，像是鹰爪，慢慢地向后弯曲……有人疯狂地大叫，有人恐怖地瞪圆了眼，看着脚，想不起该说些什么。

在悟澄的身后，站着一个达摩院的悟生和尚，他是悟澄的师兄，此时挺身而出，说道：“这位施主，如要有话，便请直说。动手伤人，决非正道，我劝施主把解药给悟澄服了，治好他的手，然后再说别的。”

那人哈哈狞笑，说道：“治好他的手？就是大罗真仙来了，也治不好他的手，他只

是一个废人！”

说完这话，那人得意地大声狂笑。

这悟生和尚想了想，说道：“如果你硬要闯我少林，残害我同门，这是作孽，实不可为。”这悟生是一个直人，也不会骂人，更不会与人强颜理论，只是与这来人说话，也是脸红，因他看出来，那人是一个女人，虽是蒙着脸，但终是一个女人，与她说话，多有不便。

那人说道：“少废话，带我去见方丈。”

方丈在自家禅室内，饭是与一个侍奉他的小和尚一起吃的。小和尚把饭给他放在案上，方丈看着小和尚吃饭，当把米粒放到嘴边，突然颜色大变，手中的筷子飞了！第一根筷子飞过去，啪地打在小和尚的筷子上，打得小和尚手一甩，第二支飞出去，与第一支銜尾而至，啪地打在小和尚的手上。

小和尚丢了手里的筷子，大吃一惊，跪下说道：“弟子有过失，请方丈处罚。”

方丈笑了笑，闭目不语。

小和尚十分惶恐，不知道方丈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就心下忐忑。

他刚想跪下，就看到方丈的两眼向下一看，像是正在诵经入定。

听得门外有脚步声。

来人不只一人。

就听得有人干笑了几声，说道：“无欲，你无心待客，我却有心来访，让我进来不让？”

就听得少林方丈说话了，“既是来了，让你进不让你进，岂不都是着相？”

走进来十几个人，看看走在前面的人的脸色，无欲心下暗自忖道：看来少林寺今日一定是要难逃一劫了，这是连悟澄、悟木这样的高手也不能敌的对手，少林的劫难已不可免。

来人说道：“无欲大师，我要你少林寺所有的人都听我的号令，你愿意不愿意？”

无欲慢慢说道：“少林一向不听命于谁，就连少林的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也从来都是做事循规蹈矩，不得有一步逾越。”

来人冷笑，他手一伸，那手指便插进悟澄的肩骨里，就见顺他手指插处僧衣皆裂，慢慢渗出血来。

悟澄咬牙不吐一声。

那人说道：“你少林几百弟子都已中毒。只是我心怀慈悲，不愿他们都死，就饶过一次，要是方丈有令，少林肯听我的，这几百条性命都从地狱里捡回来了。”

悟澄大声叫道：“方丈，别听他的。这人想要灭少林、吞武林，要是听他的，岂不天下大乱？”

方丈抬头，就见那人伸出手去，摸着悟澄的脸说道：“人家有嘴，净说甜言蜜语，你用这张嘴说的却是恶语污言，不如没嘴的好。”

那人一摸，不见他四根手指拿下，就见指缝间向外滴血，待到他拿下手，此时的悟澄就惨了。

他满面血肉模糊，刚被摸过的地方已经消失了血肉，只剩下灰不灰、污不污的一种怪怪颜色。

无欲方丈说道：“你是艳庵的人？”

来人冷笑，说道：“天下七大门派先是没了一个淮阳门，紧接着就是你少林。”

这人放声大笑，笑声狰狞、狂傲。

一个女尼跟在这人身后，她嘻嘻而笑，说道：“无欲大师，佛说要入地狱，自己得先投身，你是少林方丈，为了救这一寺之人，最好你自尽才是。”

少林众僧一听她如此说话，不由皆怒。

一个弟子叫道：“方丈不要听他，就是我们都死了，也要与她一拼！”

这女人慢慢凑上去，摸摸那弟子的脸，说道：“刚才有人就被我这么一摸，三魂六魄就丢了一大半。你是不是也得一死？”

她手伸出去，那少林僧心里对自己说道：摸不得，不能让她摸我的脸。

可是，她一摸，那少林僧竟是不能躲过，只觉得脸上一凉，又是一热，凉得像冰，热得像火。

只是一会儿，便见他眼睛瞪得滚圆，就从两边眼角向下渗血。再见他两腮那肉就哗啦往下掉。

这弟子也是刚强，对少林方丈叫道：“方丈，不要放过这些恶魔！”

他痛得咬牙，向上挣了几下，倒在地上。

他的头便成了一具骷髅，身上的肉也慢慢消蚀。

最后，地上只剩下了一具骷髅。

这女尼媚笑，对少林方丈无欲说道：“无欲大师，我告诉你，你这些弟子吃了毒药，如果我不再动，就能活命。只要与我动手，个个都是一死，尸首皆无。”

少林众弟子大哗。

有人叫道：“方丈，就是一死，也不能让少林受辱！”

少林方丈无欲大师心道：原来艳庵这“九转血魂焰”竟是这般厉害，只是把毒下在饭里，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待到艳庵的人来了，你不能与她动手，只要一动手，就要死于非命。看来少林的这一劫难，实是不能幸免。

他回头一看，看着少林的众弟子。

对方来人只有二十余个，而少林寺里除了监寺、达摩院的几个大师外，皆已中毒。

与他们动手，能不能取胜？

监寺中有一个叫做悟事的，他性情暴躁，此时见全寺之人皆入艳庵算计之中，大怒，吼道：“你艳庵再凶，也总不能灭了我少林！”他冲出去，直扑向那来人。

来人未动。

女尼笑咪咪道：“大和尚，你休要动手，你要动手，我便杀人。”说笑之间，女尼身形倏动，在两三个少林寺僧间奔逸来去，只是眨眼间，人仍立在原处。

只听得惨叫声声，那三个僧人被她摸过、触过，身子便颤栗不已。只过了一会儿，人便死在地下了，化为血水。

无欲大师喝道：“悟事，休要动手！”

他慢慢而问：“不知你艳庵要做什么？”

来人奸声而笑，“也不要做什么，要么是你少林寺达摩堂几大高僧和方丈一齐死，要么就是你少林寺归我艳庵统辖。”

无欲大师怒声喝道：“你，你……”

天下竟有这般狂妄之流，敢欺少林，欲叫少林方丈当面自尽，岂不是少林从来未有的耻辱？

达摩院几个高僧看着方丈，他们神情淡然，这几人已是修行几十年的得道高僧，与世无争，与人无害，听得要他们为少林赴死，一个个无所畏惧。

少林方丈看着来人，说道：“艳庵也算是有名头的武林门派，你说话也该算数。”

女人点头，悠闲地笑道：“不错，方丈如果自愿去死，几位达摩堂高僧也情愿自尽，今日我便放少林一马，给他们解药。”

那人一点头，就从后面过来两个女尼，放下一个小小的瓶儿，一个女尼伸出手去，从瓶里倒出一粒药来，看那药粒儿极小，只有一颗粟米大，怎么能有那般奇效？女尼见少林众僧模样，知道不信，就拿起一粒药来，倒进身边一个少林僧的口中，只是一会儿，便见那少林僧哇哇吐出一地秽物。

果然是解药。

无欲大师沉声道：“好，就依你主意办。”

无欲大师回头看看少林，古松蓊郁，屋脊闪光，他自小便出家，直至做了少林方丈，几十年便活在这深山古刹里，此时心境真是难说。无欲大师慢慢向前走去。

就听得达摩院首座无声说道：“师兄，我先去了。”

无声是“无”字辈最小的一个，也是也是心性最痴的一人，他不愿看无欲大师死在眼前。他两眼看着无欲大师，眼里也有闪光，说道：“师兄，我先走。”

无欲点头。

无声大声道：“就是你一个小小艳庵，还想害我少林！”

他双手一抓虎爪，便抓在头盖骨上，只见从头脑边淋漓渗血，他慢慢倒地，死去。

第五十一章 血腥少林

无欲面色坚毅，慢慢向前走去，他是少林方丈，少林有难，他愿先入地狱。

女人笑笑，说道：“无欲大师，你就是死了，少林也会名声大损。不如少林寺就归服我艳庵，那又如何？”

无欲沉声道：“无心师弟肯为少林而死，无声师弟也甘心赴难，我死又有什么了不得？”

少林众弟子仍是怒声而叫，戟指而骂。

无欲大师一抬手，喝了一声佛号，这一声喝用了内力，那些功内稍浅的女尼被震退几步。

所有的少林寺僧都看着无欲大师。

无欲说道：“天有孽源，人有因果，要不是世人犯了色戒，也不会有牡丹花下的弃儿，更不会有少林一难，罪过，罪过。”

女人笑道：“大师既知道罪过，不如就此一死，以谢天下，也算对得起艳庵。”

一个达摩院高僧喝道：“你艳庵是世人抛弃的弃儿，与我少林何干？我少林无欲无色，总算对得起世人。你庵愁苦干我何事？”

无欲大师沉声道：“退下！”僧人便不敢再言语。

无欲大师回头再看，只见寺僧数百人，人人一双眼睛都定定凝视，看着他。他心里一酸，眼中不禁要流下泪来，低下头去，强摄心神，说道：“女施主，你也是佛门中人，既是答应了我，想不会出尔反尔。”

女人笑笑，说道：“大师放心。”

无欲便欲自尽。

就听得有人说道：“看来少林也真是有难了，要不要我去看？”另听得一个女人笑了，笑声清脆，也笑得十分妩媚。她慢慢说道：“你去了就能救得这一寺人么？”

那男人的声音很坚定，说道：“不错，这世上除了我，还少有几人能救得少林。”

从门外慢慢踱步走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身上的衣着很鲜艳，男人扯着女人的手，两个人的手悠着、晃着，男人用左手提着剑，女人用右手提着剑。

是独孤石与魏知知。

这魏知知竟然脸也不红，当着众僧人和尼姑的面，扯着独孤石的手，笑吟吟的，没一点儿怒气，那独孤石也满面是笑，他的眼睛虽是看着满寺的人，但他看不见地上的血水，也看不见满寺的杀气，只能看见一个女人的笑脸，一张看也看不够的笑靥。

他喜欢这个女人，从小便喜欢她。

两人旁若无人。

魏知知问：“你说她是谁？”

她直指着那个带着艳庵人来少林的女人。

那女人也是奇怪，只有三十岁年纪，脸色极是苍白，对外人总是自称她是艳庵的庵

主，其实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她是谁。

独孤石笑笑，说道：“我不认得她，天下的女人我只认得你。”魏知知笑，乐道：“你要不知道她，就怪了，她是人妖许媚娘。从前有人说她想迷住唐门的第一高手唐杰，如今唐杰也死了，她也没了情人，你看她那模样是不是伤心透顶，身上穿着缁衣，像是要出家似的？”

独孤石昂头，冷冷一瞥，看了这许媚娘一眼，说道：“她不是艳庵的庵主。”

魏知知问：“谁是庵主？”

独孤石说道：“那个与我比剑的人。”

魏知知一笑，对独孤石说道：“你说，你要杀这些女人？这些女人可都好漂亮，你杀她们，就不心疼？”

两人一说一笑，眉眼之间总是含情脉脉。

众僧看着他们俩人，虽是在危急之中，人人生命殆危，但看他二人言来语去，说得轻描淡写，心里就盼着他来救自家与艳庵为难的，恨不能他马上出剑。

独孤石对许媚娘说道：“你还是带着艳庵的人走，不然，我杀了你所有的人。”

那许媚娘媚眼儿一斜，冲着独孤石拿捏情态，独孤石手握着剑，只是冷冷看她，许媚娘笑了，说道：“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那么想不开？艳庵有的是女人，都嫩得一掐出水，哪像你这个师姐，只是神胖子用过的败花残柳？不如你松开手，跟我回艳庵，保你一个武林名人，做一生享不尽的恣意快活。”

独孤石看着魏知知，魏知知也看着独孤石。

两人的眼里说着情意。

有谁知道，在那一个小小的海岛上，一个少年梦里总是有一个女人？这女人先是一个小小的丫头，后来慢慢胸也挺了，臀也圆了，人变得漂亮了，声音脆脆的。他看着海里的鱼，看着岸上的树，一切好看的，都像是她。

独孤石说道：“好！”

话音刚落，人便射出去。

只眨眼间，人又回来。剑回到鞘里。没见有什么变化，只是跟在许媚娘身后的两个女尼都直瞪瞪地看着独孤石，她们想叫，想喊，但就像是干涸的鱼，吧着嘴吐不出声来。

在她们如玉的脖颈下，有一道血线，血慢慢地渗出来，一直滴到胸前。

这一剑太快，只是在咽喉上轻轻一划。

许媚娘出师少林，先在寺中僧人的饭中下了毒，得了先机，本来以为这一下便可使少林俯首听命，哪料到少林方丈无欲刚要挺身赴死，竟闯出来独孤石与魏知知这两个魔头？七星岛的人被江湖上的纠葛一向不理，谁知他竟插手这事儿？此时独孤石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里，就是那艳庵的主人无定和尚亲来，独孤石也敢与他拔剑相向，何况她许媚娘？

她笑笑，说道：“独孤石，你七星岛也没什么了不得，要是得罪了艳庵，没你好处。”

她回头再对无欲厉声喝道：“无欲大师，你要不要一寺僧人的性命？要是你不要，我就把这解药毁了。”

无欲大师刚要说话，就听得魏知知在笑，他对独孤石说道：“你要杀人，一个也不留？”

独孤石点头。

魏知知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劝你留她一条性命，要是她肯把解药留给少林，你就留她一条命好了。”

独孤石听得明白，魏知知是想救少林的一寺僧人。他沉声说道：“许媚娘，你把解药留下，可以带着这些人走。”

许媚娘再回头看着这独孤石，看看她的手下众人，她决不是独孤石的对手。

她厉声道：“要是独孤石动手，你二人先把解药吞下去！”两个女尼神色毅然，知道

要把这一瓶解药吞下，必然如火焚心，死了之。但她们是艳庵的女尼，刚一生下便被人丢弃，如今死了，也是多活了十几年，又有何惧？魏知知本来想要与独孤石一齐动手，但此时看着那些女尼，她有些迟疑了。

如果她与独孤石动手，夺不下解药来，这一寺僧人都得死于非命。无欲大师看着独孤石，看着魏知知，心叹道：从前人都说七星岛的人善恶不分，杀人夺命眼都不眨，如今看来，这话是错了。七星岛的独孤石与魏知知一心要救我少林，若是少林的僧人不被毒倒，今日之事就不能善了。如今连独孤石和魏知知这等智计百出的人，也没了主意，少林还有什么想头？

无欲对独孤石和魏知知一揖，说道：“独孤大侠，魏施主，七星岛人的心意无欲心领了，只是今日的事是我与艳庵之争，还由我来与许施主说的好。”

无欲面对着许媚娘，许媚娘曾是一个江湖上的淫荡女人，只是她如何迷住了唐杰，把唐杰弄到了艳庵，使天下人人惊惧的唐门也对艳庵无奈，这还是一个江湖上的谜。

许媚娘见独孤石与魏知知不敢动手，心中大是得意。

她笑道：“好，既是方丈要与我说话，就说好了。”

无欲大师说道：“你要言而有信。”

许媚娘笑笑，说道：“本来我要达摩堂的几位高僧与方丈一齐去西天，也免得方丈路途寂寞，这一回看在方丈面上，只是方丈一死，我们便再不来惊扰少林。”

无欲大师转过头去，对着独孤石一礼。

他知道许媚娘能放过少林达摩堂几位高僧，也是因为独孤石在，她想匆匆而去，怕独孤石的手中长剑。

无欲大师说道：“阿迷弥佛，人在菩提树，不欲菩提心，要说菩提意，难在修自身。”

无欲大师说过了这一偈，便向前走了几步。

无欲大师看着许媚娘，说道：“不知许施主要老僧怎么去死？”许媚娘看着无欲，

心里也是踌躇，她心道：这老和尚浑不惧死，面对着生死大关，竟是淡然自若。要是武林中人都像他一般，艳庵却哪里去得做武林至尊？

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心道：你独孤石和魏知知自以为了不得，哪料到少林寺还得握在我手里？就是你再强出头，也救不了少林方丈一命。

许媚娘笑道：“少林是大寺，也是武林领袖，看在方丈面上，便赐你一死就是了。”

满寺僧人个个眼里噙泪，看着方丈受死。

独孤石与魏知知从小便在七星岛上长大，对于生死一事，虽是看得极淡，但也看得自然。在他们眼里，一个人肯为别人而死，肯甘心受人折辱，却是令他们难以相信。两人看着无欲大师，不知老和尚这么一做，怎么能如此心甘。

无欲说道：“你要我自尽，我便自尽，你要杀我，便请动手。”就见许媚娘掏出一粒药来，说道：“无欲大师，这就是艳庵的毒药‘血魂焰’，大师把他吃下去，艳庵与少林从此再无干犯。”无欲大师双目圆睁，就从眼里射出一道精光。

许媚娘凛然，不由得也是生惧，就听得无欲大师说道：“你说你这话，可能替代了他？”

许媚娘说道：“他是谁？”

那无欲大师脸色不变，淡淡地说道：“他就是白马寺的无定，也就是你艳庵的真正主人。”

许媚娘在笑，但她的笑已经很是勉强了。独孤石大声说道：“就是你杀了少林的无欲大师，天下武林的人也会从今日起都知道凶手是无定。”

许媚娘恶狠狠道：“好，无欲大师，你嘴尖舌快，犯了出家人的大忌，快服下这粒药受死吧！”

无欲大师接过了药。这便是人人闻之色变的“血魂焰”。这便是艳庵能制服天下武林各派的剧毒。无欲大师说道：“少林忝为武林领袖，我做少林方丈，还没尝过这‘血

魂焰’的滋味，也是心内有愧。不如就让我来尝它好了。”

无欲大师坐下了。

他把那一粒药握在手中。

达摩堂的几位高僧围着他坐，一齐在口里默默诵偈。

无欲大师把药放在口里。

寺僧都在看着他，他们的心都揪着。独孤石和魏知知都知道那“血魂焰”的厉害，两人看着无欲大师，知道他这一服下药去，必死无疑。

就见无欲大师的眼睛红了，脸上的肉在抖。他双手合什，手抖得厉害。他的脸变成黑色，又变成一种绿色，很惨很惨，鬼火一般的绿色。再过一会儿，脸上便成了一种灰色。汗从他脸上滴下，一直滴在腿上。

就见他的汗珠落在腿上，落在僧袍上，僧袍吱吱作响，便被烧毁。

他的腿先是变了色。

然后他的脸开始向下一点点掉肉。

无欲大师对着几位达摩堂的高僧说道：“人非草木，亦是草木，生是同生，死亦同路。”

无欲大师又笑了，说道：“我走了。”

他两手强自合什，身子佝成一团，再也无声无息。

第五十二章 女儿羞

米离笑吟吟，来到丐帮洛阳分舵。

那看门的是两个丐帮的弟子，他们看着米离，对米离十分恭敬。两人对米离施礼，

说道：“米大侠，你来丐帮本来是通行无阻的，只是帮主近来心情不好，怕她生气，就烦你等一下，我们去报与帮主知道。”

米离仍在笑，仍是那一脸毫不在意的笑，他说道：“好，你就告诉肖帮主，说有朋友来看她。”

米离很有信心，是他把肖乞儿从地下那坟里挖出来的，要不是他，肖乞儿准是一死。说来肖乞儿的救命恩人是米离，她怎么会不见米离？可等了好久，那两个弟子也不曾出来。

米离颇有些不耐烦，大声叫道：“肖乞儿，肖乞儿，你在忙什么，还不出来见我？”

可是没人答应。

米离看着院里，这院里零零散散蹲着、站着一些乞丐，他们看去闲散，实际上人人都神情凛然，若有一声令下，便会拼死命阻住米离，不让他进屋去。

米离这里正在等得不耐烦，就听得有人说话：“米大侠，等急了。”

米离看到正是一个姓王的长老，刚刚慢步从屋子里踱出来。他看着米离，像看着一个怪人，神情似笑非笑，神态极是古怪。

米离问：“你们肖帮主怎么这么麻烦，还不快让我进去。”那王长老支支吾吾说道：“米大侠，这事儿有点奇怪，你说你是肖帮主的朋友，可肖帮主一听说你来了，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说她愿意不愿意意见你？”

米离放声大笑，说道：“孔夫子还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肖帮主一听说是我来了，肯定是连鞋也连不及穿，笑着迎出来。莫非她不在？”

“在。”

米离奇道：“她不愿见我？”

肖乞儿的脾气米离不知，不明白她为何不愿见自己。

王长老笑道：“米大侠，你要有什么事，尽管说就是了，只要丐帮能办得到的，水

里火里也是一去。”

米离大笑，说道：“我来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王长老心道：你这人最是古怪，说长不长，说小不小。人家说你足活了一百多岁，可你这样儿连三十岁都多不出去，天天游游荡荡，却偏偏人人都叫你大侠，世上怪人莫过于你了。只是他不敢多说，只好赔笑道：“米大侠，你是一个好人，你来丐帮定会对丐帮有好处，只是帮主心情不顺，你改日再来，好不好？”

米离眼睛睁圆，大声道：“肖乞儿，肖乞儿，你为什么不愿见我，说出来好了。”

米离起身就向屋里闯。

米离本来以为他能看到一个肖乞儿，可是一闯进屋去，却满室无人。

看来这是丐帮帮主肖乞儿居室，屋里收拾得十分整洁、干净，被子也叠得工工整整。有一方桌案，案上插着花瓶，有两只新枝折在瓶里。一只工尺压着一份粉红色的薛涛笺。上面像是写满了字。旧案上还有一柄古剑。鱼皮鞘革，有十分古怪的花纹饕餮，是一柄十分贵重的古剑。但屋内无人。

米离进了屋，看到了桌上的一张古琴，心内十分惊讶。原来那肖乞儿竟也十分喜好琴韵，看那张古琴，让米离不由心中悸跳，这琴像足了鱼漂儿的那只古琴。

没有人。

米离大声叫道：“肖乞儿，你在哪儿？出来见见老朋友。”那王长老听得米离大叫，不由心慌，说道：“米大侠，你最好小声些，帮主她喜欢静。”

米离不再出声。

他问道：“肖乞儿在哪里？”

王长老看定米离，说道：“帮主不愿见你，你就走开算了。”米离大声道：“肖乞儿，是我救了你，你怎么不愿见我？你出来！”米离刚叫完，就听得有人悠悠一叹，说道：“你何必逼我！”米离一回头就愣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又有几分忧郁，静静地站在

米离眼前。

她就是肖乞儿，丐帮帮主肖乞儿。

只是她的头上没了头发。

如果不是没了头发，米离一定会忘了肖乞儿曾经有过那么一回险入艳庵的往事。

肖乞儿的眼睛很大，一张脸上好像只有一双大眼睛。

肖乞儿说：“你不该逼我。”

米离看着她，竟看得肖乞儿脸上流泪。

肖乞儿心里难堪。

她自己进了艳庵，是为了七大门派与丐帮，一心要寻出那“血魂焰”的解药，不料解药没寻到，人反成了那无定和尚的禁脔。

她心里凄苦，可想而知。

米离看着她，说道：“有人说你像鱼漂儿……”

肖乞儿泪流如珠，哽咽道：“我不像她，她好歹也胜过三尸手，也战胜过酒掌严释，一生快乐忧愁都轰轰烈烈，哪像我这般委屈？”米离面对着肖乞儿，让肖乞儿想起了她那难过的样子，她被无定和尚放在牡丹花丛下，往她的身上投掷花株，竟生生把她弄死。

就是那样死了也不要紧，人一死去还顾什么面子？只是又被米离救了过来，让米离亲眼见她那狼狈，当时情形，真是羞愧。

米离忽然笑了，对王长老说道：“王长老你能不能出去一下？”王长老看着肖乞儿，等着帮主说话。

肖乞儿用她那碎碎的银牙咬着下唇，轻轻地点了点头。

王长老出去了。

米离看着肖乞儿，他忽地像变了一个人，神色极是肃穆，没一点儿嬉笑。他说：“人都说你像鱼漂儿，我却不信，何不试一试？”肖乞儿的脸立时红了。怎么试，难道米离

还要对她再轻薄一回不成？米离说道：“肖乞儿，你来抚琴，好不好？”

肖乞儿耐不得米离神色，见他目光中有一种温柔，一种从未见过的男人的温柔，不由心跳，默默无声，走去桌案边，慢慢抚琴。她竟也会抚那一曲《将进酒》。

米离听着，先是不动，忽地抽出剑来，弹剑高歌。这歌声高亢，与琴音相合，铿铿锵锵，一追一逐，竟也十分相谐。

一曲终了，米离低下了头。

肖乞儿不动，看他后背，静凝如山。

肖乞儿话语轻轻，她说道：“我弹得不好……”

米离轻声道：“你像鱼漂儿。”世上都知近百年来，江湖中最有名声的大侠便是色艺双绝的鱼漂儿。肖乞儿也是丐帮帮主，自鱼漂儿起始，除了一个牟熊，丐帮的帮主都是女人，莫非丐帮真的企盼再出一个鱼漂儿？

米离忽地昂头，大声道：“肖乞儿，你会不会喝酒？”

肖乞儿也笑了，像是苦笑，也是涩笑，她慢慢说道：“我能喝，也喝得很快。”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大侠米离的功夫过人，世上罕有敌手。但他最过人的本事不是武功，而是喝酒。

没有人能像米离喝得那么快，无论是瓶、是碗、是坛，无论是竹叶青、女儿红，到了他手边，都是一饮而尽。

肖乞儿咬着下唇，眼睛仍是瞪得圆圆的，慢慢到了床前，她弯下身子去，从床下摸出三坛酒来。

米离大笑。

肖乞儿悠悠道：“你笑什么？”

米离笑道：“当年鱼漂儿同我喝酒，总是把酒藏在床下，你也一样。”说罢，仍是笑个不止。

肖乞儿不语，把酒坛放在桌案上，说道：“先小喝，再中喝，再大醉，你看好不好？”

米离轩眉一扬，说道：“怎么是小喝，怎么是中喝，怎么是大醉？这名堂我却不会。”

就见肖乞儿从桌案下拿出两只玉碗来。

米离是行家，一看这玉碗，便知是价值连城的两只碗。

这两只碗叫孪生碗。看去平平展展，实际上碗的两边不同，若是把这一只碗扣在那一只碗上，便有半边严丝合缝；若把另一只碗扣在这一只碗上，也是一个半边严丝合缝。

这两只碗做工精巧，实是鬼斧神工一般。

肖乞儿把酒倒在碗里，说道：“米离，我们先来小喝。”

她端起碗来，一饮而尽。

这碗扣在她眼睛上，占了半边脸大。

米离也一饮而尽，笑着放下了碗。

肖乞儿拿过了一只酒壶，这壶看去不大，但只见肖乞儿从底下一拽，壶就被拽出一节节来，看上去像是一节节竹桶，又个个都是葫芦状。

米离笑道：“我喝了这么多年酒，头一回见到这古怪东西。”肖乞儿说道：“这是一个怪物，是我从人家墓里挖来的，你嫌它不嫌？”

米离大笑：“你要是早生几年，说不定把我从坟里挖出来的就不是苑老爷子了，而是你肖乞儿了。那时，你嫌我，我也没什么法儿。”肖乞儿听他一说坟里，不由得触了她的心事，脸变得绯红，头也慢慢低下去。只是那一个光光的头，有一阵青光，在眼前晃过。

米离心叹：好一个女人，只是白做了一次尼姑。

米离不想再说，肖乞儿也不言语，就往那怪东西里倒酒。

这东西真是能装，只见一坛酒倒去，倒得尽了，也不过装了两下。肖乞儿说道：“我留着这怪物，就是想跟你拼酒，只可惜最早的一回是同徐长老，我同他只用了这两只玉

碗，只是小喝，他就醉了。用这怪物喝酒，与你是头一回。”肖乞儿话语悄悄。

米离大笑，说道：“好，好。”

这怪东西不大好拿，只要拿得不稳，便有酒会滴出来。

只见肖乞儿用两根纤细手指，去挟那怪物的颈口，一提便提起来，向口中一倒。

大凡这种口小肚大的容器，向外一倾，便如那黄河决堤，滚滚流出，人的嗓眼只是一条细线，怎能容得这一倒？

可是这肖乞儿竟在眨眼之间便把酒倒进了喉咙里。

米离也把酒倒进喉咙里。

两人相对而笑，知道找到了知己。

两人面对，一人抱着一只酒坛。

肖乞儿说道：“米离，我恨，恨不能早几年遇到你。”

说这话时，肖乞儿已是有些醉意。

醉意微微的肖乞儿，两只眼睛更大了，看着米离，眼里流波。米离看看肖乞儿，无话可说。

两人捧起坛子来，一齐往喉咙里倒酒。

这一会儿便不像刚才，因为酒多，就得喝上一会儿。

只见米离放下坛子，肖乞儿也同时放下了坛子。

米离站起来，大笑道：“你是鱼漂儿，你是鱼漂儿……”

说话时，米离的眼里流出泪来，他想着鱼漂儿，与鱼漂儿阴差阳错，生死相隔，虽是梦里依依，但也只有依稀身影。如今看到了肖乞儿，抚琴喝酒，性情豪宕，就更是悲从中来。

他慢慢过去，把中指、食指伸出去，去抚摸肖乞儿的耳轮。

这里应该有一缕缕乌发，但肖乞儿的头是光光的。肖乞儿哭了，说道：“我不该去

艳庵，是不是？”

米离大声道：“为什么不去，你要是告诉我，我也去。”

他忘了徐长老千求万求，七大长门与他赌酒，喝得峨眉掌门好心师太滴出尿来，他也不肯管艳庵的闲事。难道为了一个肖乞儿，他真的甘心惹祸上身？

肖乞儿的泪水又流出来了，她说道：“我不是鱼漂儿……”

米离说道：“你比鱼漂儿强，也比我强。我真不是东西。”

米离此时真是有些懊悔，要是他答应了七大掌门，答应了徐长老去艳庵，或许肖乞儿不会落入那个贼子手里，也不会受那苦楚。

米离抱住肖乞儿的头，说道：“你休烦恼，这不是挺好吗？”肖乞儿话声如呓：“我自己剃了头发，我自己在艳庵剃了头发的……”

肖乞儿大哭。

第五十三章 许媚娘

无定是一个老人，他静静地坐在白马寺后边那一间小房内。

他愿意坐在这里，平常无定坐在这里时，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与那个小尼拾风在一起时，无定曾在这里大逞肉欲。

可是，小尼拾风不是尼姑，她竟是丐帮的帮主肖乞儿，她来艳庵是为了得那解药。

这给无定一个打击，他心里喜欢拾风。

他坐在这里，低着头，像在入定。

小屋里响起了脚步声。这人不会是外人，不是那个老尼姑，就是许媚娘。别人不会走进无定的这间小小的密室，没人敢走进无定的这间密室。

女人站在他眼前，离他几步远。闻得到一阵香气，一阵淡淡的香气。

不是老尼姑，是许媚娘。老尼姑的身上没有香气。

许媚娘看着老和尚，暗暗冷笑。

人既是做了猫儿，就没有不吃腥荤的，又何必假假腥腥，做出佛门弟子的模样？

老和尚说道：“你败了，没杀无欲？”

许媚娘笑了笑，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杀无欲？”

说话之间，满是得意神色。

无定说道：“我与无欲是同门，虽是不在一寺，但白马寺与少林也是同源，无欲那人，绝非轻易能杀得了的。”

许媚娘媚笑，凑上去，坐在这无定和尚身上，说道：“我不杀他，他不会自己杀自己？”

无定看着他，像看着一个恶魔，说道：“你让他自尽了？”说话之间，似是不信。但看着许媚娘的神色，他忽地明白了，无欲是死了，死在了这女人之手。

无定说道：“无欲死了，我的心事也了却一半。”

许媚娘忽然不笑了，她想起了独孤石的那柄剑，独孤石的剑决不是轻易可胜的，要不是下毒在先，她与那些去少林的人，会全死在嵩山，死在少林寺的人手下，死在独孤石的剑下。

许媚娘回头看看，见这石室冷清，屋内空徒四壁，除了蒲团、经卷，再无其他长物。看着无定的这间石室，许媚娘不由得心里暗恨。许媚娘不怕无定喜欢女人，他越是喜欢女尼，许媚娘对他就越有把握。

男人是火，女人是水。如果女人太热，就会被火烧干；如果女人太冷，那火就会慢慢熄灭。

难的是这水要既不冷也不热。

许媚娘愿意让无定去摸那些女孩。如今又到了那销魂时刻，无定怎么不动身前去？

许媚娘说道：“你怎么不去？”

无定和尚从前喜欢摸那些女孩，那些孩子只有一副小小的身骨，还不曾长成女人的时候，他就天天抚摸她们。他像一个花匠，一点点摆弄那牡丹花枝，直到花蕊挂满了花枝，漫坡皆是牡丹香气，人才能陶醉花丛之中。在他的手下，一点点儿摸出了女孩儿的丰乳来，摸出女孩儿的滋润来。

许媚娘问他为什么不去，是要他再去看那些女孩儿，要他再享那快乐。

无定和尚抬起头来，此时的许媚娘就又看到了无定和尚脸上的泪水。

他为什么要流泪？他是不是有些懊悔？后悔被色欲缠身，不得摆脱？

许媚娘轻轻俏笑，说道：“你要做武林至尊，便少不得美女、利剑、宝藏、名马，天下的一切都是你的，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何况几个别人不要的弃儿？”

无定不语。

他恨，恨这个女人，只有这个女人才知道他的心事，只有这个女人才能说中他的心事。

在那个老师太的眼中，他也只是一个恶魔，一个万恶不赦、万劫不复的魔鬼。

但在这个女人眼前，有时他也会流泪。

他流泪时不愿让别人看到，偏偏这个女人总是看到他流泪。在这石室里，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神秘？没人知道，从前这无定和尚怎么忽起欲心，在偷偷摸摸时，抚摸了一个从牡丹花下捡来的女孩儿。从那时起，他就觉得做这事时，血也流得快，心也跳得急，一种罪恶感，让他心悸，快活。

后来，他便再也不能住手了，从此就注定了天下必有艳庵，艳庵必有淫荡女人。

许媚娘说着话，手就伸了出来。

这是一只罪恶的手，这手比唐门的长兄唐杰的手更巧。

唐杰的手能杀人，但他杀人时须得先制出暗器，然后再用暗器杀人。

许媚娘用不着那么麻烦，她只要伸出手去，伸出这一双白白净净的手，去摸男人。男人的身子只要被她这一双手触到，就从此沦入渊薮。

她的手一触无定和尚的身上，无定低声道：“别碰我！”

无定像是躲避瘟神，但他说话时，那神情分明是有点怕，怕这女尼。

女人低声说：“你怕什么，我又不吃你.....”

话声悄悄，浓腻如酒。

无定的武功分明高出她许多，只是不知为什么，只要这女人一来触摸，无定便身子颤抖，无法反抗。

女人的手在他的身上游动。

无定的定力很高，刚开始时，他还像是老僧入定，没一点儿反应，慢慢地他的呼吸便急了，气喘得也粗了，身子也摇曳不止，像是喝醉了酒。

只有这个女人能用她的双手杀人。她在抚摸男人时，能让男人忘了一切，身上的所有大穴都有千百倍的舒适、快意。她轻轻说：“你是武林至尊，没人敢碰你。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七大门派算得了什么？”

无定不语。

人逢快意时，总会忘了一切，尽心尽意享乐。偏偏在这时，无定的眼前总是闪着一个女人的身影。那女人看上去很是沉默、忧郁，每日只是坐在佛堂上，一下下敲着木鱼。

但她是无定心里的女人，无定就是想把她拂去，也拂不掉。

许媚娘冷笑，说道：“你心里想什么，我准知道。你是不是又想那个老尼？”

无定低声喝道：“胡说！”

这许媚娘就从眼中滴下泪来，说：“我让你恣意快活，让你过好日子，让你成武林至尊，谁料得你能这么不争气？她一个老尼，形同槁木，骨瘦如柴，有什么好处，能让

你那么倾心？”

许媚娘的手不动了，她刚要对无定和尚使出她的媚劲儿，忽像是被蚊虫叮了一下，身子一抖，便顿住了。

眼前有人。

一个骨瘦如柴，身着缁衣的老尼。

这老尼一手执着经卷，一手拿着木鱼，定定地看着两人。

老尼说道：“他人是罪，你也是罪。若要回头，一切全非。”无定看着老尼，说道：“你不该到这里来……”

他最难堪，就是面对这两个女人。

男人若有情，面对两个女人时，他必是十分尴尬。

老尼却不管他，只是看着许媚娘，说道：“你要害人，去害别人。害死唐杰，至多苦了一个女人。你来害他，苦了那些无辜女孩儿。”

许媚娘大笑，说道：“老师太，你何必那么多情？你看无定他做这些事，哪一件不是犯下色戒？要依你主意，岂不是得把无定投入地狱？”

老尼顺手敲了一下木鱼，这一敲，无定不觉怎样，许媚娘却是身子一震，她怒道：“你敢耍我？”

许媚娘挺身起来，要扑向老尼。

她刚要对老尼出手，忽地觉得面前多了一人，这人正是无定。无定说道：“你何必惹她？”

许媚娘恨恨，说道：“无定，你不用护她，我早早晚晚要让她尝尝‘血魂焰’的滋味！”

老尼看着她，神色淡然，在她想来，死在无定面前，未必不是一件快事。

许媚娘看着无定，突然笑了，笑得浪气十足。她说道：“老师太，你是出家人，不

该看这些，你看我与无定在一起，相依相偎，弄个不好，使你一生修行功夫尽废，还是你走开的好。”

老师太冷冷看她。

许媚娘竟站起来，扭扭地来到老师太面前，说道：“要是依佛祖意，人心便是人形。可你看我这人心不好，人形可不错。比起你来，岂不是好起许多？不然无定和尚也不会这么喜欢我。”

说罢，许媚娘便吃吃艳笑起来。

老尼视若不见。

许媚娘就站在老尼身前，慢慢对无定施展她一身媚功。

在艳庵的地下，那间大厅里，拾心、拾意等人正坐在那里。她们在等待，等待着一个男人。从前她们不懂情事的时候，那个男人的抚摸也没什么。后来她们晓事了，便有人盼着那抚摸，有人恨那抚摸。可无论是恨是盼，她们总得来，等着受那男人凌辱。

他为什么没来？

拾心说话声音懒懒，说道：“说不定是庵主又去了他那里……”众尼默然。

许媚娘是一个放荡女人，她对无定那心思，庵里的女尼都知道。许媚娘看着无定，她把身上的衣服都脱净了，偎在无定怀里，说道：“老师太，从前的你也有过好时光，只不过人老珠黄了，再也没有好光景。像那牡丹花株，过了一夜，只是叶败枝残，没什么看头了。”说罢，就毫无顾忌地大笑。

老尼冷冷看她，她再看看无定。

如果无定能安然与那许媚娘相对，能在她眼前与这个淫妇亲热，老尼必是会心中震怖，从此死心。

无定显是不行，他不能当着老尼的面儿，与这许媚娘很亲热。但这许媚娘的一双鬼手，搓得他心里一阵似冰，一阵似火。

他心里恨恨：这淫妇耍我.....但他也是无奈，只是不时地冷眼看着老尼。

老尼说道：“无定，你的罪恶深重，就此收手，少犯一些罪孽。”无定看着老尼，不语。

许媚娘笑了，“老师太何必管那么多？你该知道，自从这些女孩儿长大，无定和尚就再也不是你的了，你何必还是自做多情？”

老师太的眼里闪出精光。

她拿起木槌，啪啪啪敲了三下。

许媚娘不笑了，她的脸拧得难看起来。这三下像是重锤，直敲入她心里。像是有人用线扯着，直扯着她的心，揪扯了几下。这是老师太的重手法，许媚娘承受不住，从嘴角慢慢流出血来。

老师太抬起槌来，要再敲几下。

许媚娘低声叫道：“无定，无定.....”

无定和尚看看许媚娘，再看看老师太。说道：“你别敲了。”老师太不语，她主意已定，一心要杀了许媚娘。

许媚娘叫道：“无定，我依了你，没用‘血魂焰’杀她，难道你就亲眼看着她杀我？”

无定看着老师太，说道：“别敲了！”

老师太不理他，一槌敲去。

无定突然低声吟起来。像是龙吟，像是山鸣，低低的吟声，同老师太的木鱼声一齐迸出！

老师太看着无定，恨声道：“你何必护着她.....”

她的声音颤抖，像有许多苦楚。她怒声戟指着许媚娘，说道：“无定，无定，你早晚得死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这是.....”

老师太转过身去，慢慢走出石室。

第五十四章 鹿死谁手？

米离搂着肖乞儿。他忘了他曾说过，他再也不愿理会七大门派的事儿了，他想着肖乞儿，像是搂着从前的鱼漂儿。他又成了那个快乐的米离。

“你为什么要去艳庵？”

“我想知道他们用什么来解‘血魂焰’的毒。”

“你知道了么？”

“还不知道。”

如果知道了艳庵用什么来解“血魂焰”的毒，他们便能救得出那些为艳庵卖命的江湖同道。可惜的是，她没做到。

肖乞儿的眼睛很大，盯着米离，说道：“你是不是会笑话我，说我不值得？”

米离大笑：“我为什么要笑你，我与你一样，都是死过一回的人，生生死死也经过了，还有什么可笑处？”

肖乞儿看着米离，她轻轻一叹，说道：“我从前知道米离是一个好人，我知道前帮主鱼漂儿喜欢你，只是不知道她为什么与你生死不渝，现在知道了……”

两人忘了一切，忘了世上还有丐帮，还有七大门派，还有那艳庵正在血腥江湖。米离慢慢脱下了肖乞儿的衣服，他喃喃说道：“本来，我看到了你……”

他说得是他在那牡丹花下找到了被埋在土里的肖乞儿，他救了肖乞儿。肖乞儿还是胀红了脸，轻轻捂住了米离的嘴，说：“不许说，不许说，你真坏……”

一个肖乞儿在米离的怀里，她的气息很弱，像是不敢深深呼吸。她轻轻说：“我只是残花败柳……”

米离说道：“你比那些女人更好。”

他与她都忘了外面，只看他们自己。

外面的丐帮人都静等着他们帮主，等着她能回心转意。要知道肖乞儿已经好几天不曾吃东西了，她的心绪不好。王长老说道：“但愿帮主会好过一些……”

如果肖乞儿能再振作些，丐帮也会再努力与艳庵一拼。

是风在吹，还是有人来了？

王长老大叫道：“有人！”

果然有人。

许多的人站在丐帮分舵的院里。

风轻轻吹着，风不大，但王长老的心里有些透心凉。他看到了艳庵的人。足有三十多尼姑，还有那些被艳庵下了毒、不得不为艳庵出力的人。

站在他们前面的是那个三十可人的许媚娘。

许媚娘看着王长老，笑咪咪道：“我从前知道丐帮是一大帮会，也出过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一个鱼漂儿，说是她功夫过人，真是出足了风头。可惜我生得晚，没看见。这回也听说了有一个肖乞儿，鬼模鬼样的，不料得是一个贱货……”

王长老大喝道：“休得胡说！我们帮主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虽说她是女人，可她是一个奇女子！”

许媚娘笑了，大乐道：“对啊，对啊，我怎么忘了，你们帮主是一个奇女人，她奇就奇在不像那些七大门派的臭掌门，她知道自己去送给人家干……”

许媚娘大声嘲笑肖乞儿。

人说打人不打脸，说话不说短。短处难说，脸也难打。这一句话正说在丐帮人的痛处，王长老大叫道：“混蛋，你个混蛋女人，找打么？！”说罢上前便打。

王长老一动手，那许媚娘大笑，说道：“别动手好不好？我来可不是打架的，只是

我们至尊他想你们帮主了，他玩过无数女人，还数你们帮主最好。派我来再带你们帮主回去，让她好好体味快乐。这是好事，何必动手？”

王长老与丐帮众人一样，心疼肖乞儿被那恶鬼蹂躏，他恨声道：“不幸了你们这些恶魔，天下哪有宁日？”

他出手用的是丐帮的“百兽舞”，一招出去，脚下用的是狐蹬，一蹬便出，吐一声狐鸣。

那许媚娘闪了一闪，媚媚地叫：“哟，还想杀人？谁来帮我？”便从那尼姑后面走出一人。这人正是那被艳庵迷住的江湖豪客，他迷迷怔怔叫道：“我来杀了他！”他挥刀便砍，一刀砍来，直砍向那王长老。王长老叫道：“鼠辈，你也算是艳庵的人么？”

那人一愣，说道：“我是不是艳庵的人，干你何事？”

王长老便笑：“我看艳庵都是一群狐媚子，哪里想得到有你这么一个败类？”

两人言来语去，竟也递了十几招。王长老看那人刀法精湛，情知胜不得他，便喝道：“快去，快去报与帮主知道。”他心内自忖，若是帮主得知了外面情形，与米离一出来，这几个艳庵的走卒自是不在话下。

那几个丐帮的小丐一听得长老吩咐，忙是答应，一直向那屋里去。不等一个小丐走开，一个小尼一声冷哼：“哪里走？”啪地一掌，便把那小丐打得吐血。再一个小丐见势不妙，吼一声：“帮主！”这一声未等吐实，一个小尼一声道：“偏你要找死？”出掌一击，在旁的小尼一刀补上，眼见得不活了。

屋内如春，米离与肖乞儿听不见外面的吵声，他们只能听得自己的心跳。

米离说道：“我要把你当成鱼漂儿了……”

肖乞儿笑笑，她的脸色绯红，她愿意做鱼漂儿，她就是鱼漂儿。每逢月在中天，她静夜独思，便有了一缕缕情愁。不是她人长得不好，不是她寻不到男人，而是天下再也没了像米离那般倜傥男人。男人无味，岂不是同无味的水一般，哪里有酒的醇香？

如今她找到了，梦里寻他千百度，原来阿郎在眼前。

她度过去她的红唇，微微啜泣着，说道：“我告诉你，我真的像那个女人说的，只是一朵败花，你何必要我？”

米离大笑，说道：“我是从坟里走出来的男人，你是我从坟里挖出来的女人，你和我都是鬼门关出来的人，还有什么要说的？”

两人柔情缱绻，渐渐情热。

外面的乞丐都倒下了，只剩下了王长老。那王长老心道：不知道帮主是不是还在那屋内。看来她多半是不在屋里，不然这么吵闹，她怎么会听不见？王长老大声道：“许媚娘，你来找我帮主，也是白找，她与米离走了，你再找她去好了。”

许媚娘媚笑不已，说道：“你以为我怕米离？”她回头对身后的小尼道：“这人不知好歹，不如让他也尝尝艳庵‘血魂焰’的滋味儿。”

那小尼听得她吩咐，一径走到王长老身前。王长老知道那“血魂焰”的厉害，叫道：“别靠近我！”

小尼只是冷笑，手一扬，她的手轻轻扬起，便把死亡扬向那王长老！

王长老看他身上，他虽是用尽气力推出一掌。但他的身上仍是有一些‘血魂焰’。

王长老看着那些尼姑，吼叫道：“来啊，再来过好了！”但那些尼姑只是看着他，却不动手。他低头看看他的衣服，看到了一身黑黑的直往下掉的块块！

王长老怒吼着，冲了过去。

他想得简单，他既是已经中毒了，莫不如再抓一个小尼姑，抓她同死，也多了一个垫背的，他吼道：“好，来啊！”直冲过去。

这一回可与刚才不同了，他冲过去时，没有一个人敢与他照面，人人躲他，如避瘟疫。他冲来冲去，其势便衰，他慢慢颓倒在地，道：“你个恶贯满盈的……艳庵……”说罢，倒地而死。

米离已经很久没有同女人这般亲热了，他知道这肖乞儿正是像鱼漂儿，她的一举一动都酷似鱼漂儿。莫不是鱼漂儿又活了过来？他搂紧了她，搂得她气喘吁吁，轻声说道：“米离，米离……”

她受了许多苦楚，此时想来，便再掉泪。米离轻轻柔柔地弄她，直把她的泪水用自己脸颊的热火烧干，才见出她的笑靥来。

她们忘了一切，忘了他们处身在丐帮的洛阳分舵，忘了他们是什么人。

忽听得有人拍手笑道：“好，好，果然有些道理。我从前听得人说，大侠米离一旦混上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定是甘心为他而死。我就不信，如今一看，真是不假！”

米离身下的肖乞儿想忙着起身，但米离止住了她。

两人此时的情形尴尬，若是一动，便给来人以可乘之机。

米离一对她使眼色，肖乞儿便明白了他的心意，她也笑笑，既是与米离有了这一份真情，还怕什么人看？

许媚娘本意也是如此，她想乘着那米离与肖乞儿两人尴尬时，她便带着几个艳庵女尼一杀而上。但她看着两人不动，仍是缓缓从容地做那爱意，不由得大恼，心道：原来他两人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一想到此，不由得气沮。想她带着这几个人决不会是米离的对手。但她不能这么走开，她虚张声势，叫道：“米离，你要找女人，还是去找别的女人好了，这女人是别人的，你弄她做什么？”

米离也不怒，只是笑笑，说道：“她只喜欢我，我也只喜欢她，别的男人怎么配得上她？”

许媚娘冷笑，说道：“米离，你是此中老手，自是能知道她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好样儿的女孩儿了，她只是别人用过的贱货！”

许媚娘想用恶言秽语来伤米离，但她心内也惧，怕说得太过，米离决不会饶她。

米离笑笑，说道：“我与她相爱，最是相得，我从前与鱼漂儿在一起时，便是这般

不能分得出朝朝暮暮的。”

许媚娘本来想要米离生气，但看米离只是恣意享受，哪里还顾得她在？她心内来气，叫道：“好，米离，你看好了！”

唰！一声响，一包“血魂焰”飞了过去！

许媚娘也知这一包“血魂焰”对米离并无用处，但她看着那米离与肖乞儿亲热，也是眼热心跳。因她与男人亲近，多半是假戏真做，做得再好，也无人家米离与肖乞儿这般生生死死的亲近劲儿。她也听得身后的女尼有人发出了沉沉喘息，知道若再由米离与肖乞儿弄下去，她自己便受不住了。

米离见到那一包“血魂焰”飞来，大笑连声，说道：“许媚娘，想不到你这般沉不住气。”他展身而起，一飞而到，直掠到了许媚娘的身前。只见他的袍袖一展，那些“血魂焰”便无影无踪。

突地有人一声长叹，说道：“你太急了，要是你能让他们再做下去，看他们如何收场？”

许媚娘一听得此话，不由得面露喜色，她知道是无定来了。无定站在米离身前，他看着米离，说道：“米离，我想告诉你的是，她是我曾经用过的女人。我在那一间小小屋子里，好好教了她一番。你如今与她亲热，是不是还好？”

肖乞儿一看到无定，她的心内便生出一种深深的恨意来，但说不出是怎么回事，扑扑乱跳的，是她自己的心。

她怕无定么，还是她原本在无定的身下受过了那许多的凌辱，如今一看到无定，她便有些难受。

米离看肖乞儿的神态，心内暗道：原来她对这恶魔还是如此惧怕，我要不剪除他，岂不是给肖乞儿也留下大患？

米离对那无定说道：“无定，今日却不能与你谈禅了，我要与你一战。”

无定大笑，说道：“我想错了，从前我看到那个肖乞儿装作尼姑，我还对她有些心思，后来见她叛我，我便想除了她。可我如今想明白了，有她在，我才睡得好，我为什么不再要她？”

无定便看着肖乞儿，说道：“乞儿，你自己说，你愿意不愿意再跟着我？”

肖乞儿大声道：“恶魔，我不愿意！”

第五十五章 拾心的聪明

无定和尚也心绪不定，自从他做了艳庵的主事，便从来没有心神安定过。

他知道江湖中人人都知道艳庵可怕，众矢之的，直指艳庵，对他无定并没有什么好处。

他正在沉思，走进来一个小小尼姑。这是拾心，是艳庵里最淫荡的小尼。

拾心过来，像一只猫，慢慢偎在无定的怀里，说道：“你喜欢女人，却不知道拿女人怎么办。”

她吃吃笑着，像在笑无定。

无定沉声道：“你笑什么？”

拾心说道：“我要是你，就把艳庵握在自己手中。”

无定心思一动，艳庵不是在他手中么？他可以自由来去，他可以同这些女尼寻欢作乐，他也可以驱使这些女尼去江湖上打打杀杀，他是艳庵的主人。

拾心笑盈盈，“还有师太……”

无定看着他，说道：“你要我做什么？”

拾心笑一笑，不回答。

无定和尚心忖道：看来拾心所说，也是正理，若是能除去师太，整个艳庵便能更听

我摆布了。

眼前没了拾心，她总是悄悄来悄悄去，她几时走的？

无定一想到云心师太，心就不由的抖了几下。

他曾强暴过师太，在师太把那些婴儿收养回来的时候，在他头一回动手抚摸那些女孩儿的时候，云心师太被他凌辱过。

“云心，云心……”无定心里很痛苦，他忽然跳起来，啪啪啪向石壁击掌，就见屋内搅起阵阵烟尘，可那小屋石壁，仍是没一点摇动。原来这小屋是用整块巨石砌成的，很是坚固。

无定把自己的手打出了血。

老师太仍坐在蒲团上，她就这么坐了几十年，而且诚心要坐下去，直到她死。

手里的经卷早已背熟了，这卷经是她在那一次受凌辱后，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用自己的血，一针针刺血写下的。她握着经卷，眼睛半睁半闭，好像已经沉睡。

眼前来了一个小尼。

老师太看着她，说道：“你去做什么了？”

拾心笑笑，说道：“我去了他那里。”

老师太和拾心都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两人互看一眼，不再说话。

在拾心与师太两人中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师太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要劝他向善，那比登天还难。”拾空坐在蒲团上，看着眼前的墙上，那有一个大字，是她看破一切后，用剑划下来的。

师太把她从花丛中抱回来，随口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她拾空，莫非师太也是要她看透世上情关，参破世上一切俗尘杂念，真个做到心净如空吗？

拾空想起了少林的无心大师，那个慈眉善目的老者，原来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她刚刚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他便死了。

拾空心里不由得更是一片悲哀。

她拔出剑来，看着剑，剑尖闪着泓水一般的光芒。这是一把宝剑。拾空把剑插在背上，慢慢走出庵来，她想逃出艳庵，离开洛阳城。老师太看着拾心退出了庵堂，她就再读黄经，再敲木鱼，可这木鱼声显得空空洞洞，没一丝悦耳之处。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把木鱼扔下。

老师太刚想往回走，迎面碰上了拾慧、拾心。

拾慧笑道：“这么晚了，师太还要到哪里去？”

老师太只是点点头，也不理会她二人，继续向前走。

她刚刚走到艳庵门口，就看见一个人的身影正越吊越长，慢慢地踩在老师太脚下。

这是一个熟人，无定和尚。

“你做什么去？”

“替你赎罪。”

无定和尚有些吃惊，但为了掩饰那惊疑，就仰头而笑，说道：“我有什么罪孽，要劳你这么费神？”

老师太说道：“你那‘血魂焰’有一种解药，我也知道……”未等她说完，无定和尚就猛地一喝：“你疯了，怎么想起这鬼主意来！要是你把我的‘血魂焰’告诉了别人，艳庵在江湖上还怎么立足？”无定和尚张开双手，脸上陪笑，说道：“云心，你还是回去的好，其实，这一庵女尼都是你养大的孩子，养她不易。”

老师太抬起头来，神色很是坚毅，说道：“无定，这一回我决不能听你的，我要去找米离，去找七大门派中人，告诉他们，如何能解艳庵的‘血魂焰’。”

两人正在这里说话，早惊动了庵内的女尼。就见拾空、拾慧、拾心等人都凑了过来。师太与无定和尚对峙而立，两人说不出话来。拾心笑了，说道：“师父，天这么晚了，你是不是先回庵去，有事明日再干？”

老师太突然昂起头来，大声道：“你们听着，我救你们也是佛心本意，仁善为怀，慈悲为本，想着救下一个便是救得一个生灵，没料到，你们竟在江湖上造下这多罪孽，这可就不是我的本心了。”

拾慧笑吟吟，“师太，说起这个干什么？”

老师太看一眼四周，见也出来三十几个女尼，便大声道：“艳庵本是礼敬佛祖的地方，如今被你们弄脏了。”

拾空看着师太，她的手里提着剑。她慢慢问道：“师太，你要做什么去？”

师太看着她，说：“我要出去，要告诉七大门派和米离，艳庵的‘血魂焰’有解药。”

拾空说道：“我跟你去。”

众人都眼睁睁看着师太与拾空向庵外走。

有人心咚咚直跳，知道她二人这一走出去，艳庵的江湖威风便没了。

拾心在后面尖声一叫：“师太！”

师太回头，眼里有些慈和，也有些不舍，说道：“拾心，你太聪明，小心些……”

拾心泪水洗面，说道：“师太，你从小带大我们，你别走，你要走了，我们还怎么呆在艳庵？”

所有的女尼都劝师太不走。

师太看着无定，说道：“无定，你造孽太多，我不走开，也是无法。你要是答应我，放了那些江湖中人，让他们得到解药，从此不再与江湖中人做对，不再染指江湖风波，我便不走。”

无定和尚尖声一笑，说道：“云心，我重你、敬你，是因为我与你一起养大了她们，你如今要抛弃她们走开，你就走好了。只是你要背叛她们，她们也不会容你。”

无定和尚再回头去，双目射出精光，说道：“师太一走，艳庵的威风就没了，你们情愿让师太走出这庵门，可别后悔。”说罢，抱臂施施然，看着她们。

师太仍向外走。

她如今身无长物，只是带着一卷经，一只木鱼。

拾空抱着剑，跟在她身后。

无定和尚不拦她，她该能走出艳庵。

这时庵里的女尼中，忽然有人笑了，尖声而笑。众人一看，这大笑的是拾慧。拾慧笑道：“好了，好了，你们把我们扔给那些江湖人好了，让她们杀我们，奸我们，把我们卖到娼妓院里，让所有的臭男人都来折磨我们。既是这样，当初你们何必管我？你们两个是哪一个人把我从牡丹花下抱回来的，说，是谁？”

无定看着云心，云心站住了。

云心师太说道：“是我。”

众女尼都知道，庵里的女孩儿都是云心师太抱回来养大的，只是还头一回听得云心师太亲口认可此事。

拾慧冷笑了：“你何必要抱我，你不抱我，我便死在那里了，就像这几年的弃婴一样，埋在花下，那最好了，赤条条来，也赤条条去，来年这牡丹开得更艳，烧得像火，人死了岂不是也有一点儿用处？”拾慧说到伤心处，先是啜泣，后来便是痛哭，最后哽咽起来，不能再说。

拾心对师太说道：“师太，你带我们，养我们，把我们养这么大，也吃了不少辛苦，别个爹娘对自家子女，十分疼爱，我们生下后根本就不知爹娘模样，要不是师太收养，我们怎么会有今日？”

这女尼们说着，一个个都哭了，顿时院子里所有的女尼都流泪，一个个哭得泪人一般。师太仰头看天，长嘘了一口气，她不想让泪水落下来。她看着无定，说道：“你知道我的脾气……”

无定答道：“我知道。”

师太说道：“我要走，你别拦我。”

无定抬头，哈哈一笑，笑里分明有一丝不安，但又故作大度，说道：“好，你走，你走好了。”

师太走到庵门，忽然当面拦住了几个女尼，当先的是拾心、拾慧。拾慧叫道：“且莫走人，艳庵如今正受风雨，你们一走了之，岂不是要艳庵难堪？”

师太不理，拾空唰地一声拔出剑来，对众尼说道：“散开，不然，我不会客气！”

众女尼也都知道，拾空的剑法在艳庵根本就无人是她敌手，除了无定和尚出手之外，就连许媚娘也拿她不下。

众人便向后退。

云心师太已经走到了庵门，只要再跨出几步，从此艳庵梦魇，就会在她心里除去。

拾空盯着眼前的女尼，护着师太向前走。

拾慧过来，说道：“拾空，我同你最要好，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

说罢，又是流泪。

老师太心想：要是再呆下去，便会被这些女孩儿的泪水弄得心软，忙低头向前直走。那拾心过来，同拾慧拽住师太，两人都说：“师太，别走……”

师太苦笑一下，刚想对她二人说话，突然，看见她二人脸上的笑容蓦地消失，露出一丝凶相来。心里一悸，叫道：“不好！”

不等她回手，就见拾慧的手向前一伸，一柄刀便从师太的左肋直插进去，从她的前腹破出！

另一边的拾心也笑盈盈的，把一支尺余的戒尺，直插入她胸内。师太大吼一声，啪地一击，那只木鱼槌断了。

师太回手一抓，抓住了拾慧的双臂。两臂压在师太的手下，拾慧的脸立时胀得通红。她叫道：“师太，师太……”

叫声凄惨，让人不忍卒听。

师太的胸疼极，满脸流汗，脸色苍白，血顺着戒尺向外流淌，流得像滴泉一般。

她在伸手去抓住拾慧，说道：“其实，不必……杀我……”老师太的手如一用力，拾慧便是一死。

此时，她最是害怕云心师太对她下手，只要一捏一拿，重则杀死，轻则把她弄成废人。

老师太笑笑，“我不……杀你……”

从始至终，无定和尚都不曾说出一句话，他看着师太的性命不保，从她腹下慢慢流出血来。

师太回头对无定说道：“无定，无定，你不必急着杀我……”拾空一见师太被刺，不由大怒，她回手一剑，便奔拾心而去。

拾心尖声而叫，叫道：“拾空疯了，拾空疯了。”

她急忙躲到无定和尚的身后去。

拾空此时也狂了，也不想她是不是无定和尚的对手，一剑刺去。这一剑用尽了力气。

当剑刺向无定的时候，无定脸上很平静，只是看着师太，看着垂死前的师太，甚至瞅都不瞅拾空。

当剑正刺在他胸口上，刺入几近一寸的时候，无定出手了。啪地两指一夹，便把剑夹住。拾空再也刺不进去了，她怒声喊：“混蛋，丧良心的东西，为什么要杀师太，为什么要杀师太？”

她像受伤的野兽，想要再刺，又刺不进去，想拔回剑，也拔不出来。

第五十六章 毒是一劫

独孤石和魏知知走出少林寺，他们心里很沮丧。想对人做出慈善之举，谁知道却救不得人，真让他们扫兴。两个人仍向洛阳进发。要知道，七大掌门都汇聚在洛阳。他们要与七大掌门算帐，是七大掌门杀死了神胖子。神胖子是魏知知的丈夫，就是魏知知不说话，独孤石也决心杀死七大掌门，为师姐报仇。

如今的他已经很平静了。他的心再也没有那种欲火在烧，他也无须用海水来浇身的伤口，他现在只要看着魏知知，心里就很满足。

两人慢慢走向洛阳。一路上，身前身后总有些人在窥视。

魏知知悄声道：“有人看你。”

独孤石如今脸上也有了笑，和魏知知在一起，他便没了乖戾，很平静。

他笑道：“他们不是看我，是在看你。”

魏知知抿嘴一笑，不再说话。

一路上，那些人总是跟着他们，不远不近，不即不离。

两人走了半日，前面到了一片树林。

这片树林葱葱郁郁，是江湖人所称的险恶去处。

独孤石说道：“师姐，我与你到前面树林里，歇息歇息再走。”魏知知笑笑，答应了。

坐在树下，树荫很凉，两人说着七星岛，说着自幼便熟知的岛上的一切。魏知知说道：“我离开岛时，你还是一个大孩子……”独孤石说：“我那时天天作梦便梦见你，有时是你，有时是鱼，最后便不知是你还是鱼了。”魏知知大笑。言来语去，说得尽了，便没话再说。魏知知看着独孤石，只见他眼神不对，一个劲儿地盯着自己，不由得一愣，看他所盯之处，正是胸前。就笑，悄声道：“你这人……真坏。”

独孤石不吐声，仍是目光痴痴，盯着魏知知看。

魏知知觉得不对，大声道：“师弟，你怎么了？”

独孤石像是疯了一般，扑了过来，直把一个魏知知扑倒，压在她身上，对魏知知说道：“师姐，这里没人……”

魏知知笑笑，她自从与独孤石在一起，便就知道了世上男人并不都像神胖子，神胖子与女人在一起，说不上几句话，也弄不上几下，便会昏昏沉沉，酣然入睡。一旦睡去，就是鼾息如雷，让人睡也睡不稳。

独孤石却是一个心细男人，对女人有百般温情，他若与女人亲热起来，定让魏知知想要发狂。他狂得像只野兽，那一双眼睛变得红红，一时爱来爱去，都是疾风暴雨，让魏知知时时想到那在岛上刮来刮去的狂风，想到海中掀起的巨浪。

如今他又有些发作了。

魏知知顺着独孤石。如果你嫁一个男人，那男人是个不大省事的，你就会觉得越来越有主意，慢慢地你就变得像个男人，脾气也坏，说话也粗，每逢做事，都是无所顾忌。可要是你嫁了一个狂暴男人，你就会知道，女人本来就是一只猫，一只甜甜的、只会把眼睛半睁半闭，只会乖乖地享受着男人温柔的猫。

魏知知如今就是一只猫。

可怎么了？

魏知知觉得不对，他看到独孤石的动作有些怪，他变得像个狂人，狂得没有分寸，他把魏知知放倒在地上，双手去扯她的衣服，撕得她衣服破碎，再像野兽一般弄她。他再也没了那温柔，没了那小心翼翼。狂暴之后，仍是狂暴。一度一度，永无歇止。

不知何时，树的荫凉渐渐地褪了，树林里连一点风声也没有，魏知知觉得越是这么寂静的树林，越是可怕。

她悄声说：“师弟，别弄了……”

独孤石两眼通红，却哪里听得见她说话？

两人像磁石般吸在一起，没有天地，也就没了男女。

魏知知越来越急，她像一个被人猎捕的野兽，此时已经觉出，危险正在临近，正一点点儿靠近她。她急急说道：“师弟，快点儿，这里不是久呆之处……”

独孤石愀然不乐，他看着魏知知，眼睛红红的，说道：“你怕什么，天下有几个人能胜得了我手中的剑？”

魏知知已经从树林的寂静里听得见嗖嗖的响声，像是有人在树梢上飘来荡去。

她说道：“有人来了。”

独孤石冷冷一笑，冷冷的笑使他的脸变得很严酷，独孤石说道：“来了好，他要是远远地看着，就不理他，要是走近了，便会没命。”人已经站在周围，魏知知能听得见人的屏息呼吸声。

一个，两个，三个……一共有五个。

五个人都是高手，他们是不是那些一开始就紧跟着两人、随时等着机会要对他们动手的人？

魏知知用手去摸独孤石的头，说道：“师弟，我有点儿累，你让我起来，好不好？”独孤石大声道：“累？累什么？我在岛上就等着这一日，等得早不耐烦了，你不等我，自己就走，来什么中原，嫁给这么一个人，有什么好？”

魏知知再看他，一反平时神气，竟是变得既粗暴又凶悍，不由心下有些吃惊。她心道：师弟对我嫁与神胖子，终是耿耿。虽说是愿意为我报仇，去杀七大掌门人，但他一想到我过去做过神胖子的妻子，心里便不是滋味，我看他对这件事终是不能忘怀……魏知知已经听得脚步声很近了，但她心里越是着急，独孤石却越是抱紧她不放，两个人在树下，好像身子与那树也生在了一起。

有人说话了：“独孤石，你想不想死？”

独孤石不语，只是把剑抓起来，用手一插，剑鞘便插进树根，笔直地立在那里。

独孤石忘了，他与魏知知都是人，不是野兽。

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也可以像野兽那样狂，像野兽那样暴，像野兽那样粗鲁，但绝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在人眼前做那件秘事。可独孤石忘了，他是人，也忘了他的女人也是人。

一阵子委屈，顿时涌上魏知知的心头。她大声说道：“你让我站起来！”

她突然觉得不对了，她见到独孤石的眼睛又变了颜色，眼睛变得有些灰黯，已经失神。

就见他两臂伛在一起，身子开始哆嗦起来。独孤石说道：“我冷，我冷……”

独孤石坐了起来，他的身子在抖。

说话声传来了。

“你看他像个什么？”

“像只狗。”

笑声带着狂傲：“像狗也不是一条好狗，只是一条癞皮狗。”“我看他平时那狂傲样儿，狂得像皇上，再看他这小样儿，我都不愿对他出手。”

那人又笑，说道：“你要是等他过了这一会儿，他就又是皇上了。”

魏知知手里握着她的魔针，说道：“是谁，站出来！”

树后就闪出了几个人。

那几个人有男有女，女的分明是艳庵的小尼，男的都是狰狞面目，有的脸上带着面罩，有的满脸得意，像是魏知知与独孤石都是他们口中之食。

一个男人用剑指着魏知知，说道：“你这女人，真是人尽可夫，神胖子死了，你就找了一个小白脸。这小子要死了，你是不是能跟着我？”

旁边一个男人笑道：“这女人跟你正好，她的模样，也不比艳庵的小尼差！”

魏知知怒喝一声，身子一长，就跃起来，手中的魔针，射向那两人！

那男人用剑划了一式，便见那些魔针飞得无影无踪。

男人说道：“七星岛人，就这么点儿本事么？”

魏知知再看独孤石，见他耷着头，身子越伛越紧，头几乎要埋到腿间去了，像初生婴儿那般，团成一团。魏知知心里着慌，喝道：“不要走！”扑向那两个男人。

那个使剑的男人是黑道邪魔，口中不断吐着淫邪话语，来挑逗魏知知。他说道：“你不来，我怎么走？你看，你那个小白脸完了，他再做事，就得死。你知道不知道，艳庵的毒奇妙无比？”

魏知知突然猛省，想起原来这独孤石是在艳庵里中了毒，也不知那毒是什么，竟在此时狂乱发作。

魏知知狂打死拼，与这两人拼命。

那男人笑道：“你一个女人，与人动手，姿势也该曼妙些，也该脸上有点儿笑意，让人家知道你是个女人，不是只母大虫，便对你出手时客气些，也对你这美人有些怜香惜玉。”

那汉子边说边把剑对魏知知狠狠刺来。他剑法犀利狠毒，一剑剑逼得魏知知只能守，不能再攻。

旁边那使刀的汉子，见魏知知要向独孤石那里退去，就用刀来拦她，不让她回到树下。

魏知知心里越来越急，知道无法救得独孤石，心里一阵悲痛，难道我二人就只能死在这里不成？

那几个小尼，满面是笑，两三个人走过去，神态甚是悠闲。

一个小尼对着独孤石笑，蹲下身去，笑意可掬，说道：“独孤大侠，你是不是很难受？”

独孤石的脸上直冒冷汗，他抓剑去，要拔剑刺这尼姑。无奈此时他浑身没一丝气力，

两手去拔，也拔不出那一柄剑来。

那小尼咯咯笑道：“独孤石，就是此时要风流快活，你也只好眼睁睁看着，由我来摆弄你。你想摆弄我，都没气力，何苦这么着急？”她过来，抓起独孤石的剑，向远处一丢，说道：“你见了女人，用不着拔剑啊。”

两个小尼，一个坐在独孤石的左边，一个坐在独孤石的右边。左边的小尼说道：“你一个人跑出艳庵，也不想我们姐妹多惦念你，是不是该打？”

右边的小尼答道：“该打。”啪地打了独孤石一个耳光。

右边的小尼又说：“我们姐妹对你千般照应，百般温柔，有的姐妹头一回跟男人，就跟了你。你不念我们一份情意，见了这个女人，跟她就走。像你这样没良心的，是不是该打？”

左边的小尼忙应声道：“该打！”啪地一声就打了独孤石一个耳光。

左边的人问，右边的人打。右边的人问，左边的人打。只是一会儿，便把一个独孤石打得两颊红肿，从嘴角流出血来。

魏知知与那两人动手，也只能战个平手，那剑客手里的剑，很是毒辣，用的是七十二式回柳剑法。这个使刀的人，却是个杂家，一刀一式都无规律，有时像是有招，有时又像是随手乱砍，但他一招一式，都逼得魏知知不能退回，不能来到独孤石面前。

独孤石的眼里又是痛苦，也有一丝迷茫，他再也不像是一个狂傲不羁的剑客，而只是一个没一丝气力的可怜虫。别说拔剑，就是要他站起来，也是不能了。

一个女尼说道：“独孤石，你喜欢魏知知，后悔不后悔？”

独孤石说道：“我为什么要后悔？”

那女尼笑道：“独孤石，你可是要想好了再说。”

她笑盈盈从怀里拿出几个金钗来。这几只金钗有长有短，有的雕着龙，有的雕着凤，那小尼笑道：“独孤石，我给你机会，你要是改口，便能活命，不然你只有一死。”

小尼随手一刺，一只金钗便刺在独孤石的肩窝。

就见从那金钗的龙头上向下滴血。像是一条龙正在咳血，那样子很是可怕。

小尼笑道：“这叫‘龙凤大会’，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再用这一只凤钗刺去，不消一时，你就会鲜血流尽而死。”

另一个小尼问道：“独孤石，你喜不喜欢魏知知，你愿不愿意再回艳庵？”

独孤石大声说道：“我不愿意！”

第五十七章 拾空的剑

两个小尼在捉弄独孤石，能捉弄一个比你更强的人，岂不是一种快乐？她们像是猫戏老鼠，心里很好受。

像独孤石这般狂傲的人，要不是他被毒得没了气力，谁能这般欺负他？

这小尼笑了，说道：“我用这‘龙凤大会’也杀过几个人，只是没杀过像你这么有名的大侠，今天就杀杀你，你看好不好？”

她一用力，把一只凤钗也插在独孤石臂上，这一插却是插在独孤石的血脉上，就见那凤钗的口里向外喷血。

这凤钗制得确是巧妙。一开始，那血从凤口吐出，再过一会儿，就连那凤头上也向外流血。

小尼拍手笑道：“独孤大侠，你看我这‘龙凤大会’是不是很好玩？”

另一个小尼笑着说道：“独孤石，你太傻了，你要说一句喜欢回艳庵，艳庵的女人可就都是你的了。”

独孤石咬牙，闭上眼睛，再也不吐一个字。只听得“啊”的一声，原来是魏知知臂

上被那刀客砍了一刀，顿时流血。

魏知知原来就受过伤，此时越打越是没气力，心道：“这次与师弟在一起，不如我就过去，与他死在一处便了。”

想到此处，魏知知大喝一声：“住手，我有话说。”

那个刀客不想罢手，使剑的人笑道：“你怎么这么不懂怜香惜玉，你看人家女人累得香汗淋漓，你也该可惜她，让她说话。”

他回头涎着脸，对魏知知邪笑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了。”魏知知流下了泪，说道：“我去看看师弟，由你们怎么办好了。”

那使剑的人，狂笑道：“好，就这么办。”

看着独孤石，魏知知心如刀绞，她叫道：“师弟，师弟！”

独孤石睁开了眼睛，说道：“师姐，我连累了你……”

魏知知叫道：“别这么说，我愿意和你死在一起。”

小尼笑了，取笑魏知知，说道：“你一个女人，不能替男人生福，只是一个灾星。你嫁与神胖子，神胖子一家便死得惨。你再与独孤石在一处，累得他为你而死，你这算什么本事？”

另一个小尼乐道：“独孤石，你要死了，也是白死，说不定明日她又嫁了人，从前她嫁给神胖子，神胖子刚死，她就跟了你。明天她说不定又跟了谁，你怎么能信她？”

独孤石睁开了眼睛，他要对魏知知说话，魏知知突然伸手去，要拔下在独孤石身上插着的龙凤钗。

那小尼喝道：“我告诉你，你只要一拔，他马上就死！”

独孤石睁开眼睛，脸色苍白，说道：“师姐，你真的会嫁人？”魏知知一笑，说道：“我错了一回，岂能再错？”

独孤石笑了笑，轻声道：“那好，我就死了也值。”

两个小尼本来是想威胁独孤石，要用独孤石来逼魏知知就范。可他二人不动心思，甘愿一死，她们也是无奈。

独孤石的血流得很多，眼看着那龙也不呕血了，那凤也只是一点点滴血，他身上的血是不是快流尽了？

两个小尼互相看了一眼，她们心意已决，杀了独孤石，魏知知必是不能独活，那样便是如杀了他们二人，也为艳庵除了一患。

她二人刚要动手，就听得有人说话：“别动！”

回头一看，原来是艳庵的拾空。

拾空手里的剑直指她们。

一个小尼笑道：“吓我一跳，原来是你……”

另一个小尼说道：“拾空，为什么不让杀他？”

两人以为拾空不要她们杀死独孤石，是想要他跟七大门派的掌门做对，艳庵好从中渔利。但看拾空那神态极是肃穆、认真，便知这里面另有缘故。

拾空说道：“走开，不然就是一死。”

两个小尼相互看看，彼此心照：看来拾空要叛艳庵。在她们心目中，艳庵的人除了许媚娘，便是这个拾空最为可怕。拾空平时就总是板着脸面，没有一丝笑意，她在艳庵内剑法最为精妙，除了无定和尚，再也没人能与她匹敌。就是许媚娘来了，也远非拾空的对手。

艳庵的小尼，人人都怕她。她人冷，剑更冷。

一个小尼笑道：“拾空，你别来惹我……”

说罢，她便给拾空身后那两人递眼色。

这两人都是江湖上的狠角色，一个使刀，一个用剑，看了小尼的眼色，知道是要他二人在拾空身后偷袭。两人一声齐吼，奔拾空出手！使刀的一连用了九刀，这九刀一气

呵成！用剑的一连出了三剑仍是那七十二式回柳剑法！他二人出刀使剑，以为这一下必会杀死拾空。就是杀不死她，也能逼她退开。

不料拾空一回手，一剑挥去，便把那个使刀的人左耳削飞。那人觉得头边一凉，也没觉出少了什么，就觉得眼前忽地飘洒一道血雨，都落在脸上，热辣辣的。再一摸，脸上全是血。

他身子疾退，再也不敢出刀。

那使剑的比他更狠，两式剑法就已经逼近拾空身前，拾空的剑正对着两个小尼，回手一剑，把那使刀的人逼退；再来一剑，正指向那使剑人。

两个小尼找到了可乘之机，两人一齐怒叱，齐齐出手！

拾空的身子退了出去，两个小尼不知道她如何退去的，只觉得眼前一冷，人便没了。

那使剑人的右手没了三根手指头，原来拾空刚才一剑，正削在他剑后锷上，削得他弃剑后退。

两个小尼跳了起来。

她们想同拾空动手，但一看拾空只出了两剑，便击退了两人，知道她的绝情剑法极是厉害，不由得生出惧意。

拾空看着独孤石。是不是她也喜欢像独孤石这样的硬汉，是不是因为独孤石同她一样，也是一个把性命与心血都交给了手中剑的剑客，就与他惺惺相惜？

拾空上去，点了独孤石的穴，拔下那一只凤钗，再用凤钗插在肩窝附近。

那魏知知想叫，又不敢叫，心里不知她为何要再把凤钗插在独孤石的身上。就见她拔出凤钗，再插龙钗，一连插过几次，方才把两只钗拔下。

此时见独孤石仍是苍白，人已有些昏沉，他轻声说道：“谢谢你……”

魏知知看着拾空，问：“你为什么要救他？”

拾空不看她，对她说道：“你能不能背着他走？”

魏知知看她这般高傲，不由心里有气，说道：“你能救他，怎么不能背他？”

拾空看着魏知知，眼光颇有些怪异。在她心中想来，既是魏知知与独孤石那么相爱，宁肯一同死去，也不肯相弃相离，那么，要她背独孤石走开，有什么不好？她怎么也要生气？

拾空自小生在艳庵，虽是见过了许多旖旎风流，却不知男男女女之间，有爱有恨，有怒有嗔，方才称是食色男女。她说道：“好，你不愿背他，我来背他好了。”

魏知知本来是生气说话，哪料到这拾空能真说出愿意背着独孤石，她急忙说道：“不用你背，还是我来背他。”

魏知知背着独孤石，拾空跟着她，两个人慢慢走了。

许媚娘坐在艳庵，对着一个小尼说道：“你看她时，她说什么？”那小尼低着头，样子很是惶恐，显是对许媚娘十分畏惧：“他没说什么。”

许媚娘冷笑声声，说道：“你别忘了，你不是艳庵的人。”

许媚娘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这小尼不是艳庵的人，这小尼究竟是什么人？

小尼仍是低着头，说道：“他心里一定很难过，这时候他一定需要一个女人，需要一个能说得出他心里话的女人，这个女人才会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最近的人……”

许媚娘想着她的话，这小尼很聪明，她太聪明了。她盯着小尼，说道：“你是不是这种人？”

小尼很惶惑，说道：“我不是。”

许媚娘说：“你抬起头来！”

小尼抬起头来，她的脸很柔顺。

如果这张脸在男人面前，一定会露出一一种乖巧、一种媚气、一种轻轻爽爽的俊俏来，有的时候还有一丝淫荡、一丝放纵。

这是小尼拾心。

许媚娘凑上去，用手指挑起了拾心的下颌，说道：“你被他迷住了？”

拾心说道：“不，他只是一个老头儿……”

许媚娘笑笑，说道：“听你那叫声，像猫叫春，快活得很，怎么能想起来他会是一个老头儿？”

拾心说：“虚张声势，你虚张声势，男人会很满足。”

许媚娘厉声道：“你别忘了，迷住他，要他跟米离一战，这世上我们只有一个仇人，那仇人就是米离！”

拾心慢慢走出这间庵室。

她来到院子里，站在院心。站了一会儿，风很凉，这时的牡丹花早已经没了一朵花枝，只剩下了绿绿的叶子，再过些时日，秋风一来，便没了一丝生气。

艳庵的女尼是不是也像那牡丹，一年只有一季好时辰，其他时都是肃杀，都是一片凄凉？

许媚娘走到了无定面前，说道：“你不能跟米离一战。”

无定问：“为什么我不能？”

许媚娘说道：“据我所知，米离活时从未败给过任何人。”

无定的声音涩涩的：“我也从未败过。”

许媚娘笑了，“你是一把宝剑，他也是一把宝剑，你想两把宝剑碰到一起，会有什么结果？”

无定神色黯然，他也知道他同米离一战，说不定会两败俱伤。许媚娘说道：“你不必自己动手。”

许媚娘的手在说话，无定的心神本来怔忡不安，但在她那一双手的轻轻抚摸下，就慢慢变得平静了，他的眼睛又像狼隼一般放出光来。他看着这间小屋，目光巡视着小屋。

从前他未做白马寺主持的时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和尚，他就住在这一间石屋

里。

这石屋很小，只住着他一个人，连那些也很能吃苦的师兄弟都不愿意陪他住在这里。他在这小屋里住了十年，直到他做了白马寺的住持，住进了白马寺里最好的禅房。到了夜里，他还睡不好，就又悄悄地来到石室，睡在这冰凉的、潮湿的石室里。

有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也许他会做武林至尊，也许他会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一生中，这间潮湿、窄小的石室，显得很重要，也许他一生都离不开这一间石室。

许媚娘像是一个母亲，她知道孩子的弱处，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他的弱处。

她的手慢慢在动，十个手指都能说话，她轻轻地褪下了无定的衣服。

她说：“你应该穿最好的衣服，住最好的房子，有许多美人陪着你……”

无定的声音像是很远：“有那么多的女人，你不会吃醋？”

许媚娘一叹，说道：“我不愿离开你，只是我让你很自由，就能心把你留在身边。不然你准会逃开，想离开我，到那时，我岂不时看也看不见你了？”

无定和尚笑了。

许媚娘在心里也暗笑，一个自大狂妄的人，总有一个弱处，他的弱处就是：他从来不会在镜子面前照他自己，他以别人为镜子，从别人对他的恭顺尊敬上，看自己的形像很高大。

第五十八章 男女剑心

拾空走在路上，她知道她再也不用回艳庵了，因为那里再也没了她的念想。她要回去看什么，看她刻在那墙上的一行大字么？或是在那似庵非庵的禅室里参禅？

她决心出走，无目的而行，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一人一剑，岂不更好？她想离开洛阳，洛阳虽好，毕竟无她的亲人。

她的父亲是少林的无心大师，他甘愿为拾空而死，世上只有他一个是拾空的亲人，但连他也死了。男人没有情思，可以在微风中看着女人，那个最先对他微微一笑的女人便成了他的依偎。可女人不行，她得依偎在一个可靠的肩头上，能让她安心休憩的男人宽厚温暖的肩头上。

拾空没有这样的男人可依。

她决心与剑为伍，一生飘泊，浪迹天涯。

她走出了洛阳城，她看中了一辆马车，那马是一匹弩马，赶车的人又是一个弯腰伛背的老头儿，便走得不快。看看走了近半日，也不曾离得洛阳多远。那赶车的老人偏偏还爱唠叨，一边赶车一边对拾空说道：“这年头也怪了，连你们这出家人也偏偏爱抛头露面。像城里有一个尼姑庵，说是弄得天翻地覆。都是些出家人，人家男人赶上了，看她好看，便被她给弄到那庵里去了。哄他骗他，一连几十天也不睡，也不让那男人歇息，只是与女人贴肉弄事儿。最后没一个男人会活着出来。怪事的是，那男人出来时都是死的，个个都是从身上往下掉肉……”

拾空从前听得这些话，并不动心。依她看来，天下的男人本来就都是畜牲，死与不死，怎么一死都行。但此时猛一听得老头念叨，心头猛省：艳庵的事做得太毒，洛阳城里城外的百姓都是沸沸扬扬，看来艳庵做恶也是太多了。她这里正在寻思，忽觉得车一大震，那车轴忽地一沉，整个车子便嘎然而止。马一声极是惨烈的吼叫，马便仆倒。车子一失势，连那个老头带着拾空全都向前飞出！

拾空大喝一声，身子平平一扑，便立定住。

她再凝神，便看到了那个她最不愿意见的人。

他是无定。那个从前只是用抚摸来安慰她的无定站在她面前。

拾空的心扑扑跳起来。她怕无定，如果说她还有一个畏惧的人，便是这个无定。她面对一切人时，都是无所畏惧，但她在无定面前，总是眼热心跳，总是不能自如。

这是头一个知道了她的身心什么模样的男人，是这个男人把她摸大的。她声音颤抖道：“我不回艳庵，我不回艳庵，你别逼我！”

无定的脸上有些微笑，他慢慢说道：“我没叫你回艳庵，你何必着急。”

既是不回艳庵，她便不必那么着急了。她双眼盯着那个无定，浑身极不自在。要说这个男人，她最熟悉，但她那熟悉说不出口，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喜欢这个男人。

无定说道：“拾空，你是谁的女儿，并不重要……”

拾空的手去拔剑。无定看她，毫不为她所动。他不怕拾空的剑，还是拾空根本就伤害不了他？

他说：“拾空，其实谁是你的父亲，都不那么重要。有人说那个少林寺的无心大师是你的父亲，你很恼怒，这也不必……”

谁是她的父亲，是谁在那牡丹花丛下造下了风流债，方才生下了她一个孤儿？她握剑的手想提起来，但手很沉。

忽然那剑直刺无定！

无情的剑连同一声无情的喝叱！

无定的身子屹立不动，剑刺在胸，血滴下来。

只要再刺入一分，无定便再也无性命在。

剑忽然不动了，像是人再也无一丝气力。她为什么不再刺。是无定的浑身布满了功力么，还是她变了心思？看着她那狠狠歹歹的模样，看得出她是一心想杀死无定。可她怎么也刺不出去，她没一丝力气了。

“怎么不杀我？”

她声音嘶哑：“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

她如果杀死无定，便会再也没了梦魇，再也没了仇恨。一定要杀死无定！

但她刺不出去。

无定咬牙，他说道：“你想杀死我，为什么不再刺？”

她在哭。

无定笑，说：“我摸你们，最让我兴奋的人有两个，你知道是谁？”

她叫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愿意是谁就是谁！”

无定的话刺她的心：“是你，还有一个便是拾心。我摸拾心的时候，我知道她是一个浪荡货；我摸你的时候，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冷冰冰的女孩儿。可我.....”

他的眼睛很恶毒，他瞅着拾空的眼神怎么那么特别？

无定说：“你可以刺死我，但你下不了手。你是无心的女儿，但你也是我生下的。他只把你生下来，却不曾照管你。我照管了你，我便是你的父亲.....”

拾空用尽气力，大声叫道：“你不是，你杀死了师太！”

无定的眼睛变得伤感了：“是我杀死了她，是我.....”

什么时候，那剑变得有情了，有情的剑怎么再会刺入仇人的心胸？拾空看着无定，她知道她再也杀不死无定了，她只能转身而去。

无定的胸前都是血渍，他声音很微弱：“拾空，最好是你刺死我，因为我最喜欢你，因为我罪孽深重.....”

拾空走得远了，看来她不会再听这无定和尚的一句话，她再也不会理会艳庵的事儿。但无定的一声轻轻呻吟止住她的脚步。

她猛一回头。

无定慢慢倒下了。他再也不是那个冷酷无情的无定，只是一个衰弱的老人。她再回头，来到他面前，看他，他的身子很瘦弱，他从前也这么瘦弱么？他怎么从来也不曾这么虚弱无力？

她低下了身子。

“你怎么了？”

“我很弱，我想死。要是能死在这里，也算是好的。我喜欢死在你面前。”

他不说话，拾空也明白。他的心意是：他是一个很强的人，要是死在拾空的手里，也不算埋没了他。他真的很看重拾空。

剑再也不能出手了，她不知何时，竟在迷茫中抱起了他。

拾空不知道她会抱着无定到哪里。她只是听着无定在说胡话。他说：“我不是一个好人，我从前对云心也不好。我那一天对她施暴。她哭了，哭得伤心.....”

拾空心里很是犹豫，他不是是一个好人，但他也有后悔的时候。他懊悔他自己的过失，他不愿意那么做。

他是不是也后悔那么对所有的女尼？

无定的身子变得很烫，烫得拾空也心慌起来。

她不能把这个无定带回到那白马寺，当然也不愿意把他带回艳庵。她想带走这一个无定。她也不知她如此做是为什么，但她想这么做。

到了一座破庙，这是她从未到过的地方。

庙很残破，她轻轻把无定放在地上。他仍是那么高烧未醒，只是在昏谔时说着一一些乱语。他说着那些女尼，说他喜欢那些女尼，他看着那些白白净净的身子。那是上苍给他看的，他愿意看，他喜欢看，他止不住要看。他最喜欢两个女尼。如果她们愿意，他能一辈子与她们生活在一起才好。

庙也成了很温暖的地方。拾空看着他，才醒悟到，她此时再也不是一个人了，她同一个男人在一起。他是一个男人，而且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她慢慢躺在那男人的身边。那男人的胳膊很有力，在昏谔中仍是紧紧抱着，把她的身子往他的怀里拉。

他很手熟，慢慢剥下了她的衣服。

她仍在身子颤抖，一迭声说不，但他的手与他的身子都在说话，在热辣辣地对她说
话，言语是无法抗拒的。

她的身子雪白。从前的她在那个大厅里，在众女尼的眼下被这个男人抚摸过，但那时她的身子总是那么僵硬，总是那么无情。今天怎么了，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心很软很软.....她是脏的，她看不到了，她只觉得无定的那瘦瘦身躯很好看。她知道她得干一点儿什么，但她能做什么？

她喃喃道：“无定和尚，你太瘦了.....”

她把无定慢慢摆平在地上，她再骑上去。如果无定和尚是苏醒的，他会不会情愿让拾空这么做？就是无定和尚愿意这么做，她是不是愿意做？

她把雪白的娇躯放在无定的身上，她轻轻呢喃：“无定.....不必着急，有我呢，有我呢.....”

她快乐得流出了泪水，她找到了一个很需要她的男人，男人再坚强，他也需要女人，需要像拾空这般的女人。

她把她的童贞放入无定的手指里，她的口里不由得发出一声很娇柔的不胜其痛的叫声。她开始动了，在她的身下，在无定的胸前，有她流下的女孩子的第一回鲜血.....天亮了，无定醒了，他看到了一个女人。

她的身子正依偎在无定的身上，她是谁？

原来是拾空。无定看着她，不明白她何以竟会在自己的怀里。他又恢复了那狷傲、狂暴性情。他冷冷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拾空抬起了头，她再看到的无定，又不是昨夜那么昏迷不醒的无定了，他仍是那么想觊觎武林，一心称霸天下的无定。

她轻声说：“我来看你。”

一个把她的童贞献与了男人的女孩子，还有什么不能变的？无定显是很奇怪，她怎么变了，再也不是那么刚强自信的女尼，再也不是那个冰冰凉的拾空，她竟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人。

无定说道：“你救了我，我也不会感谢你。”

拾空的声音好温柔：“我不想让你感谢我，我只要你爱我……”

无定的眼睛迷蒙了，他瞅着拾空，他很久不曾听得有人对他这么说话了。从前很久的时候，他曾听得云心师太叫他无定，叫时那声音好温柔，好亲切。

可他好久不曾听得有人这么叫他了。他不能容得有人对他如此温柔。他猛回头，看到了一张脸。从前他看这张脸，都是冷冷冰冰的无情。如今的拾空怎么变了？

拾空流出了泪，她说：“无定，你就是无定。你在我眼里就是那个软弱的无定。你装什么硬气？你就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是一个无用的男人。你要是有用，何必天天摸女孩子？”

无定的眼里射出凶光，他狠狠道：“胡说！我要做武林至尊，武林天下的人见到我，全都会不寒而栗。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天下武林最有威风的人，我是你们艳庵的真正主人！”

拾空看着无定，她轻声说：“我可怜你……”

他气得脸色苍白，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怎么能让一个拾空如此看他？

他怒声道：“我不用你可怜，我怎么要你可怜？”

拾空的声音软软的，她说道：“我可怜你，我看你比我更是可怜，更可怜……”

一句话，再一句话，只是说他可怜。

无定的手停在空中，他想向拾空击一猛掌，但他的手久久停在空中，打不下去。拾空的脸上有一种很悲壮又很凄苦的表情，他不愿再动手。

拾空道：“我情愿让你打死我。”

他的手慢慢落在拾空的肩头上，他说道：“你在.....艳庵，从来没有一个男人？”

拾空泪水长流：“我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喜欢我。我只是一个孤儿，是不是？”

无定从来不曾得知，这个拾空说话，竟是这般有情，她是一个沉默的人，但她绝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他搂住了拾空的身子。拾空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她急声道：“无定，无定，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一个男人.....”

她的嘴唇述说着焦渴。

无定的心热了，他喃喃道：“她们其实都看不起我，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那拾空的嘴唇紧紧贴着他的嘴，说道：“我为什么要看不起你？我看不起的是我自己。”

无定突然觉出他的男人味儿更足了，他猛地抱住拾空，说道：“从来没人喜欢过我，你喜欢我，你真的很喜欢我？”

他落下了泪水。

许媚娘笑着，对拾心说道：“你看到了他，他到哪里了，做什么去了？”

拾心抬头看她，说道：“他走了，去找拾空了。”

许媚娘不以为然，她咯咯而笑：“找拾空？他找拾空有什么事，莫非他看惯了我你的笑脸，想看看冷女人？”

拾心说道：“我可不这么想。”

许媚娘道：“你想什么？”

拾心道：“她那种人，如果真的喜欢上了什么，一定会很痴。”

许媚娘沉吟了，她是不是想错了？

在那破庙里，两人正经过一场洗礼，她与无定都满身汗漓，她抱住了无定，紧紧抱住他，说道：“人都说你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只有我知道你，只有我知道你.....”

她哭了，她头一回为她自己而痛哭。

第五十九章 艳庵情变

拾空与无定慢慢走着，他两人是想回艳庵。

如今的拾空再也不是那个冷冰冰的女尼了，她的眼睛盯着无定。在她的眼里，无定只是一个男人，一个需要她随时扑上去保护的柔弱男人。无定与她走出那座破庙，他便又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武林霸梟。

他们到了艳庵。

当头迎上的是许媚娘。

从前许媚娘看到无定时，总是笑逐颜开，此时她见了无定，脸色颇为不悦，她冷冷道：“你到哪里了，带着一个小尼姑走了一夜？”

无定见了这个女人，一向是言听计从，此时听了她的话语，心里大大不快，心道：我从来听她的，她便以为我怕她。看来女人都是这种人，你要是听她的，她便百般戏弄你，你要是不理她，她会怎样？

无定淡淡道：“我去了哪里，也不该对你说明。”

那许媚娘本来一心想对他撒娇，但一语说过，便弄来了这一句不软不硬的钉子，碰得她心里难受。她心里恨恨：原来拾心说的真有道理，那个脸面冰冰冷的小骚货说不定真的成了无定的禁脔。我得小心些……想到此处，她忽地换上了一副笑颜，对无定说道：

“我是错了，我真该死。我忘了你一夜劳碌，要不要我找两个女人，好好服侍你一回？”

无定的声音冷冷：“不用。”

许媚娘看看拾心，她看到了拾心的笑，心内顿时生恨：原来这些庵里的小尼，都看看我许媚娘的笑话。早早晚晚得出事儿，你们当我许媚娘是一个笨蛋，那可就是错了，我要你立时看看我的手段……她笑眯眯对那拾心说道：“拾心，你带拾意、拾花去侍候大师。”

拾心点头，应声而去。

无定也不看拾空，他此时又成了艳庵的主人，再不是那个在破庙里与她一夜缠绵的软弱和尚，他何必对拾空和颜悦色？他迟疑了一下，慢慢随着拾心走去。

紫绡帐，红绫被，绮旎风流，只有香艳、快乐。

三个尼姑都结束停当，慢慢来到他无定面前。

站在远处的是那个许媚娘，她笑笑说道：“你们都是他的奴隶，他愿意拿你们怎么办，你们就怎么办好了。”

拾心跪在无定的面前，说：“你愿意杀了我，我便死在你面前。”那两个女尼也依在无定的怀里，呢喃着：“你该知道，女人都不一样，一人一个味儿……”一个微微娇笑：“你好好体味体味，就知道我怎么不一样了。”

无定坐在床上，不看许媚娘。头一回觉得他很讨厌那个女人。她能不能再不来缠他，能不能不再来来无休无止地扰他？

许媚娘说道：“大师累了，怕是昨夜风寒，大师在那破庙里，还有那么一种好情致。在这床上，你更能好好地鸳鸯戏水了。”

许媚娘在乐，她媚媚地笑着，说：“大师的一点儿菩提水，怎么能全倾吐在她三个小尼的身子里？我看大师的那一点儿修持，怕要化成流水了。”

三个女尼如虎，扑在无定的身上。

许媚娘走了，她离开了。要是有人能替她盯住了无定，安定好无定。她便有时机安排好她的事儿，她有许多的事儿要做。

她来到了她的那一间密室。

忽地觉得出一股剑气，一股逼杀人的剑气。

她冷冷说道：“是谁，站出来！”

是拾空，她慢慢走出来，站在许媚娘的身前。

拾空的头包住了，她是怕人家知道她是一个女尼，还是再不愿意在艳庵做恶？

拾空的剑在手里，她说：“再不许给他找女人。”

“他是谁？”

拾空道：“你明白我说的是谁。”

许媚娘大笑，浪笑声阵阵，在室庵内回荡。她笑声嘎然而止。看着拾空，像一只老猫看着她爪下的小鼠，笑：“你知道不知道无定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女人？连你也算上，他在艳庵一共有一百多个女人。他与谁在一起，我都不在乎。你也得学会这个，不然你会伤心死的。哈哈哈哈哈.....”

许媚娘的狂笑里，也有一份愤懑与愁郁。

没了许媚娘，只有两个小尼。那拾心贴在无定的身上，紧紧凑凑，说道：“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我就是个尼姑，也是一个女人，我愿意做你的女人。愿意被你打，被你骂，被你揉搓，你来弄我啊。”

无定的眼里便再闪光，他盯着拾心的胸，拾心的个子很小，人也细弱，偏偏胸很大，依在无定的怀里，弄得他心慌意乱。

无定仍是不动，他从来弄女人时，都是像一块木头，呆呆看着女人。他此时盯着那拾心，他心里在想：从小时便是她，一挨我摸便叫，有那种浪浪的尖叫声，叫得你心慌极了。

就是她，就是她.....

拾心的媚功很强，她弄得无定再无定心。

正在两下要入港时，忽听得一声“哧”地轻响，一柄剑便刺在无定的胸前！

无定见势，大吼一声，抬身便起，一指弹去，嗤嗤劲声。

看来人气势凶猛，竟是直扑床上！那人一剑刺不成，再来一剑，回手剑一击，直击那拾心。

拾心慌得叫道：“别怪我，是媚娘叫我侍候他！”

那来人正是拾空，她泪眼婆娑，叫道：“无定，无定，你是一个软弱男人，没有了我，你怎么办？”

拾空提剑兀立，她如受雷殛，怔怔盯着无定。

无定见是拾空，便微微有些窘意，他叫道：“拾空，她们都是你的姐妹，都是艳庵的人，你别伤害她们！”拾空突地扬头大笑：“你说什么？她们都是我的姐妹，都是艳庵的人？我怎么会是艳庵的人，我怎么会有姐妹？我有一个父亲，只可惜他死了。我没有亲娘，只有一个亲人，那是你啊……”

她恨不能立时把那拾空杀死，她盯着拾空，说道：“我从小便看你不是玩艺儿，你愿意跟他。他摸你碰你，也不用那么大声叫唤，像是叫春的猫。你再叫啊，叫啊，我一剑刺死你，看你还叫不叫？”

拾空看她，见她眼睛都红了，知道她此时情迷，一心以为无定是她一个人的男人，对她说些什么，全是白说。一想到无定或许不会对她的绝情干涉，说不定她便会死在拾空的剑下，不由得寒栗不已。

她嗫嚅道：“拾空，我不过是逢场作戏，你休要认真！”

拾空大叫：“我们都是逢场作戏，我可不是。我要的就是他，他是我的男人！”

她身后久久站着一个人，她已经来了许久。她插话道：“他不是你一个人的，他是艳庵的男人，他是庵里的唯一男人。他是武林至尊！”

拾空回头，她看到了那个艳庵最有媚气的女人，那个在江湖上声名狼藉的许媚娘。

许媚娘对拾空道：“拾空，他是男人，是我们大家的男人，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摸你、弄你，可你没法儿要他不碰别的女人。他是这里的皇上，他是艳庵的主人，你要他不动别的女人，只一天天陪你，那怎么能行？”

拾空的眼睛只是盯着无定，她说：“无定，她说的话，你听好笑不好笑？我把自己

都给了你，你也说你喜欢我。从前你喜欢过拾风，但拾风不是艳庵的人，你不会再喜欢她了，你只喜欢我，这是你说的。”

许媚娘呵呵冷笑，她说：“一个好男人，绝不会只喜欢一个女人。像是吃菜，你愿意不愿意只吃一个菜？”

拾空的眼睛发呆，眼光滞滞的，看着许媚娘，说：“我只吃一个菜，我只吃一个菜，有什么不好？”

许媚娘大笑，说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只配吃一个菜，你只能吃一个菜，你怎么配与他相比？”

无定看着许媚娘，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是不是不愿意让拾空对他有情？在她眼里看来，无定只能做一个武林枭雄，绝不能有一点儿儿女情意。她愿意把一个无定做成玩偶，玩弄于股掌之间。

无定恨不能立时把她杀了，但他的脸阴沉着，无法吐口说话。只见许媚娘的眼睛一斜，慢慢睨着无定，道：“无定大师，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云心师太？我想来想去，也是好生后悔。要是云心师太活着，想必你不会这么郁郁寡欢。你要是喜欢拾空，我便叫她们都退下，单由拾空侍候你。”

看她笑吟吟的模样，谁不说她是一个贤慧女人？

无定看她，心内知道她一定会对拾空恨之入骨，但她暗下里怎么对拾空仇恨，也绝不会表露出来。她是许媚娘，她是天下最毒的女人。

拾空瞅瞅无定，再瞅瞅许媚娘，她忽地喝道：“我看得出来，他是受你这个巧嘴滑舌的女人的欺负，你再别来欺负他，你再欺他，我便杀你！”

许媚娘大笑，她对无定道：“大师，你真是好手段，怎么一夜间便把一个冷冰冰的美人弄得心也化了？是不是你玩得她真个销魂，她才肯一心为你而死？”

无定不语，他知道若再出声，只会对拾空不利。

许媚娘大声道：“好，我告诉你，你不能对艳庵的哪一个女人动真心。只要你动了真情，你再也不会做什么武林至尊，你只是一个花花老头儿。”

她上去抚摸着无定的胸，说道：“这男人的滋味儿，我也尝过，我知道他的味道是不错，只可惜啊，他还不是最好的……”

她对着拾空淫笑，一个知晓一切男人的笑。

拾空站起来，她声音柔柔的，对无定道：“你怕她是不是？我杀死她，你便再也不用怕谁了。”

她像是说着一件极是轻松的事儿，提着剑，来到了许媚娘的面前。

拾空凜然而立，她一心要杀了许媚娘。

许媚娘心内暗惊，她怕与拾空对峙，她不是拾空的对手。

拾空吼道：“许媚娘，你快动手，莫非你只是白白做一回艳庵主人？”许媚娘在此场合，被拾空叫阵，心内恨恨，心道：我不杀了你，再怎么能主得了艳庵？她冷冷道：“好，我就与你一拼。”

在许媚娘心里，也是自苦，看来无定并不愿意帮她，要是愿意，他一定会喝止拾空。她看着无定。无定在她两人争执时，竟是直直而立，呆若木鸡。那情形叫她心寒。

拾空的剑出手，一剑刺来，疾急得很。

一剑再化一剑，她一心要杀死许媚娘，她看得出来无定是有些怕许媚娘。他为什么会怕许媚娘，他有什么事儿怕许媚娘？

剑化成厉光，一扫而至。

那许媚娘明是与拾空说嘴，但也不敢小觑她的剑。要知道拾空的剑，除了那大侠米离、无定两人外，怕再无人会是她剑下对手。许媚娘先是在她剑下躲来躲去，躲过三招五式，便听得嗤嗤一响。原来那剑把她的衣服刺破，弄得她极是狼狈。

拾心等人在一旁看着，不知如何才好。她们不能帮拾空，也不能帮许媚娘。许媚娘

叫道：“她叛了艳庵，杀死她！”

她是庵主，如是平时她登高一喝，谁敢不听？但此时拾心等人也学了乖巧，无定不出头，她们怎敢出手？

许媚娘的肩头一躲，躲闪不及，“嚓”地划破，血便涌流，她叫道：“无定，无定，你真的变了心，你真的再也不念我对你的好处了？”

无定仍是不动。

拾空轻声道：“他不愿意听你的，你还有什么妄想？”她一剑刺去，直指许媚娘的心窝！

许媚娘心道：看我苦苦经营艳庵，也真是不易，总不能毁在这个疯子手里.....她怒声道：“好，我便叫你看看‘血魂焰’的厉害！”

许媚娘一扬手，眼前飞起了一片雾，一片紫色的雾！

无定本来一心看她们争执，在他心里，许媚娘与拾空的争执，对他也有好处，他何必在意她二人争吵？只要有人肯为他争执，他便是这艳庵的真正主人，他便能一统天下。但他不料那许媚娘会飞出“血魂焰”对付拾空。只要瞬时，拾空便会变成一具骷髅，再化成一滩血水。

他大喝一声：“住手！”

无定脸色大变，被许媚娘看在眼里，她心里自苦道：原来他二人真的有情，我不杀她，那还了得？她心一横，“血魂焰”飞起！

一片死亡之雾！

拾空不料她会用“血魂焰”对付自己，一时也是惊呆，她的剑猛地一扫，划了一道剑光！她怕“血魂焰”落在她身上。但她也不能让那“血魂焰”一点儿也不沾身，因为她得躲那许媚娘的毒针。

她心一凉，心道：我死定了。

无定的身子长了一长，他便站在那拾空的身前。他的大袖一拢，便把那飞来的所有“血魂焰”划开！对面站立的那两小尼都知道“血魂焰”的厉害，全都急急躲避。

第六十章 卷土重来

七大门派抢到了艳庵门前。

足足有六百人，把一个艳庵围得风雨不透。这七大门派的统领是武当派的掌门雪风道长，他知道艳庵的“血魂焰”厉害，便下令道：“艳庵出来的人，一律杀无赦！”

便包围了艳庵。

艳庵对七大门派的人毫不在乎，也像是对于逼上门来的七大门派无甚戒心，门仍是在紧紧关闭，没一点儿动静。

淮阳门的弟子、少林派的几大高僧都主张冲进去，把艳庵杀成鸡犬不留。

武当派的雪风道长不愿意，他说道：“艳庵经营多年，怕会有机关在内，不如等她们出庵来时，再动手杀她。”

七大门派严阵以待，等艳庵的人出来。

艳庵的人走出来了，当先的是那个许媚娘。她带着足有六七十个小小尼姑，还有三四十江湖豪客，全都一拥而出。许媚娘喝道：“你们还敢来艳庵，难道不记得当日羞辱么？”

少林达摩堂首座无畏大师喝道：“你们害死我少林掌门，我与你仇深似海，休再胡说，看掌！”

少林派人人同仇，他们一拥而上，直奔那艳庵群尼而去。

群殴一战。

那些被艳庵用毒毒迷的江湖豪客，个个都是忘情而战，与江湖七大派的人拼死一战。他们冲上来，嘶吼血杀，只听得叫声迭起，血光迸溅！一个江湖豪客叫道：“杀啊，杀啊！杀了他们，杀死他们！”他挥刀而上，一劈再劈，竟把一个少林僧的胳膊劈飞。再冲来一个少林僧，在他身后一掌，生生打得他喷血向天，哇地吐一口狂血，便仆倒在地。那刀客再挣了几挣，吼道：“少林，也不过……如此……”

另有一个江湖客持剑一挥，剑光一发，便刺入一个武当客的肩头。那武当弟子大吼一声，受不得痛，竟是吼喝连声，把一柄剑直刺入江湖客的胸口。那江湖客叫道：“武当派的狗种，老子也不鸟你……”他向前直扑，那眼睛瞪圆，瞪得狠狠，像要把那武当派的人生生吞下肚去。但他向前撑了几步，便轰地倒地，再也不起了。

艳庵的女尼都在那些江湖客的身后，如果那些江湖客都死在七大门派的手里，她们才会走出来。许媚娘叫道：“七大门派的人听着，你们与艳庵作对，决不会有好下场！”

看看艳庵的人是吃了亏，她们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庵门。忽听得有人嘶声长啸，那啸声功力深厚，眨眼间人便来到庵前。

是无定。

少林派的人看到了无定，都不由得怒从中来。

就是这个无定，不能修持佛心，竟然大动淫心，把一庵清静佛地弄成了淫秽之所，把一庵女尼都教成了杀人魔头。要说罪魁祸首，自然就是他无定了。

少林的无畏大师说道：“阿弥陀佛，我要找的就是你。你要是早出来，也省得这许多人受罪。”

无定看着少林僧，心道：看他那神气，分明是胥气而来。他那气盛，我与他斗，也没甚好处。他笑道：“彼此都是同门，无畏你何苦来逼我？”

无畏摇头，说道：“你与我不同门，你是淫欲门，我是修持门。你是杀人狂，我是救人命。我与你怎么相同？”他身后的众少林僧更是怒气冲冲，一齐声吼，要与少林掌

门无欲大师报仇。无定傲睨群僧，笑道：“无欲超渡了，足见我与少林的盛情，只是你们这些俗人不懂，便看不出我的佛心了。”

武当派的雪风道长说道：“无定，你想图谋武林霸主地位，那是休想。我看你作恶多端，必会自毙。你还是早早收手，省得最后死无葬身之地。”

无定仰头大笑，一笑而止，对雪风说道：“你做武当掌门，还不知进退之理，岂不太是好笑？我告诉你，人生得意，便须尽欢。人若失意，也不须愁。所谓人生人生，便是这个意思了。”

武当派的雪风道长看这无定毫无羞惭之心，心道：看来他沉溺已深，要他猛省，那是不能了。他喝道：“好，既是你不愿回头，多说作甚？不如我们便一决战！”

无定点头。

由谁出头战无定？

七大门派的人都知道他们无一人是无定的对手。但他们不得不战，就是都死在无定的手下，他们也得与他一战。

少林的无畏大师慢慢走出来，他对着无定一礼，说道：“一心为人，也是福；一心为恶，皆是祸。”他向前迈了几步，看着无定，心内暗自嗟叹：要死在这恶徒手里，岂不是大折少林的锐气？他决心与无定一战。但他情知不是无定的对手，心情很是沉重。

无定沉声道：“无畏，少林僧众，只有无欲还算是我的对手，但他死了。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是不要徒送性命的好。”

无畏不语，只是大喝一声，冲上去便动手一式。这是一式少林的“龙爪手”“搏虎式”！一式冲出，一拳在前，一爪在后，其势真个曼妙。那无定说道：“好龙爪手！”他便出式一应，来了一式“三判阴阳”。这一式的手势足见奇妙，就是如少林无畏大师这般的好手，也不知他是如何出式的。只见他的手如毒龙出洞，一吐一吞，便来到面前。看看近了，不知这一式如何来躲，只好退后一步。

这一步退得糟了，只见那无定连踵而来，一式接一式，一式比一式更是奇妙。看他如毒蛇出洞，如毒蛛出丝，一招一式，极是快捷。那无畏眼见得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了。无畏大师心知要糟，他心道：阿弥陀佛，看来今日不妙.....他刚刚要再退出一歩，忽听得那无定说道：“佛心坚定，哪容得一点儿尘埃，你还是去向佛说语吧！”一招出式，正是毒拳，叭地打在那无畏的胸前！

少林众僧见无畏一败，全都忽地冲上，一连冲出八八六十四人，布成了少林的“罗汉大阵”。少林的达摩堂高僧无识大叫：“休要他走了！”

无定笑声袅袅，在那阵里飞来飞去，叫道：“就少林的这几下子绝技，也能奈何得了我么？”他毒手一出，便无休止。看他在阵中来去，旁若无人，一杀一夺，都由他意，那少林众僧怎么能奈何得了他？

只是眨眼间，他脚下布满了少林僧的尸体。

许媚娘大笑，叫道：“无定，你不是无定，你是江湖武林的霸主，你是天下无敌的武林至尊！”

艳庵的女尼都在笑，她们看惯了人的白眼，就是在艳庵得势的今日，人们看她们时，也像是看娼妓一般，没什么好眼光。她们此时看少林群僧皆败在无定的手下，心里也好生痛快。

无定站在阵中，看看他的手，他的双手满是血腥。他哈哈大笑，说道：“总是有人说我不好。云心，云心，你总是说我不好。你看，我生杀由意，要谁活谁就活，要谁死谁就死，活得好生畅快，有什么不好？”

雪风道长一叹，看来七大门派的祸患也不能免了，他大声道：“无定，你休张狂，我来与你一战！”

无定傲然：“雪风，你不是我的对手，别枉送了性命！”

雪风走到他面前。

无畏的嘴角有血，他败在无定的手下，情知连武当的雪风道长也不会是无定的对手，他喘息道：“雪风道长，你不是.....不是他的.....对手.....”

雪风道长黯然，情知他绝不会是无定的对手，但他不得不与无定一搏，他不出手，七大门派必是会输在艳庵的手里。

雪风道长拔出了剑。

武当派的剑法，也是天下奇剑之一，武当派中，除了恨意道长外，武当再无一人能出其右。他能胜得了那无定么？

无定看他出剑，只是神情微哂，并不在意，他也没有拿出什么兵器。是他根本就不把一个雪风道长看在眼里，还是他根本就不屑于对七大门派的人使用兵器？

武当长剑，难道不值得无定出手么？他那么狂傲，莫非雪风道长真个就不是他的对手？

剑一出，剑光弥布。

在那剑光里，看得出雪风道长的脸色很凝重，出剑太快了。他出剑时，心里在想：如果用太极剑法，便会对他有重压，但依我看来，这无定对武当派的剑法一定是成竹在胸，绝不会在意我的太极剑与内力。我不如用快剑.....这一念差了。

便听得叮叮当当一连声地响。

响过了十几声，再看他两人，雪风道长退后了三步，那无定反是进了三步。雪风道长的长剑虽是仍在手里，但他的脚下有些踉跄。他双眼盯着无定，嘴角却浸出血来。

无定的眼睛反是半睁半闭，说道：“好剑，好剑，但你比起恨意来，还是差那么一点儿。”

雪风道长看着他，恨声道：“我恨不能宰了你.....”

无定说道：“都这么说，像我犯了多大的罪过。我只是杀了你们这七大派几个鸟人，有什么打紧？”

许媚娘大笑，说道：“无定大师是天下第一奇人，要杀你们，那是易如反掌。你们还是乖乖听他的话的好。”无定说道：“雪风，我知你不是我的对手，要是再出三十招，我要你溅血在我的掌下！”

雪风冷笑，事已至此，他能奈何？

慢慢走来了两人。

这两人一个坐在车上，一个推车。推车的是丐帮的徐长老，坐在车上的是那个断臂的武当恨意道长。

恨意看着无定，仇家相见，分外眼红。

恨意道：“无定，你作恶多端，必会自毙。你小心些的好。”

无定笑笑，说道：“像你这种小人，但愿七大门派多些才好，如果他们都像你这般反复无常，我们艳庵在天下也算是信人了！”

徐长老凛然道：“无定，我丐帮帮主早就算定你是一个恶枭了。她在你艳庵里，看出你艳庵的无数秘密。你庵里是一个鬼窟，有无数好人家的女儿都被你糟蹋在艳庵。”

无定大声道：“是么，只是你丐帮的帮主是谁？她怎么能进得了艳庵？她是不是也是一个女人，也被艳庵的男人糟蹋过了？她被谁糟蹋了，说出来听一听，好不好？”

徐长老语塞，他一脸的尴尬，被那七大门派的人看在眼里，心下也是狐疑：他怎么了，丐帮帮主有什么把柄落在这无定的手里，使丐帮的徐长老如此尴尬？

徐长老厉声喝道：“无定，我丐帮与你誓不两立！”

许媚娘媚笑道：“徐长老，何必这么恨无定大师？按说你们丐帮与我艳庵可是亲上加亲的啊。你们帮主与我们无定大师是亲人，你们丐帮自然也同七大门派不一样。他们是我们的仇人，你们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可不能自相残杀啊。”

七大门派的人听了她的话，都是半信半疑，丐帮与艳庵有什么亲情，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不能全信，但对于许媚娘的话，也不能姑妄听之。江湖风波，风险极多，若是栽在

丐帮的手里，岂不是更冤？原来艳庵就收服了蜀中唐门，使七大门派受挫。如今丐帮成了她们的帮凶，那也不足为怪。

徐长老说不出所以然来，那许媚娘还一劲儿地怂恿他，说道：“艳庵与你丐帮的过节，是你与我艳庵的事儿，别人不能与闻，相信你们丐帮也不愿意把这件事儿说出去，是不是啊？徐长老……”

她那一番阴阳怪气的话，使七大门派的人更是狐疑。

便听得有人说道：“等一等，听我说。”

又来了人。

来人是谁？她是一个清瘦削减的女子，只是一个女孩儿，看她模样，也不过有那么十七、八岁。她一路走来，使那些看她的人都是暗暗称赞：好一个女孩儿！看她神情，比那些艳庵的女尼更是不同。原来女人也有不一样处：她的端庄，她的凝重，她的神气，使那些艳庵女尼大是形惭。她的一双眼睛很大，看她的人都像是被她亲眼盯着看一般，都在心里想着：她看着我，一心盯着我……她走到了众人面前，神情有些忧郁，她低着头，像是不好意思对众人说话。但众人都知道她是有话要说，都静静等着。

连无定看了她，都有一些尴尬。

那许媚娘看到了她，竟是阴阴地冷笑，一句话也不说，她要看看这女人当着众人的面儿，如何说出的那一点儿羞事儿来。

她看看身后的人，陪着她来的人是米离，是天下人人知名的大侠米离。米离对着她笑，那是光明无比的笑，是相信天塌下来也能顶得起的笑。

米离是真正的男人。

她抬起了头，看看七大门派的人。她如果说出了话，只要有那么几日，便会传遍大江南北。她慢慢说道：“我就是丐帮帮主肖乞儿。”

一时大哗。

人都知道，丐帮的如今帮主是肖乞儿，知道她是一个神奇人物，但江湖上的人很少有人知她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如今看她当着众人的面儿称她便是肖乞儿，众人一时大哗。原来丐帮帮主是一个女儿家，是一个很漂亮很好看的女孩儿。

她要说什么，她要对七大派的人说什么？

肖乞儿对众人道：“我进了艳庵，你们都知艳庵作下了坏事，但你们不知她们做下的坏事是什么，你们不知这个无定和尚究竟做了什么恶事。我来说……”

徐长老咳了一声，他想警告肖乞儿，不能说，如果说出来，肖乞儿还能再在江湖上立足么？

那无定和尚也颜面大变，他怕肖乞儿说出来，如果肖乞儿说出他的隐秘来，他在江湖上再如何立足？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处，如果她真能当众说出，无疑是对他的致命一击。

肖乞儿仰起了头，她决心说出那淫窟里的一切，说出那些艳庵女尼所受的一切苦楚。

第六十一章 痛斥淫僧

众人都看着肖乞儿，等她说话。七大门派的人得知她入了艳庵，都想知道她究竟在艳庵看到了什么。肖乞儿看看米离，她是一个女儿家，能不能当众说出那羞辱来，揭破无定和尚的隐秘，实是难说。

许媚娘不怕她说出无定的事儿，如是她说出无定所做的一切，岂不是更把一个无定推向深渊？只要她肯说出来，她做丐帮帮主，也是威风扫地，她只要敢说，就说好了。

肖乞儿看着七大门派的人，说道：“我知道艳庵的隐秘，也知道他都做了什么苟且

的事儿，我如今说出来，让天下武林的人都听听。”

肖乞儿便把那在石室里的七八个昼夜里，那无定和尚怎么奸淫她，如何像一个变态狂般地折磨她，一五一十说出来。在那石室里，他一夜一夜地把她弄得无一丝气力，让她躺在那石室的床上，要死不能死，欲活不得活。她实在受不了那折磨，便对无定说道：

“大师，你放过了我，好不好？”谁知无定的两眼放出精光，对她冷笑，说道：“你是我喜欢的女人，我天天把搂在我怀里，连睡时也抱着你，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艳庵的所有女尼，没有一个人受过这种殊荣，你不要不知好歹！”

肖乞儿躺在他怀里，身上无一处无伤，他用尽了一切法儿来折磨肖乞儿，让她没有一会儿能好好入睡。一待得她要沉沉入睡，无定便扑过来，压在她的身上，拼命作弄她……无定只是冷笑，他想不到肖乞儿真能不同凡人，肯把她所身受的一切苦楚都当众倒出，这对他是大大不利。但事实真是如此么？怎么肖乞儿说出他的恶行，他竟有些惊异，有些沾沾自喜？

肖乞儿大声说诉，竟是把无定的丑行——说出，众人十分惊骇，想不到无定竟是一个这般可怕的淫棍。大家瞅着这无定，更是恨意滋生。

肖乞儿大声道：“他……他总是当着众女尼的面儿，把她们——摸来摸去，他做的那事儿，让人难以说得出口。”

众人看着无定，想不到他一个出家人，竟是这般丑恶，淫恶之心这般旺兴，让人难以置信。有人低声道：“想不到无定竟是这般一个恶棍……”

还有人道：“像他这般丑恶的人，怎么能让他做武林霸主？”

更有人振臂呼道：“像他这种恶人，除了他，是天下武林人的幸运，怎么会让他做什么霸主？”

无定鹰眼如隼，瞪瞪地看着众人。

他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不愿让众人知道的心事，尤其不愿让众人知道他与庵里女

尼的那风流旖旎。此时见人都得知了他的那些隐秘，不由得心内恨意滋生，他心恨道：这个肖乞儿果然不凡，我以为她不敢说出她在艳庵所遇。谁知她竟不怕，她一个女孩儿家，竟是不怕今后绯闻，这让我想不到。但当初要是小心从事，把她真个杀死了，却又哪里得来这一段麻烦？他心里想来，颇有些后悔，后悔当初没把肖乞儿杀死。

米离看着无定，说道：“有人说我是一个恶人，看来你这人比我更恶。无定，我看你多半无法在江湖上混了，你这德行，怎么能做得了武林霸主？”

无定正在说话，忽听得有人在大声艳笑。

众人看去，原来是那许媚娘。

许媚娘的样子很是悠闲，她慢声斯语道：“无定大师是天下武林霸主，这事儿从无疑问。你们就是再吵嚷，也难改天意。你们知道个什么，大惊小怪？从来做君主的，很少没有三妻四妾的，像无定大师既是愿意做一个武林霸主，艳庵的女尼就都是他的禁脔，那有什么稀奇？就像你们武林中的许多人，除了少林、武当派的和尚、道士，有几个不是有许多明的暗的女人？有女人有什么稀奇？重要的，是看他的女人是不是真心喜欢他，肯听他。”

众武林中人听她巧言一说，像是有理，便慢慢止住了吵嚷。一个人高叫道：“你说的是武林中人有女色，这也不怪，可你无定强占艳庵那么多的女尼，她们怎么会心甘情愿？”

许媚娘回头，对着那些艳庵女尼说道：“你们愿是不愿，自己来说好了。”

七大门派的人想不到许媚娘竟肯让那些艳庵的女尼自己来说话。他们愣住了，要是艳庵的女尼说出她们在艳庵受无定的奸淫，日夜难熬的苦楚，岂不让无定当场受窘？

便见那众女尼里走出了一个小娇小柔弱的女尼，她眼如流波，看去也有几分妖娆。她慢慢来到了众人前面，说：“我是艳庵的小尼拾心，是被师太在花心丛里拾来的。我听得师太说，拾我的那一日，天正下雨，她听得丛里有婴儿啼哭，便来到丛里看。看见我

正躺在那花丛里，浑身淋了雨。师太把我抱回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冰冷，是她和无定大师把我搂在怀里，一直搂了一天一夜，才让我的身子暖了过来。从此我才是庵里的拾心了。我的命是师太与无定大师拣来的，无定大师愿意要我怎么样，我便怎么样。别说是他要我的身子，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给他。我想知道的，是你们这些人，从前来没来过洛阳？你们来洛阳的时候，在没在那牡丹花下做过风流事儿，你们留没留下孽根？你们中的哪一个是我的那狗爹，要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他，我乐意亲手宰了他！”

再出一个女尼，她是那个在艳庵里学什么像什么的拾慧，她受了伤，正皱着眉，慢慢捱到了前面。

拾慧说：“我是被无定大师拣来的。我想，他为什么要拣我？”

众人中有人高声叫道：“他拣你来，是想占有你。”

拾慧笑了笑，那笑里有无限的愁苦，她说道：“你要是十多年前想着占有我，便来这洛阳城外把我拣来，我便由你奸我淫我好了，你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十几年么？你等了我十几年，那情意也算是够了。你们这些狗男人，能十来年等着奸淫一个女人，那也算是奇事了。”

众人不再吭声。

艳庵的女尼再走出一人来，那是艳庵的拾空，她看着那些七大门派的人，冷冷笑道：“我喜欢无定，我喜欢做他的女人，你们看无定是一个淫人，我看他是一个好人。不是好人，他怎么肯天天来看顾我们这些孤儿？不是好人，他怎么肯与师太一齐来养大我们？要不是他，我们这百十个艳庵女尼，哪里会有今天？”

拾空拔出剑来，指着那七大门派的人说道：“什么七大门派，说起来让人惭愧。我不愿意细说你们的恶行，要是好好说说你们的丑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你们一个个哪里能与无定相比，你们都是言行不一的奸人！”

雪风道长道：“你能说出我的什么丑行，你说说看！”

众人看雪风道长敢当众与那拾空对话，都是佩服他的胆略。要知除非自己行事向来光明磊落，否则怎敢当众与她对峙？

拾空冷笑道：“雪风道长，你武当派也没有什么好货，就是那个坐在车上的恨意道长，在我艳庵一样是一个好色瘾君子。你不信当人面问问他，他在我艳庵，是不是也奸淫过我艳庵姐妹？”

众人当场听得他质问恨意，便把目光皆来看恨意，看他如何回答。照说恨意道长是武当的唯一长辈，要是他在艳庵里也做下了恶事，雪风道长再说什么，也是白说。

恨意的一臂失去，那样子甚是郁郁，他看着拾空。

在艳庵里，唯一叫他心服的，便是这个拾空。他慢声道：“我在艳庵……也风流过。”

众人哗然。

许媚娘很快乐，她看着七大门派的人折在艳庵女尼的眼前，心里无比舒服，心道：就是你七大门派的人当众说理，也说不过我艳庵。折在我艳庵的手下，还有什么好说？

雪风道长大声道：“你们艳庵做下风流陷阱，叫我师叔怎么能不上当？”

许媚娘呵呵冷笑，说道：“既是你们自称是正派中人，怎么能入我艳庵的陷阱？我看多半还是你们愿意，是不是？”

雪风道长大声道：“你们艳庵杀了恒山派的土二爷，还杀死了淮阳派的掌门洪恕，又逼杀了少林掌门无欲大师和峨嵋派的掌门好心师太，你们所犯罪孽，实在太大了。”

许媚娘道：“土二爷死在谁手，我可不知。据人家说，土二爷临死的时候，他的额头上有鬼针一枚刺入，他死在鬼针上，自不是我艳庵的人杀的。还有那个峨嵋的好心师太，她是死在与人对阵上，那也不奇。你少林的无欲大师，自己愿意做鬼，别人怎么拦他？”

雪风道长听得她鬼话连篇，不由大怒，叫道：“许媚娘，你算是什么东西？要不是你跟着无定，在江湖上，你只是一个臭不可闻的人物。就是江湖上的各大门派，人人见

了你，就像是看到了过街老鼠，个个喊打，你早就死得透透的了。哪里还有今天？”

许媚娘悠悠道：“对啊，原来你们七大派早就打算杀人了，既是这样，又何必装得假惺惺，说什么你们从不犯人？”

恨意道：“许媚娘，我知道你的本事，你与我武当派的恩怨，我们今日便来个了断好了。”

米离见他要离开那车子，便叫上道：“恨意，你不能动手的……”

恨意不听他，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哪里还肯把米离的劝说记在心上？他大声道：“米离，你别劝我，我要与她一拼！”

许媚娘笑意盈盈，凑上来对恨意道：“恨意，没了一条臂，你还有什么本事？莫不如看着你徒弟雪风与我动手，看他死在我手下的好。”

恨意大声道：“拿来我的剑！”

恨意的剑在手，他的神色变了，他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他的手再也不抖了。如今他有剑在手，剑便会替他说话，他再也不用对许媚娘说话了。

他指着许媚娘道：“你来，你来与我再搏上几招！”许媚娘笑道：“恨意，我与跟我亲热过几回的男人，总是不忍心杀他，你要我亲手杀你，我真是不情愿。你不如跟拾空比上几剑，看你这个武当的第一剑能不能胜得我艳庵的第一剑吧。”

拾空看看许媚娘，她那眼光里不无哀怨。

她恨许媚娘，但艳庵大敌当头，她怎么能与许媚娘争锋？

她暗声道：“恨意道长，我敬你是武当的一代剑客，我来与你一斗。”

恨意也知拾空是艳庵第一高手，与她动手，便也多了几分小心，他慢慢道：“好。”

恨意下了车子。

看他下车，那动作犹是慢慢吞吞，像是一个陈年不曾下床染了沉疴的病人。他下了车，手里提着剑。到了拾空前面几步远，站住了。

风中的恨意，比从前显得忧郁。

他再也不是那个“天下懒人，唯有恨意”的恨意道长了。

拾空说道：“你的手没了一只，但你的右手还可以拿剑，你或许还会胜我。”

恨意道：“是么？”

他再没了那狂傲，他的右手很稳，持着剑，对着拾空。

两人对峙。

忽地一声吼。

变成了一个人，再看，便是纷飞不已的剑光，在剑光中，有一束光亮，忽闪忽闪，闪来闪去，竟是停在了众人中间。再看那拾空，她的剑握在左手上了，她的右臂在流血。看恨意，他的右手在流血，血流得很快，一瞅眼便把他的袖子染红了，再一会儿，便看得出他身上的袍子也血红。

拾空大声道：“恨意，你的武当剑法真是大气，我与你对敌一回，也不枉了。”

恨意道长回头，看着拾空，说道：“你剑法不错，我胜不了你。”

拾空说道：“恨意，你的剑法着实不错，我杀不了你。”

两人竟是惺惺相惜。

许媚娘看着拾空，大声道：“拾空，恨意是本庵的叛逆，你得杀死他。”拾空看不惯她那颐指气使的神气，便抢白她一句，说道：“既是如此，你怎么不来杀死他？”

许媚娘得她一句抢白，心内恨恨：你个臭女人，你只不过是一个臭丫头罢了，竟敢与我顶嘴？你看我早早晚晚不杀了你！要是我许媚娘不杀死你，我怎么能称是江湖上的第一狠人？但她的脸上仍是着笑，她笑咪咪对着拾空道：“他欺我艳庵，就是欺负无定大师，就是欺负你。你不杀他，怎么能对得起无定大师？”

拾空回头看看无定，看他站在那里形单影只的样子，很是可怜。她心道：对了，刚才那个丐帮的帮主肖乞儿污辱了他，让他的声名大大受损，我不帮他，谁来帮他？

想到此处，拾空大声道：“好，恨意，既是艳庵不能容你，你不要走，你只能死在我的剑下……”

恨意慢慢回头，他对拾空道：“拾空，凭你那一手剑法，你能杀得了我么？”

拾空慢慢悠悠：“我杀不了你，就死在你手里，好不好啊？”

她的剑再提起来，她的脸上又满是杀气。

两人再比剑。看她一剑飞来，竟是挑起无数剑花。那剑花在恨意的眼前绞成了一团网，一动不动。再看那恨意，只是对着她来剑处轻轻一点，便点向了她那剑网的中心，点向她那剑的剑尖。

只听得“铮”一声响，两剑的剑尖轻轻相碰，碰出一声响来。

恨意退了一步，但拾空却是退了三步。看来恨意的功力比起拾空来，要高上许多。

拾空不用回头，便可看见，无定对于她这几剑不满，她是不是得杀死恨意，那样无定才会对她再好些？她喜欢无定，把无定看成她一人的男人。但许媚娘她们不愿意，因为无定也是她们的，她拾空是不是太痴了，肯把一个男人当成她自己的男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只喜欢拾空自己？

她的剑很沉，她想着她能不能一剑杀死恨意。她的眼里交织着凶光……

第六十二章 艳尼护主

拾空再对着恨意，此时的她暗下决心，一定得杀死恨意，再不让无定对她失望。

拾空的杀心被米离看在眼里，他心下暗叹道：看来这尼姑也心思狠歹，她想杀死恨意，真不得不小心些了。他虽是仍在笑咪咪看着他两人，但心下早就算定，若是拾空想杀恨意，一定插手管她。

拾空也不多话，只是说道：“恨意，你休得怨我！”她飞身而起，一纵至那恨意面前，当当当一连三剑，直刺恨意道长。

恨意接了她三剑。

这三剑也无甚精妙之处，但恨意忘了一件事，那就是艳庵的女尼都有奇毒“血魂焰”。他刚接了拾空的三剑，忽地想起了她这三剑并不神秘，不由得心下想到了一件大事，他的脸色变了！

“血魂焰”！

一种粉红色的毒雾在恨意的眼前漫漫散开，散得很慢。

恨意刚挺身接了那三剑，身子还向前直冲。忽地看到了那一丛粉红色的血粉，不由得大是恐慌，叫道：“血魂焰！”

恨意的身子直向前扑，众人看得明白，他再怎么看得清，也无法再向后撤了，只能在那一丛“血魂焰”里一滚。别说他是恨意，就是大侠米离、那个九死九生的苑老爷子再世，也无法躲得过这“血魂焰”。

米离大喝一声：“小心！”

人料不到米离竟能在众人眼前，直飞过来，去那一片粉红色的粉雾中去夺恨意道长。他抓着恨意的后身，在那粉尘里飞回来。

这一去一来，竟是一眨眼间。

恨意在米离的怀里。

他的脸上有粉尘，那是夺人魂魄的“血魂焰”。

恨意的脸上没了血色，他看着米离道：“米离，我从前看不起你，我以为你妄得大侠虚名……”

米离一笑，不在意地笑：“你别多想……”

恨意的脸在丢肉，他的脸先是没了脸颊，再一会儿便没了一边儿脸。众人眼瞅着他

在艳庵的奇毒“血魂焰”下竟是眼瞅着消失，人人骇怕。

恨意道长一张丑脸对着众人，他在找人，找武当派的雪风道长。

雪风道长到了他面前，他要握恨意的手。

恨意叫道：“不行！别碰我！”

雪风心如刀绞，他想握着恨意道长的手，哪里管他是不是中了奇毒。但米离说道：“没有艳庵的解药，你不能动他……”

雪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恨意道长死去。

恨意说道：“雪风，把武当派的人带回，你不是无定的对手……”

雪风恨恨道：“师叔，大仇不报，我们武当派怎么做人啊！？ ”恨意道：“你不是他的对手……”

恨意死了，他化成了一滩水，一滩血水。

无定看着众人，看出那七大门派的人对于“血魂焰”仍是有些心悸，不由得又是气盛起来，心道：我有“血魂焰”，自是不怕他七大门派，就是他们打上门来，又能奈我何？他大声道：“米离，你带着七大门派的人归顺我，我便不会再为难他们，不然他们一个个都得变成恨意！”

米离大笑，他看着雪风道长，说道：“我得与这个丧心病狂的无定和尚好好一谈，你看好不好？”

雪风道长也知道，众人中只有这米离才是无定的对手，只有他才能与无定一战，他说道：“好，米大侠，你保重些才是。”

米离没了那狂傲的神气，他站在那无定的对面，他面色淡然。

无定也不知他要说些什么，只是静静等他。

米离道：“你悬崖勒马，也还来得及。不然你死到临头时，还会后悔。”

米离看着无定，说道：“我告诉你，我不会怕你的那‘血魂焰’，你信不信？”

无定不答，或许他真的相信米离不怕那“血魂焰”。但远在一旁的那许媚娘盯着米离，说道：“我就不信，你会不怕‘血魂焰’。”

米离大声道：“你们听着，艳庵能称霸一时，也就是仗着她们有一种奇毒，叫做‘血魂焰’的，我不怕这毒，她们还能奈何得了我么？”

许媚娘大声道：“既是不怕，何不一试？”

米离大声道：“无定，我不信这个女人，她一身是鬼，你亲口说说，你要是敢一赌，我便一试。”

许媚娘不以米离的话为忤，她笑咪咪道：“米离，你想怎么试？”

米离竟是大度得很，他对许媚娘道：“你愿意怎么试便怎么试好了。”许媚娘道：“好，真是大侠风范。从前无欲大师也像你一般，只是可惜，可惜……”

米离大声道：“你们怎么逼死了无欲大师，再怎么对我来好了。”

许媚娘笑道：“米大侠，你要不要试一试无欲大师的功夫，无欲大师可是自愿试毒，死在艳庵奇毒之下的。你要试了，一命呜呼，岂不后悔？”

米离说道：“好，我愿意死在你艳庵的奇毒下。要是你能毒死我，天下再也不会再有敢与你艳庵争锋的人了，你艳庵也不用再荼毒天下武林中人，岂不大大省事？”

许媚娘看看无定，无定也看看许媚娘，米离的话真是说到了他们心底，要是米离也死在他艳庵的毒下，还会有什么人敢与艳庵争锋？

许媚娘笑嘻嘻说道：“米离，你是天下人人瞩目的大侠，你要来一试艳庵的毒，谁敢不听？只是你老人家可是想好，免得一招失算，终身后悔。要是你当场便死在艳庵的毒下还好，要是你不能死，只是没了一边的脸，没了一边的头，那样子死也不算死，活也不算是活。岂不是大煞风景？”

七大门派的人听了，都是心里一阵寒噤：要是弄成那种样子，做人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米离仍很镇定，他对着许媚娘说道：“我与无欲大师一般心思，既是你艳庵能有一种毒药，弄得天下人间之色变，我不试试，怎么能甘心？”

许媚娘大声对众人说道：“你们听好了，大侠米离说过了，他要亲自试一试这艳庵剧毒，要是他一试，还能活着，我便饶过这些人，让他们服下解药，跟你们七大门派的人走。

要是他不能活着，你们七大门派的人从此便不得再对抗艳庵，从此俯首称臣，好不好？”

这事干系重大，七大门派的人都看着武当掌门雪风道长。

那华山派的掌门岳子松一直不曾吐声，此时忽说：“好了，既是米离米大侠愿意一试，我们有什么话说？”

听得岳子松一说，雪风心道：岳子松是一个奸人，他如此说，定是有他的心思。我等且不管他，只是米离吃下了那种奇药，多半性命不保。他一死，便七大门派无人能敌得那无定。但就是他胜得了无定，七大门派的人无法能拿得那解药，也多半胜不得艳庵。他心里一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沉吟，忽见米离笑吟吟说道：“雪风道长，我也不是你七大门派的人，只是不知你相信不相信我？”

雪风道长无法再说，他只是一叹道：“米大侠，但愿你能胜得艳庵奇毒。”

当场的人都看着米离。

要知道从前的少林掌门无欲大师的内功，在天下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吃下了艳庵的那“血魂焰”，也敌不得那毒性，死在那毒药下。如今的米离吃它，也多半是凶多吉少。但他们无法胜得艳庵，把希望都放在米离身上，要是米离胜得了艳庵，他们岂不是大挫了艳庵的锐气？

米离坐下来，他回过头，看到了肖乞儿的眼色。

她很关切他，她的眼里是焦虑，是愁苦。她怕，她怕米离吃下了那“血魂焰”，再也不能活了。

米离看看她，笑了一笑。

那笑很自在，让肖乞儿宽心不少。

米离坐下了，他接过了许媚娘的毒药。

许媚娘把药交与他，说道：“米离，你可得想清了，你从前就是我的心上人，我自小便想着，长大了能做大侠米离的情人，死了也甘心。你可别死在我手里，就是你心甘情愿要死，也别在我的手里拿了毒药去死，好不好？”

许媚娘的手在米离的头上抚摸着，她的手很有灵性，在米离的头上动作。

她的手唤起了米离的回忆，唤起了他很温暖很可亲的回忆。

她是不是真的对米离很有情？

米离不知道许媚娘的手是一只魔手，他只是觉得他的头很舒服，像是他的亲娘在抚摸他，像是他的鱼漂儿在抚摸着他。从前他与鱼漂儿在一起的时候，鱼漂儿对他就是这么温柔……但那雪风道长的一声吼喝惊醒了他。

他看到了许媚娘的那阴沉脸色。

他才知道，许媚娘的手有多厉害。

许媚娘看着米离，温情脉脉，说道：“米离，你得想清了，要是你吃下了药，死在这里，我岂不是成了害你的人？”

我劝你还是不要吃它的好。就是少林的无欲大师那般的正宗内功，也受不了艳庵的‘血魂焰’。你何必要争这一口气？”

她像是米离的情人，娓娓劝他。

米离说道：“无定，你答应了我，只要我吃下了这药，不死在这里，你便放了那些被你胁迫的江湖客。”

无定大笑，说道：“米离，我虽是江湖上的梟雄，总不会说了不算。你放心好了。”

米离说道：“好。”

众人眼看着米离把那一粒药放入了口中。

米离神态依旧。

他坐在那里，一叹道：“不知乞儿肯不肯为我抚一次琴呢？”从前的他，一旦遇上了生生死死之战，鱼漂儿陪在他身旁，一定会为他抚上一曲，慰他心安。如今的肖乞儿肯不肯替代鱼漂儿，做他米离的挚友？

肖乞眼里竟是噙着泪，应声道：“你愿意听，我敢不从命？”

肖乞儿坐下来，她为大侠米离抚一曲，抚上一曲“江山愁”。

米离服下了药，顿时觉得他身上的肉都不舒服起来，像是有人在他的身上撕撕扯扯，直往下扯他的肉。他心道：怪不得人都怕她艳庵的毒，果然厉害。我自从在那次遇上了厉害对手，害得我一生不治，终于郁郁而死。那一次毒便毒得我再无法恢复，谁想到竟还有比那更厉害的毒？

众人看着米离，看他的头发竟在风中一绺绺飘散，看他的眼眉在风里也慢慢飘走，知道那毒正在对他身体内的肌肤用力，怕他一会儿便会不治。

米离的身子一阵子冷。

他忽地想到：从前苑老爷子告诉过我，人活着与死了，其实并大分别，只是人太看重自己的生死，所以把那生生死死的区别看得太重，终有了生死。譬如神仙，他不太看重生死，便终于有了生也算是死，死也算是生，才能生死无妄，都是一理。他想着苑老爷子的话，想着苑老爷子对他从那坟里走出来时的一叹：“米离，你是米离，其实你也是一具臭皮囊。你是一具臭皮囊，你也是大侠米离。”

大侠米离与一具臭皮囊，究竟能差上几许？

众人眼里，一会儿一怨，一会儿一叹，看来大侠米离也难敌这“血魂焰”了。他的

脸色变了，再也不是那么红红的脸膛，他的脸变成了绿色，惨惨的绿色。再一会儿，他的脸又变了，从他的额头上慢慢渗出血来，他的脸又变得灰戡戡的。众人中有人轻声惊叫着，叫道：“快，快……”但他虽是惊叫，也不知他是叫什么，也知道就是米离一会儿像那恨意道长一般，脸上往下掉肉，一死了之。他们也是爱莫能助了。但惊恐之心使他叫喊，一叫喊，众人的呼叫声更是惨凄。

许媚娘说道：“雪风，你只要马上答应，你们江湖七大门派从听从艳庵的命令。我会救下米离……”

雪风得着米离，他眼里含泪，米离一死，无定无人能挡。

但他就是救下米离，又能怎样？看米离的样子，已经是一个废人，他再活下，七大门派也救不得他。

雪风这里正在咬牙，忽听得那许媚娘再媚声笑道：“七大门派一向自称是名门正派，怎么见危不救？看着你们的大侠米离做了死鬼，你们也不出声么？”

众人中有人吼叫道：“别出声！”

一看原来是那肖乞儿。

肖乞儿指着她的心窝，说道：“我说，要是米离有一个三长两短，我自与他去。丐帮也会对得起米离。”

众人听得她如此说，也是凛然，知道肖乞儿对米离真的是一往情深。但他们也心下暗想：真个是米离死了，他们能怎么样？

米离的心口正烧，他热得难受，看着那七大门派的人，心里暗道：要是我死在这里，七大门派定是会被艳庵收伏，他们必是会投艳庵，做艳庵的门下客，那时天下武林再也无人敢主正义了。他想着，忽觉他的脸有些凉，看看脸上像是有些虫子在爬，他想怒喝一声，但喝不出，只觉得浑身的劲道在飞速而行，沿血脉而行，无法止遏。米离的身子正要动，忽听得那无定缓缓说道：“米离，你浑身的血脉已经被毒药封住了，你要是动

上一动，便成一个血鬼。”

第六十三章 舍生救魔

米离的头上冒出冷汗，他的头上再也没了头发。他的头发在空中变了，都变成白白的，灰灰的，在空中飘散。

无人敢触碰到米离的头发，一个七大门派的弟子触到了那一绺头发，竟眼看着自家的手臂变了色，他身边的师兄看得明白，一刀挥去他的手臂。

再无人敢触米离的飘散的头发。

无定看着米离，也在心里暗惊：这许久，就是一个功力过人的高手，也该化成一滩血水了，这米离竟只是飘散了他的头发，连他的脸也没有一丝变化。他心惧道：看这米离，果然本事过人。

米离的心里正受煎熬。

他的心像要裂开，像要在一道极是有力力道下被生生撕开。他怕自己被那毒药毒死，恍惚间，他又来到了那牡丹花丛下，看到了许多的江湖客在风流快活。他也愿意快活，只是他是不是也生下了一个风流的小女尼，过了许多年，也做了艳庵的杀人狂。那时他米离也得受这苦楚么？

他突地站起来，大声吼道：“不，不！”

无定看他像是入了魔障，心内暗喜，心道：“他离死不远了，只要我再用魔法催逼他一遍，不怕他不死。他此时竟是仰头大啸。七大门派的人从来不知，这无定竟有如许功力，听他一啸，皆是失色。岳子松心道：我从来不曾认真与他交手，如今才知，就是我与真个动手，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那雪风道长也忖道：怪不得恨意师叔告我不得

与他动手，原来他有如许功力，我绝不会是他对手。

七大门派人听得他一声啸吼，皆是失色，再也无人敢出面挑战无定。

无定用催心魔法对着米离，说道：“米离，米离，你还是去那阴间好了，那里有一个女人等你，你知道不知道她是谁啊？”

米离正全力运功与那毒性相抗，听得他用内力一逼，竟是心内生乱，说道：“她是谁？她为什么要等我？”

无定沉声对着他的耳鼓，说道：“她是你刻骨铭心惦念着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你惦念的人是谁？”

米离的心里始终有一个人，那人便是他日思夜想的鱼漂儿。他此时随口应声道：“是鱼漂儿。”

无定的声音很委婉，他慢慢说道：“生者生矣，逝者逝矣，这岂不是很不公平？你应该想着鱼漂儿，你应该惦念着她.....”

米离的心乱了，他说：“我怎么关心她？”

无定说：“你应该去找她。”

找她，找鱼漂儿，那么他便不用这般吃力了，他便不必再与这死神抗争了，他只要一击他的头顶，便会与鱼漂儿会合。那时他岂不是可以与他日思夜想的人相会。

雪风道长见无定用他的内力扰米离，便叫道：“无定，你真可鄙.....”他一冲而上，要剑刺无定。他一连出了九剑，这九剑是他毕生功力所聚。

“嚓、嚓、嚓！”一剑接一剑，一剑化三式，三式变七招，招招不凡，站在一旁的众人竟不由得喝彩起来。剑光下的无定只是大展袍袖，一挥便罢。哗——一声巨响，那雪风道长便被击至一旁。

眼看着米离便被情迷，不能再返生界。

无人能救得米离，他沉沉昏昏，已是半死。

忽地，有人在弹琴。弹琴的人是那个几经磨难的肖乞儿。

她铮铮地拨了几下琴弦，便听得琮琮叮叮响起来琴声。米离在昏沉中，如入幽冥。

他低声问：“是谁？是鱼漂儿么？”

人皆一喜，他既能从昏沉中醒来，便有望能胜得艳庵奇毒。有人看着肖乞儿，岳子松轻轻叫她：“应他，应他。”

肖乞儿果然应声，说她便是鱼漂儿，说她仍在阳界里，那米离便会再生斗志，再与那无定的艳庵奇毒一斗。

但肖乞儿看着米离的脸，她轻声说道：“我不是鱼漂儿，我是肖乞儿。”

众人皆惊。

米离一生，最记得的女人便是一个鱼漂儿，他会记得什么肖乞儿么？他会记得一个像是鱼漂儿，但却不是鱼漂儿的女人么？

人看肖乞儿的眼色，不无怨尤。

米离眼看着肖乞儿，他显是想不起来谁是肖乞儿了。

肖乞儿慢慢说道：“你从地狱里把我救回来的，你不该不记得我，你从我身上拔下去那么多的花束。只可惜那些花枝都枯干了。你告诉我说，你会保护我。你记得我才对。你要是记不得我，你也不会爱鱼漂儿。你只会喜欢你自己……”

米离看她，眼睛瞪得很圆，他能不能记得肖乞儿，他是不是能想起来肖乞儿？

生死幽冥，人鬼两界。

肖乞儿想哭。

如果米离记得她，她宁可同米离一同死，她愿意同米离一起死。生生死死算得了什么，她活得也够了，有了米离才会有她从那牡丹花丛里站起来，不然她早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米离的脸色忽阴忽晴。

众人不敢再对他声语。就是无定，此时也知道米离是生死交会，他也无法得知他是继续再对米离施功，让他心神受扰，还是静观其变的好。

米离看着肖乞儿，他终于慢慢说话了：“我不认得你……”

许媚娘大笑，她笑对众人道：“女人真是可怜，她明明一心向着男人，终于男人还是说出一句不认得她。你说她可怜不可怜？”

说罢人便对着肖乞儿毒笑。

她媚笑道：“肖乞儿，我看你也是一心喜欢米离的，但米离已经是去日黄花，你知道不知道？他已经是百岁左右的人了，你理他做什么？说不定他只是一个银样的蜡枪头，中看不中吃，那时你得了他，岂不是后悔得要死？”

肖乞儿的脸上流下一行清泪来。

她才知道，她不能在米离心里占一个地位，她不是鱼漂儿，她不能在米离的心里魂牵梦绕。

她救不了米离。

许媚娘笑道：“肖乞儿，你们唯一的指望就是这个米离了，要是没有米离，你们七大门派加上丐帮会无一人能胜得无定大师，那时，你们全都得俯伏在艳庵脚下！”

艳庵的女尼脸上都有笑意，她们愿意看到男人的悲哀，愿意看到肖乞儿一败。那拾慧笑着说：“肖乞儿，你敢入艳庵，也是来羞辱我们姐妹，你没死在艳庵，算你走运。”

那拾心笑盈盈道：“肖乞儿，我要是有机会，一定会宰了你！”肖乞儿此时不理睬那些艳庵女尼，她盯着米离。

米离已是奄奄一息。

没有谁能救得了他。

忽地，肖乞儿大叫道：“米离，米离，你认不认得我，你再细看看，你再细看看。”

米离的眼神很迷茫，他说道：“我不认得你，你是一个尼姑。”肖乞儿说道：“我不

是尼姑，我是肖乞儿，你认得我的，你看！”肖乞儿举起了手里的琴，对着米离喊。

那许媚娘狞笑道：“你就是喊破了喉咙，他也不认得你！”

艳庵的女尼都笑肖乞儿。

肖乞儿泪珠盈盈，她对着米离道：“你忘了与我喝酒了？我们是先小喝，再中喝，最后大喝？”

米离似有所悟，他慢慢说道：“小喝，中喝，大喝？”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那肖乞儿拿出了两只玉碗，那两只玉碗是能契合的。她对着米离叫道：“你看这两只碗！”

米离看着那碗，他笑了笑，这碗他似曾相识。

肖乞儿像是看到了希望，她看到米离的眼神里似有所思。但过了一会儿，米离又摇头道：“我不认得这碗。”

肖乞儿大是失望，她叫道：“米离，米离，你认得不认得我？”米离看她，瞅了好久，才摇摇头。

肖乞儿失望了，她再怎么办？

米离在无定的内功诱惑下，慢慢地脸又变了色，这一次是变成了死灰色。

无定大笑：“米离，你这一回死定了，再无人能救你一救……”肖乞儿突地站在米离面前，她急急地问米离：“你见没见过一个女人身上插满了鲜花？”

米离看她，不知所云。

肖乞儿便来到米离身前，她拿起一条花枝，“卟”地插入她的身上。那一条花枝刺得很深，她流血了。

米离看她，恍恍惚惚似在哪里见过这种情形，但在哪里见过，他也想不起来了。肖乞儿一枝枝插，直把她的身上插满，再问米离：“你救过没救过一个女人，她的身上插满了花枝？”

米离盯着她看，似乎认得这个女人，但她是谁，恍惚中似乎又说不出。他记得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与他很熟，她的身上插满了花枝。肖乞儿心内很是悲苦，看来米离并不记得她。

许媚娘对她恶笑：“肖乞儿，人要是活到了这份儿上，也是太苦了，不如你自尽算了。”

肖乞儿默默不语。那米离瞅着肖乞儿，呆呆地问：“她为什么要你自尽？”

肖乞儿看米离，说道：“她因为我的身上插满了鲜花……”

米离瞅定肖乞儿，说道：“身上插满了鲜花有什么不好？我看那很好……”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大声道：“你身上插了鲜花，你是身上插了鲜花，是谁干的，是谁干的？”

米离仰头四顾，傲视四外的人，说道：“你看着，是谁害了你，你直说好了！”

肖乞儿看着无定，见他正在用尽功力对付米离，心道：只有米离能对付他，他才如此卖力，要是米离能苏醒，无定一定会很惊慌……肖乞儿指着无定，大声喝道：“就是他，就是他这个淫贼！”

米离听肖乞儿一说，凝视无定，说道：“你想杀死她么？”

无定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心内暗暗叫苦，他不想与米离一搏，他未免与米离一搏，但不想是在今日。他笑对米离道：“我没杀她……”米离的脑筋像是清醒了些，对他恨声道：“你杀人便是杀人，何必狡辩？”

无定看着米离，正要再说，忽听得那许媚娘大笑道：“无定大师，他就是米离，是你做武林霸主的唯一对手，早早晚晚你必是与他一搏，你何必要搪塞他？”

无定长吁了一口气，他傲然道：“是我，是我杀的她，那又怎么样？”

米离慢慢拿出了他的剑。

这是一柄很薄很薄的剑，从前这一柄剑很有名，但随着年头太久，剑也埋在了土里，

人也英名湮没，便再也无人提它了。它是那柄很有名的寂寞剑。

剑一提在手，米离的脸变了，再也不是灰灰的，也不是黑黑的，他的神志有些清醒了，说道：“你给我服毒，我没死，是不是？”

无定大笑，说道：“你不死，有什么稀罕？你早早晚晚必死，毒已入了你骨髓，你的骨头都是黑的了，从今往后，每逢月圆时，你的骨头都像用钢刀刮的一般，疼得你恨不能马上就死。你再活下去，也是了无生趣。”

无定说话，让那些七大门派的人更是吃惊，他们心内一叹：好狠的毒药！

米离看着他的剑，说道：“你是不是也有兵器？”

无定大笑：“你有，我为什么没有？”

众人头一回看到无定的兵器，这是一对佛堂上的法器。是一只木鱼，还有一条木槌。

第六十四章 情须洒血人须醉

米离的剑飞起来。

人都知道，大侠米离的寂寞剑从来不与人的剑器相击，只是他的兵刃在人的头上飞，把死神交与你。他的剑却不曾有一次击打在你的剑刃上。所以人称他的剑是“寂寞剑”。剑寂寞，更使人寂寞。米离如今又用起了寂寞剑。他的剑飞在空中，挽起了无数剑花！

剑花在米离的手中挽出，不像那些江湖名门正派的剑客，那些剑花是给人看的。他的剑花里有血腥，有逼人死亡的血腥！

无定看着米离的剑来，他的躯体突地扬起来，他的脸也有一种很振奋的神情。他不是寂寞得太久，便有一些萎靡？他看到了米离的剑，是世上唯一能让他体味一下走近

地狱的滋味儿，他才这般兴奋？无定放声大笑，袍袖一展，一阵长笑，便把人推出几丈远去。无定的身子变得不可捉摸了，他的身躯像是长了几尺，慢慢在空中旋，直落平阳。他的袍袖很慢很慢，平平地对着米离一击。

只听得“叭”一声响，那剑被击斜。

所有名门正派的人都惊叫了一声。他们知道，这一招是米离输了。要知道他的剑是称作寂寞剑的，他的剑从来不与人的兵器相碰。如今一出手便给人击个正着，岂不是让他很是难堪？

许媚娘大乐，叫道：“米离，看来我是看错你了，你也没什么本事。我从前小时很是在意你，天天睡时总搂着一个布做的米离，对天说我要得一个像米离一般的英雄男人，唉……”她假模假样地叹气，想让米离分心。

米离的心一抖，他的剑从前只刺人身上，只是在剑尖下滴血的。如今他怎么能让无定的袍袖击在他的剑上？

他一瞬间大有“江湖代有人才出，英雄此时垂垂老”的心境。他刚想一退，但见那肖乞儿正站在那里看他，身上尤自插着一根花枝。原来那肖乞儿刚刚为了让米离清醒，她才故意再把那花枝插在她的身上，来提醒米离的。米离与无定一战，正是白热炽烈。她便忘了她自己的疼痛，一心看顾米离。

米离看着肖乞儿，心道：她对我真是干个好，百样疼，从前鱼漂儿对我，也不会比她更好了。鱼漂儿是一个好女孩儿，但她是一个巾帼英雄，她不会像肖乞儿这般有无限柔情，让男人疼她，亲她，想她，忘了你做男人自家也有苦楚。你总想百般呵护她……米离的心里瞬间千般念头，都是想着肖乞儿。要知道他自从坟里爬出，对这个尘世再没好念，他看世事，都是冷冰冰，没一丝热忱。此时看着肖乞儿，他的心里有些温情了。

许媚娘看米离的剑，却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她心道：人说大侠米离出手招数狠辣，我看也未必……但她一回头，看着那拾空，却见她的神色有些不对了。拾空的脸惨白，

她盯着米离的剑，像看着一个神灵，看着一具有生命的神灵，脸上满是畏惧。

许媚娘不解，她怕什么？她怕无定会输与米离么？无定的功力深湛，他怎么会输与米离？但她的功力不如拾空，便不解拾空的忧虑来自何处。

许媚娘道：“拾空，无定大师会不会胜？”

拾空此时竟忘了她与许媚娘的嫌隙，说道：“他胜不了米离。”米离的剑太厉害了，他的剑法竟能溶“百兽舞”、“寂寞剑”、鬼王拳脚在一起，溶得无懈可击。

米离的剑在无定的木槌上重重一击，那木槌竟能坚逾钢铁，只听得咯咯两声，木槌毫无损伤。米离大叫：“好！”无定微微一笑，笑得枭雄般狂傲：“你的剑利，还是我的木鱼坚？”米离喟叹：“可惜你不是云心师太……”他的话是说，若是云心师太在，这一柄木槌也足以对付得他的利剑了。

一听得他说起云心，无定的心一抖，叫道：“休来烦我！”他一槌击来，打向米离的头。米离让过，再看那木鱼，竟是直敲他的肩头。米离用剑轻轻一划，便划过了一木鱼。他叹道：“木鱼本是佛门物，拿汝手中成戾凶！”

无定大笑，道：“米离，我以为你从那坟里走出来，就少了一点儿江湖人的酸气，谁知道你也不么不识时务？你何必在意那是与不是，何必在意那凶戾与否？你只是在意我的木鱼好了。”

说罢，叭地一击，竟直打在那米离的肩头！

七大门派的人都叫了一声。米离显是受了伤，他的剑慢了，比刚才慢了。许媚娘看着无定，心内甜甜地笑了，无定的武功能胜得了米离，七大门派必会铩羽。

许媚娘抬起头来，她忽地看到了一个此时她最不愿意看到的人。是那个独孤石。他仍是手牵着魏知知的手，两人仍是那么甜甜蜜蜜地笑着，笑看着米离与无定在酣斗。

许媚娘对着拾心一使眼色，拾心知道那独孤石性情高傲，轻易不该惹他，但许媚娘对她使眼色，让她上前，她怎能不去？

拾心走路的时候，脚尽量走得妖娆，走得轻松，走得满不在乎。她笑眯眯对独孤石说道：“独孤少侠，你也来了？”

独孤石的眼睛正对着场内酣斗的两人，看也不曾看她，只是用鼻子冷哼一声，算是回答。

魏知知可是不一样了，她对艳庵的人恨之入骨，只除了一个拾空，她恨一切人。她恨这个媚骨入心的拾心，对她说话，没一丝客气：“哎哟，那个老和尚也没把你们这些尼姑送出去，还是留着他一个人享用么？”

拾心脸色不变，她对于这种挖苦话根本就不在意，她笑笑道：“魏姑娘福气好，能得少侠这种男人作伴，连我都恨不能抢过来呢，哪里像我们这些女尼，一个个都运气不好，自小便被人抛弃。长大了也没人理？”拾心连连向独孤石送秋波，要不是独孤石身旁有一个魏知知，她的身子早热乎乎地依偎到独孤石的怀里去了。

魏知知看她那神态，心里更恨：看她这狐媚子，早早晚晚得有男人被她迷死。不如早早除了这艳庵，一把火烧个痛快.....拾心说道：“魏姑娘，其实你在艳庵也呆过，你也不算受过什么苦，在艳庵呆过的女人，最苦的就是得受几个男人缠着。好在魏姑娘的身子好，男人再多也不在乎.....”

不待她说完，那独孤石便动了，一剑飘出，快逾星火！

一连三剑。

再看那拾心，她的脸色苍白，她的身子一阵痛楚。她心里大大惊悸：是不是他一剑刺死了我？再看看身上，没有一点儿血星儿，只是她的身子大大狼狈：小衣没了，只剩下几丝布缕。她的下身也没多少布条了，那本来穿得很少的衣服几近于无。

她先是十分窘迫，再就笑了，是满不在乎的笑。她对着独孤石笑，说道：“你是不是要剥我的衣服？你愿意是愿意，我自己来。”拾心的笑很是淫荡，她不在乎，就是满场的男人都看她，她也不会在意。她是艳庵最荡的女尼，她在乎什么？

独孤石反是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不看拾心。拾心却不肯放过他，说道：“独孤石，人都拿我当玩艺儿玩，只你不肯，竟能当众脱我衣服，我就跟定你了。魏姐姐，你看我跟着独孤少侠，好不好？你要是愿意让我跟着他。你们夜里相亲相近，我便在床脚打地铺了。你们要是用得到我，我便听你们的差遣。”

拾心的样儿，惹得七大门派的人与那艳庵的男人都来看她，竟有许多人忘了那米离与无定的一场精彩搏斗。

有一个人突地冲出来，他过来死死抱着拾心，他那放肆举动，让人一眼便看得出他是忘情了，情不由己。他死死抱住了拾心，说道：“拾心，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拾心低头一看，那人在场的人大都认得，他便是那个在小巷里赫赫有名的狗屠许服。众人当场，他便抱住了拾心，那样子像一只狗在求偶，让七大门派的人看了，扑扑心跳，也十分难为情。

狗屠许服从前是一个铮铮铁汉，从来不近脂粉女人的，他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儿？看来又是艳庵的毒媚之药在作怪了。他抱着拾心，拾心的样子非但不难为情，还吃吃艳笑，她说道：“许服，你在大场面下，怎么能作出这举止来？让人见了，多难为情？”听她笑意，分明是得意，哪里有一丝难为情在？

狗屠许服的眼睛火红，盯着拾心的胸，看那些人想看却又不敢看的地方，喃喃道：“你说过的，你愿意，你愿意……”拾心的话语甜腻如酒：“我说过，却不能在这里，不能在这里……”

狗屠许服不愿，他突地睁圆了双眼，对着拾心吼道：“你有什么不愿意？我把我那几千个弟兄都弃了，让他们像乞丐一般跟着你艳庵。你有什么舍不得？”

众人当场，那狗屠许服竟把一个心扑倒在地。那拾心也太做作，一被他扑倒，未等那狗屠许服做下什么事儿，便先像只狗般哼哼起来了。独孤石在小岛上长大，本来看惯了这种雌雄交尾的闲事，但此时看他两人竟当着人面，就做下这等怪事儿，不由得大恨，

他叫道：“狗东西！”便想一剑刺去。一旁的魏知知拉住了他。

魏知知让他看那些站在艳庵女尼身后的男人。他们一个个血脉贲张，个个张大了嘴，看许服与拾心依偎。

那些男人的模样不像是男人，他们只像是一群野兽，一群睁着眼睛欲狂欲暴的野兽。

独孤石明白魏知知的心意：既是他们都是这般难看的野兽，你理他做什么？何况他艳庵做事，一向狡诈，她们未必不是使拾心出计来媚这些男人，来媚独孤石的，他何必上当？

独孤石不动。那些一旁看的男人都喘起粗气来，眼睛红红的，像是野兽。

突地有一个男人仰头大叫：“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啦！”这人狂冲，一直冲到了那无定与米离两人的剑雨中去了。眼瞅着那人在一片剑光中化成一片片血肉，在血光里只是闷闷地哼了几声，人便被丢了出来。

地上的，只是一片片血肉，一块块残躯。那些男人兀自不觉，他们冲着、叫着，一直乱冲乱撞。场内便是大乱，看看那些男人，竟全都扑到了艳庵的女尼身旁，个个做出那狼狈模样，对女人俯首贴耳。那些女尼对着他们笑，笑得很是恶毒。她们指使那些男人，躲闪着，不让他们近身。一个女尼吃吃而笑，她指着那许服，说道：“看没看到他？”那男人狠狠往女人的怀里偎，嘟哝道：“看到了，我要……”听他啾啾学语的模样，哪里像是一个男人，分明像是一个贪吃的孩子。那女尼吃吃笑道：“你也去杀人，杀死一个七大门派的人，我全让你吃，好不好？”

男人被人从怀里直推出来。他们像是觅食的野兽，恶狠狠瞪眼看七大门派的人。他们迫不及待了，他们得好好杀人，杀过了人，他们才能依在那女尼的酥胸前，享那片时欢娱。

独孤石和魏知知被围在那些狂人间。魏知知叫道：“师弟，师弟！”独孤石本来紧紧

扯着魏知知的手，忽地人一冲，两人便散了。他叫道：“师姐，师姐！”只是隔着许多人，看得见，却冲不过去。独孤石的眼前多了一个女人，一个许媚娘。她笑咪咪看着独孤石，说道：“独孤石，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不然你毙命于此，有什么好处？”独孤石大叫道：“许媚娘，你还我师姐！”

那许媚娘笑意盈盈：“独孤石，吃菜要新，女人要嫩。你知道不知道？”

独孤石大声叫：“胡扯，你不还我师姐，我杀死你！”他冲过去，要杀了许媚娘。

但他哪里能冲到许媚娘身旁？一冲而到，便遇到了人，是一个横眉怒目的男人，他虎吼着冲来，竟是不顾他的血肉之躯，直冲独孤石。他叫着，一柄大锤直砸向他！独孤石的剑一挑，把那人直挑上天去，叭地一声摔下，直掼成肉饼。再有一人虎叫着：“来吧，我却不怕你！”果然这人有些本事，他的剑法狠辣老到，一连出手十几招，竟与独孤石拼个平手。

独孤石对那人不由得肃然起敬，说道：“你能与我拼个平手，也是一大剑客了，还是走开，免得我伤了你。”那人不语，只是出剑，一剑更狠似一剑，像不由独孤石分说，想把他一剑挑死。独孤石大怒，叫道：“何必缠我？”他一剑刺去，那人的肩头受伤。独孤石冲鹤而起，扶摇直上，在空中划了两道剑光！剑下的人便死的死，伤得伤。他叫道：“别惹我！”人平平落在魏知知的身旁。

魏知知很狼狈了，一旁有三个人正对着她的身上刺来。一把剑、一双钩、一条链子枪直挑魏知知的小腹、直刺她的头颅，直砸她的胸前！

独孤石怕他来不及了，他叫着，吼声似雷，落向那三人！

第六十五章 诱惑

独孤石见到那三人直逼魏知知，救也不及，但他急声大叫，直冲向那三人。他的剑在空中便刺出一道剑气来。那个人的双钩直插魏知知，一声叱喝，魏知知叫道：“鼠辈敢来？”她的剑一出手，便刺向那三人，她知道事儿急，手里的魔针也飞出去了。三十六口魔针竟是飞出了三十，在空中漫漫散散，都是如蚊如蝇的魔针！

魏知知以为那人会向后退，殊不知那人的双钩直逼向她小腹，无一点儿怯意。“哗——”一声裂帛也似的撕声，把魏知知的胸前撕开一道大大血口，血喷箭一般。那一条链子枪一声吼叫，直刺她小腹！魏知知知道那三十口魔针都打在了那三人的身上，以为那三人会退。谁料得他三人反而逼近前来？一时慌乱，竟是生生看他把那一条链子枪搠入小腹。好在她的身子受痛，一惊而退，这一枪刺得不算很重，也使魏知知闷喝一声，血涌而出。

那独孤石大声道：“知知！”情急之时，那剑极重，一剑刺出，搅一道剑光！只见那一心对付魏知知的链子枪飞了，那人的头在空中跳了三跳，直跌地上。这一个使双钩的双钩一搅，魏知知大痛，大声叫道：“师弟！”

她一声叫，独孤石心慌，他叫道：“我来了，知知，挺住！”独孤石的剑法中有三招，是七星岛的绝学，轻易也不使的，此时见知知受了重伤，方寸大乱，他一声轻啸，身子一耸，直扑那两人！也不见他如何用力，只见那两人的头颅直跌出去，扑扑跌落地上。

独孤石扶起魏知知，只见她小腹血流不止，伤处虽是无碍，但也很重。独孤石振臂大叫：“无定，我要你艳庵人都是一死！”

魏知知与那独孤石在忙她的伤，这一边却是大乱了：所有的艳庵男人都在那些明媚如花的女尼指使下，对七大门派的人大打出手。七大门派的人不愿意与他们动手，要知道他们中有许多人本来就是七大门派的弟子，有的更是七大门派中人的好友至交，此时

拼命，无异是自相残杀。但那些人像是无心无肝，对于七大门派中人的喝止不以为然，直冲乱撞，刀剑乱挥，眨眼间便砍杀七大门派许多人。那雪风道长大喝道：“制住他们，不然便杀死他！”

七大门派的人都与本门的人缠斗，除了淮阳门的弟子外，他们都得照应本门叛在艳庵的人。听得雪风道长一叫，顿时猛省：这些随了艳庵的人已经丧了理智，要他们再与本门人同心同德，那是不能了。有一个少林的弟子叫道：“杀了他好了！”便一刀挥去，想杀了少林的叛僧。一旁的同门喝道：“休伤师兄！”他身子一拦，竟拦在那叛僧身前。这少林僧一刀误伤同门，他惊叫了一声。那叛僧兀自不觉，叫道：“谁与艳庵作对，我便杀了他！”一招少林金刚掌，叭地击那少林僧的胸前，打得他一口血箭，狂怒喷出！

此时，那狗屠许服与拾心亲热缠绵一处，让人不忍目视。许多的艳庵男人看他们亲热，也都生出与那些女尼的亲近之心。但那些女尼笑微微躲开，让他们杀人，让他们杀死七大门派的人。他们的眼睛都红了，只是看着那七大门派的人生气，恨他们在场，恨他们搅了他与艳庵女尼的好事。

一个男人叫道：“你说过，你要与我天天亲热，你一天也离不开我的。”那女尼吃吃笑道：“我说过了么？就算是我说的好了，你杀了他，你只要杀死他，我就跟你好好玩一玩！”

那男人听罢，虎吼着，冲向那七大门派的人！

独孤石看着魏知知，她的身上伤口很大，正在汨汨流血。她轻声道：“师弟，我不能与你一起回七星岛了，你好.....自为之.....”

独孤石大声叫道：“知知，知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你得跟我一起回去，师父也会高兴的，你回去，你得回去.....”

魏知知捂着她的伤口，说道：“我与神胖子在一起，我得天天照应他。我与你在一起，就得让你天天照应我了。因为我不如你.....”独孤石大声叫：“不是，不对，我是你

照应的，你得天天照应我，不然我就活不下去！”

他二人正在那里伤情，有人笑盈盈插话了：“你们怎么那么伤感？我看你不必天天照应他了，我们有的是好女人，我们来天天好好照应他，好不好？”

魏知知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在艳庵学什么像什么的拾慧。魏知知想大声叫骂，但一吐声，便觉得很难受，她骂道：“不要脸……”拾慧大乐，她笑道：“你要脸么？一个神胖子，本来是你的丈夫，可他一死，你就跟了这个小白脸。他是七星岛的人，是不是你们从前在岛上便有一手啊。你们可是早就青梅竹马的了，是不是？”独孤石听得血脉贲张，他心道：我对知知师姐的情意，是我一个人的心底秘密，我从不向人说的，被她这么轻薄地一说，岂不连我师姐也不是一个好女人了？他是一个重情的人，说他不好，他反是不在意，但有人说知知是一个淫荡女人，他便恨不能与那人一拼。他虎啸一声，人便怒立。

独孤石的七星岛绝招便再施出！

看看那个拾慧的性命不保了，她的脸也变得惨白。一瞬间，她的心里转过了千百个念头，她后悔，后悔她自己太过聪明，后悔她自己嘴尖舌利。她知道了，像她这种女人，最后总得死在她自己的一张嘴上……她什么都明白了，但看着那独孤石的一柄利剑，那剑搅成了漫天剑光，直扫向她的全身！她想躲，但不知道怎么躲，她也躲不及。叭——叭——再有三响，都是那旁边的艳庵女尼扔出的毒粉，那是惊人色变的“血魂焰”！独孤石像是根本就不在意那“血魂焰”。他一心要杀死拾慧，旁无他心。

米离与无定的搏斗已经很久了，此时他两人再不动，只是对着对方，两人的眼睛都盯着对方的眼神。

眼神也可以杀人，从前的大侠柳不恭便曾学过这种本事。两人此时都是天下绝顶高手，自然都有本领，能在无形中杀人。

米离说道：“你做得太过了。”那无定笑笑：“你做得过不过？你不是这一代的人。”

米离愕然，说道：“我是不是这一代人，与你有什么关系？”那无定哈哈大笑，说道：“米离，你是聪明人，怎么仍是这么迂？譬如一株花，也是花信，若是你天天开，把所有其他的花都误了人看，你也有罪。像你这种人，活个五十六十年，也够天下的人累了，偏你能活一百多年，你愿意活，人家还不乐意。”

米离不知人家竟对他有如许想法，心道：原来一代人自有他自己的辰光，我是不是占了人家的风头，人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我一个人却不能领了人家上百年的风骚……米离的心思刚刚在想这些，忽听得那肖乞儿叫道：“米离，小心！”那无定和尚看得透了，看出米离正在怔忡，这是一个好时机，他便暗施杀手，想一举击毙米离。他一掌击来，那掌含十成力道，叭地正打在米离的身上。米离想得入神，要不是听得那肖乞儿的一呼，他哪里躲得过这一掌？但就是他身子一引，想急急退出时，那一掌就击在他身上，打得他哇一声叫出声来。

许媚娘笑道：“无定大师，你要是发了慈悲，就叫米离米大侠做我们艳庵女尼的入幕之宾好了。只是他做了女尼的男人，说不定会连我也被他迷住。你听说过一个男人已经有上百岁了，竟还长成了四十岁模样的么？”

无定此时的心思，全都放在那许媚娘身上。听得她说米离好，便不由得心里大大妒嫉，心道：这个臭女人，要说是云心，我还相信她能对我一个人好，对其他的男人都不放在眼里。但说这骚女人，便没一定了……他心内恨恨，便对米离更生恨意。要知道一个男人年岁大了，最怕的就是年轻女人不待见他，那样他岂不是在女人身上白费了气力？许媚娘一说，正说到了无定的痛处，他是一个老和尚，虽是能在江湖上能行云布雨，但毕竟是气血两亏了，说到了与女人的缠绵，自是不能与那些在血气方刚的男人相比。他恨恨对米离出手，恨不能一下子便把米离杀死。

偏偏那许媚娘仍是不放过他，叫道：“无定大师，你要做武林霸主了，对天下的人才，你也该招揽些。像米离这般又知情又知趣的男人，天下再也少有，不如你就把他留

下好了。”

本来无定的心里，对于同七大门派作对，心内尤有余悸，但听她一说，心内恨恨，对于米离的仇恨，像是对百年宿敌。他大吼着，一招招都是杀手。

众人中，只有一个肖乞儿还不曾与人动手，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米离。她怕米离出错，她的心思都在米离身上。她听得许媚娘对米离那么说，心知她是要挑起无定对米离的酸意，便对着许媚娘说道：“许媚娘，你是一个妖妇，你怎么能挂得上这无定老和尚？按说无定既是见过那么多的艳庵女尼，他怎么会喜欢你这朵残花？”

许媚娘一听得肖乞儿敢来同她搭话，心下一喜道：好，又来了。原来这个贱人心里挂着的是米离，我不逼死她，就算她有本事。许媚娘笑道：“原来我是一朵残花。你要是不说，我怎么知道？”那肖乞儿恨一声啐道：“许媚娘，你是一个不要脸的人！”

许媚娘笑笑，说道：“是么？这么说你是一个要脸的人了？你要脸，你怎么天天在那一间空屋子里，天天与无定老和尚在一起？你与无定在一起做什么？你说啊。我想的是，有一个小小女尼，她在那一间屋子里，衣服么，是不穿的了。她躺在那一张破床上，被一个老和尚天天摸。你说，他摸你什么滋味儿？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他摸女人的本事是谁教的？我看还是不要说的好……”许媚娘一说，说得肖乞儿脸红。原来她说的都是事实，那些在空屋里的事儿，除了她与无定，许媚娘怎么会知道？

许媚娘像是知道了她的心思，对她说道：“肖乞儿，我是一个有心人，我不愿意让你与无定大师的好事难谐。我看你还是与无定大师重修旧好，行不行？”

肖乞儿听不下去了，这才知道，她呕人的本事实实在不如许媚娘，她厉声喝道：“娼妇，休胡说！”

那许媚娘哪里肯听她，笑说道：“哎哟，你说我是什么？你说我是娼妇？我看你真是一个玉洁冰清的女人哪，只是你让人家一个老和尚天天摸，天天弄，一连弄了那么多天，你好到哪里去了？”

米离虽是与那无定动手，但因肖乞儿与许媚娘两人就在他们身旁，她们的一席话便听得清清楚楚。他叫道：“无定，你死定了！你的艳庵女人也都得随你去！”

无定的声音很是漠然，他说道：“米离，我要是死了，你便能做江湖霸主了，你能得艳庵的所有女尼，只要你对她们好，她们自会听你的。”无定说话声音，竟然满是伤感。

米离听得，也是一愣，无定是不是真的对那些女尼也满有情心，他是不是因自己沉溺于那些女尼的艳色里不能自拔，便对自家命运不能把握？

许媚娘大笑，说道：“无定大师，你摸惯了女尼，叫你一日不摸，你怎么能受得了？我看人生在世，能自由便自由些，那又有什么不好？你是武林霸主，除了你，还有谁配做武林霸主？”

米离哂笑，说道：“许媚娘，你两人究竟是谁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做什么武林霸主？”

许媚娘笑道：“是他。我只是想做武林霸主的夫人。你说武林霸主的夫人这名头好不好？”

米离叹道：“好是好，只是你做不成了。”

许媚娘拍手大笑，说道：“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原来无定大师是要肖乞儿做他的夫人，这也好。肖乞儿是丐帮的帮主，她做了霸主夫人，一定能助艳庵做成大事。我虽是舍不得无定大师，但看在做大事的份儿上，我只做无定大师的小妻，让肖乞儿做无定大师的正室，你看好不好？”她像是在做生意，在同米离做一桩大生意，那神情很是专注。

米离知她是在恶言说笑，便不答话。哪里料得忽有人说道：“不好，他是一个男人，就该只有一个女人。他已经有一个妻子了，那个人就是我！”

众人都极惊愕，抬头一看，原来这人是那拾空，一直静静看着场内酣斗的拾空。

第六十六章 情殇

许媚娘一看拾空，不由得暗暗叫苦，这里还有这么一个失心疯的人。她一心看好了无定，一心以为无定是她一个人的男人。你就是说得天转，你也难说服她。

拾空竟是不看肖乞儿，也不看其他人。只是盯着那许媚娘，说道：“你是庵主，是艳庵的主人。你为什么不承认？”那许媚娘不知她这一句话由何而来，便笑道：“拾空，休得胡说，我不是艳庵的主人，艳庵的主人是无定大师，不是我。”

拾空的声音空空洞洞，像死人的声音一般：“你说无定是艳庵的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看你是。”

说罢，也不由许媚娘分说，一剑便刺！

许媚娘大惊，慌叫道：“拾空，我是艳庵的人，害我便是害无定大师！”

拾空盯着她看，说道：“是么？”她还是一剑剑直刺许媚娘。肖乞儿见此机会，便笑道：“好啊，好啊。你看这个妖妇，终于连艳庵的人也反她了！痛快痛快！”

不料得那拾空一听得她笑，便是大怒，叫道：“你算是什么人，也敢来笑话艳庵？”她一剑刺来，肖乞儿忙出手来挡。她的手里握着那三十八片玉片儿。那三十八片玉片儿是丐帮帮主的信物，平素只是作一只小小筐儿用的，但到了与人动手时，三十八片玉片儿便成了一片片护手的玉护，人家用兵器，她也敢出手去抓，刀剑轻易也伤她不得。

只听得叭叭叭一连山响，竟是那肖乞儿连着挡了拾空的七剑。拾空说道：“好，果然算个是丐帮帮主。”她再回头，对许媚娘道：“你记着，艳庵的人再也没人敢欺负无定。他虽是一个很软弱的男人，但他有我。”说这话时，拾空竟是脸也红了，像是涉情未深的女儿家。许媚娘看她模样，心内冷笑：凭你这等模样，竟也装作识得男人？你知道男人是什么？女人是火，他便是水。就看到时是水旺还是火盛了。无定是你心内的软弱男人，他软弱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

拾空也是看到了许媚娘的冷笑，她再问道：“你笑什么？”许媚娘说道：“没笑什么。”拾空道：“你要笑我与无定，我便杀你。”

许媚娘本来想对她发火，因她心内忽地醋意大发，但她蓦地一念：要是能利用拾空对无定的情意，说不定她便会为艳庵拼命。许媚娘笑对拾空说道：“你喜欢无定么？”

拾空道：“喜欢。”

许媚娘仍是和颜悦色：“你喜欢他什么？”

拾空低下了头，她毕竟只是一个女孩儿家，要她当众说出她为什么喜欢无定，她还真有一点儿难为情。可拾空就是拾空，绝非那些艳庵的女尼可比，她再抬起头来，那一点儿羞涩便完全忘光，她朗声说道：“他很软弱，我得照顾他。”

许媚娘大笑，但她又不笑了，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很诚挚的神情，对拾空道：“我喜欢你这痴情，我从前也曾对一个男人痴情，但那个男人死了……”

拾空大声道：“是不是唐杰？”许媚娘变了脸，叫道：“休再提他！”

许媚娘的心里有些隐痛，她不愿意再提起唐杰，只要有人提起唐杰，她的心里便不好过。

忽地有人说话了，那说话的人竟只在她的身后。“你为什么不愿意提起唐杰？”

许媚娘的心一哆嗦，她此时最不愿意见的人都来了，她不愿意见独孤石，不愿意见这个说话的女人，但独孤石来了，这个女人也来了。许媚娘说道：“我想你会来。”

那人说话时的声音有一点儿娇柔：“我本来不想来，但一想我不得不来，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许媚娘问得漫不经心：“为什么？”

那女人冷冷道：“我睡不着觉……”

许媚娘说道：“你有两个形影不离的男人，他们足以替得唐杰。”那女人一叹道：“只是有人再问我丈夫是谁，我总不能说是他们，对不对？”许媚娘柔声道：“你丈夫死了，

你可以再找一个，世上男人不有的是么？”

那女人一叹，见许媚娘要回头，厉声喝道：“别回头，你只要一回头，我便要你一死！”

许媚娘不得不听她的，她笑笑，说道：“人与人总得见面，你不让我回头，我怎么看你。”

那女人说道：“你要看我什么？”

许媚娘笑盈盈：“我想看看你是不是在穿孝，人家都说，女人要俏，得穿重孝。你想想，像你唐门大少奶奶的身份，自然不能与下人一般，想穿什么便穿什么。你平素难得穿孝，你也就俏不起来了。这一回唐杰死了，你有了一回机会，你穿孝一定很好看。像你这种女人，什么都好，只是杀气太过重了一点儿。一穿起素孝来，杀气没了，像是一个可怜怜楚楚的可人儿，那模样想必很好看。我真想好好看你。”那女人的声音有一点儿异样，她说道：“那好，既是你愿意看，你就看好了。”

许媚娘知道那女人让她回头，必是不会在她一回头的时候对她动手，她便慢慢回过了头。

那女人的头上戴着面纱。她缓缓摘下了面纱。

许媚娘想她面对着的，是那个在唐门一向以美色动人的唐门大少奶奶，她美艳动人，比起那些艳庵的小尼姑来，她的美色也不算差。可她面对的是什么人？

唐门的大少奶奶是一个美人，这个人却不美了：她的脸是有三道疤，一道比一道深，一道比一道厉害。看来是有人故意在她的脸上划的。她是什么人？看她的脸，就是最有耐性的男人也不敢看。

“你是谁？”

她笑了，笑得很苦涩：“我是唐门的大少奶奶。”

许媚娘再是会说，她也不知道再对这个不幸的女人说什么好了。她看着那女人，说

道：“谁把你的脸划成这样子的？”

那女人苦笑了，说道：“我如果告诉你，这脸是我自己划的，你一定不会相信，是不是？”许媚娘大声道：“我不相信。”那女人说道：“是我自己划的。”

许媚娘看看她的脸，那一刀划得很深，她为什么要自戕？

唐门的大少奶奶的身姿仍是那么美，但眼下的美人的脸有了缺憾，她的脸让人不敢仰视。她慢慢说道：“我回到了唐门，有人说，我不能再做唐门的掌门人。你知道他说的理由是什么？”许媚娘不知道，所以她说不出。

唐门的大少奶奶说话时仍是那么平静，不愠不火：“他说唐杰死了，我做唐门的大少奶奶也做到头了。还说我做唐门的大少奶奶也没有什么建树。”

许媚娘默然，她也知道兔死狐悲的道理，但看到唐门的大少奶奶的悲哀，她仍是没有话说。

大少奶奶说道：“我当时火了，唐杰死了，我就是唐杰。那人看着我，不怀好意地笑了。他必是想我做人的差处了。我对他说道，你有话便说，何必那么笑？他说，说就说，唐杰死了，你能自甘寂寞么？我大笑，后来便有了这一张脸……”她说得很轻松，但别人可以想得到，那时唐门的斗争必是十分激烈，不然她何必把她的脸划破？许媚娘笑说：“原来你是为了一个掌门人的位置，便把你的美貌也不要了，可惜，可惜……”

大少奶奶像是听不懂她的话意，说道：“你说，可惜什么？”那许媚娘说道：“要是我，我决不把我的脸弄破，我宁可不做这唐门的掌门人。”

大少奶奶笑了，她的脸划破了，一笑起来，那一脸的肉都不像常人那么动，看去更是阴森可怕。她叫道：“唐哭唐笑！”

她身后仍是有那么两个人，一直在沉默的两个人。

两人走到了她的身前。她笑笑，说道：“这两个人是唐门掌门人的狗，只有掌门人才能叫得动他们。你看，我叫他们时，他们对我仍是那么毕恭毕敬的，是不是？”

许媚娘看那唐哭唐笑，知道他两人是劲敌，她笑道：“你怎么说他们是两条狗，我看唐门也只有他们两人才是好汉。”

那许媚娘本来想讨好唐哭与唐笑，她的话音一落，便听得唐哭说道：“你听没听得掌门人叫我什么？”许媚娘说道：“你们是江湖上有名的英雄，决不能叫你们是狗。”

唐笑哭丧着脸，说道：“你听着，掌门人说我们是狗，我们两个便是狗，你懂不懂？”

唐哭则是笑咪咪，对许媚娘说道：“掌门人叫我们是狗，那是相信我们……”

一旁的艳庵男人有一个多嘴道：“好笑，真是好笑，从前听得人说，唐门有两个人是好汉子，一个叫做唐哭，一个叫做唐笑。说的难道不是这两个人么？”

有人应声道：“是他们两人。”

那人更是大笑，说道：“原来他们两个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两条狗！”

有人放声大笑，他们都是艳庵的男人，他们愿意在艳庵的女人面前显示自己。

两条身影飞起来，只是一眨眼间，便再回到了大少奶奶的身旁。那个人正在笑着，他笑得很痛快，因为他笑话了江湖上人见人怕的两个煞星——唐哭唐笑。但他笑不出来了，他先是看到了他的舌头。（他的舌头怎么出来了？）他再看到了他的手。（他的手怎么能在他的头上飞？）他最后看到的是他的脚。（他的脚不在他的腿上，竟是飞在他的前面）唐笑唐哭只是一动，那人的手与脚，还有他的舌头都离开了他的身子。

再看那人，他只是一个残人了。

唐哭说道：“我忘了告诉你们，只有唐门的掌门人才能叫我是狗，别人谁叫，都是一死。”

那唐笑阴沉着脸，说道：“叫我是狗的人，得丢下一条腿。”那唐哭笑道：“叫我是狗的人，得丢掉一只手。”唐哭与唐笑一齐说：“笑的太厉害的人，得丢掉他的舌头。”

没人敢再笑。

大少奶奶一叹气，说道：“我忘了告诉你，他们两条狗只是唐门的掌门人的狗，对

别人，他们只是两个鬼。”

许媚娘看看那个倒在地上叫苦打滚的男人，说道：“真可怜，你为什么要叫他们是狗？”

她再回头，对着唐笑、唐哭说道：“果然好本事，只是你们做她的下人，未免有一点儿掉了威风。”

唐哭说道：“跟着掌门人，就是威风。”唐笑也阴着脸道：“掌门人叫我做什么，我便做。我自己决不会做。”

许媚娘看得兴致盎然，她笑眯眯道：“我相信了，从前人说唐门的唐哭唐笑都是掌门人的男妾，我还不信。如今我信了。”

许媚娘以为，既是知道了唐门大少奶奶的秘密，从今再对付她，便有了法儿了，她既是怕人说她不忠于唐门，她就更怕人家说她不忠于唐杰。她笑嘻嘻说道：“其实唐杰唐大哥这人挺好的，你怎么对他不好？”

那大少奶奶其实心里是恨透了这个许媚娘。没有这个许媚娘，唐杰怎么会走出唐门？唐杰要是不走出唐门，她怎么能毁了她的脸？她说道：“你喜欢唐杰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一定会把他送与你。”大少奶奶的话一落，许媚娘便笑了，她说：“唐门的人都不相信你，你还有什么戏可做？不如你死了，再就投靠艳庵，你看好不好？”唐门的大少奶奶笑了，她笑道：“你与我能共事一个唐杰，还能再共事一个无定么？”她回头看看无定，她的眼里，那个无定是一个老人，是一个正在与米离苦苦搏斗的老人。

大少奶奶摇头，说：“他太老了……”

许媚娘恶声恶气地笑，说道：“就凭你这模样，也嫌他老？”大少奶奶说道：“是，我嫌他老。你看唐哭与唐笑怎么样？”

许媚娘不知道她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便不声响。只听得那大少奶奶对两人道：“过来！”

唐哭与唐笑都过来，两人跪在大少奶奶的旁边。大少奶奶说一句：“我的脚有一点点疼。”那唐哭的脸上更是满带了笑意，他巴结地问：“怎么疼，要不要我替你揉一揉？”她笑笑说：“揉揉也好。”果然那个唐哭给他揉脚。她回头对唐笑说道：“你也别闲着，来替我捶捶背。”那个唐笑竟然能阴沉着脸，替她一下下捶背。

大少奶奶笑对许媚娘说道：“你这一下该是知道了我为什么要划破我的脸了吧？没有掌门人的位置，我要脸有什么用？”

那许媚娘看得心惊，她明白了，明白了大少奶奶的苦心。

大少奶奶说道：“从前唐门与艳庵是一体，那时是因为有唐杰在，如今我与艳庵是仇敌了，也是因为有一个唐杰在。你也同他睡过一张床，你告诉我一句实话，你梦没梦见他？”

许媚娘的脸也会红，她说话的声音不大：“我没梦见他。”

大少奶奶叹一口气，说道：“那就对了，我以为是我对他不好，我只是梦见他。原来是他对我好，才只是来我梦里。他对你不好，你就梦不见他。”

第六十七章 花劫

米离与无定的手都在流血。他们的手握的是兵器。但他们的手都不好使了，手都在微微颤抖。他们的手太过用力了，便再也不能更有力，只是哆嗦。米离在轻轻咻喘。那无定也在轻轻喘。

米离说道：“无定，你死定了！”无定也看到那大少奶奶的模样，心里一沉，知道他的心底的秘密没了一桩，就是唐门再也不会做他的帮手了。如是唐门做了他的帮手，如今便会大大有利，说不定会一举灭了七大门派。可如今没了唐门的帮助，他还会胜么？

唐门的大少奶奶走到他眼前来，对着米离说道：“米离大侠，你也中了他的毒？”

米离虽是中了毒，脸色有一点儿不好，但总无大碍。他笑道：“不妨事的。”

人都不知，从前米离最后早死，就是因为他中了江湖上无药可医的毒“不毒”。如今米离不怕任何毒了。

唐门大少奶奶对无定说道：“无定大师，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无定看她，看得也是心惊，知道唐门必是有了大变故，她才能自毁她的容颜。唐门的大少奶奶是唐门的掌门，她要对无定说一句话，人们怎能不听？他们便肃立而听。便见大少奶奶对着无定，盈盈而立，那身材仍很姣好，那身姿仍很动人，只是她的脸完了，被割了三刀。众人当场听得清清楚楚，只听得她说了一句话。她说的是：“我要毁了你艳庵！”

没人能形容出她的话音落后那唐门的人动作有多快。

他们都动起来了：唐哭与唐笑一齐扑向那无定！他们两人要对艳庵的人动手，他们选的对手一定会是无定。

那些不知何时出来的男人都是蜀中唐门的铁血少年，那些人都在唐一的带领下，一齐出手。

唐门的人可怕，不是他们的武功，而是他们的暗器。

唐门的暗器在空中飞，唐门的人在人群中穿梭往来。

艳庵的男人本来要对付的是七大门派。他们对付七大门派还不甚吃力，但如今唐门的人都奔他们来了，他们便不得不放弃七大门派，只与唐门的人动手。

丢弃的是尸体，一具一具的尸体。

有唐门的人，也有那艳庵的男人。

大少奶奶看着，她不动，只是看着，她仍是忘了，她忘了她自己已经很不美了，她在搔首弄姿，脸上仍有那种很陶醉的神情，她自我陶醉，只是看着那些死在地上的人。

她是掌门人，她是唐门的掌门人，她能操纵一些人的生死，她要让唐门在江湖上的

声望不坠，只有她能让唐门的声望在江湖上不坠。许媚娘心道：糟糕，她看着那些在艳庵女尼操比纵下的男人一个个全死在唐门的毒器下，虽是表面不动声色，但她心底是暗暗叫苦。

她看着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一直盯着她，看到那些男人最后都完了，她才拍拍手，笑道：“完了，就这么完了。我看也不过是有那么一点儿费事儿，是不是？”

唐哭笑咪咪道：“只要掌门人出马，有什么难处？”那唐笑阴沉着脸，说道：“别说话！”

他是看出那无定绝非寻常江湖客可比，他的功夫过人，能与他动手不败的人，江湖上根本无几，他与唐哭一齐来战无定，都很吃力。唐哭刚要说话，忽听得“哗”一声，他的胸前被无定捉到一个机会，破了一个洞。幸亏他收身也快，不然这一抓，便把他的魂魄都一抓干净了。唐哭仍是笑咪咪，但心悸不已：“好，果然好本事！”他与唐笑两人一齐对付无定，再也不吭声了。

米离站在那肖乞儿的身旁。他此时也知道了肖乞儿的心。肖乞儿一直在看着他，她的眼睛没盯过别的人。莫非是他米离的模样英俊，她才一心看着米离？

米离说道：“乞儿，我与你事后一齐去一个地方，你愿意不愿意？”

肖乞儿听他一说，心内甜甜的，她笑道：“别是去了地狱。”她一说，心内好生后悔，米离本来此时是忘了鱼漂儿的，她再一提醒他，岂不是让他再想起了鱼漂儿？

米离此时反是没那些介蒂，只是对着她笑，笑得很开朗。他知道了，他不是那个在一心沉浸在过去的往事里的米离了，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意中人。她是同鱼漂一般的女孩儿，鱼漂儿在九泉下如果知道了他的心事，也一定会对他微笑。

两人看着那唐哭与唐笑与无定动手。

这一回却与刚才不同了。刚才无定与米离动手，竟是在心底里有一种压力，他心里想着他是一个罪人。此时对着唐哭与唐笑，他心内坦然。他不是个好人，唐哭与唐笑

也是满手血腥。他的心里无甚内疚，便出手也快，手下的招数如流水行云，极是畅意。只是几招，他便先是伤了唐哭。再出两招，又伤了唐笑。

连那许媚娘也看出了危机，看到那唐哭与唐笑两人的动作快了，他们的手不像是手，只像是千手佛的无数手臂，在空中飞动了无数回。许媚娘叫道：“无定大师，小心！”

无定的身子忽地涨鼓起来，像是鼓荡的风帆，坚逾磐石。

忽地天地间像是满布了蚊蝇。只听得嗡嗡声起，有无数的暗器在空中飞旋。

无定的身子不动。再看唐哭，看看唐笑。两人站在无定的对面。三人都是静立。

无定没有受伤。他笑道：“听说唐门的暗器有一种手法，叫做‘不死不休’。今日算是领教了。”

唐哭与唐笑是凭他两人的毕生精力发出了一击，再看无定竟是无恙，他二人大大吃惊。

他们不知道还怎么办。但看着那大少奶奶，她仍在笑，她对着无定说道：“无定，我看在你曾照应过唐杰的份儿上，饶你不死。你还是降了唐门的好。”

无定的声音很冷：“我为什么要降？”唐门大少奶奶笑道：“你不降，会死在唐门的暗器下。”

许媚娘大笑，她笑得身子也颤，问道：“大少奶奶，不知道你怎么能杀得了无定大师？”

大少奶奶笑一笑，她对着那唐笑唐哭一招手，两人慢慢退到了大少奶奶的身旁。

人都不知她要的是什么花样。

只见她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小玉包来。那是一个闺女用的小小包儿。那包儿一掏出，大少奶奶的脸色竟是郑重起来。是不是她想起了这只玉包儿的主人如何送与她一只玉包儿的，是不是她拿出了一种很贵重的东西？

她把那东西交与唐哭与唐笑，两人手里都握上一只。看他们握着那东西的姿势。便

让人忍俊不禁。他们那样子太大意了，两只手都握着，要是无定对他们奋力一击，他们何以抵抗？

幸好无定对他们不屑一击。

看来他们又有了信心。他们走到了无定的面前。

唐哭不笑了，他对着无定说：“你会死在我手里，你知道不知道？”唐笑说道：“你会死在他手里，不然你就会死在我手里。”

他两人说得很肯定，像无定只是他们眼前的死人。

无定的脸上有一丝冷笑。他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也不怕别人威胁他，就是云心师太用佛祖来说他，他也不怕，他还怕什么？

忽地，那许媚娘大叫：“无定，无定，快退下来！”

许媚娘是平生第一回叫他无定，在她的心底里无数回叫他无定，但在人面前，从来她都是叫他无定大师的。

这一回怎么了？

就见唐笑的身子平平飞起，那是唐门的一招最高的招式，叫做“唐人三滚”！再看唐哭，他的身子在地上滚动，像是一阵惊雷，在平地上滚去。根本看不到他的身子，只见一阵子黑影。唐哭与唐笑都是蜀中唐门最好的高手，他们的身子一在上，一在下，两人一齐出手！出手的时候，他们一齐叫道：“大哥，我们给你报仇了！”

许媚娘冲过去，她的身子想挡在那无定的身前。那拾空也看出了不妙，她飞身上去，她想替无定挡这一式。

但她们都太晚了！或是说她们都看不到那唐哭与唐笑的招式，唐笑对着的方向，正是无定的下三路与他的后背。就是无定飞出去，他能一变三式，仍是下三路对着唐哭。无定的身影在飘，他也知道不妙，他的身子一连在空中变了六式。一式是“飘叶过江”，一式是“拂柳分枝”，一式是“送佛到天”。三招过后，一抬头看，那飘飘飞来的东西仍

是解人心意，直飞他的空门。他大惊，心道：从来看到的暗器，没有一种是能飞变出这许多花样的，看来这唐门的暗器很是厉害。他再用了三式，这三式是“分花洒溪”，一式是“让牛过河”，再来一式是“说客坐堂”。这三式过后，身子刚刚飘落，便见到那东西仍是响着，直奔他的身上打来。

那许媚娘大叫一声：“无定，无定……”

他听到了，心内一热，原来这女人不光是图他的大业，对他也很是关切。他的身子正在空中，再想变式，也来不及了。

本来无定的功夫最是过人，此时见那东西躲也躲不掉，心内大怒：你是什么暗器我就把你抓在手里，把你捏成粉沫，让你也看看我的手段！一念至此，他大喝一声：“不要急！”他一抓在手，把那暗器抓在手里。

看到他把那暗器抓在手里，有的人笑了，有的人怕了。

笑的人是米离，是那些七大门派的人，还有那倒在地上的魏知知，她对独孤石说道：“他要死了……”

独孤石也与她同心，对她点点头，魏知知无力地倒在他的怀里。许媚娘大叫他小心，不料得反是叫出他的牛脾气来，心内大大担忧，她叫道：“小心……”

不待无定再说话，那唐哭说话了，他头一回脸上没了笑意：“无定你不能抓，那是神物，是我大哥的精灵……”唐笑也不阴沉着脸，他的脸上有一种喜气，说道：“无定，你抓错了，抓错了大哥……你看错了他的人。”

无定的脸色很平静，他不在乎，他只要一用力，就能把那东西握成粉沫，让他们看吧……他一握，忽地觉出不对了，他的手怎么像是握着一种活物？那活物像是要入心，它在他的手心里动，像是会化，一点儿一点儿透入他的血里去。

无定能听得他的血在响。

很少有人能听得他自己的血在响。但无定这一回听到了，他听到了他的血在身内沸

腾，他听到了他自己的心跳声。分明是一下比一下更快的心跳声.....无定大吼一声，他握着那东西的手一紧。

怎么了，他张开了手，那手里明明应该有一种粉沫，一种天下百毒的粉沫，在他的手心里向下掉。

但没有。

无定的手里什么也没有。

要说无定刚才没有抓住什么，他自己也不相信。但他抓住了什么？他什么也没抓住。

唐门的大少奶奶笑了，她笑时那脸相实在难看。她笑着对无定说道：“无定，你死定了。你抓住了唐门的‘玲珑心’。”

无定的脸色不好看了。他听得他自己的血在胀，在他身体内在胀。他知道他的身体内像是在充气，一会儿便受不住了。他大喝一声，叭地拍击他自己一掌！

他大叫一声，这一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拍得这般用力，他倒下了.....那些七大门派的人围拢来了，他们要杀无定。杀了无定，他们便会胜了艳庵，他们便会灭了艳庵。

无定的脸色苍白，叫道：“媚娘，媚娘，快，快，快带她们走！”许媚娘反是很镇定，她看着无定，笑笑道：“你叫她们走，她们怎么会走？”

无定的身子已经在缩了，他对许媚娘说道：“你带她们走，不然.....全都会死在这里.....”

许媚娘看他情急的样子，便说道：“好，我叫她们走好了。”她再回头，看到了一张张很熟悉的脸。她们都是艳庵的女尼，她们都是无定从小摸大的女孩儿。她们恨不恨无定？她们喜欢不喜欢无定？

她们不动。

许媚娘对她们说道：“无定大师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然你们全会死在这里。”

没有人动，她们都不动，她们围着无定。

有人叫道：“快，快杀死她们！”

一个鲁莽的汉子一剑削去，竟是一削削落了一个女尼的头。那个女尼手也不动，只是叫了一声，身子慢慢僵仆。

所有的女尼都护在无定的身旁，她们团团围着无定，如果有人要杀死无定，必得先杀死她们。

七大门派的人呆住了。

第六十八章 重色轻生

七大门派的人一心要灭艳庵。

但此时他们反是束手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动手，他们要灭了艳庵，便会心内大大笃定，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江湖风波骤起。但他们面对的是那些艳庵的女尼，不是一心要杀人，做江湖霸主的无定，他们怎么出手？

无定倒下了，他的身旁反是围满了女尼。

淮阳门的弟子大叫：“杀光她们！她们都是粉骷髅，没一个好东西！”

他们逼得近了，一个弟子一刀砍在一个女尼的身上。那女尼受疼不过，大叫一声，后背血喷！

有一个女尼厉声叫道：“叫什么，难道比十七年前一出生就死了更疼么？”

所有的艳庵女尼都是心酸，她们想起了十七年前，她们的身子刚刚成为一具血肉之躯，便给人抛弃了，心里便生出一股狂怒来：给他们再杀了，也强似一出生便死在那牡丹花丛里了。那个身受重伤的女尼后背血流如注，她跪下对着无定大师，说道：“大师，

我没出息，我叫出声了。”她回手从她的伙伴后背拔出了剑，一剑刺入胸前，当场毙命！

淮阳门的弟子哪里管得那些，他们一心杀死艳庵的所有人。如果他们能杀光艳庵的人，他们能再对江湖上的人称说他们的淮阳门。如果他们不能，还有什么脸面对江湖人提他们淮阳门？一个淮阳门的弟子冲过去，对着一个女尼叫道：“动手，动手啊！”

那女尼笑一笑，说道：“我要与你动手，你也不是我的对手。不过我不想让你再死，无定大师要死了，我愿意随他去，你先杀死我好了，我在黄泉路上等大师！”

说完这一句话，那一个女尼便闭目等死。

那人的鹰爪便抓不下去。

要是对着一些能与你拼死抵抗的女人，你还能杀得了她。要是面对一些连动手也不愿意与你动手的女人，你怎么出手？

那淮阳门的弟子不能出手，气得大叫：“你们快出手，我要杀死你们，不然就是你们杀死我！”

许媚娘站在众女尼中间，她也在冷笑。

只有那拾空的手里提着剑，她气哼哼地对着冲来的七大门派的人。看来她就是浴血而战，也要与无定死在一起。

许媚娘也早就没了斗志，她对拾空道：“莫非你真的怕死么？”拾空叫道：“我不怕死，谁要杀我，叫他杀好了。只要他不杀无定大师，我便心满意足！”

远处的独孤石握着魏知知的手，他问：“师姐，要是你，你杀不杀无定？”

魏知知笑了，她偎在独孤石的怀里笑。独孤石的心一热，看来魏知知熟知他心，她不愿意杀能爱别人的人。

只要她们能爱一个人，她们的心便不会完全变冷，她们杀人的欲望便不会那么强烈。

独孤石搂住了魏知知，他们忽地觉得人与人间，不光是有仇恨。那些淮阳门、少林

寺的弟子们忘不了师门仇恨，一个个仍是大嚷，叫着要杀死无定。

有人发话了，众人一时难查那说话的是谁。他叫道：“杀死无定，杀死他，才能让江湖平静，只要他活着，江湖便不会没有风波……”没人知道说话的是谁。武当派的雪风道长一扬手，所有的人叫嚷声都停了，他们等着雪风道长说话。

雪风道长看着无定，一声长叹，他知道无定造下的罪孽太多，怕七大门派的人不会放过他。雪风道长说道：“无定，你造下的罪孽太多，你自己还是寻一个了断的好。”

许媚娘突地扬声大笑，她笑声凄烈，又极狂傲。她说道：“雪风道长，名门正派都是有这种好处，逼人要死，却不要你当场便死，只是让你自己了断，那岂不是也情同杀人？我看还是你来出手，喝令七大门派把这些艳庵的可怜人儿一齐杀死的好。不然她们决不会让你动手杀死无定大师的。”

众女尼盯着雪风道长，是生是死，虽是看雪风一句话，但她们不畏死，就是为无定而死，为艳庵而死，她们也心甘情愿。

雪风道长说道：“你艳庵造下的罪孽，一定得还。人说过血债血还，就是这个道理。你是明白人，你看如何办好了。”

许媚娘瞅瞅那些艳庵女尼，看她们一个个很是镇定，都放下了她们的兵器。有的还有那里轻轻理她的云鬓，一个个静待着死亡。她心里一酸，心道：我艳庵的姐妹们无辜，竟能落得这个下场，真是始料不及了。她的心里也生出一丝丝懊悔之念。可她再一想那些与江湖各大门派的恩恩怨怨，显是不能善了，便心下一横，由他们去做就是。雪风道长正在踌躇，他不知如何是好。忽地有人厉声高叫：“把无定杀死，不然便叫他自行了断！”

众人循声望去，却正是那华山派的掌门岳子松。

听得是岳子松叫嚷，无定便是冷冷一笑，他知道岳子松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却不想他会在无定与艳庵受难时落井下石。但他此时能说什么，他一句也说不出。就见岳子松

慢慢踱出来，一直走到了众女尼面前。

那许媚娘一看是他，心内一惊，她也知道狗会咬人，便道：“岳掌门，不知你有什么高见，能放过艳庵一马，让这些可怜人儿走开么？”

岳子松傲然四顾，人看他那神气，心道：他也不比武当派的掌门雪风道长差，怕会做起事来比武当掌门更果断些，怎么没选他做这一次行动的领头人？便见岳子松看着那些艳庵的女尼，说道：“自从几年前开始，平平静静的武林便是大乱，就是因为有了艳庵……”

有人在私下里想：这话扯得太远了。但他们无法说话，得罪了华山派的掌门，不是一件小事。

岳子松见人都在静静听他，不由得更是得意，说道：“艳庵有一日，这江湖便一日不能平静。艳庵得烧了……”

七大门派的人都叫道：“对，对，烧了艳庵！”在他们心里，艳庵早就成了不祥物，烧了艳庵，他们便能心安。

岳子松再说道：“艳庵做事，皆由这三人做俑，一个是那个故去的云心师太……”

无定在那里大声道：“我做事我一人当，与云心无关。”

岳子松此时哪里会理他，他说道：“艳庵女尼用的那‘血魂焰’，毒性厉害无比，我看你们既是败了，就当交出它来！”

众女尼此时也心里乱了方寸，哪里知道怎么行事？听得叫她们交出“血魂焰”来，便想交出。忽听得有人高声叫道：“慢！”

叫的人是七星岛的独孤石。他叫一声，众人齐把眼来看他。他脸红道：“我不是你们中原人，但这‘血魂焰’的厉害，想必众位都知，要是交与了谁，那人便是中原武林的另一个煞星了。”

众人本来不曾顾及此事，但一听得他说，便把眼齐来看岳子松。岳子松缩回了手，

他不想担此妄名。

谁来接这“血魂焰”？就听得米离说道：“这种东西，留在世上，有害无益，不如毁了它。”

众人齐声赞成。

就在众人要毁了那“血魂焰”时，忽听得有人咯咯冷笑。看那笑人，原来是唐门的掌门唐大少奶奶。她一笑，那唐哭唐笑便如两支利箭，直射出去！

唐哭唐笑如何出手的，谁也看不出，只见他们再退回原处，那些原本在艳庵女尼手里的“血魂焰”没了，都到了唐哭唐笑的手里。唐大少奶奶的笑意更阴森了，她说道：“你知道我凭什么能再做得了唐门的掌门？”

在脸上划了三刀，能发誓不背叛唐门就是了，还要做什么？她悠然道：“我说过，对着唐门的祖先神牌发过誓，我一定能让我唐门在天下武林做武林至尊。”

变生当场，还有谁能知道如何做？

岳子松看着那些“血魂焰”到了唐哭唐笑手里，不由得心内发急，恨道：是我有了妇人之仁，不然这“血魂焰”岂不是到了我手里？我真是胡涂，手里要有“血魂焰”，再说什么话，谁不得听着？但他心内心懊恼，却是不动声色，对着唐笑唐哭说道：“你以为你唐门有了‘血魂焰’，就不怕天下各大门派了么？”

各大门派中有血性方刚的汉子，有人便厉声叫道：“你没听得华山岳先生的话么？你要是再不把‘血魂焰’放下，要你狗命！”

这一声喝斥，让那唐笑的脸更阴沉，让那唐哭更是笑意满脸。他们两人齐声说道：“是么？你来试试看！”

说话的人也是壮了胆子的，一听得唐笑唐哭的话，哪里敢上前？米离看着肖乞儿，肖乞儿此时只是看他，却一点儿也不顾场上有什么事儿发生。米离看肖乞儿，说道：“你怎么不看他们做些什么？”肖乞儿笑道：“他们愿意做什么，便做什么好了，我只看着

你。别过了一会儿，人尽散去，我再找也找不到你。”米离大笑，说道：“看样子丐帮要新选帮主了，你做帮主，岂不是会误了大事？”

米离的话本事是说笑，但肖乞儿忽地兴致大发，笑道：“还是你聪明，我就没想到。不如这会儿便说，以后人少了，还要再发什么武林帖，岂不是大大麻烦？”她忽地大声对着那些人说道：“好了，我有话说！”

肖乞儿是丐帮帮主，在众武林门派中也是最有地位的人，她要话要说，众人当然听她的。

就听得肖乞儿大声道：“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我再也不当什么丐帮帮主了，丐帮帮主由今日起，便由丐帮的徐长老担任。”说完这些，她便冲着那些江湖客嫣然一笑。就这些话么？当然就是这几句，在肖乞儿看来，难道有比这几句话更重要的话要说么？

可众人哗然了，他们看着那“血魂焰”要落在唐门手里，个个眼眦欲裂，以为这紧要关头，丐帮帮主说的定是解难妙计，谁料得她竟说她不当什么丐帮帮主了？就是与丐帮平素很是交厚的门派之人，也觉得她此举荒唐。只有米离看着她笑，知道她的事儿是天下最大的大事儿。

那唐门大少奶奶对着无定说道：“无定，你要不要我救你？”无定猛地睁开了眼，他看到了一双双眼光。他心里很是吃惊。从前他杀人时，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被人杀时的滋味儿，他此时看着那唐门大少奶奶，像是落在陷阱里的野兽看着那猎人。

无定声音喑哑：“你怎么救我？你怎么会有好心救我？”

大少奶奶笑了，她说道：“无定，你让你的艳庵女尼随我，你也随我，我便救你。”

无定眼里有一道凶光，看着大少奶奶，说道：“你就那么信我？”大少奶奶咯咯笑，她说道：“当然不是了，你知道不知道猎人怎么拿笼子里的虎？”

无定看她的眼神，十分恶毒，不由得心内一下子寒噤。这个女人宁可毁了她自己的美貌，也不舍弃她的唐门掌门，贪心必是不小。大少奶奶对着无定说道：“我只是轻轻

挑了你的脚筋，你也不会疼，我有唐门最好的金创伤药，我会好好照应你的。”她说完竟是风情万种地对无定一笑。她忘了她的美貌不再，这一笑其丑无比，使那些七大门派人人恶心。

许媚娘大声道：“不行，你要挑无定的脚筋，我先与你拼了！”那唐门大少奶奶说道：“许媚娘，我先告诉你，我要无定做我的唐门贵客，可不是要你。至于你嘛，你自己去死好了。”

许媚娘大叫一声，直冲向那唐哭。

唐哭仍是笑吟吟地看着她。无定大喝一声：“媚娘！”

他一声喝止，想要媚娘再不要与唐门的人作对，可媚娘哪里肯听他？她冲过去，对着那唐哭说道：“我要你死！”

她的身子忽地不动了。她的身前飘飞了一道飘散的云雾。这云雾太美了，飘飘摇摇的，到了她眼前。

许媚娘忽地觉出，她的眼睛再也看不到什么了，她大叫，大叫道：“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众人当然看得出她的眼睛在哪里，她的眼睛珠子从她的眼眶里突地冒出来了，一直向下掉，直扯出一根血线来。

她大叫道：“我的眼睛……”她呻吟着，用手去摸她的眼睛。但她的手也忽地没了，她摸眼睛的手怎么竟是一根根骨头。

骨头刺着她的眼眶，她疼了，大声尖叫……

第六十九章 殉死

众人眼看着那许媚娘化了，化成了一滩血水。有人在叹气，说来也算是报应，她的身子也像是她从前害的那些人一样，慢慢化成了一滩血水。

无定的眼里忽地满是泪水，他看着许媚娘的身子化成了血水，想着与她那些似恩似怨的日子，不由得潜然泪下。

米离看着无定，忽地有些可怜他。如他一般的枭雄，到了此时，也是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了。他此时的心境，自然很不好受。

无定的脸变得更是皱了，颜面如灰如槁。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那许媚娘化成的血水，嘟哝道：“媚娘，媚娘……”他的神情很是哀伤。

他的眼前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的头上包着布巾，她低下了头，慢慢来亲吻着无定的脸面，对他说道：“无定，无定，我说你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你自己也不信。你看看，你是不是哭了，你真的哭了……”

那是一个女人，一个把周围人都不看在眼里的女人，她左手提着剑，似乎直到如今，她也不愿意把她的剑放下。她喃喃道：“无定，你真的太过于软弱了，你用不着把所有的女尼都亲热地抱在怀里，你只要抱着我就够了。你说是不是？”

众人看她，如痴如梦，只是眼着无定，像是一个梦游神。

她是艳庵的拾空。

她对着所有七大门派的人说道：“等一等，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她要说什么？再说什么，也救不了无定。七大门派来围杀无定，要的就是无定的性命，他们怎么肯放弃这一个好时机？

拾空看着那些江湖上名门正派的人，她的心内一阵子酸楚：就是如她的老爹无心大师那般的好人，也只知道一死了之。

像他们这些人怎么会相信她的一片言语？但她不得不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拾空的话响在空中：“你们都是正派人，但我敢说，你们中间也有人像我的老爹一样，做过一件两件对不住人的坏事。这也没什么了不得，只是你们做过了坏事，便可以在暗自的夜里，自己对自己说原谅自己。可我们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要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一个个自称是名门正派，名门正派做事，也够齷齪的。要不要我再说说你们做下的恶事？”

没人吱声。

是不是所有的名门正派的人都不愿意与她一个女尼理论，是不是他们不屑于对一个要死的人说什么道理？

拾空说道：“我老爹死了，我佩服他，他算是一个人，他知道他做错了。他没有逼我.....”

头一回看到狠心的拾空流泪，就是艳庵的女尼一个个也触景生情，陪她一齐流泪。

拾空对那名门正派的人说道：“我愿意一死，如果你们能放过无定的话，我愿意替他一死！”

那拾心忽地叫道：“拾空，你不能.....”

她的叫声被拾空冷冷打断了：“拾心，对不住了，我知道你是流花女人谷的人，你从前做的事，我都知道。”

拾心的脸红了，她在艳庵，只有云心师太知道她的底细，怎么连拾空也会知道？

拾心再不出声。要知道流花女人谷从前是赫赫有名，但在前一次战役里，被米离带领天下武林各派的人给除了，流花女人谷如今已经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山谷了，再也没有一个女人的世界。她怎么说拾心是流花女人谷的人？难道流花女人谷想再复出？

无人能想得明白这事儿。

就听得拾空再说：“来好了，雪风道长，你是武当派的首领，也是天下名重的英雄。

你说，你能不能让我替了无定？”

雪风道长此时也不能逼视拾空，他说道：“不能。”

拾空道：“我也知道你们不会，你们一心要杀死他。那你们就看着办好了。”

她拔出了剑，指着那些要冲上来的武林中人，对他们叫道：“来好了，我一死陪你！”

无定忽地叫了一声拾空。

拾空回头了，她一看到无定，脸上的泪水便直流下来。

无定说道：“拾空，你还是一个孩子，你知道不知道？”

那拾空忽地大声道：“是孩子你为什么要亲我？据我所知，你只跟我亲热了，你说，你干没与那个肖乞儿亲热，你与她有没有那种事儿？”

无定怎么也没料到她会嫉妒如火，他苦笑道：“拾空，事到了如此地步，你还问它，有什么意思？”

那拾空大叫道：“怎么没有意思，怎么没有意思？我就是个女人，我是你的唯一女人。你知道不知道？要是你也喜欢她，你说好了，我也不嫉妒，她毕竟是来害你的，你喜欢她了，她也不冤。”

无定被她逼着，怎么也无法对众人说出话来。他怎么好意思把与那些艳庵女尼的事儿对众人分说？

忽地，有人接话了，那个说话的人是肖乞儿，她的手紧紧扯着米离。米离看她的眼光，让她很有勇气，不然她无论如何也无法对着众人说这些话。

肖乞儿说道：“他……他没有污辱我。”

拾空看着她，像是听不懂她的话。

肖乞儿看着那些男人，知道如果不把事儿说得清楚，众人如何也不会明白。她低下了头，再抬起头来，要她如何说那些让她受十二分屈辱的日子？她慢慢说道：“我那一天被无定弄到了那一间石屋，他对我……没做坏事。”

唐门的大少奶奶笑了，笑得很恶毒，她说道：“难道你们只是说说话，就罢了不成？”她说完便是大笑。

肖乞儿说道：“当然不是，他摸了我。”

那唐门大少奶奶更是大笑，她说道：“摸也不算得什么，要是他来摸我，也不值得有什么大惊小怪。让他摸就是了，毕竟也没少我什么，对不对？只怕他不光是摸你了吧？”

肖乞儿大声道：“你说得对，他只是摸了我，再也没做什么。”众人不信。但他们看着无定，忽地无定大声叫道：“我受不住了，我宁可一死，我愿意一死！拾空，你来杀了我！”

拾空不明白无定为什么会突地狂暴不安，她说道：“无定，你慢一点儿，让她把话说完，我与你一齐死，好不好？”

肖乞儿说道：“他不是一个人能做男人事的男人，他无能！”

一阵子冷寂。

还说什么，还有什么话要说？难道无定做事只是对那些女尼摸摸而已么，难道就是一个性无能的无定，就搅起惊天动地的巨澜么？

但看看无定的脸，他们便明白了，肖乞儿说的是事实。无定的脸上有泪，一种屈辱的泪水。

忽地，无定跳了起来，他大声叫道：“云心，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他跳起来，忽地抓住了那一柄拾空的剑，刎向他自己的脖颈。血流如注，无定倒下了。

拾空丢下了剑，抱起了无定，说道：“无定，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那样的人，你那天不是还亲我了么？你亲得我好生快乐，你让我真的成了一个女人.....”无定慢慢

张开了眼睛，他说道：“拾空，你不如那些女孩子，她们与那些男人在一起过，她们还知道什么是人伦。可你不知道，我与你在一起过，但你仍是一个好女孩儿……”

拾空大叫道：“无定，无定，你是一个软弱男人，我可不是一个弱女人。你别哄我。就是你死了，我也一定随你去，我一定不会苟且偷生，你不必哄我！”

众人看那无定已经是奄奄一息，定死无疑，就再也不管顾他了。他们的眼光一齐盯在大少奶奶的身上。

大少奶奶装佯道：“哎哎哟——原来都是那么冰清玉洁的，怪不得艳庵的女人都是那么能干，原来跟着一个好模好样的老和尚。只是这么看，丐帮的帮主倒是不必换人了。”

肖乞儿看着米离，她慢慢说道：“你从前是不是只有一个鱼漂儿能知道你的心？”

米离见她提起了鱼漂儿，对她很温柔地说：“你能不能不提她？只要你再提她，我就得在她的阴影下活着，我是不是不能再活了？”那肖乞儿大喜道：“对啊，你好歹算是想通了，你得活你自己，鱼漂儿早死了，她已经是过去的一代大侠了。”

米离也笑道：“我也是过去的一代人了，你要是不反对，我便再也不叫米离，你看如何？”

肖乞儿看他，那眼光看得很贪，像恨不能把他一口吞下肚去，她慢慢说道：“好，你愿意，叫小狗也行。”

拾空看着无定，他的眼光渐渐散了，说：“我得去看云心，看她肯不肯……宽恕……我……”

无定死了。

拾空抱着无定的尸体，她说道：“我说你是一个软弱的男人，真是没错。你连娶了我做你的妻子，这一件大事儿都不肯认，你是不是一个软弱的男人？”

拾空抱着无定的身子，对着无定喃喃说话，说一些只有她才说得出口，只有她才能想

得出的情话。那些情话，让一个在青楼三十年的女人听了，也会脸红。

她抱着无定慢慢走出了人群。

没人拦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拦她。是因为无定已死，还是他们怕她会疯疯颠颠地与人拼命？

岳子松对那大少奶奶说道：“大少奶奶，你放下那‘血魂焰’，自己走好了。”

大少奶奶笑一笑，对岳子松说道：“岳掌门，我与你有一次密约，我与你一起共图武林霸主的地位，你怎么忘了？”

岳子松一听得她说，竟是神色大变，他叫道：“你胡说，你再胡说，我与你拼了！”

岳子松回头看看他的弟子，但他的弟子们都看着他，不肯出去拼死了。岳子松只好对大少奶奶道：“你想图什么武林霸主的地位，你自己去图好了，休得血口喷人！”

大少奶奶说道：“你怕了？你要怕了，我只好一个人干。”她回头对着唐哭与唐笑说道：“我们走好了，这里没我们的事儿了。”众人看她要走，一齐哄出声儿来。

米离正与肖乞儿说话，他回过头来，说道：“既是大少奶奶要走，你们就让她走好了。”

众人不愿。

大少奶奶笑道：“连名闻天下的米大侠都不愿与唐门为敌，你们还要做什么？”

众人不情愿地让出一条路来。大少奶奶走得很远了，忽听得那肖乞儿的一阵子笑声，那笑声很是快乐，很是惬意，让她不得不回过头来。

——她看到了什么？

米离的手里有一种似血非血的东西，那是什么，那就是江湖人闻之色变的“血魂焰”。

大少奶奶的脸色大变，她叫唐笑与唐哭。他两人的手一张开，什么东西都没有。本来握在手里的东西怎么会不见了？

米离笑了，他说道：“我忘了告诉你们，从前我与鱼漂儿在一起的时候，她有一个朋友，就是天下最有名的酒掌严释，后来他是名传北九省的赌王。他的手很快，我学得差了一点儿，但对付你们两条狗，却是够了。”

唐哭与唐笑一齐扑向米离，他们的动作很快！

但一声喝喊把他们喊住，人定住了，像是两具木偶。

大少奶奶仍是笑盈盈，她说道：“米大侠，后会有期！”

米离看着她走远，他说道：“你看！”

他的手里燃着了火，把那“血魂焰”烧着了，只是一会儿，便烧得尽光。

米离抱着肖乞儿，对着众人哈哈大笑，笑声中，两人渐无踪影。

（全书完，1990 年写稿，1993 年出版，2003 年修改）